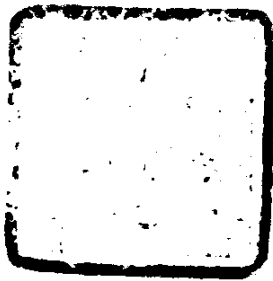


張天翼文集

第八卷



责任编辑：李济生

封面设计：袁银昌

张天翼文集

第八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125 插页 平 4 精 7 字数 310,000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平装 1-800册 精装 1-250册

ISBN 7-5321-0605-5/I·481 定价：6.25元(平装)

ISBN 7-5321-0611-X/I·487 定价：9.60元(精装)

登记证号：(沪)103



作者和孩子们在一起(1979年6月)

编者的话

(一)本文集收入作者自1922年至1982年六十年来的主要文学著作。按体裁共分十卷:

第一至四卷:短篇小说

第五、六卷:长篇小说

第七、八卷:儿童文学、童话、寓言

第九、十卷:文艺评论及其它论著

末附:《张天翼著作(1922—1982)目录》

(二)收入文集集中的作品按体裁先集著后单篇,并各依初版时序编排。凡中、短篇小说过去结集出版的仍保持原来的集名、篇目和编次。作品一律收自最先编成的集内。续出的自选集中有重复者仅存目。

(三)本文集采用的版本是:凡经作者自己修订过的篇章一律据修改本校印。其它未经修改的采用最初版本。

除原版排印的错漏或经作者授意改动的个别文字外,尽量保持原著面貌,一般不作改动。

(四)作者原注全部保留,并在注前标明“原注”字样。此外为有助于读者理解文义,由编者适当加以注释。各集、篇的出版情况注于各集名页背面、篇的篇末。

沈承宽

一九八三年七月

第八卷 说 明

本卷续收作者儿童文学作品三部及寓言二十八则：

《奇怪的地方》 1936年6月

《大林和小林》(修订本) 1956年11月

《给孩子们》 1959年9月

寓言 1948—1949年

《奇怪的地方》按发表年代顺序应编入第七卷《把爸爸组织起来》之前，因考虑卷册容量问题，移至此处。

《大林和小林》最初发表于1932年，现采用1956年修订新本，故列于此。

《给孩子们》内收作品七篇，保持原集目次，与发表时间的顺序不尽相合。

“寓言”原则上按时序编排，同时发表的结成一小单元。个别的写同一题目的几则(如《老虎问题》四篇)，虽在发表时间上有错综先后，也集中一起。

第八卷 目 录

奇怪的地方·····	1
序·····	3
奇怪的地方·····	10
大林和小林·····	63
给孩子们·····	183
序·····	185
去看电影·····	190
罗文应的故事·····	197
他们和我们·····	208
不动脑筋的故事·····	216
宝葫芦的秘密·····	223
蓉生在家里(剧本)·····	374
大灰狼(剧本)·····	388
寓言·····	429
老虎问题·····	431

老虎问题续篇	436
老虎问题再续	438
老虎问题三续	440
调人	444
野牛	444
癞鸡	445
蛆	446
孔乙己考	447
龙船	447
仙岛	449
混世魔王	459
王大娘放脚	464
猪	465
狐	466
一把瓜子	466
画眉和猪	467
一位先生	467
乡绅	468
犬训	469
疟蚊和打摆子的	469

屠户发愿	470
耗子咬鸡	470
一条好蛇	471
狼和蚊子	471
自己的回声	472
苍蝇们的关心	472
战士猪八戒	473

奇怪的地方

原载《文季月刊》1936年6月1日第1卷第1号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2月初版单行本

序

亲爱的读者！

哈，你在这里看书！什么书呀？嗯，不错。《奇怪的地方》的序文。

我知道的，你顶不高兴看序文。你一拿到这本书，头一个看插图，后来看看目录，后来看故事。这样就尽够了，还要什么序文干嘛呀？

大人们看书，常常先看序文的。看了序文，这本书的意思就更加明白了。

原来写故事的人，都有写故事的用意。

为什么他要这么写呢？譬如说吧，这个《奇怪的地方》里，为什么没有魔鬼呢？为什么没有神仙呢？还有“一个国王有三个儿子”，这本书里面也没有讲到。

以前我讲过几个故事。这几个故事里都有那些古里古怪的东西。因为常常有些小朋友对我喊道：

“讲一个故事呀，张先生！”

“讲哪一种呢？”

“要有魔鬼的。”

好的。从前有一个魔鬼……从前有一个神仙……从前有

一个国王有三个儿子，或者有五个儿子……

这就哇啦哇啦讲起来。看样子，我这个张先生好象看见过魔鬼，也看见过神仙。跟国王呢——好象是认识的。

其实我并没有看见过他们。一直到现在也没看见过。只有在报纸上，看见外国国王的照片。哈，原来国王跟平常人一个样子。从来没听说——他的儿子有一块毯子，可以带他飞到天上去。飞是可以飞的，不过要坐一架飞机就是了。

那么——是假的呀！是哄人的呀！丑死了！这么大了还哄人玩哩！

唔，唔。……这个——这个——（我小声告诉你吧：我现在脸红了）——呃，是的。

“那么——你是哪里听来的呢？”

这个么？唉，我是从书上看来。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我从小就听说鬼。听说神仙。老师叫道：

“张天翼！不许装鬼脸！好好地听说故事，从前有一个鬼……”

听呀听的，就以为这世界上真的有鬼了。

一个人在黑地里走——啊呀，怕！

一个人在屋子里睡觉——啊呀，怕！

真是丑得很！这么大了，还要妈妈陪哩！

为什么要害怕呢？鬼会打你手心么？

不知道。

你把墙上画脏了，怕鬼告诉老师罚你么？

不知道。

奇怪！连鬼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为什么怕它呢？

后来我就胆大了。哈，我明白了！那些可怕的东西——都是哄孩子玩的。

我们听故事，总爱听我们懂得的事情。我对你讲道：

“从前有一个原虫，好玩极了。那个原虫有一个弟弟，也好玩极了。哈，真好玩！”

可是你一点也不觉得好玩。你会搔搔头皮问：

“你说的什么呀？什么虫呀？”

原来这是有些人猜出来的虫子。那些人在加拿大泥土里挖出了一些东西，就说这是一种虫子的化石（化石是什么，问问“自然”老师就知道），把它叫做原虫(eozoon)。

后来有些人来研究。后来才知道这并不是虫子的化石，只是矿物。

讲原虫哥哥跟原虫弟弟的故事，真一点意思也没有。

这是我们不懂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它。跟它一点也不认识。世界上并没有这种东西。只不过有几个人想呀想的，就想出它来了。

魔鬼跟它是一样的。菩萨也是。神仙也是。我们没看见过。连认识都不认识。

可是那些魔鬼故事哪里来的呀？不错，还有神仙故事。

哈，那些故事老得很哩。我们的祖宗的祖宗的祖宗，就讲出这些故事来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自然”这门功课。他们看见下雨了，哗啦！哗啦！

噢，怎么回事呀？怎么有这么多水泼下来呢？

他们想来想去。想出来了。嗯，怕是有一个巨人在那里

玩水吧。

太阳早上出来。晚上回去。从来没有迟到过。也没有缺席过。它从来不会在半路上踢石子玩，玩得耽误了时候。它不偷懒，也不打架。

这就是很奇怪。这一定是一个菩萨。

就这样，想出许多故事来了。

这些故事传呀传的，就一直传到现在。现在大家都知道雨是水蒸汽变来的。太阳并不是一个菩萨。

可是有些人从小就听惯了。他以为他认识魔鬼。神仙呢，也是很熟的。上面说到的小朋友就是这一种人。讲故事的人没有办法，搔搔头皮，想道：

“唉，只好讲空想的东西了。这些小朋友不爱听别的故事，难道不让他们听故事么？”

你想想看吧：要是一个人没有故事听，这还成个什么世界呀。

所以你要原谅原谅讲故事的人。他实在是撒了谎。可是你不要罚他站，也不要打他手心。（我偷偷地告诉你吧：我也是一个。哈！）

（不过还有一些人，简直就是骗小朋友。他们告诉你：要是你受了欺侮，你不要反抗。他叫你等神仙来帮忙。有的人就上了当：被欺侮了一辈子，等了一辈子，神仙一直没有来。这些故事，原来就是这些欺侮人的人做的。还有一些故事，是想拍他们马屁的人写的。这些人——应该怎么罚法——你去跟同学们商量商量看吧。）

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从前有一个……”

总是“从前”。这些故事总是出在“从前”。要是说“现在”呢？——

那你一定会睁大了眼睛，插嘴道：

“什么，现在有一个神仙么？哈，好极了，这个神仙住在哪一条街呢？几号门牌呢？”

“啊呀，不知道。”

“你一定认识那个神仙的吧？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星期日我要去跟他玩玩。”

说故事的人脸红起来了。糟糕得很。这个题目——简直比会考的题目还难。

他想了一想。一，二，三！哈，有了：

“我只要说‘从前’就是了。反正是‘从前’的事，跟我不相干。”

就这样。故事一开头就总是“从前”。总是“古时候”。总是“很久很久以前”。

可是我们还是谈谈现在吧。

现在许多小朋友，就比以前不同了。一听见那些空想的故事，他们马上就问道：

“魔鬼是什么呀？”

原来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魔鬼呀，神仙呀，跟他们不相干。好象听原虫的故事一样，一点也不懂。

听不懂的——有什么好玩呢？

我现在说的这个故事，就是想要说真的事情。

你跟我——都是真的人类。我们过的日子也是真的。吃饭是真的。不吃就会饿，也是真的。踢皮球摔了跤，也是真

的。如果是假的，摔到地下就不会疼了。

只要不是一个洋娃娃，是一个真的人，在真的世界上过活，就要知道一些真的道理。

看好书是学真道理。听好故事也是学真道理。

好了。话说得很多了。你实在想要看下面的故事，我知道的。你心里一定在那里想：怎么，序文还没有写完么？这个姓张的真多嘴呀。

现在我要请你来多嘴。我要请你告诉我：你爱听哪一种故事。

一种故事是空想出来的。有魔鬼，有神仙，有本事很大的国王，有得到宝贝的王子。

一种故事是真的。没有魔鬼，没有神仙，国王跟普通人一样。王子也并没有会飞的毯子，要是不坐飞机，就飞不起来。

你觉得哪一种好玩呢？

我的故事是讲给你听的。所以一定要听听你的意见。

这个故事好不好呢？能不能够使你得到一点益处呢？我一点也不知道。

这也要听你的意见。我希望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不作兴哄人，也不作兴客气。如果你看了这本书，一句话也不告诉我，那更加不作兴。我哇啦哇啦说了老半天，你一句话也不回答我，还够得上做朋友么？

跟你握手！

等一等！我还要多几句嘴。

这本书的插图，你欢喜不欢喜看？这是董天野先生画的。

我看起来，这些图画画得很神气。我应当谢谢他。你呢，怕也该谢他一声。

好了，现在让你好好地去看正文吧。

再握手！

一九三六年九月

一 看不懂的东西

天气一天一天暖和起来。雪融化了，鼻涕也融化了。

小民子的鼻孔里，就老是淌着那样东西。揩一把：还有！
揩一把：还有！

啊呀，丑死了！别人说起来：

“小民子，你今年几岁呀？”

“十岁。”

“门牙换过了没有？”

“换过了。前天才长起来的。”

这么大了，还这么脏——真是！说起来真不大好听。

顶糟糕的是，这里不比家乡，家乡大家都打赤脚，精光着腿子，爬到牛背上去也不要紧，踏着烂泥也不要紧，只不过晚上睡觉的时候，妈妈要把小民子的耳朵扭一扭就是了：

“洗脚去，小鬼！”

到了夏天，小民子跟孩子们还脱光了衣裳哩，光条条的往池塘里一跳：咚！

到了冬天，一个人当然要淌鼻涕的，一点也不稀奇。

这里可就不同了。

这里有树，有花。树是排起队来的，斩齐的，可是靠墙的

树，就忽然变成了球一样的。花呢，有的趴在地下，有的站在盆子里，还有几棵就把身子扭得歪头斜脑，好象要翻斤斗一样。

这里还有大房子，很高很高，小民子仰起头来看房子顶，看不见。太阳倒照得他鼻子痒了起来：

“啊啾！”

怎么弄的呢？一所房子没有瓦，也没有茅草。一所房子开了许许多多洞。就是窗子呢——不象。不要是门吧？——也不对。

那些洞上面还贴着玻璃，通明透亮的，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大的玻璃呢。趴在那里看看，倒很好玩。如果要他住在里面——那他不干。那他一定很害怕。

小民子打了一个喷嚏，就巴的巴的跑去了，跑去问爸爸去了。

爸爸拿着一把奇里古怪的剪子，比火箍还粗，擦达！擦达！——在那里剪着树叶。爸爸抽着洋烟。爸爸皱着眉毛。爸爸说：

“你当是世界上的房子都同乡下一样么？你这傻瓜！这是洋房呀。”

小民子奇怪起来：

“羊房呀。一个真羊也没有。”

只有一个假羊，倒很象真的，头发象黑绵羊，脸孔象白山羊，笑起来象羊叫：咩吓吓吓吓！名字叫做太太。

还有一个小孩子，就不顶象。可是太太还牵着这小孩子出去哩，一出门就爬进一辆漆黑的车子，睬都不睬小民子。

小民子跑到铁门旁边看着，一面又忍不住要揩鼻涕。小

民子心里好笑：哈，看你有什么法子！没有人拉，没有马拖。谁叫你不睬人的！

忽然一下子，小民子连看都来不及看明白，这车子“嘟！”的叫了一声，就赶紧逃跑了。

怎么的，这个坏东西！

这真叫人糊涂。别人都说小民子聪明，这里可有许多事情他不懂。

并且他脚上老是穿着鞋子，真不好受。爸爸并不带他出去做客，也不是吃喜酒，可是总要他穿着那件蓝布褂子。

他只不过拿袖子揩一揩鼻涕，陈四叔就笑他：

“啊呀，真丑！穿得齐齐整整的，拿袖子揩鼻涕呀！”

小民子脸红起来：

“你才丑哩！这么大了，还拿刷子刷叶子玩哩！”

陈四叔真讨厌，不知道为什么爸爸跟他在一起。

“爸爸，陈四叔是做什么的？”

“也是栽花的。”

爸爸跟陈四叔两个人栽花，这就靠不住。栽好了花，两个人分的时候，陈四叔一定会跟爸爸打架。

吃晚饭的时候，陈四叔还骂了小民子一句。

吃晚饭的时候，小民子吃到了一样古怪菜。很硬的，嚼起来就会“刮啦刮啦”地叫。真好玩，到底叫做什么名字呀，这个东西？

“海蜇头，”陈四叔说。

小民子马上就叫道：

“你才是海蜇头哩！”

二 爸爸的花园

到晚上小民子爬上床，四面漆黑的。

真倒楣！鼻涕又流了下来。小民子怕陈四叔看见，就偷偷地揩了一把。小民子在爸爸耳朵边捣鬼：

“爸爸，你不要跟陈四叔好，好不好？”

爸爸大声答：

“睡觉！不许多嘴！”

不多嘴就不多嘴，也用不着这样凶法子！

可是他想来想去总睡不着。

太太的头发是怎么长出来的呢？那个小孩子是谁呢？

还有那个房子，还有那辆车子，都是怎么回事呢？

“爸爸，爸爸，”小民子小声儿说，“太太象羊，就叫做羊房么？”

“再叽里刮啦看！下次再这样说太太，我就捶你一顿！”

这晚上小民子做了许多梦。

太太在地下爬着，爬到花园里吃花叶子，一面吃一面笑：

“咩吓吓吓吓，真好吃呀！咩吓吓吓吓，真好吃呀！”

“打你！打你！”小民子叫。“太太吃爸爸的花呀！”

爸爸嚷道：

“不许你说太太！”

后来大家就把那个——那个——不许说太太——那个她赶跑了。

小民子还梦见妈妈。妈妈说：

“陈四叔带你到爸爸那里去，你就可以进学堂了。你一路上要听陈四叔的话。”

说呀说的就流下眼泪来。

陈四叔用手指刮刮脸皮：

“羞呀，羞呀！这么大了，还哭哩！”

后来又梦见……

可是一醒来，小民子就忘记了。

太阳爬了起来，园子里的花，红的格外红，白的格外白。

小民子还是要穿鞋子，还是要穿那件蓝布褂子。又讨厌，又不好玩。

他跑到铁门外面，看见一条路，看见一条河，看见树，看见山，可是没看见一个熟人。他跑到厨房里，厨师傅是只跟爸爸谈天，不作兴睬小民子的。厨师傅一边和爸爸说话，一边把剩饭往泔水桶里一倒：哗啦！

他沿着那洋房走了一转，就决计要走到洋房子里面去看。

爸爸可在后面叫住了他：

“不许乱跑！过来！”

真是！这是什么规矩呀，连跑都不行！要赤着脚在水里踹踹，那当然想都不用想了。

三 少 爷

这天吃了中午饭之后，小民子就结识了一个朋友。

这就是昨天那个小孩子，八岁，叫做少爷。少爷说：

“你是李福的儿子，我认识你的。你看这个！你看！”

原来少爷拿着的是一个菩萨，少爷的手不知道怎么一按，那个小菩萨就“咕嘟！”的一声叫，赶紧翻一个斤斗。

这是怎么回事呀！看一看：不明白。再看一看：还是不明白。

“好玩吧，好玩吧？”少爷点点头说。“你没有。”

小民子叹了一口气说道：

“这不稀罕，要它会说话就好了。”

咕嘟！咕嘟！又翻了两个斤斗。

唉，这东西倒底是有点意思的。

“你让我玩玩好不好？”

“我不。”

真是！没看见过这么小气的！在家乡里，摘了黄瓜大家吃，摘了毛栗大家吃。一个小菩萨顶多翻翻斤斗就是了，让他玩玩都不肯。

小民子就走了开去。

少爷叫：

“来呀！来呀！”

“你让我玩玩小菩萨，我就来。”

少爷顿着脚。这是发什么狠劲呀，怕你么！

“你来不来？你来不来？”少爷嚷得满脸通红。

爸爸也叫起来：

“少爷叫你去，你就去呀！”

随他怎样好了，小民子是不跟他玩的。

过了会儿。少爷又嚷：

“来！来！你这野孩子！我给你玩！”

小民子打了回头，还揩了揩鼻涕。

少爷红着脸，恶狠狠地看着他。少爷等小民子走了过去，就忽然把两手一拉——擦啦！小菩萨拉破了。

“你拿去玩！”

可是楼上太太叫了起来：

“小王！小王！好送少爷上学去了！”

四 新 玩 意

一个人跑到了一个古怪地方，看看这样也不懂，看看那样也不懂，你闷气不闷气呀！

小民子就是这样的。

少爷小气是小气，可是小民子还跟少爷玩。要是没有朋友，那真不成话。

他这个朋友拖他到屋子里去：

“来！我有许许多多东西，你来看看。”

小民子又想进去，又不想进去。他看看少爷，看看爸爸。

“进去呀，”爸爸笑了笑，“少爷叫你进去你就进去好了。”

一跑了进去，小民子就吓了一大跳。

原来这里面有一块大得了不得的大镜子，全身都照得见。镜子里面也有一个小民子，跟他并排走着，他走一步，那个也走一步，他跑几步，那个也跑几步。总是学样。

于是他正正经经走着，对镜子看也不看一下，走呀走的，他猛的一下子转过身来。

哈，这回转得这么快，总学不到吧？

那个——也猛地一下子转过身来。

呵呵！这个鬼东西！怎么弄的呀？妈妈有一面小镜子，这种花样她可不会玩。

可是一到了少爷房里，小民子就连奇怪都奇怪不起来了。

小民子只好睁大了眼睛，把手指塞在嘴里，另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真糟糕！连眼都花了。

摸摸这样，忽然“吱”的一声叫，碰碰那样，忽然咕噜咕噜逃掉了。有的会叮叮当当响起来，有的会忽然一蹦，简直叫人吃一惊。还有小狗，还有小马，还有球，还有小车子，还有花纸。还有……

还有许许多多东西。

不错，还有吃的东西。一块什么糕，咬了一半就丢在地上了。一个花纸盒子里有五颜六色的糖，可是连盒子也踹得扁扁的。

小民子到底是什么时候走出来的呀？——连小民子自己都不知道。

头脑子简直发昏，走路也就不很小心，走呀走的，忽然——吱！这么一滑就仰天一跤。

少爷拍着手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小民子跌了一跤！哈哈哈哈哈哈！”

小民子脸红了：

“噢！你看见我跌的么？我是自己坐下来的，地下很光，坐下去——看看好不好玩的。”

其实这一跤摔得不轻。啊呀，总要忍得住才好，哭脸是很丢丑的。鼻涕呢，就只好让它淌下来算了。

刚巧那个陶大婶走过这里，手里提一个开水壶。陶大婶叫：

“小民子你看！弄得地板上都是鼻涕！我叫你爸爸打你！”

“ye—ye—ye—ye—ye！爸爸叫我进来的！你去打爸爸好了！你打得过爸爸就好了！”

小民子说了就爬起身，不管三七二十一，抽腿就往外跑。少爷好不容易才追上来。

五 骑 马

可是玩什么呢？少爷有一屋子玩的东西，可是少爷都玩厌了，总要玩点新花样才行。

小民子摸摸后脑，看看少爷，想道：

“为什么你有这许多东西呢？为什么玩也不玩，让那些东西堆在那里呢？”

“小民子，”少爷出了一个主意。“我们骑马玩罢。”

“骑你房子里的马么？”

“不是的。你趴到地下，当马。我当人。骑你。”

小民子走了开去：

“我不干。这有什么好玩呀？这是小姑娘玩的。”

“小民子！小民子！来呀！来骑马呀！才有趣哩。你没有玩过的。”

“谁没有玩过，我前天还玩的。”

爸爸看了就说：

“你怎么不陪少爷玩呢？来！”

爸爸真是！总是帮少爷！

小民子站得远远的，背着两只手，象大人一样，装着很不在意的神气，眼睛瞧着少爷，暗暗里有点好笑。少爷一定又着急，又生气了，活该！

瞧着瞧着，少爷脸红了起来。少爷说：

“你来呀。我给你一样好东西。”

“我不干。我走过来，你就把东西拉破了。”

“你要玩什么呢？”少爷老是看着他。

爸爸走到屋子里去。哈，真不错！没有人帮少爷了。

“骑马我也来，”小民子把声音放小了些。“你先当马，我先骑。”

这样就讲定了。

小民子一步一步走了过来，象兵油子操操一样。小民子捞起了蓝布衫，就等少爷趴到地下去。

可是少爷还站在那里。

“小民子，你先当马，你当过了马，我再当马。”

小民子想了一想。

好，先当马就先当马，不过一个人总不作兴哄人的，要是等一下子少爷不肯当马了呢？

“我不哄你，”少爷说。“你看看我就知道了，我不哄你的。”

小民子真的看看少爷。少爷穿着一件淡红色的上衣，裤子是蓝的，好看倒也还好看，齐齐整整。就是不知道靠不靠得住。

“你说一句话，好不好？你说等一下不肯当马，就是乌龟蛋。”

不说可不行。好的。少爷只要骑马玩，什么都肯。少爷说：

“等一下子不肯当马，就是乌龟蛋。”

小民子就当了马，少爷就骑了上去。小民子就爬着走。少爷就打马屁股。

“快！快！”

忽然马站住了。马叫起来：

“我不干！你打人！”

“马总是要打的呀。”

小民子想了一想，不错，要打就打好了。小民子等一下也可以打别人的。

少爷真乐了，又笑，又叫。

楼上一个窗洞里，太太把山羊脸撑了出来。太太拿手摸摸绵羊一样的头发，笑道：

“咩吓吓吓吓！你们来看！你们来看！咩吓吓吓吓！”

窗口上就撑出了好几个脑袋。大家都拍手，都笑。

陈四叔嚷着：

“哦嘘！哦嘘！这匹马真不行！怎么的，喂？”

这匹马一面喘气，一面答道：

“你才不行哩，你……你……当马都不会……丑死了！”

汗淌了出来，鼻涕也淌了下来，嘴上痒痒的，不措可不行。

马站住了。马立起来了，举起右手来，就狠命地在鼻子上一指，措得很快，因为怕陈四叔偷看了去。

“好了。你来当马。我骑马。我欢喜骑快的。”

小民子说了，就扳少爷的肩膀要他趴下去。

“不好，”少爷说。“我衣服要弄脏的。你的衣服就不要紧了。”

少爷对楼上窗洞看了一下，一转身就走。

小民子追。

“你说过的，不当马就是乌龟蛋！”

“你骂我？”

小民子一面追，一面叽里刮啦：

“我告诉你：当乌龟蛋是不好玩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当乌龟蛋呢？”

“你再骂骂看！”

有谁嚷道：

“嗯！骂少爷！”

小民子连听都没听见。小民子不管。

“乌龟蛋！啊呀！乌龟蛋！有一个乌龟蛋，炒了吃。有一个乌龟蛋，打汤吃。有一个乌龟蛋，敲破了。啊呀！臭死了！啊呀！真臭！有一个乌龟蛋，蒸了吃。有一个乌龟蛋……”

忽然——拍！

少爷真的打了小民子一下。

哈，这真巴不得。

小民子一扑上去，这两个朋友就滚在地上了。少爷动都动不了。少爷只会挨打，只会哭。

这一下可闯了大祸，这里也叫起来，那里也叫起来。

有人把小民子拖开了，有人骂开了：

“这小流氓！骂少爷，还打少爷！”

“你这大流氓！老流氓！少爷不当马，我要骂的！”

“你配骑他么！他是少爷，你是什么东西！”

“我是小民子！”

可是爸爸打过来了。小民子脸上挨了一下，真不轻。第二下可就逃掉了。小民子一口气跑到大门外面去了。

六 打主意

那些吵呀叫的声音小下来，小下来，就听不见了。

小民子还是跑着。这条路在他脚底下，很快很快地往后面抽，路旁的树往后面倒。树上的麻雀叽叽刮刮叫着，侧着脑袋看看小民子。做什么呀，这个小孩子，妈妈喊他去吃小虫么？可是小民子一跑到近旁来，那些麻雀又害怕起来，“啾！”的一声飞掉了。

赶快呀！赶快呀！他们快要追上来了，他们！

小民子听见跑的脚步子响，就更加快了些。后来渐渐地听明白了：原来只有一个人的步子响，原来就是小民子自己的步子响。

路上的狗对小民子叫着。小民子跑过来了，它又赶紧退了回去。等小民子跑过去了，它又在后面“汪汪汪”地叫。

小民子往前跑，转了一个弯，又转了一个弯，小民子就冲上一座小山，躲进了竹林里。

啊呀，真累死了！小民子不断喘着气，心在那里狠命地叫着：訇咚！訇咚！訇咚！好象有人在他肚子里打鼓。

竹林里脏得要命，果子皮，肉骨头，鱼鳞，碎纸，碎玻璃。这些东西正吐出一股很臭的气味，闻着一定要呕的。空中还有小虫子在那里飞，它们真是喜欢这种气味，怎么也不肯离开这个地方。

小民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坐了下来。他简直没有气力了。他也没有看一看，这里会不会弄脏他的蓝布褂子。什么地方发出了唿里苏罗的响声，他也没有听见。

还是喘着气，揩了一把汗，又揩了一把鼻涕。

光只疲倦倒也算了，还伤心得很，小民子老是想要哭。

为什么大家都帮少爷呢？为什么连爸爸也——唉，真是！爸爸是很爱小民子的，很欢喜小民子的，可是爸爸也帮起少爷来。

“我没有错呀，”小民子想。“偏偏别人要打我！”

这时又是一阵——唿里苏罗！就在小民子后面，小民子没有听见，小民子只揩了把汗，又揩了一把鼻涕。

唉，糟糕得很！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呢？难道爸爸不跟他好了么？

“那我不干！我不干！”小民子要哭了似的说。“爸爸不作兴这样子的。”

在家乡里就不是这样的。在家乡里，舅舅种田，哥哥也种田，天上老不出太阳，会挨饿。天上老出太阳，也会挨饿。打仗也怕，强盗也怕，催钱粮也怕，可是没有穿淡红衣裳的少爷，也没有乌龟蛋。啊呀！乌龟蛋！——臭死了！臭死了！

他不干！他不干！妈妈叫他到爸爸这里来进学堂，不要花钱的学堂——也不希罕！这个地方他过不来，他要回到妈

妈那里去。

想呀想的，小民子又哭了起来。

陈四叔既然带了他到这地方，还是再要陈四叔带他回家乡去。

不错，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他一定要去对陈四叔说一说，要是陈四叔不肯，就跟他打架。他一面打一面要对陈四叔叫道：

“你带我来的！我不管，我不管！我要你赔！我要你赔！”

对的，对的，一定这么办。

主意打定了，心里就舒服起来。

七 不打不相识

小民子不哭了，顶多不过扁扁嘴巴，抽几口气就是了。小民子揩干了眼泪，抹掉了鼻涕，望望前面。

原来这里很脏很臭。啊呀，闻起来真有点不好受。并且后面还噁里苏罗的。喂，到底是什么东西呀？这就要回头看看了。

原来在后面那堆脏东西上面，有一个小孩子在那里扒呀扒的

那个小孩子的衣裳不象是衣裳，这里破了一个大洞，那里也破了一个大洞。看起来他妈妈一定很偷懒，补也不替他补一补。裤子也实在糟糕得很，连屁股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

原来他的屁股是黑的，象涂了煤烟一样。

“扒什么呀？”小民子问。“你掘笋么？”

那个小孩子抬起脸来，脸也是黑的，两个黑眼珠发光。哼，还装一个鬼脸哩，样子实在不漂亮。

那个小孩子又扒了起来。扒呀扒的，忽然抓起一个什么东西来，放到嘴里去，嘴巴咂得很响：巴！巴！巴！

不知道什么缘故，听着听着这声音，小民子嘴里就长出唾涎来了，只好“咕”的咽了下去。

“你吃笋吃生的么？啊咦，一点也不好吃！”

小民子说了，又“咕”的咽下一口唾涎。

那个黑孩子看了看小民子。又看了看小民子。黑孩子又装了一个鬼脸，还是不顶好看。

小民子笑起来。

黑孩子也笑起来。

这就——总要谈谈天了。

“你几岁？”小民子问。

“一百岁。”

“什么！我们不作兴哄人的。你爸爸呢？”

“爸爸在那里做皇帝。”

小民子撇撇嘴巴：

“皇帝呀？甯，不希罕。我们那里的皇帝是养猪的。”

黑孩子又扒起来，扒一把，没捞到东西吃，又扒一把，还是没捞到东西吃。

哈，活该！谁叫你尽扯谎的！

可是这个人到底是哪里的呀，这个黑孩子？

黑孩子又抬起脸来看着小民子。

“喂！”他叫。“给我两个铜板！”

“啊呀，我没有铜板。我前天倒有的。”

“一定要给！”黑孩子慢慢地爬了过来。

“我不干！”

黑孩子还是看着小民子，看呀看的，就猛地扑了过来。

一扑过来，黑孩子就伸手去剥小民子的蓝布褂子。

那不怕！小民子把身体一偏，一把就扳倒了黑孩子。小民子跨到了黑孩子身上。小民子把黑孩子捺到地下。小民子把黑孩子的脑袋往地上碰着：甸！甸！甸！

黑孩子可叫开了：

“啊唷！啊唷！饶了我！饶了我！啊唷！”

这真是一个坏蛋！又要打人，又要叫痛。小民子可不管，你先动手打人，怪谁呢！

黑孩子又是叫，又是哭，又是讨饶。

后来黑孩子不动了，专门哭脸去了。

小民子住了手：

“你先打我。你打，我也打。还哭哩，丑死了！”

“我又不是打你，我是要铜板。我饿了。嗷！嗷！嗷！”

饿了，这很明白。那为什么不早说呀？挨饿的人可不作兴挨打的。

小民子站了起来，放了黑孩子。小民子看看他的脸，又看看他的肚子，看看地下，又看看四面。

这里没有笋，也没有毛栗，连黄瓜也摘不到。糟糕得很，饿了可不是玩儿的。

这样一来，小民子倒跟黑孩子做了朋友了。

八 拍拍拍!

原来这个黑孩子是一个糊涂蛋，什么都不明白。几岁呢？不知道。妈妈爸爸在哪里呢？不知道。家呢？不知道。门牙换过了没有呢？啊呀，记不起来了。算了算了，用不着再问，反正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了。

那么——晚上在什么地方睡觉呢？

“哪！”黑孩子指了指。

那里有一所小屋子，那是土地公公跟土地婆婆住的。那两个老家伙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嘴巴笑嘻嘻的，好象看见了糯米粑粑一样。

不错，还有名字。那么叫做什么呢？

叫做阿土。

小民子就问：

“阿土，你一个人睡在那里么？”

“有一天哑巴也来睡的。有一天只有我一个人。”

“哑巴是谁呢？”

“哑巴是一个哑巴，力气很大的，不说话。哇哇哇！噢噢噢！——这样的。”

那怎么回事呢？总要看他一看才放心。

小民子装出很不要紧的样子：“我们到那里去玩玩，好不好？”

到了土地祠，可是没有看见哑巴。倒是有股怪气味钻进了小民子的鼻孔，“啊啾！”一下，连鼻涕也挂到嘴上来了。

小民子跟阿土说了许多话。爸爸有花园，有许多花。花园里有一间小屋子，他跟爸爸跟陈四叔睡在那里。陈四叔可不大逗人欢喜，不过比乌龟蛋好些。乌龟蛋！啊呀，臭得很！乌龟蛋是住在洋房里的。

一说到这里，小民子心里又着急起来。

“啊呀，怎么回去法呢？屁股呀！屁股呀！唉，一顿打，你是逃不掉的！”

可是阿土叫道：

“我知道！我知道！这花园是拐子老爷的。还有一个女人……”

“对的，对的！就是那个‘咩吓吓吓吓！’不过花园是我爸爸跟陈四叔的。”

“瞎说！是拐子老爷的！”

“你才瞎说哩！爸爸跟陈四叔的！”

“拐子老爷的！”

看样子，怕又要打架才行。

后来阿土不说这个了，阿土指指竹林子，问道：

“你刚才坐在那里做什么呢？”

“我很气闷。我来玩玩的。我告诉你：花园真的是爸爸跟陈四叔的，我不哄你。好了，玩玩去吧。”

他们打水披披。他们光着腿子到河里去摸东西。他们拿石头打狗。

天晚了，太阳要落下去了，到处都是烟雾雾的。

天晚了，不回去总不行。回去了就没有阿土跟他玩了。这倒还不要紧，顶糟糕的是，还会要——拍！拍！拍！就是这样

东西！啊呀，真不得了！

可是不回去不行。

小民子只好咬一咬牙齿，一，二，三！走吧！

还没有走到铁门那里，就看见了陈四叔。

“你这个孩子！跑到哪里去了呀？把我们急死了！”

小民子越走越慢，越走越不高兴了，心跳呀跳的。

啊呀，小民子呀！小民子呀！

九 小民子和爸爸

小民子挨过了一顿打，打得真不轻。

打过了倒也算了，没什么了不起，可是想起来总是不好过。

怎样打的呢？——那有什么好谈的！嘘！

反正是爸爸生了气，爸爸把小民子拖到园子里，打给大家看。就是这样，有什么好说的！

不过爸爸一面打。一面还嚷哩。

“嗯！你打少爷！你打少爷，嗯！嗯！”

小民子把爸爸手里的竹梢抢了过来，一会儿爸爸又夺了回去。

拍！拍！拍！——就是这样。

小民子咬着牙，不哭。可是实在受不住。啊呀！真受不住！啊呀！简直不行！

“哇！——”

那有什么办法呢！竹梢子打着屁股，打着腿子。这不是玩

的！打一下，疼到了骨头里面去。马上第二下又抽了过来。小民子只好滚着，哭着，骂着。要是打得慢一点，倒也好些，坏就坏在来得太快，又那么重。

打完之后，爸爸掉下眼泪来了。

小民子哭了许多许多时候，没有吃晚饭。

陈四叔泡了一碗白糖水给小民子喝，小民子不喝。

小民子一晚不开口。第二天，小民子也不开口。爸爸喊他，他不睬。

“小民子，过来！”

他不干！

“小民子，过来呀！疼的地方，我替你擦擦药。”

他不干！

爸爸叹了一口气。爸爸看着小民子，又叹了一口气。爸爸拿手抹抹眼睛。

陈四叔走了过来，拉着小民子的手：

“你这孩子！怎么的呀？跟爸爸生气么？少爷怎么可以打呢？打了少爷，自然爸爸只好打你了。”

“我不干嘛！爸爸帮少爷，我不跟爸爸好了。”

说呀说的，眼泪又老是要淌出来。这倒楣的东西！总是叫他丢脸……

到了晚上，小民子爬上了床。小民子还是不高兴。

“小民子，小民子，”

不睬他。

爸爸摸摸小民子的头。

不睬他。

“唉，”爸爸说。“小民子这个脾气！”

小民子在暗地里竖起耳朵。

陈四叔咳嗽了一声，说道：

“现在的小孩子，真比我们厉害多了。人家看不起我们，倒是要放厉害些哩。”

“错是不错。不过象小民子这个犟脾气，往后是要吃苦头的。”

好呀，好呀，他们当是小民子睡着了哩。哈，都听见了！听得很清楚。

真是不怕丑！这么大的人了，还作兴说别人的坏话么？

十 仇 人

一个人不跟别人好，总不是一辈子不跟别人好呀。

而且是爸爸先要跟小民子好，爸爸又那么欢喜他，这就没有法子不睬爸爸了。

就是这么着，小民子又跟爸爸说起话来。

“爸爸，你为什么要帮少爷呢？”

“你这傻瓜！爸爸怎么是帮他呢？不过少爷总是打不得的。”

“他先打我的。”小民子大声说。

“他打你，你就走开。你不能动手打他。”

“怎么办呢？”

“他比你大。”

哈，爸爸扯谎！

小民子笑起来。小民子拿手指在脸上刮几刮，叫道：

“丑呀，丑呀！这么大了，还哄人！少爷九岁，我十岁，我知道的。还说少爷比我大哩！”

爸爸就只好胡诌了：

“傻瓜！我说他身分比你大呀。”

小民子不懂。小民子不管。

“我不管，别人打我，我就打他。”

小民子说了，就跑了开去。

爸爸在后面骂：

“这小畜生！”

唉，真是没有办法，爸爸总是帮少爷。少爷有什么好处呢？乌龟蛋总是乌龟蛋，又不好吃，又不好闻。要他当马都不肯。啊呀，实在不好得很！

小民子想：

“一个人也不跟少爷玩。活该！”

少爷一个人在园子里，骑着小车子。少爷叫：

“啵！啵！啵！”

骑呀骑的忽然车子不肯走了。顿顿脚：不走。挪挪身体：还是不走。

“小民子，你来替我推一下！”

小民子不开口，拿手指刮刮脸。

“小民子，来呀！推一推我给你一个铜板。”

小民子不开口，装了一个鬼脸。

少爷脸红了。少爷跨下了车子，恶狠狠地把车子一推。

这一回车子飞快地跑了起来。车子就撞到了墙上——哗

啦！倒下来了。

一个轮盘咕噜咕噜滚了出去，就象乌龟蛋一样。

小民子蹦蹦跳跳的跑着，唱道：

乌龟蛋，

不吃饭。

怎么不吃饭？

因为生了气。

这样就跑到了门外面，跑到了路上。

小民子随腿子在那里跑，连小民子也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可是——怎么弄的？它为什么带他往那边跑呀？

原来是想要去看看阿土。

十一 饿

这天的天气是乌糟糟的。云彩做成了一块板子，把太阳挡了起来，亮光简直不够。阿土躺在那里，到底玩的什么鬼花头，就不大看得明白了。

“阿土！阿土！你干什么呀？”

阿土哼呀哼的，不怎么理会他。

再一看。哈呀，阿土在那里装生病！这有什么好玩呢？

阿土小声儿说：

“我真饿。嗯，嗯。”

别的事儿倒还不要紧，这是饿呀！坏就坏在这里。

家乡里就饿过，大家吃草，吃柳树皮。拉起屎来可就麻烦得要命。嗯！拉不出。嗯！嗯！——脸都发了紫，还是拉不

出。

小民子吸了吸鼻涕，象大人一样地说：

“阿土，总要想想法子呀。”

小民子看看阿土。小民子看看四面。

吃过了中饭，小民子就拿一个空菜碗，狠命地把饭堆进去。小民子一句话也不说，端着这碗饭就往外跑。

忽然——耳朵绊在什么地方了。

爸爸扭着他的耳朵：

“哪里去？”

“阿土！阿土！……”

“不许带碗出去！”

“哦唷，不过是一个菜碗！他才不喜欢这个东西哩！”

小民子把衣襟掀了起来，把饭往衣襟里一倒。小民子把菜碗往地上一放。

这就连耳朵也带着跑出去了。

十二 雨 天

下雨了，哗啦！哗啦！一整天都是水淅淅的。这雨下到第二天，第三天，有时候也停一下的，可是一会儿又是——哗啦！哗啦！

一点也不好玩，真叫人发闷。

小民子只能够坐在小屋子里。

要是在家乡，那多好呀！天晴好。下雨更好。下了雨，大家就戴着斗笠，光着腿子，跑到外面去了。在水里跑跑是很有

趣的，水会拖着你的脚，叫你跑不动，那你只要用点力气就好了，水就只好溅起来。擦啦！擦啦！

这里可就不行。

小民子一脱鞋子，爸爸就问：

“干什么？”

“到外面去玩玩。”

“不准去！这里不比乡下。给我安静些！”

陈四叔也帮着说起来了：

“太太不喜欢人家打赤脚。太太要骂人的。”

真是！打赤脚——干太太什么事呀？她怕是要吃草吧，就不踹坏她的草好了。

“不许！”爸爸叫。

可是爸爸跟陈四叔常常跑到外面去，他们穿一双光油的鞋子，身上披着油布衣，沙喇沙喇响着。

小民子就只站在屋子里，呆看着外面的雨。

雨一落到地上，就有一颗水一跳，落呀落的，到处都跳起水珠子来了。那条小路上咕噜咕噜流着水，滚到沟里去了。

哈，要在那里跑几步，擦啦！擦啦！……

唉，想都不要想，越想就越气闷。

哗啦！哗啦！滚你的！一点也不希罕。

要是能够跑到洋房里去玩玩，倒也好些。那里有大得了不得的大镜子。妈妈的镜子只会学别人笑，学别人哭，学别人装鬼脸。洋房里的那个，可什么都会学。

还有地板，对的。要是在那上面跑着跑着，忽然一下子不跑，一个人一定会“吱”地滑到前面去的，就象在冰上玩的一

样。

不管这些。就光只看看太太那张尖脸——“咩吓吓吓吓！”

也有点意思。

可是要叫他先跟少爷乌龟蛋和好，就让他到药房里去玩玩，他可不干！一个人这么大了，不能这样丢脸。

小民子看看天，天绷着脸，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咩啦！咩啦！

“只管咩啦咩啦好了！不要紧的。我还好玩得很哩。”

小民子就唱起歌来：

樱桃好吃树难栽呀。

粑粑好吃磨难挨呀。

噢呀嗨！呀嗨嗨！

粑粑好吃……

咩啦！咩啦！

不管它！

我种田来我织布呀。

盖起房子别人住呀。

噢呀嗨！呀嗨嗨！

盖起房子——别人住呀，

嗨嗨！噢呀嗨！

正是在这个时候，少爷站在前面廊子上了，手里拿着一个什么玩意儿，五颜六色的。少爷对小民子招招手，把那个东西晃了一晃。

小民子看也不看他。

少爷又举起一个皮球来引小民子。他把皮球往地上拍了几下，又把皮球对墙上扔过去，咚的一声弹了回来。少爷对小民子点点头，又扔了过去——咚！

这一次，那个皮球可不听话了，它歪了一歪，就咕噜咕噜滚到雨地里去了。

少爷看了一会，叫道：

“小民子来陪我玩呀！一个人有什么好玩呢？”

过了会儿：

“小民子，来呀，我给你这个把戏。你来的时候，把那个皮球捡来给我。”

少爷等小民子回答，等了一个空。

少爷发起狠来：

“小王！小王！”

等一等。

“小王！小王！”

老半天老半天，小王才刮达刮达走了出来。

“你到哪里去了？”少爷叫。“喊喊不来！喊喊不来！你这个混蛋！把皮球捡起来！”

说了就踢了小王两脚：咚！咚！这还不算，又匐的打了一拳。

小民子想：

“嗯，要打架了，要打架了！”

谁知道小王一点也不回手，还笑嘻嘻的哩。嘴巴笑嘻嘻，腿子就乖乖地走下石阶。小王捡起了皮球，还用手抹抹，这才规规矩矩给少爷。

少爷恶狠狠地看着小王。

小王走到里面去了：刮达！刮达！嘴巴还是笑嘻嘻的。

怎么回事呢？小王又高又大，还怕打不过少爷么？

少爷瞅了小民子一眼。

小民子打了一个手势，把两只手做一个圈，滚圆的。意思就是说：

“乌龟蛋！”

小民子还把手在鼻子面前摇了几摇，表示：啊呀！臭死了！

少爷可跑进去了。

没有多少时候，大家就说少爷在那里发脾气，没有人陪他玩，气闷得很。太太给他钱，不要，太太给他好东西吃，不要。少爷还打破了一个花瓶。

到了快要吃饭的时候，太太就搀着少爷，爬进了那辆车。子。“啾！”的一声就出了大门，一面放屁一面跑。

十三 陈四叔

陈四叔对小民子说：

“你怎么不跟少爷玩呢？”

“为什么要跟他玩？你帮他，我知道。我不睬你了！”

“这孩子！你跟少爷要好，你会有好处的。”

“ye—ye—ye—ye—ye！我不睬你！”

陈四叔抽起洋烟来。陈四叔看着小民子，笑了一笑。陈四叔笑起来，眉毛就一动一动的：

“你是吃的少爷的饭呀。”

“我不睬你！我吃饭是爸爸叫我吃的，和少爷有什么相干？”

“你不相信，你去问问爸爸看。”

“你去问问爸爸看。”

于是陈四叔叫起来：

“好的，我跟你打赌。”

“好的，我跟你打赌。”

“真的？”

“真的？”

陈四叔坐了下来：

“你这坏孩子！”

“你这坏孩子！”

“你学我么？”陈四叔问。

“你学我么？”小民子答。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陈四叔看了小民子一眼，不再作声。

这时中饭已经摆在桌子上了，谁也没有工夫拌嘴了。

反正大家都帮少爷，就是这么回事。陈四叔还哄人，说饭是少爷的！他们都让着少爷，小王挨了踢，还笑嘻嘻的。

小民子忍不住想到了少爷那间房子，那么多吃的——都扔到地板上。

“阿土呢？”小民子想。“我不跟乌龟蛋好，要好的就只有阿土了。”

看看外面。

哗啦！哗啦！雨死命地落着，它当是它自己讨喜得很哩。

十四 花 盆

阿土不知道饿成了什么样子。要是送饭出去，就得在雨底下跑一大截子，可是爸爸在这些地方，是不大客气的。

小民子东看看，西看看。

一张床。过来一点儿——又是一张床。这张床的前面放着一个木盆，在那里接漏：咚！咚！咚！一张桌子是歪歪倒倒的。

可是那个角落里，放着两个花盆，空的。

哈，到底有了主意了！

小民子赶紧扒着饭，一面在肚子里对自己说：

“我把饭倒在那个盆子里，等雨一停，就送给他。一定。”

吃完了饭，爸爸也没有看见，陈四叔也没有看见，小民子就倒了两碗饭在花盆里，还把豆芽汤也倒了下去，上面盖上一张报纸。

雨没有停，风一吹，就“沙！”的一声响，屋檐上的水滴到地上：笃！笃！笃！

小民子呆看着，一面叹气：别人有事情，它偏偏不停。

小民子闭了好几次眼睛。雨是小得多，不过一下子还停不下来。

原来一个人做事，是不能太性急的。小民子就索性闭上眼睛，等着，许久许久没张开来，差不多要睡着了。

一直到吃了晚饭，雨才停了会儿。

陈四叔跑出了屋子，爸爸坐在那里打盹。

小民子偷偷地走到花盆旁边，一端起来就跑。

一到了阿土那里，小民子可就奇怪得了不得。

“噢！怎么的？饭少了许多，汤也没有了！”

阿土不管这许多，手抓起饭来就往嘴里塞。阿土嚼得很响：巴！巴！巴！嘴巴鼓得大大的，可是马上又塞了一把进去。嘴巴包不住了，掉了一点到地下，阿土赶紧捡起来，不管有没有泥，就往嘴里一送。

阿土吃得太快，就噎得直叫：

“噎！噎！”

“慢一点吃呀！有什么要紧呢？我又不抢你的。”

吃完了，阿土忽然哭了起来：

“唉唉！小民子！唉唉！”

“做什么呀？不够么？”

“他们把哑巴抓去了！——哑巴！唉唉！……”

“谁呢？”

“不知道。唉唉！”

“怎么抓的呢？”

“不知道。唉唉！”

小民子发闷了。小民子自言自语地说：

“这很坏事！哑巴一定是民团抓去的，他们要钱。”

后来阿土抽了几口气，闭住了嘴。阿土眼巴巴地看着空花盆。

小民子也看看空花盆。

这一下子可就看出毛病来了，原来这东西有一个圆洞。哈，这个鬼东西！一声不响的就把饭呀汤的漏掉了。

小民子怕阿土心里难过，就扯了一个大谎：

“哑巴很好玩——哇哇哇！哦哦哦！他们把哑巴抓去，要跟哑巴玩玩就是了。我知道的，前天我们有一人，也是民团抓去玩玩的。玩呀玩的不高兴了，就关起来了，不要紧。别哭脸吧，我明天再送饭来。”

小民子这就天天送饭给阿土。他拿一张报纸卷起来，塞着花盆那个洞，把饭装得满满的，还拿手压一把，再盛些饭进去。

厨师傅奇怪起来：

“你们这几天真会吃饭！泔水缸简直是空的了。”

爸爸不管小民子。顶多嘟哝一句就是了：

“自己都吃不饱，还照顾别人哩！”

陈四叔说：

“呃，随他去吧。”

十五 倒楣的事

小民子端着一盆饭到土地祠。小民子跟阿土玩着。

雨停了，天上跑着一块一块的云，象破布一样。太阳从云

堆里钻了出来，河水是清的，树叶是绿的，什么东西都发起亮来了。

布谷鸟叫道：

“快快插禾！快快插禾！”

小民子吸吸鼻子。小民子闻到了泥土的气味。

有个什么东西叫了一声，很象是水牛。

“真好呀！真好呀！”小民子嚷着。“阿土，我们做骑牛玩吧，我们爬上树去！”

他们爬上了树，骑着树枝。

真快活，真快活！天晴了！

小民子说：

“这会儿舅舅要到田里去了。我在家里也打赤脚的，我欢喜家里，阿土你呢？”

“我欢喜这个洋房。天天吃鸡，吃肉，天天吃糖。”

阿土说着，咂了咂嘴：巴！巴！

太阳一直晒着，身上热了起来，真要脱了鞋子到河里去跑跑才好。

“阿土，打水披披去吧！”

小民子说了就跳下树来。

可是前面有一个人在那里喊着：

“谁陪我玩？谁陪我玩？”

哈呀，原来是乌龟蛋！怪不得这么臭哩！

少爷乌龟蛋站在铁门外面，手里有几个铜板：当郎！当郎！

“谁陪我玩？我给他这许多铜板。”

阿土可站住了。阿土看看少爷，又看看小民子。阿土的眼睛睁大起来。阿土笑了一笑，说道：

“去吧？”

“不希罕，不希罕！我有许多铜板哩。”

少爷掏口袋，铜板又多了几个，摇起来，就更加响：当郎！当郎！

“哪！有这许多哩。谁陪我玩？”

阿土走过去。走呀走的，回头看了小民子一下，就巴的巴的跑到少爷那里去了。

这真叫人生气！

“阿土，你要跟乌龟蛋玩么？啊呀，乌龟蛋来了！真不好闻！不得了！哦嘘！哦嘘！”

正在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件事情。

楼上一个窗洞里，钻出一个脑袋来。头发象黑绵羊，脸孔象白山羊，眼睛睁得很大，嘴巴嘟了起来。对少爷嚷着：

“进来！不许跟他们小流氓讲话！”

什么！小流氓？谁是小流氓呀？

小民子就仰起头来，对那个窗洞装了一个鬼脸，又学着太太那个样子，对太太叫：

“咩吓吓吓吓！咩吓吓吓吓！”

大家都奇怪起来。

十六 又是倒楣的事

有一天是星期日。

少爷不上学，从房前跑到房后，从房后又跑到房前。忽然一下子又跑到洋房里面，洋房里面有客人，嘻嘻哈哈地笑着。一会儿少爷又跑到厨房里去了，在厨房里捞东西吃。

厨师傅拿一样东西，塞到少爷口袋里。又拿一样塞到少爷口袋里：

“吃罢，吃罢，不要紧的。”

少爷又跑园子里来了，把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对小民子晃几晃：

“哪，哪，哪！”

马上就送到嘴里，咂嘴咂得很远很远都听得见。

小民子撇一撇嘴唇，掉过脸来说：

“乌龟蛋才吃哩！”

一开口，唾涎就流了下来。

可是铁门外面站着阿土，对小民子招手。

“要不要跟阿土好呢？”

小民子打不定主意。小民子对阿土有点不高兴，不过小民子还是走了过去。

“阿土，我想不跟你好了，”小民子正正经经地说。“你要跟少爷玩。”

阿土一跳：

“怎么我要跟少爷玩？哪里呢！我不过是要铜板就是了。”

“铜板哩！银子金子也不希罕！”

“噢！铜板总是好的呀。”

“那不作兴的。要跟我好，就跟我好，要跟少爷玩，你去玩

好了，我不理你。”

阿土笑起来。阿土的黄牙齿龇了出来：

“你这个人！我自然跟你好呀。”

说了就把脑袋伸进铁门，对少爷看了一眼，又把脑袋缩回去。

“小民子，我跟你好呀。我能不能进去玩玩呢？”

小民子带阿土进了铁门。

可是阿土跑到少爷跟前去了。阿土对少爷伸出手来：

“少爷，铜板给我吧。”

少爷退了一步：

“滚！滚！”

“那天你要给我铜板，没有给，我不是跟你玩的么？”

小民子在后面叫：

“阿土！阿土！”

“滚！”少爷嚷着。“谁要跟你玩！今天有许多人跟我玩哩。”

阿土往前面走进一步，少爷就退一步。阿土又走进一步。阿土老是伸着手。阿土的眼睛又大又亮，使劲看着少爷，阿土马上就会要扑到少爷身上去了。

那当然不喊他。要打了，要打了，再好没有！要是打不过，小民子就得赶紧跳出来的。

少爷忽然逃掉了。一面跑，一面叫：

“姆妈！姆妈！小民子把叫花子引进来了！”

这就又出了事。

阿土赶紧就往外跑，不过在半路上摔了一跤，一爬起来又跑，一直冲出了铁门。

陶大婶走了出来，小王也走了出来，园子里可已经没有阿上了。

真好笑！爸爸跟陈四叔没有开口，倒要来多事，刮达刮达走出来，落个空。活该！坏蛋才跑白腿哩。

可是忽然——楼上阳台上出来了一个人，脸是尖的，白的。啊呀，又是她！真倒楣！

她还喊爸爸的名字哩：

“李福！李福！你记着：我不准你的儿子带叫花子进来！这成什么话！下次再带进来，连你儿子也赶出去！”

什么？哇啦哇啦的——瞎扯些什么呀？再说一遍看！

小民子刚要回答，可猛的一下：拍！挨了爸爸一下嘴巴子。

那可不干！那可不干！

小民子闹开了，又是哭，又是嚷，又是跳。

爸爸一伸手过来，扭着小民子的耳朵就往小屋子里拖。

“你这小鬼！你这小鬼！我气受够了！”

拍！——一下。拍！——又是一下。

打完了，爸爸就走出了房门。“匐”的一下，把门关上。

陈四叔走进来，拉着小民子的手：

“我们打打赤脚，太太都不高兴，你怎么带叫花子进来呢？”

“要她管？爸爸跟陈四叔都不说话，要她多嘴！她是什么东西呀！只会叫‘咩吓吓吓吓！’难听死了！”

陈四叔叫了起来：

“你真傻得没有法子了！花园是太太跟老爷的，她不管谁

管呀？”

怎么？怎么？

小民子简直吓了一跳，好象打了一声雷一样，就连眼泪都噤住了。

“太太跟老爷的呀？就是那个——拐子老爷么？”

“呃呃呃！不能说！不能说！又要闯祸了！”

外面爸爸在那里叫：

“陈老四！陈老四！那个喷水壶你看见没有？不见了！”

陈四叔马上走了出去，陈四叔也叫了起来：

“噢！刚才在这里的，怎么没有了？”

十七 喷水壶

小民子在房里发呆。

那不行！他简直气闷得要命，他有许多事情想不通，原来说来说去，花园不是爸爸跟陈四叔的，谁的呢？太太……不许说！拐子老爷……呃呃呃！不能说！不能说！

“小民子！”爸爸喊。“来帮着找找喷水壶！”

一个人心里发闷，做起事来也就不顺当，不过喷水壶倒是真的找不到。

小民子就巴的巴的跑到了土地祠。

阿土用手嚙里苏罗一下，不知道玩的什么把戏。阿土还老是看着小民子，嘴咂了几咂，怕又是捞到什么古怪东西吃下去了。

小民子呢，实在想到河边去玩玩。肚子里不能老是这样

闷下去呀，这不是办法。

阿土马上皱起脸来：

“唉，不行。我不能走。我肚子疼。”

可是小民子忽然踢到了一件什么东西：“工咚！”

什么呀，这是？总要看一看才放心，把那个麻布袋掀起来吧。

哈，喷水壶！一点不错，就是那个喷水壶。

“怎么的？”小民子问。

阿土的眼珠翻呀翻的：

“什么？我没有看见呀。你说什么东西？哦！这个壶！噢，怎么会在这里的呢？”

过了一会，阿土又说：

“这个壶是……是……我跑出来，它就绊在我脚上了，巧得很。”

小民子不管这事，要这个喷水壶干什么呢？浇出来的花又不是自己的。

小民子没有说话，就往回走。

阿土追了出来：

“小民子！小民子！这个壶不见了，你会不会挨骂呢？”

“不知道，要挨到了才知道哩。”

阿土站着，一直看着小民子走远去。

小民子走得很慢，脚踏在路上响着，好象在那里说：

“不懂！不懂！不懂！”

十八河 边

发闷只管发闷，肚子饿了可是总要吃的，正经事还是要做的。

就这样，小民子这天还是端过花盆来盛上饭，给阿土送去。——阿土的那个哑巴老不回来，就只有小民子帮他了。

小民子看着地下，快步地走着，头也不回。

后面有东西响着——擦！擦！擦！小民子也没有管。

小民子只是想：

“爸爸尽打人，爸爸尽是怕太太，爸爸尽讨老爷的好。”

小民子一走到阿土那里，又听见后面“擦擦”一声响。

一只狗听见这个声音，就害怕起来：

“汪汪汪！汪汪！”

忽然一个人叫道：

“小民子偷饭给叫花子！小民子偷饭给叫花子！贼骨头！偷我们的饭！”

哈，乌龟蛋！怎么滚出来的？咕噜咕噜滚一截路，怎么不破的呀？

好极了！真是巴不得！这里有河，把这乌龟蛋摔下去，倒是很高兴干的事。来呀！来呀！有什么好客气的呢？“咚”的一声，听听响也痛快啊！

顶好的是，这里没有另外的人看见，只有阿土一个人，阿土不会帮少爷的。只要跟阿土说一句：

“阿土，这个——不作兴告诉人的呀。”这就行了。

小民子就一使劲猛地向少爷冲过去。

少爷拔腿就跑。

“啊呀，小民子打我！小民子打我！！……”

小民子拚命追。

“阿土你也追，你也追。”

阿土在后面跑着，跑呀跑的跌了一跤。怎么的，这里也有个喷水壶绊住他了么？”

小民子跑不过少爷……

噢！谁说跑不过！坏就坏在这双鞋子！真倒楣！

少爷逃着，嚷着，巴的巴的跑到铁门里去了。

天已经黑了下來，树呀，屋子呀，都成了黑疤疤，星星在那里眨眼睛。月亮也没有。一个人在这时候，干一点什么事情，别人就不很看得明白了。

这样说来，就是在花园里来他一下，也不十分要紧。

“用什么东西呢？”

小民子问自己：“石头！”

小民子跑到河边上，捡起一块大石头，又捡起一块再大些的石头。

“阿土！阿土！来帮我捡呀。”

阿土没有答应。蛤蟆倒答应了：

“刮喇喇！刮喇喇！”

小民子又捡起一块顶大顶大的，再要大的就怕不容易办了。小民子抓到手里，晃一晃，不行，这玩意儿好是好，可就是扔不远。

“不希罕。丢了吧。”

小民子兜着衣襟走了回来。

一进门，可就知道坏了事。这个糕——简直糟得很不小。

十九 “高兴给谁就给谁！”

“小民子来了！小民子来了！”

大家都在那里嚷着，这里哇啦哇啦，那里哇啦哇啦。

大家都看着小民子。

爸爸呢，站在走廊上，规规矩矩的，好象要拜菩萨一样。

爸爸的对面——就是太太。太太在那里站得直挺挺的，那张山羊脸绷着，一动也不动。

怎么不笑一个看看呀？笑一个！笑一个！“咩吓吓吓吓！”多好听呀！嘻嘻！简直好听死了！

可是山羊脸动呀动的，就说起话来了。

小民子把手一放，衣襟里的石头“哗啦！”掉下了地。

小民子走了过去。

原来乌龟蛋正在太太旁边。

太太对爸爸说：

“李福！你要放明白些！你带着儿子在这里，白吃我的饭，我不开口，你让你儿子偷饭出去给小流氓，给痞子花子，那我可不答应！”

爸爸答道：

“是。是。”

“噢！噢！”小民子忍不住叫起来。“谁偷你的饭呀！我不过拿点剩饭……”

爸爸猛地打了小民子一个嘴巴：

“闭嘴！这小畜生！”

小民子打得跌了一步。小民子马上又跑了上去。小民子叫道：

“剩饭是倒在泔水桶里的，我知道的！给阿土就不肯！……”

拍！拍！

这两下打得真不轻。

简直受不了，小民子差不多要昏过去了。

少爷对小民子笑一笑，对小民子点点头。

陈四叔走了上来：

“太太，这倒是真的。剩饭倒了反正也可惜，做做好事也好……”

“什么！什么！”太太忽然蹦呀蹦的了。“要你来说话！要你来教训我！我偏不给痞子花子吃！我顶恨痞子花子！剩饭偏要倒掉！这成什么话！你是什么东西！混蛋！混蛋！你给我滚！”

小民子越是不服气。

“唷，唷！作兴这么小气的呀？你是什么东西！你是一只……”

可是爸爸一把就拖开小民子，把小民子拖下石阶，拖过园子里。

小民子一面扭着身体，一面叫：

“我不干！我不干！我没有错！小气死了！山羊！绵羊！乌龟蛋！臭死了！臭死了！……”

这回小民子又挨了一顿打。比上一次还重，还厉害。

爸爸脸孔发青。爸爸咬着牙。爸爸淌着许多汗。

竹梢在爸爸手里，老是叫着：

“呼！呼！呼！”

只要听听这个声音就够了。啊呀！啊呀！

二十 回家吧

第二天，小民子当然是很不高兴的。

小民子眼睛肿了起来，屁股也肿起来。

爸爸脸孔还是发青。爸爸的嗓子成了哑的：

“小畜生！你小心些！我不许你出大门！你敢犟一犟！我剥你的皮！”

不出去，巴不得！才不要出去哩！

陈四叔也不高兴，坐在板凳上在那里发呆。

老半天老半天，陈四叔嘟哝道：

“嗨！不干了！”

“怎么！”爸爸说。“不干？不干你有饭吃么？”

“回乡下去抬抬轿也好，这里受不了。”

爸爸骂了起来：

“放屁！吃别人的饭，别人说你几句话，随他说去好了！有什么法子呢！”

爸爸叹了一口气，陈四叔也叹了一口气。

原来爸爸也没有法子！打人倒真会打哩！

爸爸还不许小民子出门。小民子现在只有一个朋友了，

小民子不能够出去看朋友，朋友也不能进来看小民子。

这倒还不要紧，朋友又是一个会饿肚子的朋友——

“嗯！ 嗯！ 给我一点饭呀！ 给我一点饭呀！”

糟就糟在这个地方！

这一天，糊里糊涂就到了晚上。

又是第二天。

陈四叔对小民子说：

“小民子，你跟我回家乡去，好不好？”

哈，回家乡去！ 没有听错吧？ 倒再说一遍看看！

可是小民子装作很不在意的样子：

“谁说不好呢。”

“真的呀！ 跟你爸爸说一说。我们明天就走，回家去！”

“这倒还好。”

小民子说了就站了起来。

可是——怎么弄的？ 屁股忽然粘住什么东西了。

小民子拉一拉裤子，啊呀，好象抹了浆糊一样！ 裤子紧紧贴在肉上，看样子是简直扯不开了。倒要伸进去摸一摸看。手指一抽出来：黑的！

糟糕，这就保不定要丢丑了！ 怎么拉出了这许多那个东西，自己还不知道呢？

“这是药哎，”陈四叔说。“昨晚上你睡着了，爸爸给你涂上的。”

爸爸还是要跟他好的，打人一顿，又给人涂药，真是找麻烦，不打多省事呀。

陈四叔可叹了一口气：

“唉，你也住不下去，我也住不下去了。”

小民子看看陈四叔，陈四叔看看小民子。

陈四叔这个人好起来了，陈四叔到底也明白过来，不会再帮少爷，也不会再帮太太。

小民子想到了乌龟蛋，想到了这个花园，想到了太太，小民子要问陈四叔一句话。可是不许提起太太，真麻烦。怎么开口法呢？——试试看吧。

“那个人——那个人——为什么那样小气呢？”

“谁呀？那个人？”陈四叔问。

“这还不知道么？就是她，那个她。”

陈四叔还不懂：

“谁呀？”

啊呀，真要命！小民子就只好小声儿捣鬼了：

“那个太太。”

“哦，太太呀？太太就是这样子的。”

忽然爸爸在外面叫：

“陈老四！喷水壶找到了！”

“在哪里？”

“在门口！”爸爸说。“真奇怪！前天这样找，那样找，怎么就找不着？”

小民子暗地里很好笑，可是小民子不开口，只不过在肚子里叫叫就是了：

“真好呀！真好呀！要回到妈妈那里去了！叫阿土也跟去吧！”

小民子就走到了园子里，在园子里走了一个圈子，小民子

看看太阳。

“啊啾！”

赶紧就把鼻涕揩掉了。

可是屁股忽然疼了起来，象擦过辣椒一样，这倒还熬得住，只是裤子粘的地方，就不顶舒服了。小民子走一步，裤子就扯一下，谁知道它难看到什么样子呢！

走也不方便，站着也讨厌得很，坐着就更加坏事，裤子怕要全巴住了，小民子不知怎么好。

二十一 阿土的肚子

不巧得很，正在这个时候，阿土来到了铁门外面。

“小民子！小民子！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呢？”

小民子走到铁门边，走得很勉强，一定不大好看的。

“爸爸不准我出去。”

阿土看看爸爸，看看小民子，苦着脸孔：

“小民子，你挨打了么？”

“没有！”小民子脸红起来。“你怎么知道的呢？”

“为什么你走路一拐一拐的呢？”

“我是……我是……好玩就是了，拐呀拐的才好玩哩。”

停了好一会，小民子看着阿土，也有好一会。

小民子咽了一口唾涎，轻轻地说：

“阿土。”

“噢？”

“我——我——我不能把饭给你了。”

阿土一跳：

“为什么？”

“我跟太太吵了嘴，她不睬我，我不睬她。”

阿土差不多要哭出来了：

“吵嘴怕什么呢？一下子就会好起来的呀。”

“我不干！我告诉你：好起来是不行的。事情坏得很哩。”

阿土真的哭了起来：

“前会子有哑巴跟我好。现在……唉唉！我知道她是坏蛋。唉唉！”

小民子又发闷了，可是另外还有什么办法呢！真是不大好过。

小民子只好看着他哭。小民子咽了一口唾涎，又咽了一口唾涎。

“我饿坏了。唉唉！”阿土肩膀动呀动的。“我一定……我一定……唉唉！我会饿死的！……”

什么！阿土怎么会死呢？那怎么作兴呢！

“不要哄人了吧，”小民子很不高兴地说。“洋房里有东西。有糕，有糖什么的，都是不要了的，就只是她太小气。”

阿土不哭了，他抬起头来，眼睛里发了光：

“糕呀？你替我拿一点出来吧。”

“我怕爸爸会……爸爸打是不会打的 谁说我挨过打！爸爸会要不跟我好，这就一点也不好玩了，坏就坏在这里。”

阿土脑袋往门里伸了一伸，舔了舔嘴巴：

“在哪一间屋子呢？那一间么？”

原来阿土的肚子里，简直是糟糕得很。阿土向别人讨铜

板，没有。阿土向别人讨饭，没有。阿土就只好又到竹林里去扒，有一只黑狗也在那里扒，阿土跟黑狗打了一架，才捞到了两根肉骨头。

昨天阿土在河里尽捞尽捞，啊哈，两个田螺！可是比不吃还坏。

今天呢——唉唉！阿土的好肚子呀！不想法子可不成话了！

可是阿土再也不哭了，连嘴巴都没有扁一扁，只不过看了小民子一眼，就走了开去。

小民子等阿土走远了，才慢慢回到小屋子里，还是那样一拐一拐的。

二十二 真的回来了

这天晚上，小民子梦见屁股上巴着许多糖。

一会儿太太又钻了出来，太太笑道：

“咩吓吓吓吓！小民子挨打，我才欢喜。咩吓吓吓吓！”

“你看见我挨打的么！你才挨打哩！”

太太在地下爬：

“咩吓吓吓吓！我真高兴。我吃了一个乌龟蛋。”

“啊呀！这么大了，还吃乌龟蛋哩！好吃不好吃呀？”

“臭哎！臭哎！咩吓吓吓吓！”

忽然阿土跳过来了，在垃圾堆里扒着。

太太就绷起脸孔来，叫道：

“这是我的！这成什么话！我要吃的！我不给你吃！打！”

打!”

太太一面打，一面嚷：

“贼骨头！贼骨头！小民子带他来偷的！小民子！……”

小民子一下子醒了。

小民子一醒，就跳了起来。

怎么！外面真的有人在喊小民子！

屋子里没有了爸爸，也没有了陈四叔，电灯亮着，眼睛照得很难过，门开了一半，外面也是亮的。

小民子跑到了房门口……

啊呀，又出了祸事！

许多人抓住一个黑小孩子，又是骂，又是打。

那个黑小孩子跪在地下，身子缩成一团，发着抖。哭着：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太太！少爷做做好事！……”

这正是阿土！真要命！真不得了！的确是阿土！要是看错了，倒也就好些了，偏偏没有看错！

少爷脸红着，恶狠狠的。少爷没命地踢了阿土两脚：垮！垮！

“贼骨头！贼骨头！”

“啊唷！啊唷！”阿土尖叫起来。“我不是偷东西呀！我捡一点吃吃，都是少爷不要的。……啊唷！啊唷！做做好事啊！太太呀！少爷呀！……”

小民子往外面跑。

可是陈四叔拖住了小民子。

太太叫道：

“小民子引他来的！小民子也是贼骨头！小民子偷饭！小

民子串通这个叫花子来偷少爷的东西！”

小民子大叫起来：

“你才是贼骨头哩！羊贼骨头！乌龟蛋贼骨头！偷臭东西！臭死了！臭死了！”

陈四叔放了小民子，陈四叔走过去了。

小民子一回到房里，拿起一把铁锤就跑出去。

可是又倒楣了！啊呀！真是！

还有什么好说的！简直糟糕就是了！小民子被爸爸抓得紧紧的，连动都不能动。

外面陈四叔跟太太吵起嘴来。

太太的嗓子顶尖：

“滚！滚！马上就滚！”

陈四叔呀！打呀！打呀！你要是打不过，小民子就来帮你！小民子要是打不过，小民子会逃的！

可是小民子现在不能动。

爸爸脸发青，嘴巴发白，瞪着眼，吓人极了。

要打就打好了，装出这副恶狠狠的样子做什么呢！谁不知道爸爸会打人？

小民子只好咬着牙，等着，腿子鼓着劲。

可是竹梢没扑到屁股上来。

爸爸只是小声儿说：

“你跟陈四叔回乡下去吧，你没有福气住在这里。”

小民子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的，忽然眼泪掉下来了：

“爸爸！爸爸！”

唉！这个奇怪地方！真住得气闷死了！连爸爸也不帮小

民子，连大人都怕乌龟蛋。这些事情——怎么作兴出来的呀！

就这么着，小民子跟陈四叔回家乡去了。

就这么着，没看见阿土了，阿土挨了一顿打，不住在土地祠了。太太不准阿土住在土地祠，阿土到哪里去了呢？

土地公公跟土地婆婆笑嘻嘻的，原来也是太太的！

爸爸送陈四叔跟小民子，送到了门口。爸爸眼睛眨了一下，两颗眼泪滚了下来。

小民子拿起一块石头，在花园围墙上画了一个圈，小民子大叫道：

“咩吓吓吓吓！吃了一个乌龟蛋！臭哎臭哎！咩吓吓吓吓！”

“这孩子！”爸爸说。“以后不许乱打人，晓得吧？你要听我的话呀！”

小民子一面走，一面答道：

“谁欺侮我，我就打谁！到了那个时候——要是我不听话，我不管！”

大林和小林

原连载于《北斗》月刊 1932 年 1 月 20 日、7 月 20 日第
2 卷第 1 期、第 3、4 期合刊。

上海现代书局 1933 年 10 月初版单行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6 年 11 月初版单行本（经修
订）

本篇据 1956 年修订本校印

第一章 出门遇险

从前有一个很穷很穷的农人，和他的妻子住在乡下。他们都很老了，老得连他们自己都说不上有多大岁数了。有一天，他们忽然生了两个儿子。这个老农人非常快活，叫道：

“我们有了儿子了！我真想不到这么大年纪还生儿子。”

他妻子也很高兴。她说：

“我们一定得给他们取两个好名字。”

取个什么名字呢？老头儿可没了主意。他想，翻《学生字典》罢，翻到什么字就取什么。

一，二，三！一翻，是个“菜”字。大的叫“大菜”，小的叫“小菜”么？

“哼，我们饭都吃不上，还‘菜’呢！”老头自言自语。

第二次翻，是个“肥”字，也不合适。

翻来翻去总找不到适当的字。这老头儿就这么翻了一晚。到快天亮的时候，这老头拿着锄头走出门去。外面太阳照着树林，这老头儿高兴地叫：

“好了，就取个树林的‘林’吧。”

名字就给取定了：大的叫大林，小的——当然叫小林。

过了十年，老农人和他的妻子死了。临死的时候，他们对

大林和小林说：

“家里什么也没有，你们应当到外面去做工。我们死了之后，你们可以把我们抬到后面小山上。山上的乌鸦会来给我们造坟墓。然后你们就带着应用的東西去找活儿吧。”

大林和小林就把他们父母的尸体抬到了山上。他们刚下山，树上的乌鸦们忽然一齐飞起来，一面哇哇地叫，一面去衔了土，给这两位老人堆成了一座坟。

“哥哥，”小林对大林说，“我们快去收拾东西吧。我们早点出门去。”

他们回了家，把一小袋米背到背上，又拿一个麻布袋子，把他们的破衣裳，粗饭碗，都装到了袋里，他们这就出了门。

大林说：

“向哪里去呢？”

他们想起没有妈和爸了。他们又不知道要走哪条路好。他们都坐在地上哭起来。

四面是山，是田，是树，都是别人的。他们不知道要在哪里落脚。他们怎么办呢？天也晚了。太阳躲到山后面睡觉去了。月亮带着星星出来向他们眨眼。

大林和小林还哭着。哭呀哭的，太阳睡了一觉醒来了，又从东边笑眯眯地爬出来。

小林揩揩眼泪说：

“你还哭不哭？我想不哭了。”

“好，我也懒得哭了。走吧。”

两个人都认不得路。他们只是向前面走着。走了许多时候，他们带着的一点儿米已经吃完了。

“东西都吃完了，怎么办呢？”大林说。

“我们休息会儿，再找东西吃。好不好？”

他们于是在一座黑土山下面坐下来。

大林看看口袋，叹了一口气：

“我将来一定要当个有钱人。有钱人吃得好，穿得好，又不用做事情。”

小林反对道：

“嗯，爸爸说的：‘一个人总得干活。’”

“因为爸爸是穷人呀。财主老爷就不用干活。爸爸说的：‘你看有田有地的可多好！’”

“妈妈和爸爸都是穷人，妈妈和爸爸都是好人。可不象财主老爷。”

“可是，有钱人才快活呢，”大林大声说。“穷人一点也不快活，穷人要做工，要……”

突然有个很大很大的声音，象打雷似地叫起来：

“要什么？要吃掉你们！”

大林和小林吓得摔了一跤。他们的口袋也吓得发了一阵抖。

是谁说话呀？

没有一个人。

兄弟俩彼此抱了起来，脸上的汗滴得象下雨似的，四条腿儿打着战。他们四面看看，可是什么也没看见。

大林问：

“究竟是谁说话？”

“不知道呀。”

可是过了会儿他们就知道了。过了会儿，他们跟前的黑山忽然动了起来……

“地震！快逃！”小林叫。

两个人刚要跑，那座山动呀动的陡地站了起来！

啊呀，是个怪物！——人不象人，兽不象兽。

这个怪物原来在这里睡觉。他们还以为他是一座黑山呢。怪物现在站直了，眼睛象一面锣那么大，发着绿光。他伸出他那长着草的手来抓大林和小林。他要吃他们！

真不幸，大林和小林一定会给怪物吃掉了！

大林想道：

“我们妈和爸都没有了，粮食也吃完了。又没田地又没钱，什么都没有。就让怪物吃了吧！”

小林可非常着急。他想逃是逃不掉的。因为怪物手长，你即使跑了很远很远的路——比如说，三里吧，他也能一手抓到你。

怪物知道有东西吃了，他笑着看着大林和小林。小林问：

“一定得吃我们么？”

“不吃你们也可以，可是你们得送我几件珠宝。”

“什么珠宝？我们看都没看见过。”

“哈哈，那对不起了！”

小林低声对大林的耳朵说：

“我们逃吧。”

“他追得上呢。”

“那么我们分两头跑吧。他准一个也追不上。”

一，二，三！大林向东跑，小林向西跑。

怪物要追大林，又想要抓住小林。东跑几步，西跑几步，就一个也没追着。

大林和小林都逃掉了，只有麻袋还丢在地上。怪物实在饿了，就拾起麻袋吃了下去。可是嘴太大，麻袋太小，麻袋给塞住在牙齿缝里。他拔起一棵大松树来当牙签，好容易才剔出来。

他想：还是再睡吧。

月亮已经出来了。月亮象眉毛似的弯弯的。

怪物伸个懒腰，手一举，碰在月亮尖角上，戳破了皮。他狠狠地吐了口唾沫：

“呸，今天运气真不好！”

第二章 国王的法律

小林一口气跑了二十里路，跑进了一个山谷里。他回头一看，怪物没追上他，他才停下来。喘气喘得要命。他叫：

“哥哥！哥哥！”

可是他马上记起，哥哥是和他分两个方向跑的。现在哥哥不知道跑到了哪里。他抹抹眼泪，打算要哭，可是太疲倦。他就在草地上躺下来，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月亮出来了。小林眼角上挂着的泪珠闪闪地发光。

小林睡了两个钟头，就有两个绅士走过他面前。

一个绅士是狗，叫做皮皮。那一个是个狐狸，叫做平平。他们俩都穿得很讲究，平平戴着的那顶帽子尤其漂亮，好象是银子打的。皮皮对平平说：

“今天我运气可好呢。今天我捡到了一口皮箱。”

“皮箱里有些什么？”平平问。

“你再也猜不到：皮箱里是满满一箱子苍蝇。”

“捡到一箱子苍蝇，似乎也不算什么。”平平说。平平是一个很有学问的绅士。

皮皮叫道：

“那么平平先生，你说要捡到什么东西才算稀罕呢？”

“依我看来，顶好能捡到一个人。”

“这也不难，我准有这个好运气。”

他们谈着谈着，就走到了小林身边。

皮皮一看见小林，就高兴得跳起来，叫道：

“平平先生，平平先生！我说过，我一定能捡到一个人。哈哈，果然！你瞧！”

平平搔搔腮巴，羡慕地看着皮皮。

皮皮的力气可真大，只把小林的衣领一提，就把小林提了起来。

“平平先生，你看这个人值几个钱一斤？”

小林还没有睡醒，咕噜着：

“我还要睡呢。你们哇啦哇啦吵什么？”

皮皮大笑起来：

“什么，你说我们吵醒你么？哈哈，我捡起你来了，你就是我的东西了！”

小林吃了一惊，完全醒过来了。啊呀不对，又是不幸的事！

“什么，我好好地睡觉，干你什么事呀？”

“不管三七二十一，你是我捡起来的。”皮皮说。

“你捡起了我，我就是你的东西了么？”

“当然。你不信，你问他。”皮皮指指平平。

平平对小林鞠个躬，把他的耳朵一直鞠到地下，雪白的耳朵上粘上了许多黄土。他说：

“这个世界上的确有这么一个规矩：谁拾到了什么东西，这东西就是他的。皮皮先生既然拾起了你，你就不可否认地是皮皮先生的东西了。”

小林揉揉眼睛，瞧瞧皮皮，又瞧瞧平平，说道：

“我可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一个规矩！”

皮皮说：

“你不相信也没有办法，我们的法律是这么规定的。我既然拾起了你，你就归我。要不然，你出一千块金砖给我，我可以放你自由。”

小林用力地挣扎着。可是什么用也没有。皮皮的力气很大，使劲地抓住小林不放。

小林嚷开了：

“我不是你的！我也没金砖给你！我不相信有这样的法律，我不服！”

“我和你去问问人，看有这个法律没有。好不好？”皮皮说。

“行！我和你去问国王！”

“好，我们走吧。”

他们开步走。皮皮还是抓住小林。小林说道：

“皮皮先生，你抓着我走，我真谢谢你。我正很疲倦呢，叫

我自己走可走不动。”

皮皮虽然力气大，可是提着小林走了几里路，手也提酸了，他只好抓得轻一点。

小林恭敬地说：

“皮皮先生，你提不动了？我自己走吧。”

“好吧。”

等皮皮手一放，小林就飞跑了。

平平大吃一惊，耳朵竖了起来，帽子就朝天飞去，一直飞到天上，挂在月亮的尖角上了。他急得哭起来。

“啊呀，我的帽子！”

他的好朋友皮皮没有工夫去管别人的帽子。皮皮只是想要抓住小林，他就拚命追。皮皮跑得比小林还快，因为他本来是猎狗出身。果然，皮皮先生的手离小林只有一尺远了。

真糟糕！皮皮先生的手又向小林靠近，现在只有五寸远了。

“小林，快呀，快快跑呀！”小林对自己打气。

可是皮皮先生的手离小林只有一寸远了！

天上的月亮也跟着小林跑，尖角上挂着平平的高帽子，被风吹得摇晃晃的。

最后，皮皮的手搭在小林的肩上了。皮皮先生一把抓住了小林。

小林就说：

“算你跑第一吧。”

“小林，不管四七二十八，我和你问国王去，究竟你是不是我的东西。”

这位狗绅士把小林拖回来。那个挂着银色帽子的月亮也跟了回来。

平平还哭着，张大了红眼看月亮角上的帽子。他说：

“怎么办呢？”

皮皮不耐烦地说：

“哭什么！等到月亮圆起来，就挂不住帽子了。你等半个月不就得了么？”

平平哭丧着脸：

“好，那么再见吧，你们先走。我在这儿等着。”

皮皮和小林于是向京城走去。两个钟头之后，他们到了京城门口。

皮皮敲城门。

“开城门，开城门！”他叫。

那位国王正要睡下，听见敲城门，就皱起眉毛来：

“这么半夜还来敲门！谁呀？”

“我！”

国王没有法子，只好起来开城门。国王年纪很老了，很长很长的白胡子拖到了地上，走路走得一不留心，他就会绊住自己的胡子摔跤。这时候国王手里拿一支蜡烛，慢慢地走到城门口，“拍跣”就摔了一跤，蜡烛也熄了。

“哎哟！”国王哭起来。

皮皮等得不耐烦，叫道：

“啧啧！你这个国王！为什么还不来开门呀？”

“好，就来就来。等我把蜡烛点上。唉，真麻烦！”

一小时以后，国王开了城门。

“什么事？”国王问。

皮皮对国王鞠一个躬说道……

不对，我说错了！原来皮皮先生还没有开口，小林就抢着说了，他说得很快，他说：

“我在地上睡觉。后来这个皮皮先生来了。后来这皮皮拾起了我。后来皮皮先生说我是他的东西。后来我不服。后来我们来问你这个国王。”

“后来呢？”国王问。

“后来敲城门。后来你这个国王摔了一跤。后来你这个国王哭了。”

国王脸红起来：

“我可没有哭！”

皮皮又鞠一个躬：

“国王您说，皮皮拾得了小林，小林就是皮皮的東西了，法律上不是有的么？”

小林大叫：

“不对！”

“别嚷！”皮皮说，“我们问国王吧。国王，您给我们判一下。”

国王一面把胡子用手托着，一面说道：

“皮皮的话不错，小林是皮皮的東西……”

“我可不信！”小林嚷。

“你不信也不行。”

国王于是从口袋里拿出一本法律书来，放到蜡烛下翻着，翻了老半天翻出来了。国王道：

“小林，这是我们的法律书，你看：‘法律第三万八千八百六十四条：皮皮如果在地上拾得小林，小林即为皮皮所有。’”

有什么法子呢，国王的法律书上规定的呀。

皮皮问小林：

“怎么样？”

“好，跟你走吧。”

可是小林非常恨国王。小林说：

“你这个国王一定哭过了。

“不怕羞。

一个红鼻头。

一条牛。

一条狗。

一缸油。”

皮皮摇摇头：

“这一首诗可不大高明。”他又向国王鞠躬：

“国王，谢谢您。”

皮皮这就把小林拖走了。国王刚要关城门，可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叫住了皮皮：

“皮皮，你们要是遇见了馄饨担子，就叫他挑到我这儿来，我要吃馄饨。”

“是。”

“要是没有馄饨担子，卖油炸臭豆腐的也行。”

“是。”

“皮皮，你要是遇见了那些担子，你先给我付了钱吧。”

“是。”

第三章 拍 卖

月亮带着平平的帽子向西走下去，太阳从东边吐出红光来，红里面带着金色，照着树林美丽极了。

皮皮和小林走到了一座城里。

小林问：

“你要带我到什么地方去？”

“带到我的店里。”

“给你做工么？”

“你别问。你既然是我的，我叫你怎么着你就怎么着。”

小林想着：

“妈妈爸爸都死了，哥哥也不知道跑到了什么地方，我又变成了皮皮先生的东西。呵，真糟糕！”

想着想着，小林非常伤心起来。

他们走到了街上，皮皮就叫：

“马车！”

一辆马车飞跑了过来。皮皮拉着小林上了车，皮皮自己也坐上去，对马车夫说：

“回去！”

马车就开走了。小林很疲倦，闭上眼睛，一会儿就睡着了。他梦见妈妈和爸爸坐在他旁边，大林拿糖给他吃。小林笑了起来，一把拉住大林：

“哥哥！”

“怎么叫我哥哥？”

小林糊涂起来，说道：

“怎么？你不认识小林了么？”

他更使劲地拽住大林，大林推开了他：

“好好地睡吧，拽住我做什么！”

小林可就醒来了，原来小林拽住的是一个狗绅士。小林还是什么都没有。小林是做了一个梦。于是他哇地哭了起来。

那位绅士又把小林拖下马车：

“别哭了，已经到了。”

这是一条非常热闹非常热闹的街，街两旁都是极讲究的店铺。

皮皮把小林带到了一家最大的店里。这家店的招牌是：“皮皮商店”。门口画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狗头，头上带着发光的黑帽子，领上有一个美丽的领结。

他们俩走进店去，店里的人都对皮皮鞠躬。店里的经理叫做鳄鱼小姐。她长着一双小眼睛，一张大嘴。她的皮肤又黑又粗又硬，头发象钢针一样。这位鳄鱼小姐总以为自己很漂亮，她预备将来跟世界上顶美丽的王子结婚。她每天要在脸上拍四百八十次粉，烫两回头发。她脚上穿着顶贵的丝袜和跳舞鞋，可是腿子很短。

鳄鱼小姐一看见皮皮回来，就赶快拿出一面象月亮那么大小的圆镜子，对着镜子在脸上拍粉，然后跑到皮皮先生身边来：

“皮皮先生，您办好了货了么？办了些什么货？”

皮皮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盒子来，说道：

“这是一箱苍蝇。”又指指小林说，“哪，还有一个小林。”

鳄鱼小姐就拿一张纸写着：

“苍蝇一箱。

小林一个。”

这位小姐把小林带到里面去，把小林关在一间很大的货仓里。这仓里堆满了货，什么都有。有猫，有手巾，有糖，有小林，有镜子，有鸡蛋，有铅笔，还有许许多多用的吃的东西。

小林在货仓里住了三天。每天要吃饭的时候，鳄鱼小姐就带他出来吃饭，饭后又带他到花园里散步。

有一天吃过午饭，鳄鱼小姐带小林到花园里去的时候，看见一个少年男子在门口走过。鳄鱼小姐忽然放下小林，去追那个少年。那个少年可没命地逃跑了。鳄鱼小姐没追上，一个人跑回来，哭了一场。

“你为什么追他？”小林问。

鳄鱼小姐说：

“我爱他呀。可是他不爱我。他本来在皮皮商店办事的，他怕我爱他，怕得哭鼻子，哭了一个星期，就逃走了。我追不上他。今天我又没追上他。”

说了又哇地哭起来。哭完了就把小林带回货仓。

到第五天，他们把小林装进一只桶里。这只桶里除了小林之外，还有一瓶墨水，一盒火柴，一片饼干，一张画片，一个

铁球。于是他们把这桶子抬到一个大院子里。院子里一排一排的放着几千几个桶，都是货物。

“干吗呀？”小林问。

“要把你卖掉。”皮皮说。

“好，谢谢你。”

下午三点钟，鳄鱼小姐把铃子摇起来，就有许多人到这院子里来了。他们都是来买东西的，挤来挤去地坐在椅子上。

皮皮对他们叫道：

“各位！现在皮皮商店要拍卖这许多货。货色都是最上等的。喂，注意！现在要卖第一桶了。第一桶里，有小林一只，墨水一瓶，火柴一盒，饼干一片，画片一张，铁球一个，都是好货色。看各位肯出什么价钱。”

买东西的人就哇啦哇啦叫起来。

“我出一分钱！”

“我出两分钱！”

“十个铜子！”

“十二个！”

“五分钱！”

“六分！”

“六分半！”

“六分七厘五！”

“七分！”

有一个满脸绿胡子的男子站起来说：

“我出一毛钱，一毛钱！”

皮皮先生叫道：

“好了，卖给你。小林，你以后是这位四四格先生的东西了。”

原来这个绿胡子叫做四四格。

鳄鱼小姐走来对小林说：

“再会呀，小林。小林别忘了我呀。”

“我才忘不了呢。”

皮皮先生也走来对小林说：

“再会呀，小林。别忘了皮皮呀。”

小林答道：

“我也忘不了。”

四四格先生就把小林一挟，坐上了一辆绿色马车。

小林问：

“你带我去做什么？”

“做工，做工。”

“做什么工？”

“什么工都要，都要做。”

“给钱么？”

“不给，不给。”

过了一会，小林又问：

“你说起话来，为什么一句话要说两遍？”

四四格摸摸绿胡子，答道：

“因为我的鼻孔太大了，太大了。说起话来鼻孔里就有回声，有回声。”

第四章 足刑

他们坐的马车停下来了。

四四格也开着一家很大的公司，比皮皮商店还要大。门口有一块半里路长的招牌。

咕噜公司：咕噜公司

本公司专制各种珠宝，珠宝，
珠子，玉，金银，还有金刚钻，金刚钻！
都好极了，好极了！真好，真好！

“你瞧见了这招牌没有，牌没有？”四四格问小林。

“瞧见了。”

“对了，对了。那你就得在我公司里做工，里做工。你如果偷懒我就打你，打你。”

咕噜公司有八百个女孩和男孩做工，他们都是制造珠子和金子和银子的。小林呢，绿胡子老板叫他制造金刚钻。制造金刚钻的人可少极了，连小林只有三个人。

四四格对小林说：

“你早晨三点钟起来，替我到厨房里去把我的早饭拿来，早饭拿来。然后你给我剃胡子，剃胡子。然后你去做工，做

工。然后休息一秒钟，一秒钟。然后再做工，再做工。然后再休息一秒钟，一秒钟。然后再做工，再做工。然后到了晚上十二点钟睡觉，睡觉。然后三点钟起来，给我到厨房里去把我的早饭拿来，早饭拿来。然后你给我剃胡子，剃胡子。……”

小林就忙极了。三点钟起来，天当然还没有亮，只有月亮站在窗子外面望着小林。小林就得给四四格拿早饭。四四格早饭要吃五十斤面，一百个鸡蛋，一头牛。小林拿这些东西真拿不动。幸得有个朋友帮助他。这朋友叫四喜子，也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子，也是制造金刚钻的。

等四四格先生吃过了早饭，小林就给四四格剃胡子。原来四四格的绿胡子天天要长的。三点半钟剃了，到四点钟又长得象昨天一样长了。四四格告诉小林：

“要是我的胡子不天天剃，天天剃，恐怕要比全世界还要长呢，长呢。”

给四四格剃了胡子，小林就去做金刚钻。小林到四四格的秘密地窖里，从一个漆黑的地洞拿出一些象泥土一样的东西来，就放到一个桶里去搅。搅上三天三夜，流下十几身汗，就制出一百颗金刚钻。每一颗金刚钻可以卖十万块钱。四四格当然很阔气很阔气的了。

小林虽然这么苦，可是四四格还常常打他。只要小林看一看别处，打一个呵欠，四四格的鞭子就“拍！”打到背脊上。四四格一天到晚老拿着鞭子。无论谁都得挨打。

有一天，小林很努力，造的金刚钻比平日多，四四格非常高兴，给了小林一个铁球玩。四四格还说：

“今天你的工作很好，很好。我给你一个铁球奖励你，奖

励你。可是你平日做得不好，不好。可见你平日不努力，不努力。你平日为什么不努力呢，不努力呢？可见你这个人坏，人坏。坏的人是要挨打的，打的。我今天还是要打你，打你。”

于是小林又挨了一顿打。

这么着过了许多日子。如果要把这许多日子的事都说出来，这故事就太长太长了。现在我们只要翻开小林的日记，就可以知道这许多日子里的事。

星期五。起来拿早饭。后来剃胡子。后来做工。后来挨打。后来我哭了。后来睡。

星期六。起来拿早饭。后来剃胡子。后来做工。后来挨打。后来我哭了。后来睡。

星期日。起来拿早饭。后来剃胡子。后来做工。后来挨打。后来我哭了。后来睡。

星期一。起来拿早饭。后来剃胡子。后来做工。后来挨打。后来我哭了。后来睡。

星期二。起来拿早饭。后来剃胡子。后来做工。后来挨打。后来我哭了。后来睡。

到了一个月，小林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来。小林悄悄地问四喜子：

“为什么把汗流到泥土里，就变成金刚钻呢？”

“我不知道。”四喜子说。

“金刚钻为什么这么贵呢？有什么用呢？”

“我不知道。”

小林低声说：

“泥土是我们掘的，汗是我们流的，桶子是我们搅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卖金刚钻了。”

四喜子想了一想，说道：

“是呀。”

“四四格为什么可以拿去卖钱呢？”

“我不知道。”

还有一个制造金刚钻的孩子叫木木。木木说：

“那我们拿去卖罢。”

“同意！”

小林问：

“要是四四格知道了，他会不会打我们？”

四喜子又想了一想，说道：

“我说不会。我们可以对四四格说：‘这是我们的东西，我们可以卖掉，你管不着！’”

这天他们三个人都不睡，他们三个人拿了几颗金刚钻，溜到了街上。

木木就吆喝着：

“一二三，卖金刚钻！”

一二三，卖金刚钻！”

价钱公道，每颗只要五万！”

有一位老太太走了过来：

“少一点行不行？”

四喜子说：

“五万够便宜的了，奶奶！”

老太太摇头：

“太贵，太贵。”

老太太就走了。走了几步，她又打回头，拿起一颗金刚钻细细地看了一会，忽然她嚷了起来：

“这是假的！”

小林不服了：

“怎么是假的！”

“你们是什么公司的？为什么没有商标？”

“这是我们自己造的。”

说呀说的有一个巡警跑过来了。这个巡警有四只眼睛。巡警一把抓住木木和小林和四喜子：

“你们这批小鬼是不是咕噜公司里的？”

“是的。”

巡警把他的四只眼睛都睁得大大的：

“好，你们竟把咕噜公司的金刚钻偷出来卖！跟我走！”

“什么偷出来卖！这是我们自己造的！”

“不管，跟我走！”

他们三个人正想要逃走，那个巡警已经拿出一根绳子把他们三个绑起来了。

巡警把他们带到一个官儿面前。这位官儿是个狐狸，是平平的弟弟，叫做包包。包包的脸是黑色的，身子也是黑色的。包包说：

“你们为什么要偷金刚钻出来卖？”

“我们没有偷，这些金刚钻都是我们自己造的。”

“是呀，我可长得很美丽。所以你们偷了东西，就得罚你

们。”

小林大叫道：

“我们刚才说我们没有偷，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

包包点点头道：

“不错，我已经到御花园去过了，大家都称赞我美丽。我既然很美丽，所以你们到这里来了，我就得罚你们。”

小林小声问四喜子：

“这个官儿说话干么那么奇怪？”

“我不知道。”

木木问包包：

“你凭什么罚我们？什么理由？”

包包又点点头：

“是呀，我已经吃了两只鸡，一只兔子，这么着就非罚你们不可。并且又因为月亮上挂着的帽子，已经掉到地上来了，所以我要把你们关起来，关一个星期。你们下次不准偷东西！”

四喜子正要说话，那个四眼巡警就把他和小林和木木抓去了，给关到了一个房间里。

小林说：

“为什么要把我们关起来？”

四喜子哭了，一面说：

“我不知道。”

这时候，四四格不见了小林和四喜子和木木，他就大发脾气。四四格手里的鞭子呼呼地响：

“呼呼，我要打人！呼呼，我要打人！”

四四格对鞭子道：

“别多嘴，多嘴！我自然知道，知道！找到了他们我总得结结实实打他们一顿，他们一顿！”

过一会四四格知道了他们出的事，四四格就跑到了包包那里。

“包包先生，先生。你把他们三个人关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谁给我做金刚钻呢，钻呢？请你别关他们，用别的法子罚他们吧，他们吧。”

包包说：

“可以。”

包包就叫人把他们三个放出来。包包在一张纸上写着：

“罚足刑。”

要罚他们足刑了。足刑是什么呢？不知道。小林想，这足刑大概是用鞭子打脚。打可不怕，他们都挨打挨惯了。

巡警把他们三个带到一个房间，门口有一块牌子：

足 刑 室

那些巡警把小林他们三个绑起来，再把他们的鞋子和袜子都脱去，就开始上“足刑”了。

足刑并不是用鞭子打，是……啊呀，不得了，可真难受极了！原来是……啊呀！可真难受！

小林叫：

“啊呀，不行不行！这么着可不行！”

四喜子也叫着：

“放了我呀，放了我呀！哎哟！”

木木脸上都是眼泪：

“啊呀，真要命！轻一点吧，轻一点吧！啊呀啊呀！”

现在我趁他们不叫的时候说出来吧。足刑是什么呢？原来是——搔脚板！

他们三个都给绑得紧紧的，一动都不能动。巡警们就用手在他们脚板上很重地搔着。他们都痒得要命，难过极了，又挣不脱。三个人都笑得喘不过气来，笑出了眼泪。他们三个人又想哭。

搔脚板搔了一个钟头。

后来四四格把他们三个带回去了。四四格拿着鞭子，说道：

“你们这么可恶，可恶，偷我的金刚钻去卖，去卖。今天我要狠狠地打你们，打你们！”

拍！拍！拍！

这次挨打比平常还重，他们三个都给打得皮开肉绽，血一条一条地流了下来。三个人嚷着，哭着。小林想起没有了妈妈和爸爸，又没有了大林，他就哭得更伤心了。

四四格打累了，才住了手：

“便宜了你们，你们。现在去做金刚钻去，钻去！”

他们的腿子都给打得走不动了，就一拐一拐地走去。

拍！又是一鞭。

“快点！”

第五章 小林的力气

到了冬天了，冷起来了。

太阳怕冷，穿上一件很厚很厚的衣服，因此太阳也不大有热气了。

小林和四喜子和木木睡在一个小房间里，垫着稻草，盖的也是稻草。他们都冷极了，做金刚钻的时候，手冷得发僵。小林因为太冷，连牙齿上也生了冻疮，又胀又痒又痛，难受得很。小林说话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得碰着牙齿上的冻疮，——啊哟，可真痛！

有一天，小林正要睡，忽然有一个东西滚到了他面前。一看，是个鸡蛋。

“小林救救我！”

“谁说话呀？”小林四面瞧瞧。

“我。我是个鸡蛋。”

木木和四喜子也醒来了，坐了起来。

小林对鸡蛋说：

“什么！叫我救你？”

鸡蛋好象要哭了似地说：

“救救我，四四格要吃我了。我本来不是鸡蛋。”

他们三个人奇怪起来。四喜子说：

“鸡蛋先生，你先请坐罢，坐下再详详细细告诉我们。”

“我坐不稳呀。”鸡蛋说。

小林就把鸡蛋放到稻草上。鸡蛋也生了冻疮，蛋壳上有

一块红的。

鸡蛋就把事情说出来了：

“谢谢你们，我冷极了。我告诉你们罢，我本来是人，叫做乔乔。我本来也是在咕噜公司做金刚钻的。四四格是个坏极了的坏蛋。我给他做了两年金刚钻，四四格就对我说：

“一二三，变鸡蛋，

一二三，变鸡蛋！”

“我就变成鸡蛋了。在这咕噜公司的孩子都要变成鸡蛋的，变成了鸡蛋就给四四格吃掉了。”

他们听了鸡蛋乔乔的话，都吓得直打哆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鸡蛋低声说：

“害怕有什么用呢，得想想办法。”

小林想：对，先得把乔乔救出来。他问：

“你还能变成人不能，乔乔？”

“能。”鸡蛋乔乔说，“小林，你不是有个铁球么？你只要把铁球对我一打，打碎了，就变成人了。”

“那不把你打坏了么？”

“不会。快动手吧。”

小林拿起他的铁球对鸡蛋一打，拍的一声，鸡蛋就马上变成一个女孩儿了，圆圆的脸。这就是乔乔的本相。

乔乔叫他们三个围拢来，小声儿说：

“明天小林给四四格拿早饭的时候，把黑地洞的泥土放一点儿在他吃的东西里，他吃了就会睡着。我们就可以逃走了。”

这些话马上传到隔壁房，隔壁房里又传到隔壁，传呀传的

整个咕噜公司的小孩子都知道了。大家都挤到小林他们三个人的房里来。

大家都要把四四格打死。

小林跳了起来：

“对！只要没有了四四格，我们就都能过好日子了。”

一不留神，碰着了牙齿上的冻疮——

“哎哟！”

乔乔就和几个人到四四格放鸡蛋的地方，拿铁球去打鸡蛋。有的是真正的鸡蛋，有的可就变成了一个人。

到了三点钟，小林就依了乔乔的话，把那个黑洞里的泥土放一块在面里，给四四格先生吃。四四格先生刚吃了一口，就呼噜呼噜睡着了。

大家叫道：

“好了，我们可以动手了！”

乔乔说：

“只能使铁球，把铁球往上面扔去，要刚刚落在他身上，他才会完蛋。”

“那还不容易？”

“可是铁球要扔上一百丈高才行，”乔乔说，“要是扔不到那么高，就打不死四四格，倒把他打醒了，那他就得把我们全都吃掉。”

四喜子嚷：

“那可危险！要是我们不扔铁球，不打四四格呢？”

“那么，反正总有一天，我们会变成四四格的鸡蛋。”

“那我反对！我同意扔铁球！”

“谁有那么大力气呀？谁来扔呀？”

“小林！小林！”

“好，我来！”小林应了一声。

小林天天给四四格送早饭，早饭是很重的，天天送，天天送，小林力气就练大了。于是小林拿起铁球，预备好姿势，咬一咬牙——可是咬到牙齿上的冻疮了，痛得手发软。

第二次，小林又预备好，——要扔得高，越高越有力量——

一，二，三！

可是力气使得太大了，铁球一直往上飞，尽飞尽飞，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大家都仰着头看着，简直看不见了。这么着等了好久好久。

小林着急起来：

“怎么办呢？我们用棍子打他行不行？”

“棍子可打不死四四格。”乔乔说。

原来只有铁球才行。

“那我们来制造一个！”小林提议。“刚才我扔的那个铁球扔没了。”

“好，就来制造！”

大家就动手来造铁球，一直忙到半夜。四四格呢，四四格还在睡觉。

到上午三点钟的时候，忽然从天上掉下一个铁球来，掉到了四四格的脚边。

四四格还在那里打鼾，绿胡子一掀一掀的。

“唉，没打中！”小林说。

小林扔铁球的时候只是注意使劲，只是使蛮力，可是没有注意要扔得准。

小林走去捡起那个铁球：

“再扔！”

这回可扔得很小心，对准了，只使了一半力气。

铁球只不过给扔到一百丈高的地方，就落了下来，恰恰打中了四四格。

大家看见四四格给打死了，他们不会变成鸡蛋了，非常高兴，就大叫道：

“这可好了！这可好了！”

小林大笑起来，他快活极了。笑呀笑的忽然——

“嗯！”

“怎么？”乔乔问。

“牙齿！牙齿！”

第六章 到了中麦伯伯那里

大家都说道：

“四四格死了，公司是我们大家的了。我们该怎么着？”

乔乔提出一个主张：

“我们仍旧做工，做各种的活儿。做出来的东西我们自己拿去卖。

“我赞成！”小林叫。

大家也都叫：

“赞成，赞成！”

四喜子说：

“以后不准打人。”

“那当然哪，”大家都说，“四四格已经死了，还会有谁打我们？”

“反对搔脚板！”木木提议。

又一个举起手来说：

“我还反对睡稻草。”

乔乔就拿一支笔写着，嘴里一面念：

“反对打人。反对搔脚板。反对睡稻草。还有什么？”

小林大声说：

“我反对牙齿上生冻疮！应当有冻疮药。”

乔乔也写着：

“应当有冻疮药。”

大家议好了办法，就把四四格的早饭拿来吃。大家快活极了。

可是这一天，还有许多事情要讨论。

“要选出一个班长来。”一个说。

“还得有人管事。”又一个说。

“我们要定出规则来……”

问题可多哩。

中间休息了一会，大家就唱起歌来。还有几个孩子按着拍子跳舞。

正在快活的时候，灾难可又来了。

大家还正在唱歌跳舞，忽然一下子，门口走进一个人来。

一看见这个人，大家就都愣住了。有的孩子吓得发抖。许多人都叫了一声“啊”！

这是谁？

呵，是四四格！

四四格——一点不错，是四四格！

四四格还是绿胡子，手里还是拿着一条皮鞭。

可是小林回头看看打死四四格的地方——啊呀真怪，那个死四四格分明躺在那里！

“你是谁？”四喜子问那个活四四格。

“我么，我是第二四四格。”

停了一会，这第二四四格又说：

“你们以为打死了四四格就好了么？哼，还有我第二四四格！我要叫怪物来把你们一个个都抓去，把你们一个个都判罪！你们犯了杀人罪！”

乔乔大声说：

“四四格才犯了杀人罪哩！他害死了那么多孩子！”

“哼！”第二四四格说，“总而言之，你们打死了老板！”

小林趁他说话的时候，偷偷地拿起铁球，对准了往上一扔，落下来打死了第二四四格。

乔乔叫：

“大家快跑！大家快跑！”

大家正要跑出大门，忽然又进来一个四四格！

“不许跑！我是第三四四格。你们一跑，我就叫怪物来！”

“快逃！”木木叫。

于是大家向门口冲去，把第三四四格冲倒在地上，大家跑

出门去了。

第三四四格就大叫起来：

“救命呀！快来呀！怪物快来呀！”

叫呀叫的，忽然天上全黑了。地也摇动了起来。怪物来了！他身子太大，所以把天都挡黑了。这怪物是谁呢？就是那天要吃大林和小林的那个怪物。

另外，还有许多巡警也来了。巡警是来抓杀人犯的，因为他们打死了两个四四格。

小林想起那天和大林分做两头跑，怪物就追不着。小林就叫：

“分开跑！分开跑！”

大家分开跑，怪物就没有办法了。有几个跑得慢点的就被怪物一手抓去吃了。四喜子就被怪物吃掉了。木木也不见了。

小林和乔乔在一起跑，幸亏跑得快，不然可真危险！

小林正跑呀跑的，忽然不小心碰着一棵大树，小林的耳朵给碰掉了。

“等一等！我掉了东西！”

乔乔就把小林的耳朵拾起来。

“好，快跑罢。”

“让我把耳朵包起来，别把它弄脏了。”

乔乔拿一张报纸让小林把耳朵包起来，藏到了衣袋里，于是又跑。一口气又跑了五十几里路，回头看看，怪物没追上来，乔乔和小林才坐到地上休息。

乔乔对小林说道……

乔乔正要说话，可是小林忽然怪叫起来：

“乔乔，你脸上少了一件东西！”

“少了什么？”

“我不知道。你脸上少了一件东西，就不象乔乔了。我的耳朵呢？”

乔乔就从衣袋里拿出耳朵来，给小林装上去，她一面问：

“我究竟掉了什么？耳朵么？”

“大概是的……”一会儿又嚷：

“不是！噢，看出来啦！——你掉了鼻子！”

乔乔在脸上摸，真的不见了鼻子。她着急起来：

“啊呀，这可怎么办呢！”

他们俩在地上找，可是找不着。这么着找了一夜，

到第二天，他们只好不找了，又走起来。走不到两里路，就到了一个火车站。

火车站旁边有一所小屋子，屋子门口挂着一块牌：

招 领

昨天我拾得了一个鼻子。不见了
鼻子的人请进来领鼻子。

中麦敬启

“乔乔，你的鼻子在这儿哩！”

小林和乔乔就走进门去，看见一个老伯伯在那里吃饭。老伯伯说：

“我就是中麦。你们是不是来领鼻子的？你的鼻子是个什么样儿？”

“尖的，有两个鼻孔。”

“对了，你拿去吧。”

他们拿了鼻子要走了。可是他们肚子都饿了，看看桌子上的饭，又看看中麦伯伯。他们咽着唾涎。

中麦已经看出来，就问：

“你们还没吃饭吧？”

“没呢。”

“快来吃，不然要冷了。你们是哪儿来的孩子呀？”

乔乔和小林经这位老伯伯一提，他们想到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就哭了起来。乔乔和小林一面哭，一面吃，一面说：

“我们在咕噜公司做工。后来四四格打我们。后来还要变鸡蛋吃。后来打死了四四格。后来第二四四格。后来第三四四格。后来怪物追我们。后来掉了耳朵。后来掉了鼻子。后来上您这儿来。后来您问我们。后来我们说：‘我们在咕噜公司做工。后来四四格打我们。后来还要变鸡蛋吃。后来打死四四格。后来……’”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们没有家，你们没有地方可以去，那你们就住在我这里吧。”

中麦把乔乔和小林抱起来。乔乔和小林眼泪汪汪地笑着。中麦也眯起眼睛向他们微笑，又轻轻叹了一口气。于是乔乔和小林忍不住又流下了眼泪。

第七章 小林给大林的一封信

哥哥，我真想念你呀。你在哪里呢？

我和乔乔找鼻子，找着了中麦伯伯。鼻子已经装好了。我们都叫中麦伯伯叫爸爸。中麦爸爸可爱我们呢。

中麦爸爸是开火车的。中麦爸爸教我们读书。中麦爸爸说：

“我老了，我老了。我教你们开火车。你们帮我开火车。”

后来我们说：

“好极了！”

我们就学开火车了。我们一定要好好儿学，一定要把它学会。

哥哥，你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呀？你想小林么？

后来乔乔的鼻子常常要掉下来。后来乔乔说话的时候一不小心，乔乔的鼻子就“各笃！”掉下来了。乔乔上火车的时候，乔乔的鼻子也掉下来了。后来呢，后来怎么着，哥哥，你猜猜看？你知道后来怎样？

哈，猜不着！后来——乔乔就把鼻子装了上去。

有一天，我和乔乔跳绳。乔乔跳得可好呢。跳呀跳的，忽然乔乔的鼻子又掉下来了。后来我们就把鼻子……

后来中麦爸爸说道：

“我要带乔乔上医院里去，把乔乔的鼻子医一下。”

可是并没有带乔乔上医院去，因为中麦爸爸没有钱。

后来我又记起哥哥来了。有一天做个梦，梦见你来了。我

可真快活，我问你：

“你怎样来的？”

你说：

“中麦爸爸叫我来的。”

我快活极了。我就和你抱了起来。后来我和你和中麦爸爸打怪物，怪物大叫道：

“我要吃掉你们！”

后来乔乔拿跳绳的绳子把怪物绑起来了。我把铁球一扔，怪物就忽然死了。

后来月亮出来了。月亮对我们笑，我们也对月亮笑。后来忽然四四格和皮皮走来了，皮皮拾起了你，乔乔就赶走了皮皮。四四格忽然拿鞭子打我，中麦爸爸就拿铁球打四四格。

后来我和你和中麦爸爸都快活极了。后来我们大家开火车。后来月亮请我们吃饭，我们忽然就把火车开到月亮家里去了。月亮家里还有四喜子和木木。

后来我忽然醒来了。

原来是个梦。中麦爸爸在我旁边，乔乔在我旁边，可是没有你了。

我还是在找你。

“哥哥呢，哥哥呢？”

我哭了。

哥哥，你快来吧。你到了火车站，就可以问中麦伯伯住在什么地方，他们就会领你来。千万要来，千万别不来。

中麦爸爸希望你来，乔乔希望你来。你来了我们可就快活了。

哥哥，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你来的时候先写一封信给我，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来。我们先要给你买个皮球，买一个苹果。你千万要写信来，你千万别不写信来。……

正写到这里，乔乔的鼻子又掉了。中麦爸爸先生正在这里替她找，我也给她找。你等一等吧。

……

啊呀，真麻烦！

后来怎样呢？后来又把鼻子装上了。

现在中麦爸爸催我睡，我不写了。我明天还得起早。

你千万要来呀。你千万要写信来呀。你得写信告诉我们，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如果你信上不告诉我，那我可就要罚你二十下手心。

我天天想念着你。

你想念我么？

快来快来……

上面是小林写给大林的一封信。

信封上是这样写的：

速 寄
哥 哥 先 生 收
小 林 绒

小林写好信封，就把信丢到邮筒里了。

第八章 美丽的天使

你想，这封信寄不寄得到？

当然寄不到。

小林也不请教中麦爸爸，也不和乔乔商量，就把这封信发出去了。小林盼望着哥哥的回信。等呀，等呀，——可总得不到一点点大林的讯息。

小林天天晚上梦见大林，一醒来就不见了。

“哥哥，你在哪里呢？”

真的，大林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听故事的人都想要知道。

大林么？大林这时候正在他自己的家里。大林这时候正在他自己家里吃饭。大林吃起饭来才麻烦呢。大林的旁边站着二百个人……

刚说到这里，你一定会问：

“你为什么不从头说起呢？大林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大林怎样会有他自己的家呢？那天怪物要吃大林和小林，大林和小林分开跑，我们就没看见大林了。你从那里说起吧。”

对，我就从那里说起吧。

那天不是怪物没抓住大林和小林么？那天大林也像小林一样，拚命跑，拚命跑，一口气跑了二十里路。大林回头一看，怪物不见了，小林也不见了。

大林疲倦极了，他就坐在一棵树旁休息起来。大林想着：

“小林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假如是富翁就好了。我们假如是富翁，我们就有珠宝给怪物，怪物就不会吃我们了，我和小林就不会分开跑了。”

想呀想的，大林就把眼睛闭起来。大林躺到了地上，就睡着了。大林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和小林都做了富翁。他和小林拿许许多多珠宝给了怪物，怪物就乖乖地走开了。怪物还对着他和小林鞠躬哩。他又梦见他和小林住在一间很好很好的屋子里，吃得好，穿得好，又不用做活。大林快活极了。

“做了富翁可真好呀！”

忽然有一个声音叫道：

“你愿意做富翁么？”

“谁和我说话呀？”

“是我，”那个声音又叫着。“我叫做包包。”

大林想：

“我做梦吧？”

大林不是在做梦。大林已经醒来了。他把眼睛张开，就看见一个狐狸绅士站在面前。这个狐狸绅士的脸是黑色的，身上穿着大礼服，脚上一双水晶鞋——在月亮下面照着，好看得叫人眼睛都要花了。这位绅士是平平的弟弟，叫做包包。包包又问大林：

“你真的愿意做富翁么？”

“你是谁？”

“我叫做包包。呃，你不是愿意做个富翁么？”

“那还用说！”大林打了一个呵欠。

“我叫做包包。我可以想法子让你变成一个富翁。”

“什么!”大林马上坐了起来。

大林还当是自己听错了呢,又问:

“请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

包包答道:

“当真,我可以帮助你变成一个富翁。”

哈,当真!大林马上就站了起来,对包包说:

“你可真是好人!你真的可以让我做一个富翁么?你要我报答么?”

“当然要报答。”包包笑了。

“怎么报答呢?”

“下回再说。你现在和我到我家里去吧。今天是星期一,到了星期六,你就是一个大富翁了。”

包包就搀着大林的手走了。进了城,到了包包的家里,包包家里有巡警给他守卫,还有巡警给他跑腿。

包包对大林说:

“我跳高跳得很好,你知道么?”

“我不知道。”

“上次开运动会的时候,我跳高第一。”

过了一会,包包又对大林说:

“有一个大富翁,叫做叭哈先生,你知道么?”

“我不知道。”

“叭哈先生是世界上顶富顶富的大富翁,美国的煤油大王还问叭哈先生借过钱呢。叭哈先生还没有儿子。你要是给他做了儿子,你就是大富翁了。”

过了一会,包包又对大林说:

“我是一个做官的，你知道么？”

“我不知道。”

“我是一个官儿，可是我官儿并不很大。我想做一个大官儿，顶大的官儿。我想做一个大臣。叭哈先生和国王很要好，国王很相信叭哈先生的话。叭哈先生要是会对国王说：‘国王，你叫包包做一个大臣吧，’国王就会让我做大臣。你明白了么？”

“明白了。”大林应着。

包包看看大林，点点头说：

“那么，你就应当要求你爸爸，叫你爸爸去见国王……”

大林糊涂起来：

“怎么要求我爸爸？我爸爸死了。”

“我说的是叭哈先生。你给叭哈先生当了儿子，他还不是你的爸爸么？”

“可是我怎样可以做叭哈先生的儿子呢？”

包包笑道：

“我自然有法子。你瞧吧，我要扮做一个天使。”

包包就拿出一盒白粉来，把粉涂到了脸上。包包的脸本来是黑的，一上了粉之后就变成灰色了。包包还在脸上涂了一点胭脂。包包又拿出一件女子的长衣来穿在身上。包包装扮好之后，就一扭一扭地走到了大林跟前，问道：

“我美么？”

“美！”

包包又学了女子的声音问大林：

“我像一个天使么？”

“像！”

后来包包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纸包来。包包告诉大林：“这是一对鸡翅膀，今天我吃了十只鸡，留下了一对鸡翅膀。”

说了之后，包包就把这一对鸡翅膀插在背上。

大林问：

“这是做什么？”

包包诧异道：

“噢，你不知道么？你看过童话没有？外国的童话里，都说天使是有翅膀的。所以我要把鸡翅膀插在背上。这就完全像一个天使了。”

包包照一照镜子，叫了起来：

“真是一个天使！真美呀！”

包包脸上出了汗，汗流过的地方就把白粉和胭脂都洗去了。他的脸上就又有黑色，又有白色，又有红色，变成了一个花脸。

这位美丽的天使四面瞧瞧，对大林小声儿说：

“你别乱跑，得好好在这儿等着我。你要是饿了，可以打开窗子吸一点儿新鲜空气。我出去办事去了。再会！”

“再会！”

“可是今天的事，你非守秘密不可。你要是泄漏了秘密，那你就当不成富翁的少爷，我也当不成大臣了。记着！”

“我记着。”

包包就走出去了。到门口又打回转，从柜子里拿出了一块鸡蛋糕，又把柜子锁上。包包一面嚼着鸡蛋糕，一面说：

“当个天使还得会唱歌才行。这个可考不住我。”

大林就听见包包一路唱着“天使之歌”走了——

“吃一块鸡蛋糕。

美丽的包包。

吃一块鸡蛋糕。

美丽的包包。

吃一块鸡蛋糕。

美丽的包包。

吃一块鸡蛋糕。

* * * * *

；”

声音愈来愈小，听不见了。大林忽然觉得一阵头晕眼花，就赶紧去打开一扇窗子。可是窗子外面站着—一个巡警，对大林叫道：

“怎么！你想逃走么？”

“谁说我想逃走！我才巴不得给叭哈先生当儿子呢。”

第九章 天使给叭哈的幸福

包包一扭一扭地走出大门，就坐上了马车。包包对马说：“得儿！到叭哈家。我是要跳墙的，只要到叭哈家的墙外就行了。知道了么？”

“知道了。”

马车一口气跑过去，到一座白墙跟前停下了。墙上写着

许多黑字：

“这是叭哈先生的家，
不准乱涂乱画。
你如果乱涂乱画，
我搔你脚板一百二十下！”

在这些字旁边，又写着六个斗大的字：

“此处不准写字！”

包包就在这里下了车。包包看看这堵墙。这堵墙是银的，有一丈多高。银子亮得和镜子一样，照出包包的脸，脸是花的，又红，又白，又黑。包包忍不住叫起来：

“可真美！真可爱！现在我还不是大臣哩，我如果做了大臣，我就更可爱了。我得让大林做叭哈先生的儿子。我得跳上墙去。跳呀，跳呀。”

包包预备好，一二三！一跳。

可是墙太高，包包先生跳不上，跌到了地上。马看见了就笑起来了，说道：

“呜呜呜，

包包老爷跌得苦！”

包包生了气。

“呸，你笑我跳不上么？你再看！”

包包就用了全身的力气，预备好，一二三！包包把两只脚

一用力就跳上去了。包包就从墙头爬到树上，从树上爬进一扇窗子，就到了叭哈先生的房里。

包包坐在地板上休息了一下。他张开眼睛仔细一看，看见叭哈正在床上睡觉呢。叭哈的床是金的。叭哈的胡子是绿的。叭哈打着鼾，把绿胡子吹得飘起来。叭哈的肚子很大，好像一座山一样。叭哈盖的被窝是一张张的钞票缀成的。叭哈的嘴唇很厚——真厚极了，有人说曾经有一个臭虫从他上嘴唇爬到下嘴唇，足足爬了几个钟头才爬到。后来叭哈怕这个臭虫太劳累，还请了一个医生来给它打针哩，因为这个臭虫是叭哈养的。叭哈顶爱养臭虫，一共养了三万多个。到了晚上，臭虫就到工人宿舍去旅行，去玩捉迷藏。

这时候有一个臭虫正爬到了叭哈的鼻孔里，叭哈的鼻孔痒了起来。

“啊——啊——吃！”

叭哈打了一个喷嚏，就醒来了。

包包就赶快站起来，一扭一扭地走到了叭哈的床边。包包尖着声音叫：

“叭哈，醒来！叭哈，醒来！”

叭哈先生问：

“谁叫我？”

“是我叫你。我是一个天使。我是天上下来的。”

叭哈先生想道：

“我听说天使都很美，都长着翅膀。一个人要是遇见了天使，就会有幸福。我来看看这位天使美不美。”

叭哈先生把眼睛张得很大，仔细看着这位天使。把叭哈

的眼睛都看花了。

“啊！”叭哈叫了起来，“你真是我的天使！这真是我的天使！”

叭哈马上爬起来，跪在床上，对包包说：

“美丽的天使呀，美丽的天使呀！您怎么肯降临我这里呢？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吩咐我呢？您是不是要使我幸福呢？您是不是爱我呢？您的翅膀为什么像鸡翅膀呢？”

包包说：

“天使的翅膀都是这样的。”

“啊，是的是的。真是耳闻不如目见。天使呀，您来有什么话对我说？”

“有很要紧的话。你别老这么跪着了，坐下谈谈吧。”

“好极了。美丽的天使请坐吧。美丽的天使要不要抽烟？”

“好，拿一支给我吧。”

叭哈马上拿一支烟给包包，还给包包点了火。包包就坐到椅子上，把左腿搁到右腿上，一面抽烟一面说道：

“这种烟很不错，在天上可没得抽。喂，叭哈，我们谈正经事吧。叭哈，你不是没有儿子么？”

“唉，是呀。这正是我的心事。”

“你想不想有一个儿子？”

“当然想！当然，唉！天使能帮我一个忙么？”

包包用力抽了一口烟，说道：

“哈，我就是来办这件事的。我看你是一个好人，所以我来送一个儿子给你。”

叭哈高兴得直喘气：

“真的？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您带来了么？”

包包叫道：

“别忙！天使做事情可不会这么快。叭哈，我肚子饿了，你有什么吃的没有？有酒么？”

“有，有！”

叭哈先生按了按铃，就有几个听差托着一个盘子走出来，又是酒，又是肉。包包一面吃一面说：

“到了星期六，你就有儿子了。星期六下午三点钟，有一个穿黑衣裳的小孩子会走过你门口，这孩子就是你的儿子。现在我给你一个戒指，到星期六那天，那个穿黑衣裳的孩子也有一个戒指，他的戒指和你的戒指一个样，这就是证据。”

叭哈听了，欢喜得哭了起来。叭哈就又对包包跪下：

“感谢天使！感谢天使！哈，我有了儿子了，我有了儿子了！”

“别吵，听我说！你的儿子已经有十来岁了，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你得听他的话。”

“是，是。”

“好，我要走了。”

包包就站起来，一扭一扭地走到窗子旁边，要往下跳——一二三！……包包正要跳，可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你这里这一盒烟和这一瓶酒，我想带到天上去给大家尝尝，行么？”

叭哈就送给包包一盒烟和一瓶酒。包包这才跳下窗子，走了。

叭哈连忙跪在地下：

“感谢天使！感谢天使……”

第十章 叭哈的家里

日子过呀过的就到了星期六。

包包拿一件黑衣服让大林穿上，吩咐大林：

“你到了下午三点钟，就到叭哈家里去。我再给你一个戒指，你可以拿给叭哈先生看看，当作证据。从今天起，你可就是大富翁了。叭哈先生如果问你从哪里来，你就说是从天上来的。知道了么？”

“知道了。”

“很好，”包包拍拍大林的肩膀，“我再说一遍：从今天起，你就是大富翁了。你可别忘了我呀，得好好报答我。”

“我一定报答。”

“你还得严守秘密。”

“我一定守秘密。”

到了下午三点钟，大林穿着黑衣，带着包包给他的戒指，到叭哈家去了。叭哈家的大门是钢的，上面镶着金刚钻。大门口有一块一里路长的牌子：

叭 哈 先 生 的 家

大门口站着二十四个狐狸，都穿着大礼服，一动不动地站着，像石头一样。大林刚刚一走到，那二十四个狐狸就对大林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

“您是叭哈先生的少爷么？”

“我是从天上下来的。我是叭哈先生的儿子。”

“戒指呢？”

“哪，这里。”

于是那二十四个狐狸又对大林鞠一个躬，说道：

“那您就是大少爷，一点不错。请进！”

忽然有一辆马车从里面跑出来了。车上有四个大字：

“欢迎儿子”

那二十四个狐狸请大林坐上车，就拉到里面去了。这所房屋真大极了，马车走了一个钟头才走到。叭哈亲自接大林下来，看了看大林手上的戒指，快活得叫道：

“我有了儿子了，我有了儿子了！快叫我爸爸！”

“爸爸！”

叭哈想要抱一抱儿子，可是抱不起来，因为叭哈的肚子太大了。他伸长了手，还摸不到自己的肚子尖呢。不过叭哈仍然非常快活，格格格地笑着，那大肚子一高一低地动着。叭哈说：

“我是世界第一大富翁。你是我的儿子，你也就是世界第一大富翁了。我是世界第一大胖子，我也一定要把你养胖。我有了儿子了，真快活！我今天晚上要开个大宴会庆祝呢。我要给你取一个名字，我要叫你一个美丽的名字。我要叫你做唧唧。我还要送你进学校。”

从此以后，大林就不叫大林了，叫做唧唧。我们也管大林叫唧唧吧。唧唧就说：

“我真快活！这下子可真好了。”

“好儿子，来，亲我一下！好儿子！”

唧唧跑了过去，好容易爬上叭哈的肚子，和叭哈亲了一个嘴。

叭哈于是叫二百个听差来，这二百个听差都穿得很讲究。叭哈对这二百个听差说：

“以后你们就伺候唧唧少爷，你们得听唧唧少爷的话。你们现在给唧唧少爷换换衣服吧，拣顶漂亮的给他穿上。”

又对唧唧：

“这二百个听差是专门伺候你的。这二百个听差都编了号，你就叫他们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二百号，——用不着记他们的名字，免得你费脑筋。”

那二百个听差就给唧唧少爷换了衣裳，后来又带唧唧少爷到一间很亮爽的、香喷喷的房子里。

“唧唧少爷，这是您的书房。”

这间书房真好极了。桌子是寇寇糖做的。椅子是胡桃糖做的，上面铺上一层奶酪做的垫子。地板是玻璃的，亮得像镜子一样，再仔细一看，原来不是玻璃，是冰糖。唧唧说道：

“好了，从此以后我就享福了，我是大富翁了。从此以后我就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要做工作。真好呀，真好呀！我一定要爱这个爸爸。”

后来这二百个听差又领唧唧到叭哈房里去。这时候叭哈房里坐着一个医生。叭哈正听着那个医生说话呢。医生说：

“请叭哈先生放心，这个病是不要紧的。我今天再给他打三针就好了。”

叭哈站了起来：

“好，现在我们去看看病人吧。唧唧，跟我同去。”

叭哈就牵着唧唧的手，同医生到一个房间里去看病人。病人旁边站着十八个看护妇。她们低声对医生说：

“他睡着了。”

医生问：

“他怕不怕冷？”

“他没有怕冷的样子。”

“那好，”医生搓搓手微笑说。“现在我来打针吧。”

唧唧觉得奇怪：

“哪有什么病人呀？这病床上不是空的么？我眼花了么？”

唧唧就跑过去仔细一看，原来确有一个病人，不过病人身体太小，不容易看见罢了。

原来这是个臭虫！

医生给这臭虫打过了针，就对那十八个看护妇说：

“现在让病人好好睡一觉，不准有一点声音吵他。睡到六点四十七分五十八秒钟，你们就叫醒他，给他喝牛奶，然后带他到桌子上去散步。”

医生吩咐了之后，就格哒格哒地走了。

叭哈就拉了唧唧的手，一面走出去，一面对唧唧说：

“这个医生是鼎鼎大名的，诊一次病，要一千二百块钱哩。我现在带你去看看臭虫俱乐部吧。”

他们走进一个房间。这里有许多许多的臭虫，唧唧一进门，连连打了十几个喷嚏。这房门口站着一位绅士，是臭虫教练官，专门管臭虫的。这位臭虫教练官看见叭哈来了，就叫：

“立正！”

那许许多多臭虫马上就排了队站着。

叭哈先生点点头笑一笑，就牵着唧唧的手走开了。

唧唧问叭哈：

“爸爸，你为什么要养臭虫？”

“我一天到晚不用做事，就养臭虫玩。臭虫是全世界上顶可爱的东西。如果有谁不听我的话，我就叫臭虫去叮他。”

到了五点钟，有一个怪物来见叭哈。这个怪物的眼睛有一面锣那么大，发着绿光。他手上长着草。右手上贴着一块膏药。

唧唧一看见这怪物，撒腿就逃。这正是那天要吃大林和小林的那个怪物！

叭哈叫道：

“唧唧！唧唧！别怕，别怕，这怪物是很听我的话的。”就对怪物说：

“这是我的儿子，这儿子是一位美丽的天使送给我的。”

怪物对唧唧鞠一个躬，说道：

“我和您做好朋友吧。”

叭哈问怪物：

“有事么？”

“没有什么事。只看叭哈先生有什么吩咐。”

“你的手为什么贴橡皮膏？”

“给月亮戳的呀。”

“好，没有什么事，你去吧。今天晚上我要开宴会呢。”

怪物鞠了一个躬，就走了。

叭哈告诉唧唧：

“怪物每天来见我一次。”

唧唧越想越快活：

“真好！真好！我一做了富翁，什么事都很好了。小林为什么说做富翁不好呢？小林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小林有没有做富翁呢？爸爸说爸爸是世界第一大富翁，爸爸是世界第一大胖子，我也要胖起来才好。”

后来叭哈对唧唧说：

“唧唧，我告诉你两件事。第一，你要听我的话。第二，你不准做事。你无论什么都要听差去做，依我么？”

“我依。”

“啊，好儿子，来！亲我一下。”

唧唧就用了全身的力气，爬上叭哈的肚子，去亲了一下。爬下来的时候出了一身大汗。

第十一章 大宴会

晚上九点钟，叭哈家里有一个大宴会。到的客人真多极了。这些客人里面有皮皮，有平平，有四四格。四四格一看见叭哈，就说：

“您有儿子了，儿子了。我恭喜您，恭喜您。”

那位长胡子国王也来了。国王后面跟着一位挺矮的矮个儿公主，叫做蔷薇公主。蔷薇公主后面跟着二百个女卫队——她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些东西：有的拿着一些瓶瓶罐罐，有的带着一些包包裹裹，有的拎着几只小提包，有的背着一口大皮箱，还有的挟着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包袱和匣子。

四四格小声儿问皮皮：

“蔷薇公主干么要带这么多行李，行李？她要搬家么，家么？”

“什么行李！”皮皮说。“这是公主的化妆品。”

“哈呀，怪不得公主这么美呢，美呢。”

这时候平平走过来了。平平是一个很有学问的狐狸，他说：

“你们瞧！蔷薇公主走起路来多美：活像一个鸭子。脸也像鸭子的脸。嗓音也好，跟鸭子叫唤一个样。鸭子是一种美丽得了不得的鸟儿。依我看来，国王陛下的祖先，一定有一位是鸭子变的。”

国王听了很高兴，说道：

“你可真是个聪明人。应当给个官儿你做做。明天你来见我吧。”

“遵命！”平平恭恭敬敬鞠一个躬。

于是许多人都拥到了公主跟前，看着，称赞着。有的人还对公主鞠躬。可是公主全都没瞧见。原来蔷薇公主也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美人，看见别人总觉丑，就从来不肯正眼儿瞧别人一下，眼珠子老是往上翻着。

四四格挤进来和蔷薇公主谈天：

“公主，您看今天天气多好，气多好。”

蔷薇公主这才知道有人在她跟前向她说话，她就和气地答道：

“是的，谁谁谁也没我这么美美美，美！美！美丽！”

原来蔷薇公主向来不注意别人说什么，只是你说你的，她

说她的。这么着，她就没学会好好跟别人说话。

叭哈也牵着唧唧的手走了过来：

“我给您介绍我的儿子——新到的货色。”

蔷薇公主客气地点点头，答道：

“我我我唱歌也唱唱唱，唱！唱！唱得最好！”

“是，是，我很佩服，”叭哈也点点头，又四面看看。“怎么，王子还没有来？我还得把我的儿子介绍给王子认识呢。”

“王子殿下到！”有人叫。

许多人就跑到门口去迎接。皮皮问唧唧：

“唧唧少爷，您看蔷薇公主美不美？”

“可爱极了，可爱极了。”唧唧说。

“王子呢，您看美不美？”

“也美，”唧唧说，“王子可真高！”

王子真高极了。前天王子在街上走过，有一家人家的楼上晒着一件衣服，王子手一举，就把那件衣服偷下来了。王子的鼻子是红的。

王子对皮皮和唧唧说：

“我美还美，可是我的鼻子是红的。”

“您的鼻子为什么会这么红？”

“因为我太高。高空上挺冷，我的鼻子就给冻红了。”

说呀说的，有一个穿大礼服的狐狸跑来叫道：

“亲王来了！”

那位亲王走了进来，对大家点点头，然后对叭哈先生鞠一个躬说：

“恭喜！恭喜！您可有了继承人了。”

亲王是国王的弟弟，他叫做……他的名字可长哩，一口气很难念完。他的名字叫做：

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后来国王老了就叫三个王子到外面去冒险后来三个王子都冒过了险回来了后来国王快活极了后来这故事就完了亲王。

叭哈问亲王：

“您为什么取这么长的一个长名字？”

“我是亲王，亲王是贵族，贵族的字总得是很长很长的。”

“您的名字可真难记呀。”

“您反正一天到晚不用做事，既然没事做，就来把我的名字念念熟吧，您也好消遣消遣。”

叭哈恭敬地点点头：

“领教，领教。”

后来就吃晚饭了。桌子有二十里路长，桌子两旁都坐满了客人。

四四格一面喝酒吃菜，一面说：

“这盘菜真好吃，真好吃。比我吃的鸡蛋还好吃，还好吃。”

四四格一共吃了七十二头牛，一百只猪，六只象，一千二百个鸡蛋，三万只公鸡，吃得绿胡子上都是油，一滴一滴地流下来，一直流到蔷薇公主的脚边，把她的右脚都弄油了，像蒸好了的火腿一样。

唧唧坐在叭哈的旁边。那二百个听差伺候着唧唧吃饭，无论唧唧要吃什么，都用不着唧唧自己动手。那第一号听差把菜放到唧唧嘴里，然后第二号扶着唧唧的上颌，第三号扶着唧唧的下巴，叫道：

“一，二，三！”

就把唧唧的上颌和下巴一合一合的，把菜嚼烂了，全用不着唧唧自己来费劲。

于是第二号和第三号放开了手，让第四号走过来，把唧唧的嘴拨开。第五号用一块玻璃镜对唧唧的嘴里一照，点点头说：

“已经都嚼好了。”

第六号就扶着唧唧的上颌，第七号扶着唧唧的下巴，用力把唧唧的嘴扳开得大大的。第八号用一根棍子，对着唧唧的口里一戳，就把嚼碎的东西戳下食道去了。所以连吞都用不着自己吞。

唧唧快活地想道：

“真享福呀，真享福呀！”

这时候皮皮站了起来，大声说道：

“诸位，今天是庆祝叭哈先生得了儿子的日子，现在我们来恭喜叭哈先生，让我来做几句诗。”

“好！好！”大家都拍手。

皮皮就把做好的几句诗念了出来：

“松树上结个大南瓜。

蔷薇公主满身的花。

我吃完了饭就回家，

其实我可巴——”

皮皮念完了就坐下去了。大家拍手叫道：

“真是天才！天才！”

叭哈问皮皮：

“可是最末那一句我不懂，那是什么意思？”

“那意思就是：‘其实我可巴不得留在这儿不走’。因为要押韵，就只好省略些。”

四四格拍手：

“皮皮真聪明极了，极了！”

王子正坐在四四格旁边。王子看见四四格的盘子里有许多许多鸡蛋，就顺手拈了一个来。四四格大声说：

“您为什么偷我的鸡蛋，的鸡蛋？”

王子低声道：

“别嚷，我和你不是好朋友么？”

“谁和你是好朋友，好朋友！”

四四格说了，就把王子拿着的鸡蛋抢了回来。王子一把拉住四四格的胳膊：

“你抢我的东西！”

“这本来是我的，是我的。”

“可是它既然到了我的手里了，所有权就归了我。你抢，你就触犯了国王的法律！”

四四格把那颗鸡蛋往嘴里一放，一面嘀咕：

“什么国王的法律，法律！咱们这几个人还要要这一套做什么，做什么！”

王子还想要说什么，忽然窗子上有一个女子声音说：

“红鼻头王子呀，你真美丽呀，我真喜欢你！”

是谁呀？大家都吃了一惊，站起来看窗子。

窗子上站着一位小姐，叫做鳄鱼小姐。鳄鱼小姐是从外面爬上窗子来的。

王子一看是鳄鱼小姐，赶紧就躲到叭哈的后面。王子哀求道：

“做做好事，做做好事，别喜欢我吧。”

鳄鱼小姐说：

“无论你说什么，我总是爱你的。”

鳄鱼小姐一面说，一面就从窗子上跳下来，向王子追去。王子拚命逃。王子和鳄鱼小姐围着叭哈的肚子跑起来了。

国王叫道：

“快把鳄鱼小姐赶出去！快把鳄鱼小姐赶出去！法律第三千六百八十七条：‘鳄鱼小姐如果追红鼻头王子，即须把鳄鱼小姐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

国王就来拖鳄鱼小姐。鳄鱼小姐一把拉住国王的胡子，国王痛了起来，就哇的一声哭了。

蔷薇公主叫道：

“啊啊啊啊呀！”

蔷薇公主昏过去了。

亲王走过来拖鳄鱼小姐。鳄鱼小姐叫道：

“我爱王子，干你什么事呀，你干么要拖我？”

亲王生了气，拍拍胸口说：

“我是王子的叔叔，我当然要帮王子。你看不起我么，你看不起我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后来国王老了就叫三个王子到外面去冒险后来三个王子都冒过了险回来了后来国王快活极了后来这故事就完了亲王么？”

鳄鱼小姐一扭身挣脱了亲王的手，就又要去撵王子。一面跑，一面拿出小镜子照着脸，拍着粉。

国王对皮皮哭道：

“皮皮，你现在快叫鳄鱼小姐出去吧，你是她的老板，她只怕你。”

皮皮只一摆手：

“鳄鱼小姐，出去！”

鳄鱼小姐只好哭着走出去。走呀走的又站住了，对王子说：

“红鼻头王子呀，你不知道我的心，你不知道我的心！”

说了才真的走了。

于是大家又坐了下来，好好地吃饭。四四格又吃了七百分牛，一千六百五十斤面，八百三十二只猪。吃完了，四四格叹一口气：

“唉！我没有吃饱，没有吃饱。”

蔷薇公主这时候早已经醒过来了，就答道：

“是是是的，我我我是世界第一美美美，美！美！美人！”

后来客人都散了。叭哈就叫管账的人来，这管账的人叫做吉士，叭哈先生问吉士：

“今天赚了多少钱？”

吉士说：

“这里有个数目，这是今天下午赚的。”

那数目是：

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

这数目究竟是多少呀？一共是四十一位：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万万，十万万，百万万……

叭哈先生对唧唧说：

“咱们赚的钱可真不少。咱们有许多许多矿山和铁路，咱们还开了许许多多工厂呢。”

唧唧想道：

“这个爸爸可真了不起！”

第十二章 皇家小学校

过了几天，叭哈就送唧唧到皇家小学校去念书。

这个学校很大很大，从大门走到后门有五十里路。这个学校里有一万二千个教室，有六千位教师。学生一共有十二个。现在唧唧进了这个学校，就一共有十三个学生了。

校长是个老博士。校长看见唧唧进了学校，就对唧唧说：

“欢迎，欢迎！现在你去上课吧。唧唧，有人伺候你没有？”

“有人伺候我。”

“他们都来了么？”

“来了。”

校长先生走到房门口一看，果然房门外站着二百个听差，是唧唧带来的。唧唧无论到什么地方去，这二百个听差总是跟着走的。校长就对唧唧说：

“现在你叫这二百个听差伺候你去上课吧。”

“头一堂是什么课呀？”唧唧问。

校长吓了一跳：

“啊呀，你还不知道本校的规矩么？”

“不知道。”

“我告诉你吧。”

于是校长拿一本皇家小学校的规矩来，说道：

“本校没有课程表，学生高兴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

本校的规矩真不错，

高兴上课就上课，

不高兴上课随你玩。

这就是本校的规矩。”

唧唧笑道：

“这个歌可不好听。”

校长红了脸说：

“这个歌是我做的。这个歌好极了。你别多嘴，听我往下说。我再告诉你，本校的老师有六千位，你高兴上谁的课就上谁的课。比如算术老师就有一百三十四位，你要上王老师的算术也可以，你要上张老师的算术也可以，随你高兴。价钱是不同的。”

“什么‘价钱’？”

“价钱就是价钱。王老师有王老师的价钱，张老师有张老师的价钱。比如你去上王老师的一堂算术，你就得花一百块钱。你去上张老师的一堂算术课，就只要一颗珠子。本校的学费是上一课缴一回的，缴给老师。”

唧唧听了高兴极了：

“这个规矩可真好！现在就上课去吧。现在我要上算术。”

唧唧就和二百个听差走出去，走到一个大门门口，那门上有一块牌子：

这是上算术的地方，大家来！

“吓，算术老师真不少！”唧唧说了就走进去。

这地方是个大操场，操场旁边有五百间教室。有一百三十四位算术老师在操场上走来走去。有一位算术老师看见唧唧走进来，就跑过来对唧唧说：

“我是羊老师，我的算术顶好。你来上我的课吧。只要九十六块钱。”

说呀说的，又有一位算术老师很快地跑来，把羊老师推开，对唧唧说：

“别上羊老师的算术，羊老师的算术不好。我是同老师。我的算术最好。”

说到这里，同老师就唱起来：

“哥哥姐姐吃糕糕，

两块糕加三块糕是七块糕，

七块糕，八块糕，一共是十块糕。

三个人带了十顶帽。

一分钟是七十秒。

我的算术真正好，

价钱最公道，

上一课只要一斤二两好珠宝。”

同老师还没有唱完，就又有一个人算术老师跳了过来，对唧唧唱道：

“同老师的算术真不好。
一分钟有八十秒，
同老师说只有七十秒。
你看糟糕不糟糕！
我姓猫，
只有猫老师的算术呱呱叫，
价钱顶公道，
上一课只要一块鸡蛋糕，
一块鸡蛋糕，一块鸡蛋糕。”

唧唧说：

“猫老师，我上你的算术课。”

猫老师很高兴，搔搔头皮，笑道：

“哈，生意上门了！唧唧，我们上课去吧。”

上完了课，唧唧就拿一块鸡蛋糕给猫老师。唧唧想：

“现在我要休息了，不上课了。”

“唧唧别走！”猫老师叫。“我的算术课是价廉物美，已经顶公道不过了，可是你不能再少给呀。”

唧唧问：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少给了我两块鸡蛋糕。”

“我已经给了你一块鸡蛋糕了，你说的‘上一课只要一块鸡蛋糕。’”

猫老师笑起来，搔搔头皮说：

“我是说——

‘上一课只要一块鸡蛋糕，
一块鸡蛋糕，一块鸡蛋糕。’

加起来不就是三块么？”

唧唧用手指算一算，不错。唧唧就又给了猫老师两块鸡蛋糕。唧唧就回家了。

唧唧从此以后，每一天上一课。那二百个听差就跟着唧唧进学校，出学校。唧唧无论什么事都用不着自己动手，什么事都由听差们替他做。比如作文，也是听差们替他作。算术题目也是听差们替他算。这么着，每天吃得好，不做事，唧唧就胖起来了。

叭哈先生说：

“真是好儿子！你胖了，更美了。”

学校里的同学也都说唧唧美起来了。有一个女同学一摆一摆地走过来对唧唧说：

“唧唧唧唧，你你你真美，美！美！美！美呀！”

唧唧问那个女同学：

“你怎么不上我家里来玩？”

那个女同学答道：

“我我我刚才上了国，国！国！国！国语！”

那个女同学叫做蔷薇公主。还有那位红鼻头王子也是同

学。现在天气冷了，王子的鼻子更红得发紫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唧唧每天都一样的上课，回家，吃饭，一看见叭哈就爬上叭哈的肚子去亲他。每天都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事好说的。只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就是唧唧越长越胖了。一天一天胖下去，不知道要胖到什么地步为止。唧唧身体不知道有多么重，三千个人也拖他不动。唧唧本来住在楼上的，现在不能住在楼上了，因为怕唧唧一上楼，楼就会塌下来。你要是对唧唧笑，唧唧可不能对你笑，因为唧唧脸上全是肉，笑不动了。唧唧要是一说话，牙床肉就马上挤了出来。

叭哈先生高兴极了：

“唧唧越长越好看了。如果再胖一点，就更好了。”

后来唧唧真的又胖了许许多多。到了冬天以后，唧唧的指甲上都长着肉。

唧唧的功课也很有进步。唧唧的运动也很好，唧唧会赛跑。叭哈就更爱唧唧，对唧唧说：

“你真是个好孩子。功课也好，赛跑也好。今年开运动会，你赛跑一定得第一。你得天天练习呀。”

“我是天天练习着，”唧唧说。因为这个句子太长——一共有七个字——唧唧一口气把它说完，就累得喘不上来。平常唧唧要说话，有听差们代替他说，倒也不觉着费力。现在是跟爸爸回话，就非亲自动嘴不可。

叭哈又说：

“开运动会的时候，要是你赛跑跑得好，蔷薇公主就会看上你，你就可以和蔷薇公主订婚了。”

唧唧真快活。唧唧想要笑，可是笑不动。唧唧对听差们

打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说：

“来呀！我要笑了。”

于是第一号听差和第二号听差把唧唧的脸拉开，唧唧才能够笑一下。

过了一会，唧唧又打了一种手势，意思是说：

“来呀！我要唱歌。”

唧唧要唱歌，也是用不着自己烦神的。于是第三号听差代替唧唧唱起来：

“

“三七四十八。

四七五十八。

爸爸头上种菊花。

地板上有虫子爬。

蔷薇公主吃了十个大南瓜。”

叭哈拍手说：

“唧唧的歌唱得真好！”

叭哈和唧唧都很快活。到了放寒假的时候，叭哈和唧唧就更快活了，因为唧唧考了第一。还有一件快活的事，就是皇家小学校要开运动会了。叭哈说道：

“唧唧赛跑准也得第一。”

第十三章 两种赛跑

到了开运动会的那一天了。

运动会场里非常热闹，有许多许多人来看。叭哈一早就到了运动会会场。叭哈很快活，时时刻刻拉开了嘴笑着。国王也来了。看运动会的人太多，老有人不小心踏着了国王的胡子，国王就哭起来。蔷薇公主今天穿的衣裳更美丽了，大家都看她。她那二百个女卫队都站在她后面，只要她把脑袋轻轻一点，她们就跑上去给她拍粉，给她搽胭脂。

蔷薇公主照照镜子，笑道：

“今今今天真好，好！好！好！好玩呀！”

这时候包包也走进来了。包包自从那天到叭哈家里去过一次以后，就天天打粉搽胭脂。所以今天包包也打上许多粉，搽了许多胭脂，脸上又淌了汗，脸上就有红的，黑的，白的，非常美丽。包包穿着很好看的水晶鞋子，身上穿着大礼服，这大礼服是洋铁做的，一点皱纹都没有。

唧唧一看见包包就叫起来：

“包包先生！”

唧唧胖了，包包不认识唧唧了。包包说：

“您是谁？”

“我是唧唧。”

“我不认识唧唧。”

“我就是天使送下来的。”

包包快活得两个耳朵都翘了起来，叫道：

“啊，这可找到您了！我上您家去过好几次，我说，‘我来拜访你家大少爷。’可是你家门口的狐狸先生老不让我进去。我写信给您，也给退了回来。我越想越伤心，难道您把我忘了么？”

“我可忘不了你。”

“那您得报答我呀。”

说呀说的，忽然前面有人吵嚷嚷的。原来是红鼻头王子把一个老年人的帽子抓走了，那老年人刚一嚷，王子就拳打脚踢，那老年人的胸口上出了血。那个老年人喘着说：

“你偷人帽子还打人！你还打人？”

王子叫道：

“把这个老头儿抓走！”

这就有三四个巡警把那个老年人抓住，拖到了包包跟前，因为包包是管这种事的官儿。巡警对包包说：

“这个老头和王子打架。老头打了王子，老头用胸口打了王子的拳头和脚尖。”

包包就问老年人：

“你为什么要用胸口打王子？”

老年人嚷：

“我没有打王子，是王子偷我的帽子，还打我……”

“好，你既然打了王子，我就得罚你。”

老年人叫了起来：

“是王子打我呀。你该罚王子，不该罚我！”

包包点点头说：

“不错，今天蔷薇公主很美丽。今天蔷薇公主既然很美丽，所以我得罚你。”

老年人发起急来，叫道：

“你没听见么，我说我没打王子！”

包包又点点头：

“是的，唧唧少爷长胖了，因此一定要罚你。你不知道今天是皇家小学校开运动会么？所以我得把你关起来，关你一个月。你下次不许打人。”

那三四个巡警就把老年人抓去关起来了。

包包对唧唧说：

“好了，事情办完了，我们再来谈我们的话吧。唧唧少爷，您一定会报答我么？”

唧唧答道：

“我一定报答。”

包包就对唧唧鞠一个躬：

“您真是个好入。现在国王陛下来了，现在请您对叭哈先生说，要叭哈先生去和国王商量商量。叭哈先生可以对国王说：‘您叫包包做大臣吧。’就成了。”

“好。”

唧唧就去对叭哈先生说了。国王马上就叫包包做了大臣。

包包又对唧唧鞠躬：

“我真感谢您。好了，我现在是大臣了，我很愿意为叭哈先生和您服务。国王是听叭哈先生的话的，国王也是好人。唧唧少爷，您可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

包包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有一位体操老师跑过来，叫唧唧：

“唧唧，快去快去！要赛跑了。”

唧唧对包包说了一声“再会”，就由听差们抬着到运动场去了。

这次赛跑是五米赛跑。参加赛跑的一共是三个：一个是唧唧，还有一个是乌龟，还有一个是蜗牛。

一，二，三！唧唧，乌龟，蜗牛，就拚命跑了起来。

叭哈在旁边拍手：

“唧唧，快赶上去呀，快赶上去呀！”

包包也叫：

“快跑呀，快跑呀！唧唧少爷加油呀！抢第一呀！”

另外有人喊着：

“乌龟赶上去了！”

运动会场里的人都拍起手来，都叫起来。

“已经跑了一米了！赶快呀，赶快呀！”

“跑呀，加油呀！”

乌龟伸长了脖子，拚命地爬，背壳上油亮亮的，好像出了汗似的。唧唧用了全身的力，想要赶到乌龟前面去，唧唧张着嘴，又重又厚的下巴肉就挂了下来，一晃一晃的。蜗牛也非常努力，把两根触角伸得长长的，用劲地往前面奔。

所有的观众都拥来看这五米赛跑。大家都拍着手叫着。跑了三个半钟头之后，大家更叫得厉害了。

“只有一米了！只有一米了！”

“蜗牛快赶上去呀！”

“唧唧，努力呀，努力呀！”

“乌龟别放松呀，拚命呀，拚命呀！”

“用力跑呀，努力呀，跑第一呀！”

蔷薇公主也叫道：

“唧唧唧唧快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

蔷薇公主叫得透不过气来，就昏倒了。包包马上去请来了十位医生，才把蔷薇公主救醒过来。蔷薇公主一醒来就又叫道：

“唧唧唧快快快……”

叭哈和包包也拚命拍着手，叫唧唧快跑。

国王又是笑，又是叫：

“唧唧一定第一！唧唧一定第一！”

亲王坐在国王的旁边。亲王拍着手，不小心扯住了国王的胡子，国王就哭了。亲王说：

“你真爱哭！”

“我的尊严被触犯了，我怎么能不伤心！”

可是一会儿，国王把眼泪揩干又叫起来：

“唧唧起码第二，起码第二！”

又跑了两个钟头，跑到了。大家拍手拍得更响了。看赛跑的人太多了，看不明白谁跑第一。

“谁呀？”

等了一下，有人挂出一块牌子来，牌子上写着。

五米赛跑

第一——乌龟

第二——蜗牛

第三——唧唧

一共跑了五小时又三十分

破全世界纪录！！

大家又大叫起来，拍着手。

国王叫道：

“唧唧是第三呀，真不错呀！”

叭哈高兴得要把唧唧搂起来，可是搂不起，两个人的肚子都太大了。

“唧唧，我更爱你了，”叭哈说，“你跑第三，真不错。”

有许多人跑来给唧唧庆祝。蔷薇公主对唧唧说：

“唧唧跑跑跑跑跑第三，唧唧我我我真爱，爱！爱！爱爱爱……”

蔷薇公主又昏过去了。那些医生赶紧把蔷薇公主救醒，蔷薇公主才把刚才那句话说完：

“爱爱爱，爱！爱！爱你呀！”

唧唧对蔷薇公主说：

“你真美，连鳄鱼小姐也比不上你。”

叭哈先生说：

“你就同蔷薇公主订婚吧。”

大家叫道：

“恭喜！恭喜！唧唧和蔷薇公主订婚了！”

包包说：

“我用大臣的资格，来恭贺唧唧少爷和蔷薇公主订婚。”

国王拍拍唧唧的肩膀道：

“你真是我的好女婿。你又漂亮，又胖，功课又好，又会赛跑，又是大富翁。”

蔷薇公主微笑起来——她向来很庄严，老是绷着个脸，可是这会儿她也微笑起来了——说道：

“我我我真快快快，快！快！快乐呀！”

可是红鼻头王子忽然哭了：

“你们大家都有人爱。可是我没有爱。”

“红鼻头王子呀，我爱你！”

谁说话呀？大家一看，原来是鳄鱼小姐。

王子大叫起来：

“不用爱了！不用爱了！”

说了赶紧就溜。

鳄鱼小姐赶紧就追。一面还拿出小镜子照着自己的脸打粉，一面说：

“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是要爱你的！”

王子一面逃，一面哭着问道：

“即使是七九六十三，你也非爱我不可以么？”

“哪怕八九七十二，我也得爱你！”

王子哭道：

“那真没有办法！”

王子就跑得更快了。鳄鱼小姐也追得更加起劲。运动会场的人都拍着手叫起来：

“快跑呀，看是谁跑第一呀！”

“红鼻头王子呀，”鳄鱼小姐说，“你好好想一想吧！你无论跑到哪里，我总是要追你的。你还不如爱了我倒省事些。”

王子喘着气答道：

“真不好办！那么我现在跟你约定一句话吧：你要是追上我了，我就爱你。”

鳄鱼小姐高兴极了，就跑得更快了。王子跑得疲倦起来，

跑不动了。啊呀，快要追到了！

“快跑呀，快跑呀！”大家叫。

可是鳄鱼小姐离王子只有两步了。鳄鱼小姐拚命向前面一跳，就追上了王子。鳄鱼小姐对王子说：

“怎么样？你服输了没有？”

王子流下了眼泪，叹一口长气：

“唉，真是没有办法。算我倒楣。”

皮皮劝王子：

“你就和鳄鱼小姐订婚吧。她其实也是个贵族出身呢。陪嫁也很不错。”

大家又拍手，叫起来道：

“今天真是好日子，又开运动会，又有四个人订婚。”

叭哈非常快活，老是张开两片厚嘴唇笑着。可是叭哈同唧唧回家之后，吉士很慌张地对叭哈说：

“叭哈先生，不好了！四四格先生被人打死了！第二四四格也被人打死了！”

叭哈大吃一惊：

“啊呀！怎么回事？凶手抓到没有？怪物为什么不去抓人呢！”

“怪物去抓人来的，抓了几个吃了。还有许多凶手跑掉了。这可真是不幸！可是不要紧，四四格还有的是。现在咕噜公司还是好好的。第三四四格在那里管理咕噜公司呢。”

过了几天叭哈同几个朋友开了一个追悼会，追悼第一四四格和第二四四格。唧唧也到了追悼会，唧唧还演讲呢，——当然是听差们代替他讲，讲完之后，唧唧对听差们打了一个手

势,意思是说:

“我要哭了。”

听差们就把唧唧的嘴扳开,让唧唧哭了一场。大家也都哭了起来。后来叭哈一声号令:“一二三!止哀!”大家才擦干了眼泪回家。

到了过年的时候,王子和鳄鱼小姐结婚了。叭哈和唧唧去吃了喜酒。鳄鱼小姐结婚之后很快活,可是王子不大快活。鳄鱼小姐是在皮皮公司当经理的,很有钱,鳄鱼小姐把她的钱分一半给了王子,王子这才高兴起来。

寒假完了,皇家小学校开学了。唧唧就像从前一样,每天去上一堂课。小林写一封信给哥哥,正是那个时候。可是唧唧没有收到小林的信。

第十四章 不幸的事

叭哈常常想起四四格,就伤心起来。四四格是被人打死的,说不定有一天叭哈也会被人打死,所以叭哈又有点害怕。叭哈常对唧唧说:

“想起来真可怕!说不定我会被人打死的。如果有人把铁球对我一掷,我就完了。”

“爸爸可不会被人打死,大家全都爱爸爸。”

“我跟四四格是一样的,都是好人。我跟四四格一样,也爱吃鸡蛋,鸡蛋都是变来的。那些不听我的话的人,我就拿臭虫去咬他,或者叫怪物去吃他。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事。人变成鸡蛋给我们吃,也是我们的规矩,并不是坏事。可是四四格

被人打死了。”

说呀说的叭哈就哭起来。

原来叭哈吃的鸡蛋，和四四格的鸡蛋一样，都是人变的。

唧唧对叭哈说：

“爸爸，别害怕吧，有人保护你呢。”

叭哈就派一个人去叫那个怪物来，对怪物说：

“你保护我吧，你住到我家里来。”

“是！”

怪物就住在叭哈家里了。

可是这天晚上，竟出了一件不幸的事。

那个害病的臭虫，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好。到了这天晚上，那个臭虫的病忽然厉害起来。叭哈把全世界最著名的医生都请来给臭虫看病，可是那些医生都摇摇头说：

“他的病不会好了，他一定得死。”

到半夜十一点钟，那个臭虫就死了。

叭哈叹气道：

“这个臭虫是我最爱的，唉，我真悲哀极了！明天我得给这臭虫开一个追悼会。”

叭哈觉着身体有点不舒服。他吩咐吉士：

“明天一定要给那臭虫开一个追悼会，你赶快叫他们预备。现在我想睡了。”

于是吉士叫全家的人预备明天的追悼会。全家的人都知道死了一个臭虫要开追悼会，连厨房里的几个厨子都知道了。有一个年轻厨子说：

“明天要开追悼会了呢，追悼一个臭虫。”

旁边有一个老厨子说：

“叭哈只爱臭虫。臭虫死了还得开追悼会。可是我们呢？我们死也好，活也好，叭哈全不放在心上。”

这个老厨子一面说，一面捧一盘生鸡蛋到锅子旁边去。走着走着，忽然绊住一个什么东西，几乎摔了一跤。一看，原来是个铁球。老厨子嚷道：

“谁把铁球搁在这里！”

老厨子就把那个铁球踢开。

旁边有一个火夫叹了一口气：

“我情愿做臭虫。做臭虫可幸福呢。”

老厨子只顾自言自语：

“臭虫死了也要开追悼会！呸！”

老厨子生了气，把那盘鸡蛋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放，——放得太重了，就有一个鸡蛋滚了下来。

啊呀，打碎了一个鸡蛋！

那个鸡蛋滚下来，正打在那个铁球上。鸡蛋一给打碎，忽然就变成了一个人。这个人马上拾起铁球，把盘子里的鸡蛋都打碎了，都变成一个个的人，有男的，有女的，都从盘子上跳下来，——他们一共十二个。

厨子们都吓得什么似的，马上就跑，可是都被那十二个人拽住了。那十二个人问厨子们：

“你告诉我们，叭哈现在在什么地方？”

厨子们吓得直哆嗦，说不出一句话来。

“快说！叭哈在哪里？”那十二个人问。

老厨子结结巴巴地说：

“叭哈大概——恐怕——也许睡了。”

“领我们去！”

“你们是谁？”年轻厨子大胆地问他们。“你们究竟是叭哈的朋友，还是叭哈的对头？”

“我们被叭哈压榨了一辈子，现在叭哈还要吃掉我们。你说是朋友还是对头？”

厨子们这才明白，叫道：

“好，走吧！我们带路！”

那十二个人拿着铁球，让厨子们给领到叭哈卧室里去了。

那十二个人看见叭哈的肚子像山一样高，盖着一床很厚的被，是一张张的钞票缀成的。那十二个人一拥进叭哈的房里，叭哈就醒来了。叭哈一看见跑进了十二个人，还有一个铁球，就大声叫起来：

“不好了，救命呀！”

那十二个人对叭哈说：

“你认识我们吧？我们给你做苦工，临了还要被你吃掉。打死你这野兽！”

“这是规矩呀，”叭哈叫道。“你们为什么要骂我呢？”

“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弟兄，你把他们都关在哪里了？快说！”

“没有，没有。他们都还好好的，在那里做工呢。只有你们十二位——我真抱歉得很，我一时大意，就把你们变成了鸡蛋……”

“撒谎！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叭哈又叫起来：

“救命呀！怪物快来呀！”

忽然地震了，那个人不像人兽不像兽的怪物跑来了。

那十二个人听见怪物跑来了，赶快就把铁球对叭哈先生的头掷过去，然后一二三！十二个人分开了往外面跑。怪物追那十二个人，有五个人跑得慢一点，被怪物抓去吃了。其余的不知道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几个厨子躲不及，被怪物踏死了。

全家的人都大吃一惊，跑过来看叭哈。唧唧知道叭哈被打，就立即要跑过来看，可是全身发软，一步也挪不动，幸亏怪物把他一背，背到了叭哈的卧室里。

叭哈还没有死，不过受了重伤。

有五千位著名的医生在叭哈的床旁边，给叭哈看病。医生说：

“很危险，很危险！”

医生说了之后，就拿一碗面粉，把叭哈的伤口糊起来，再拿一张纸贴在上面，纸上写着：

“血会止的。

不止就会死的。

不死总会活的。”

“爸爸这个病会好么？”唧唧问医生。

有一个医生是全国第一的，已经一百二十五岁了，他答道：

“你爸爸的病准会好。不管你爸爸会活会死，这个病准会好，你放心得了。”

过了一会，国王带着红鼻头王子、鳄鱼小姐、蔷薇公主，来看叭哈。接着包包大臣和亲王也来了。后来皮皮也来了。

叭哈对唧唧说道：

“我要死了。我死了之后，你马上就同蔷薇公主结婚。我有一座玻璃宫在海滨。我从前是在玻璃宫里结婚的，所以你也得到玻璃宫去结婚，这是规矩。我死了之后，你就跟蔷薇公主坐火车到海滨玻璃宫去结婚。我所有的家产，都给你们。你是我的儿子，你要跟我一样做人。国王是我的好朋友，国王也会相信你的话的。怪物也会听你的话的。包包是你的好朋友，包包现在做了大臣，包包也可以帮助你。唧唧，你记住，你是我的儿子，你一定要跟我一样的做人。”

叭哈先生说完，忽然就死了。

唧唧马上对听差打一个手势，意思是说：

“我要哭了。”

听差们把唧唧的嘴扳开，唧唧就大哭起来。

那个一百二十五岁的老医生拍手说：

“好了好了，叭哈先生的病已经好了。我说过：‘叭哈先生的病一定会好的。’”

蔷薇公主答道：

“是是是的，我我我们就要结结结，结！结！结结……”

蔷薇公主昏了过去。

包包对唧唧说：

“好了，您要结婚了，恭喜恭喜！唧唧，您现在是世界第一

大富翁了。”

第十五章 火车司机

吉士把叭哈葬了，又开追悼会，又要筹备唧唧同蔷薇公主结婚，整整忙了半年。国王和包包大臣常常来给他们帮忙。

把所有的事情弄好之后，唧唧就同蔷薇公主到火车站上去，要坐火车到海滨的玻璃宫去结婚。国王也同去。王子和鳄鱼小姐也同去。怪物也跟着他们走，为的保护他们。另外还带了二千个听差，八百个厨子。吉士要管家里的事，不能去。亲王和包包也有事，不能去。

唧唧他们到了火车站，有几百个人来送行。包包、皮皮、亲王，都来了。热闹极了。

包包大臣叫道：

“沿路都要小心！现在穷人太多了。祝你们一路平安！”

国王说：

“有怪物和我们在一起，一路自然平安。”

包包大臣拍拍唧唧的肩膀：

“恭喜您呀。我永远是您的好朋友。”

“我忘不了您。”唧唧说。

亲王走过来对唧唧说道：

“我帮了您许多忙，您也别忘了我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后来国王老了就叫三个王子到外面去冒险后来三个王子都冒过了险回来了后来国王快活极了后来这故事就完了亲王呀。”

“我不会忘了您的。”

唧唧一面说，一面上上了火车。

这一列火车是专车，除开唧唧他们这些人以外，没有别的乘客。另外还挂了二十节货车，都是唧唧他们的行李。

火车头还没有接上，正在旁边一条铁路上慢慢开过去。火车司机伸出头来往外看一看，铁路旁边一个工人就招呼他：

“小林！你好呀！”

“大叔，您好呀！”

“小林！你知道不知道你这回拖一些什么货色？有一个怪胖子呢。”

“可不是！我也听说了，可是还没亲眼瞧见呢。”小林说了，又掉转头来向着锅炉那边叫：

“乔乔，你瞧见了没有？”

“没呢，”一个女孩子说。“我只听说那个胖子起码有八百斤重。……”

他们这么嚷着的时候，火车头恰恰在唧唧坐的那一节车厢旁边慢慢开过去。唧唧只听见有人喊“小林”，他就想道：

“小林……小林……呃呀，这个名字好熟呀！”

这个什么小林，一定是在什么地方见过的，可是他再也记不起来了。

唧唧自从当了大少爷之后，就没有怎么动过脑筋，无论什么事都有别人替他想。现在叫他记起什么来，叫他想起什么来，可就不大容易。

“小林……”唧唧又忍不住要在心里念一遍。他仿佛记得这个什么小林和他有过一点什么关系似的。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唧唧想。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一会儿唧唧就打起鼾来，可是嘴里还嘟囔着：

“小林……小林……”

皮皮正好坐在唧唧旁边，听见了。

“什么？你干么说起小林？”皮皮问唧唧。

“你知道这个人吗？”唧唧问皮皮。

皮皮叫起来：

“我知道这个小林！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家伙。他从小就很坏，他偷了咕噜公司的货品出去卖，还是包包审判的呢。有人说，第一四四格和第二四四格是小林他们打死的，不过没有证据。你爸爸被害，一定也和小林有关系。”

唧唧只要一提起四四格和他爸爸被打的事，就吓得全身发软。他说：

“啊呀，那可是个凶恶的敌人！”

他们正在这里谈话，忽然听见外面月台上有人吵闹，有王子的声音：

“不行！不行！”

坐在车厢里的人都不在意，以为总是王子顺手拿了别人的什么东西，——这是常有的事，没什么稀罕。可是外面越闹越厉害了，还听见站长也在那里嚷什么。

“别吵，别吵！”站长摇摇手叫大家静下来。“王子说不行，那就不行。”

“问国王去！”许多人叫了起来。

于是站长跑来见国王，告诉国王说：

“事情是这样的。海滨正在闹饥荒，这里有人募集了一些

粮食，装了四节车厢，要运到海滨去。老百姓都要求把那四节粮食车挂在这一列车上拖去。可是这一列车已经够重的了，不能再挂了。火车司机就说：‘那么可以卸下四节行李车来，等下一次车再运。先运粮食。’王子说：‘不行！’现在请国王说一句话。”

国王可也没有主意：

“我说什么好呢？这条铁路是唧唧的，火车也是唧唧的，我怎么能作主呢？”

站长只好去问唧唧，看是不是可以取下四节行李车，下次再运。

这时候，火车司机从车窗外插嘴道：

“海滨的庄稼汉把树皮都剥来吃了，你知道么？这粮食得赶紧运去！”

唧唧听见那个司机说话，就暗自纳闷：

“这个声音好熟！是谁呢？”

原来那个司机就是小林。不过唧唧想不起来了。

这时候王子嚷了起来：

“粮食慢点运去有什么要紧！那些行李车才重要呢。那尾巴上四节车里，全是蔷薇公主的胭脂和香水和香粉，耽误了可不行！”

蔷薇公主这回特别注意别人的话，就委委屈屈地哭道：

“啊呀呀我的香香香，香！香！香粉！……”

蔷薇公主昏了过去。

这可了不得！大家都乱成一片。有二十位医生挤在蔷薇公主身边，把她救醒。

唧唧就连忙下命令：

“不许卸下蔷薇公主的香粉车！”

于是国王对站长下了命令：

“不许卸下蔷薇公主的香粉车！”

于是站长对小林下了命令：

“不许卸下蔷薇公主的香粉车！”

小林和乔乔走到了站长面前，小林问：

“这个命令是你下的么？”

“是我下的。怎么着？”

“粮食不运了么？”

“你管不着！”站长说了就走。

“我问你，”乔乔跟着站长走。“还是香粉香水要紧，还是救灾的粮食要紧？”

站长不理，只是走。乔乔老是跟着问着。站长火了，嚷道：

“干你们什么事！你们服从命令就是！叫你们怎么着你们就怎么着！”

小林也叫起来：

“那我们不干！不让我们运粮食，只叫我们运这一列车废物，那我们不干！”

“我们不干！”乔乔也嚷。“我们要给老百姓运粮食！”

小林和乔乔说了就走了。他们回到机车上，把机车开走，再也不来理会这一列漂亮讲究的专车了。

站长横眉怒眼地看着小林和乔乔走开。

“哼，非处罚你不可！”站长嘟囔着。“你不干，有什么了不

起！我找别人来干！”

站长就下命令，要调别的机车来。

可是别的机车上的司机都和小林一样，不肯干。调来调去都调不动。

“唉呀，这可怎么办呢？”站长着了急。

皮皮说：

“不要紧！唧唧少爷有的是钱，只要多出几个钱，不怕没有人来。”

车站上就贴出一张布告，说是谁肯来开车，就加工钱，另外还发五十金元做赏金。

等了好半天，没有一个司机肯来的。

唧唧发怒了：

“这些工人真可恶！叫怪物把他们全都吃掉！”

王子立刻赞成：

“这可是一个好主意！我就去喊醒怪物。”

原来怪物躺在两节货车上，呼噜呼噜地正在那里打鼾呢。

可是鳄鱼小姐拉住了王子：

“你这傻瓜！要是把工人全都吃掉，谁来给我们做事呀？”

“那怎么办呢？”

正在这时候，蔷薇公主又昏过去了。大家又忙着要救醒公主，又忙着要找开车的，月台上乱糟糟的。

怪物给吵醒了一下，翻了一个身，把整个车厢都震得摇晃了一阵，又睡着了。

皮皮忽然想出了一个办法，就去推醒了怪物，说道：

“快起来！你去吓吓那些工人，说‘你们要是都不肯来开

车，我就都把你们吃掉！’叫他们赶快听话，听话的不但不吃，而且还可以领赏金。”

于是怪物打了个呵欠爬起来，到处嚷去了。唧唧他们坐在那里等着，心里焦急得很。

过了三个钟头，怪物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摇摇头说：

“不行。他们谁也不来。我一个也没找着。”

站长也忙得满头大汗。站长又去找唧唧请示：

“唧唧少爷，怎么办呢？要是不把香粉车卸下来，不把粮食车挂上去，那就没有一个工人肯来开车。是不是可以问一问蔷薇公主……”

刚一提到蔷薇公主，蔷薇公主又特别注意，她嚷了起来：

“你们太不尊尊尊，尊！尊！尊重我……”

吓得唧唧赶快对听差们打了一个手势，听差们就对公主下了跪：

“谁敢不尊重您呀！您的行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也不敢挪动。因此您可以放心，用不着再昏过去了。”

蔷薇公主考虑了一下，这才答允：

“好吧，那我同意，这一次就不发发发，发！发！发昏就是。”

“感谢公主！”

虽然公主同意不发昏，可是问题还没有解决。皮皮说：

“我早就说过啦，小林他们都不是好人。他们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人。”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人，”唧唧想了好一会，想出了这么一句话来，“怪物就是我们自己的人。”

怪物听见了，鞠一个躬，说道：

“不错，我是您最忠心的奴隶。”

唧唧就对听差们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说：

“叫怪物想法子把这一列车开走！”

“遵命！”

怪物毫不迟疑的就去开车……说是“开车”，那可有点不对。怪物并不会开机车，——而且这一列车子根本就没有火车头。可是怪物有的是蛮力，他可以把这一列车子推走。他这就挽了挽袖子，请大家上车坐好，他走到列车后面，使劲一推。

这一列车子空隆空隆一阵响，就给推走了。

“好了好了，”王子高兴得叫起来。“还是怪物好，又可靠，又会开车。”

怪物听见王子夸他好，他推得更起劲了。列车给推走了十公里，怪物又追上去，又一推。这样几推几推，就推走了一百二十公里，推上了山——过了这座山就是海滨了。

这一列车子刚刚滚到山顶上，怪物又拚命一推。

于是列车飞似地溜下坡来，简直停不住。

“啊呀，危险！”鲔鱼小姐叫。

可是车上没有一个工人。车上的人谁也不懂得怎样煞车。怪物也不懂，他看见列车跑得那么快，他还高兴得哈哈大笑。

谁也看不清这列车是不是在轨道上跑，因为它溜得太快了，就好象凌空抛下来似的。

前面是海！

海滨有许多做官的，有许多绅士，有许多巡警，都是来迎

接唧唧和国王他们的。现在看见列车一直不停地往海那里冲，就都慌得嚷起来，可是谁都没有办法，谁都不敢走拢去。

列车飞跑着，飞跑着——哗啦！掉到海里去了。

唧唧和蔷薇公主和国王和红鼻头王子和鳄鱼小姐和许多许多人，都掉到海里去了。

那许多官儿和巡警站在码头上发愣，一下子不知道要怎么办。海面上出现了许多水泡，象大大小小的珠子一样。

第十六章 海

这里是一个深水港。现在又正是涨潮的时候。码头上那许多官儿和绅士就议论起来，看应该怎么办。

海滨市长叫做平平，是包包大臣的哥哥，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官儿。他首先发言：

“依我看来，国王陛下和唧唧少爷都掉在海里，而假如我们不去救，那是不十分妥当的。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国王到底是国王，唧唧少爷到底是少爷，他们坐在海里是不是感到很舒服，那是值得怀疑的。第二，海里恐怕不大卫生，空气也不好，——更何况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空气！”

“是，是。”别的官儿们都点头。

“所以我认为，现在最好是大家来研究一下。研究什么呢？就是研究这么一个问题：把国王陛下和唧唧少爷从海里请出来，是不是要比让他们留在海里更好些？”

这个问题可很复杂，许多官儿都弄不清平平市长说的什么。平平只好又说了一遍。

别的官儿们都点点头：

“是，是。”

平平市长看见大家同意了，就摆一摆手，宣布：

“那么，我们就来进行研究。”

有一个大个儿，满脸的绿胡子，他是海滨的商会会长，说道：

“你是说，要把国王打捞出来么？”

“不是打捞。我们是请国王陛下……”

商会会长打断平平市长的话：

“不管请也好，打捞也好，总得雇人下海里去找，是不是？可是这就得花钱。”

“对，对，”平平市长马上接嘴，再也不那么慢吞吞的了。
“难办的就在这里：要花钱。谁来出这一笔钱？”

“是呀，谁来出这一笔钱？”别的官儿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有几位绅士和平平市长几里咕噜了一阵。平平市长就对大家说：

“有一个好消息：现在有四车粮食运来了，还没有运到乡下去。我们可以把这些粮食卖掉，就有钱了。”

“卖给我！”商会会长拍拍胸口，“只要价钱便宜一点就是。”

“那你说一个价钱。你出多少？”

“报告市长！”慈善会会长挤到平平市长面前，叫道。“那四车粮食是要救灾荒的。这里乡下老百姓，眼下没有东西吃，等着救济……”

平平市长不等他说完，就摆摆手说：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依我看来，一个人眼下没有东西吃，那并不要紧。比如我罢，我眼下就没有吃东西。我一直要到午餐的时候才吃呢，眼下正好让肠胃好好消化一下。乡下老百姓也是同样的道理，眼下不能说吃就吃。您劝他们把那四车粮食拿来报效国王陛下吧。我们就这么办，把它卖掉。”

“那可不行！”慈善会会长大声说。“要是把这四车粮食卖掉，不去救济，那么这里的老百姓就会造反。老百姓造起反来你不害怕么？我是害怕的。”

大家都不开口了。大家看看平平市长，平平牙齿直打哆嗦，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唉，造反！”平平市长咕噜着。“这玩意儿究竟是谁发明的？”

慈善会会长这就提出一个办法来，这个办法他已经想了好久了：

“我看，还是请大家捐钱吧。谁捐多少，谁捐多少，都把捐款交给我，我一定把事情办好。”

“哼，您总是叫我们捐钱！”商会会长说。

慈善会会长问：

“这难道对您没有好处么？”

“什么好处？”

“哈呀，这还不知道！”慈善会会长嚷起来。“捐钱来打捞国王陛下，这个钱难道是白花的么？国王陛下从水里给捞出来之后，还不封赏您么？”

平平市长点点头：

“这说得对。还是请各位绅士捐钱吧。”

商会会长可还是有点怀疑。他看看绅士们，说道：

“我们还得好好想一想。花钱打捞国王，这究竟划算不划算？”

“真的。究竟划算不划算？”

这时候海面上冒出一个脑袋来，嚷了一句“不划算”！又不见了。

岸上的人都吃了一惊。再一看，那个脑袋又冒了出来。

“啊呀，是王子！”有人叫。

的确是红鼻头王子。他后面跟着鳄鱼小姐。两个人泅到岸边来了。

官儿们和绅士们都恭恭敬敬把王子和鳄鱼小姐迎接到码头上，七嘴八舌地问了许多话：

“王子殿下，久违久违！贵体怎么样？”

“王子殿下，您在那边过得怎么样？还愉快么？”

“王子殿下，国王是不是高兴上岸来玩玩？”

红鼻头王子骂道：

“废话！你们打捞国王做什么！”

鳄鱼小姐一面擦干脸上的水，一面照镜子，一面说道：

“国王不上岸来没关系，反正有人承继王位。国王可有的是。只是富翁少不得。你们还是赶快把唧唧少爷救出来吧。”

商会会长挤过来问道：

“唧唧少爷愿意出多少报酬？”

“报酬当然少不了。他钱多得很呢。”

“嗯，那可说不定！”商会会长说，“我一定要和唧唧少爷谈个明白。第一，我们要是把他救出来，他给不给报酬？第二，他打算给我们多少报酬？谈了之后，我们再来考虑。”

“那么派一个人到海里去和唧唧少爷谈判……”

平平市长插嘴道：

“恐怕不行。依我看来，还是在岸上谈判好些，因为岸上有一种东西，叫做空气。而在水里面，这种东西可就不免缺乏。因此之故，在水里面谈起话来，就也许会引起某种不愉快的后果。”

“怎么？把唧唧少爷请到岸上来谈判么？”商会会长问。“那就是什么报酬也没有谈好，倒先把他救出水来了。那不上算。”

“那怎么办呢？”

鳄鱼小姐说：

“那可以把吉士请到这里来谈判。吉士是唧唧少爷的总管家，可以代替唧唧少爷作主。”

“好，立刻打一个电报给吉士吧。”

于是平平市长马上把电报拍去了。电报是这么写的：

“真糕唧海捞赶。”

这是什么意思？原来意思是：

“真是糟糕得很！唧唧少爷的列车掉到海里去了，现在正要打捞。请你赶快来！”

电报费是很贵的。要是买卖谈不成，倒先花费了许多电报费，那可划不来。所以就越简略越好。

吉士接到电报之后，立刻就回了一个电报：

“电太不请再。”

这就是说：

“你们拍来的电报写得太简单了，看不懂。请你们写得详细些，再打一个电报来！”

平平市长拿着这封回电，读了半天，只是搔头皮。许多很有学问的绅士也都来研究这封电报，把每个字都查了字典，然后大家讨论着：

“究竟吉士会不会到这里来？”

商会会长可很性急，说道：

“管他呢！吉士不来拉倒，就让唧唧少爷在海里多待一会。可是那一列车子总还值几个钱，我们应该首先把它打捞出来。”

“那又得花钱！”平平市长叫。

“我来花钱！”商会会长把手一举。“谁花钱打捞，谁就捞得到好处。”

鳄鱼小姐叫：

“我也来入股！”

另外还有几位官儿和绅士也都嚷着要入股。一会儿就把本钱凑齐了。

这些官儿们和绅士们正在这里讨论的时候，海里有许多人已经浮出来了。岸上有一些水手，就自动放船出去救人。还有一些会潜水的人就潜到海里去。

商会会长一看见，就着急地叫道：

“别救人！别救人！先打捞东西要紧！喂，你们快上这儿来，我雇用你们，我来指挥你们。”

可是那些水手和潜水夫都没理他。唧唧的听差和厨子，有许多已经给救出来了。

有些人可已经淹死，象国王，象蔷薇公主……

鳄鱼小姐一听说蔷薇公主死了，就哭起来：

“唉唉，天下第一美人没有了。现在只有天下第二美人了。”

“天下第二美人是谁？”平平市长问。

鳄鱼小姐住了哭，看看平平市长，格儿一笑：

“哎哟你这个人！明明看见了，还要问！”

说到这里，忽然尖声叫道：

“别跑！你上哪儿去？”

原来她看见红鼻头王子跑掉了。她撒腿就追，一面嚷：

“哪儿去？你说一声儿呀！”

王子还是不住地跑着，嘴里答道：

“我得赶紧回京城去。王位没有人可不行。”

官儿们就都恭恭敬敬鞠躬，等王子和鳄鱼小姐跑远了，才直起腰来。

商会会长还在码头上跑来跑去，嚷个不停。可是那些人都还忙着在海里找人。

平平市长问：

“为什么唧唧少爷还不上岸来？你们下去见着他的时候，替我问候问候他吧。并且劝他上岸来——这里比较干燥些。”

可是那些潜水夫在海里没找着唧唧。两天两夜之后，那些掉下海的人都有了下落，可就是没找着唧唧。

后来那一系列漂亮讲究的车厢也给打捞出来了。

唧唧——还是没有影子。

红鼻头王子这时候已经做了国王。这位新国王派了许多人去找唧唧。一面还要去登广告寻人，这位新国王就亲自拿一张纸过来，打算亲自写上“寻人”两个大字。他写好了“寻”字，可忘了“人”字怎么写。恰好包包大臣正坐在对面，国王就问：

“包包，‘人’字怎么写呀？”

包包大臣拿起笔来，就在“寻”字旁边写了一个“Y”字——因为包包大臣坐在对面，所以“人”字是倒的。

那个广告是请一位诗人做的：

<p>寻 Y</p> <p>胖子胖， 走起路来晃一晃， 下巴上的肥肉五寸长： 谁寻着了—— 赏他珠宝一万两。</p>

许多巡警，许多探险家，都在那里找唧唧。可是总打听不出他的下落。

唧唧到底上哪里去了呢？

第十七章 “我真想吃”！

那天那一列列车掉到了海里，唧唧就糊里糊涂乱爬一阵，不知道怎么一来，爬出了车厢的门。

唧唧的身子慢慢地往上浮，往上浮。快要浮出水面了，忽然一个浪头一打，唧唧的脑袋又往水里一没。刚要伸头，又是一个浪。这么几下子，唧唧就越滚越远了。

唧唧打个手势要喊听差。手那么一动，身子失去了平衡，又往水里一沉。

可是唧唧心里一点也不怕，他想到：

“我怕什么！反正我有钱。”

这是叭哈教给他的。叭哈对唧唧说过：

“只要有钱，什么事都可以办到，什么也不用怕。”

还有皇家小学校的几位国语老师，常常给唧唧讲故事，也讲到做富翁的好处。有一个故事，叫做有钱买得仙人胆，那可讲得更明白。连仙人的胆都可以花钱买到，你看！

这些故事是怎样的？请唧唧讲讲看，好不好？

那办不到。这些故事唧唧听是听过，而且听过不止一次，可是他一个也没有记住——并不是没有记住，是他用不着自来记住，因为有听差们替他代记。谁要是爱听他讲，那他只要对听差们打个手势就是了，意思是说：

“我要讲个故事！”

听差们就有头有脑地讲了起来，讲得生动极了。第二天许多报纸上都登出了消息，说唧唧是一个顶会讲故事的人。第三天就有许多绅士请唧唧去演讲，题目叫做：“怎样才可以把故事讲好”。

现在——唧唧可是在海里，身边一个听差也没有，那怎么行？

唧唧虽然不用亲自去记住这些故事，虽然已经忘记了这

些故事的情节，可是唧唧却受了很大的影响：唧唧自从听了这些故事以后，就更热爱金钱，更想要多捞些金钱了。

唧唧仍旧被海浪卷得一翻一滚的。脑袋一时没到了水里，一时又冒出水面来。身子就这么越簸越远。

“我上哪儿去呀？”唧唧这么想了一下。

要上哪儿去——唧唧自己可一点把握也没有。

可是好在唧唧的衣服上有许许多多口袋，每个口袋里都有许许多多金元，还有许许多多钻石和珠子。唧唧无论上哪儿，都可以用这些钱来买东西，不愁吃，不愁穿的。这一点，唧唧心里可很有把握。

“上哪儿去都可以。”唧唧这么想了一下。

正想着，忽然觉得这个海变了样子，好象特别不安静起来。唧唧的耳朵正在水里，听见了哗哗的响声。远远的地方，似乎有一股大浪，汹涌地往这边滚来——响声越来越大了。

“真的是仙人来了么？”唧唧想道。“是不是仙人要跟我谈买卖来了？”

唧唧的脑袋刚好又浮到水面上来。他往前面一看，就发现一个黑乎乎的大东西，象一座大山崩倒了似地往这边滚来。

这是一个大鲸。

“这叫做什么来的？”唧唧问自己。

唧唧仿佛记得，在一堂什么课上听说过这个玩意儿。老师还出题目考过哩，那次唧唧考得很好——一百分，——当然是听差们代他做的答题。现在唧唧可就简直记不起这个动物叫什么了。

谁知道这个鲸早就饿了。他在海里游来游去，就忽然看

见了唧唧。他就高兴地说：

“好运气！我正好吃下这个来点点心。”

他就往唧唧这边游过来，张开大口只一吸，就连海水连唧唧都吸进嘴里去了。然后他又把海水从嘴里筛出来，把唧唧吞进肚。

于是这个鲸又不快不慢地游开去了，不知道游了多少海里。

这个鲸吃起东西来，是不大考究的。只要有机会，遇见一些什么可吃的东西，就连东西连海水一口吸，再把海水从嘴里筛出来，把筛不出来的东西——鱼呀，虾呀，蟹呀，海星呀，海蜇呀——不论大小，都乱七八糟地吞进肚去，从来也不嚼一嚼，因为他的牙不顶事。

可是他生平没有吃过象唧唧这样的一种食品。他把唧唧吞下的时候，就觉得有一股很奇怪的味儿，不大受用。不过已经吞下肚里了。

这个鲸一面游，一面想：

“刚才那个动物是在靠什么过活的？怎么会有那么一种怪味儿？”

他就海里不停地散步。可是他胃里越来越不好受，并且还有点恶心，直想吐。

原来唧唧在鲸的胃里，一点也没给消化掉。

“我到什么地方来了？”唧唧问自己。

唧唧只记得给一股大浪一推，就滚到这么一个地方来了，什么也瞧不见，因为四面八方都是黑的。唧唧想要爬出去，可是一爬就滑了下来。这里还有一股很大的腥味儿。

唧唧觉得有许多什么东西在他身边爬来爬去，乱哄哄地嚷着：

“快走开，快走开！这个人真臭！”

“他们说谁？”唧唧想。

忽然好象大地震似的，唧唧坐也坐不住，躺也躺不稳，身子给簸得翻腾起来。身边许多什么小动物也直打滚。

唧唧正想要喊听差，可是有人推他挤他似的，他身子一滑，就从鲸的胃里滑了出来，滚到了沙滩上。

那个鲸到底呕吐了。

那个鲸本来希望好好消化的，所以拚命散步。那个鲸虽然老觉着恶心，可是他想到唧唧那样一种好食品，实在舍不得吐掉。他说：

“这玩意儿可有营养价值呢，应该让它留在肚子里。”

可是究竟不行，他消化不了。他游过一个岛边，就反了胃。这么一呕掉，他这才轻松了些，于是慢慢地又游了开去，只把唧唧丢到了这个岛上。

“这是什么地方？”唧唧想。

唧唧刚从漆黑的地方出来，阳光照得他眼睛都睁不开。

这里空气很好，也没有腥味儿。有时候还有一股什么花的香味飘过来。

唧唧打算想一想今天的事：

“我怎么一来，就到了这里？我的两百个听差都哪儿去了？今天大概发生了什么事了吧？”

可是他怎么也想不起了。

他只是觉得身上有点儿不好受。腿呀膀子的都没了劲儿，

脸上还冒汗。肚子里——可格外别扭。他闭着眼睛，仿佛看见一盘一盘油汪汪的鸡，香喷喷的熏鱼，还有各种各样的糖果，糕饼……

唧唧这才猛然记起：这种现象原来叫做“饿”。

“我好象在什么时候也饿过的。”他嘟囔着。不过他记不起了。

唧唧觉得有嗡嗡的声音，不知道是自己耳朵叫呢，还是真的有什么虫子。唧唧把眼睛睁开一下，就看见有一些小点子在空气中飘动，不知道是自己眼花呢，还是真的有什么东西在那里飞。

他定睛一看，就发现那是一种昆虫——上课的时候老师也讲过的，也出题考试过，可是这号玩意儿只有他的听差们才记得住！

“喂！”他叫，“你们叫做什么？”

那种会飞的昆虫理也不理他，只飞到一朵花上，钻进去了。

“这是干么？”唧唧觉得有点稀奇。

一会儿那个虫子又飞了出来，在唧唧脑顶上掠过，还掉了一点花粉在唧唧脸上。唧唧仿佛闻到了一种很好闻的味儿。

“哦，我知道了！”

唧唧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听说这种虫子会酿造一种甜蜜蜜的玩意儿，很好吃。

“可是那种好吃的玩意儿叫做什么？真的能够酿造么？”

这他可模糊起来。不知道这到底是课堂上听来的，还是故事里讲到的。或者他并没有听到，只是一个梦……

“哈呀，我真想吃！”

他脑袋一低，又看见有许多蚂蚁在地下爬。他觉得这种虫子——细腰干，六条腿——好象是见过的，只是忘了他的名字。

他们都忙得什么似的，在那里搬东西，净是一些可吃的东西。

唧唧咽了一口唾涎，问道：

“喂，你们是哪里的？”

“大槐国的，”蚂蚁们一面回答，一面不停步地走着。

“大槐国……”唧唧在嘴里念了一遍。他仿佛听过这么一个故事的。他赶紧又叫：

“喂，别那么忙！站住！”

“干什么？”有一个蚂蚁站住了。

“我要跟你们买点儿东西吃。”

“什么？”那个蚂蚁听不懂。

唧唧只好亲自说明：

“我饿了。我要找一点吃的东西。”

“那你自己找去就是。”那个蚂蚁说了就走。

“什么？叫我自己找去？”唧唧想不通了，“这是什么意思？”

旁边又有一个蚂蚁告诉他：

“叫你去做工作。”

唧唧很不高兴，说道：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又有一个蚂蚁瞧了他一眼走了开去，嘴里说着：

“管你是谁，都一样。”

唧唧看不起地掉转脸去：

“我可用不着做什么工作。”

有一个大头蚂蚁走到了唧唧身边，看着唧唧问道：

“那你是怎么过活的？”

“反正别人养活我。”

有一个小蚂蚁趑了过来，好奇地问：

“你什么事也不干，光让别人做了来供给你么？”

“那当然。”

“为什么你可以享现成呢？”

“因为我有钱。”

那个小蚂蚁没听懂：

“什么钱？那是什么东西？”

那个大头蚂蚁却追问道：

“你的钱哪儿来的呢？”

“赚来的。”

“真奇怪！”那个大头蚂蚁看看别的蚂蚁们，又问唧唧：

“怎么赚来的？”

唧唧不回答了，只是要求：

“别多说了，赶紧给我东西吃吧，我给你们钱。”

忽然又听见那种嗡嗡嗡的声音了，一个小蚂蚁尖声叫道：

“蜜蜂，蜜蜂！你听说过这样的新闻没有？”

蜜蜂飞得更近了，答道：

“你们刚才说的话，我已经听见了。别理他！别让他进窠，就象对付雄蜂那么对付他！”

小蚂蚁笑着走开了，还回头看看唧唧，说道：

“你得对大家有点儿用处才行。”

“我不会呀。”唧唧嚷，埋怨别人不了解他。

可是那些蚂蚁也好，蜜蜂也好，都不再理他了，都忙自己的工作去了。

唧唧越想越觉得委屈，他骂：

“你们这批小气鬼！问你们要一点儿吃的东西，你们都不给。就那么稀罕！你们都是些穷鬼，我知道。”

那些蚂蚁和蜜蜂仍旧不睬他，有的只笑一笑。

唧唧又大声说：

“喂！你们这儿有富翁没有？我要上你们富翁家里去。富翁可大方呢。我一去，富翁就会款待我，请我吃烤羊腿，请我吃烧鸡，还请我吃奶酪……随我想吃什么，都有！”

有一个蜜蜂嗡嗡地说：

“哼，他想在这儿找富翁呢！我们这儿又不是富翁岛。”

“什么？”唧唧赶紧问。“你说什么？什么富翁岛？”

这时候正有一个大头蚂蚁在唧唧身边走过，顺嘴答道：

“富翁岛就是富翁岛，那里尽是一些富翁。”

唧唧一听，快活得了不得：

“在哪儿？在哪儿？”

“可远呢。”

“怎么个去法？”唧唧问。“那儿挺好玩的吧？”

“我们不知道那儿好玩不好玩。我们谁也没去过。”

又有一个小蚂蚁插嘴：

“可是我们送别人去过。有人爱上那儿，我们就把他送去

了。”

一个蜜蜂问道：

“真的，那回那个人去了之后，写信来过没有？”

“没有呀，”那个小蚂蚁回答，“我们还跟他说来的：‘你到了那边，千万寄一封信来，告诉我们那边的情形。’可是他一直没来信。”

那个大头蚂蚁说：

“准是那边过得太好，就把我们忘了。”

唧唧叫道：

“好朋友，好朋友！你们也把我送去吧！”

于是一些蜜蜂和一些蚂蚁交头接耳地商量了一阵。一个蜜蜂问唧唧：

“你真的想上富翁岛去么？”

“当然是。”

那个蜜蜂就和唧唧谈判：

“我们有办法可以把你送去。可是有一个条件，你能依么？”

“我依。什么条件？”

“你到了富翁岛之后，请你调查一下富翁岛的出产。那里气候怎么样，有一些什么植物，什么花，都请你留意一下。”

“行，行。”

“你调查清楚之后，就写一封信，告诉我们。”

“可以，可以。”

那个小蚂蚁插嘴道：

“可是你别失信！上回那个人就失了信：答允得好好的，

可是又不写来。”

“我不失信，我不失信。”唧唧立刻回答。

那个蜜蜂和那个大头蚂蚁就都说，要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

“要是大家同意，我们就拿蜜来款待你，然后再送你走。”蜜蜂说，说了就飞回去了。

那个大头蚂蚁也告诉唧唧：

“要是大家同意，我们也要款待你的。”

蜜蜂和蚂蚁各自回去，和自己人商量了一阵，就各自拿出许多可吃的东西来款待唧唧。蜜蜂和蚂蚁都对唧唧这么说：

“你的食量那么大，我们款待你一次，是很不容易的。可是请你不要客气，要吃就得吃饱。只要你答允我们的事真正能做到，我们就很感激你了。”

唧唧就一点也不客气，尽量吃了一个饱，把蜜蜂所有的贮藏吃掉了三分之一，把蚂蚁所有的贮藏吃掉了一半。

唧唧吃到再也吃不下了，这才打了一个嗝儿，闭上眼睛，想好好睡一觉。

这时候聚集了许多蜜蜂，在空中盘旋。聚集了许多蚂蚁，在地上排种种的队形。蜜蜂们唱道：

“东风吹到了，
北风吹到了，”

蚂蚁们接着唱一句：

“把这胖子吹到富翁岛。”

这么又舞又唱，唱了好几遍——词儿一样，只是调子每一遍都不同。

唧唧已经睡着了，打起鼾来了。

蜜蜂们和蚂蚁们还是舞着唱着。于是就刮来了一阵风。这阵风越刮越大，越刮越大，就把唧唧刮得飘了起来。

唧唧给刮得飘过大海，不知道飘过多少里路，就落到了一个岛上。风也停了。

这就是富翁岛。

第十八章 富翁岛

风把唧唧刮得飘起来的时候，唧唧就醒来了，打了一个寒噤。

飘呀飘的，就看见了一个小小的岛，岛上有五颜六色的东西在太阳下面闪亮。

“可真美呀！”唧唧叫起来。

他刚刚说了这句话，身子就落到了这个岛上。他一看就知道：

“这真的是富翁岛了。”

遍地都是金元和银元。还有闪光的钻石。红艳艳的红宝石，夹着绿莹莹的绿宝石，扔得满地都是。有时候一脚踏下去，就会踩着许多透明的酱色石头——仔细一看，原来是琥珀。

有三个穿得极讲究的人坐在岛边上，这当然都是富翁。有一位拿金元打水披披消遣。还有一位抓起一把把珠子往海里扔，听那沙沙的声音。第三位专爱玩大玩意儿，唧唧看见他有一次搬起一块五六斤重的翡翠扔到了水里，咚的一声。

他们谁也不理谁。唧唧那么个大胖子走过去，他们竟好象没看见似的。

唧唧再往里走，就看见有几个富翁躺在珠宝堆里，一动也不动。有的用一个金元宝当枕头，有的把脚搁在一株红珊瑚的丫叉上。

唧唧可真高兴极了。

“这里可好呢！不象先前那个岛那么穷。”

唧唧一想起先前那个岛，就觉得可笑。他对自己说：

“真小气！什么大槐国的！东西又不好吃。可是他们还想要请我给他们调查富翁岛上的出产呢。他们一定是想要来探险。哼，这个富翁岛能让他们来么！”

唧唧走了几步，就坐在一块金砖上休息。他看看地下，眼都看花了。他想：

“这许多金银珠宝究竟是谁的？”

忽然他看见前面不远，有一块黑玉堆成的高岩，上面有钻石镶成的四个大字：

“都是你的”

唧唧叫道：

“不错，不错，都是我的！我决不让别人来探险，决不让别

人来拿走我的东西！”

他四面看看，骄傲地站了起来。他走到一个躺着的富翁身边，大声问：

“喂，你是谁？你干么拿我的金元宝做枕头？”

那个人一动也不动，也不吭声。

“问你话呀，喂！”唧唧又嚷。

等了好一会，还是不见动静。

唧唧觉得有点不对头了：

“怎么……？”

一摸——哈呀，冰冷的！原来那并不是个活人。

再看看那几个躺着的。也一样！

唧唧吓得赶紧走开。

后来又一想，倒也不怕了，反倒放心了：

“他们既然已经死了，那就不能拿走我的财宝了。”

可是坐在岛边上的那三个富翁，却是活着的，而且——

“而且拿我的钱打水披披玩！”

唧唧马上向后转，又往岛边走去。

“喂，你们这三位！”唧唧一面向他们走近，一面嚷。“干么把别人的钱财往水里扔？”

他们看也不看他。只有那位扔珠子的富翁懒洋洋地回答了一声：

“没事干，无聊。”

唧唧生气了：

“这些钱财是谁的？你知道么？”

“你说是谁的？”

“都是我的。”

“好吧，”那位扔珠子的富翁仍旧是懒洋洋的声调，“那就算是你的吧。”

唧唧问：

“你不眼热么？你想不想要一点儿？”

那位扔珠子的富翁瞧了唧唧一眼，慢吞吞地说道：

“你是刚到这儿来，怪不得你这么问。我刚来的时候也和你一样，说这儿的财宝都是我的，生怕别人动手。现在我可不在乎了：你说是你的，就真都是你的，都拿去吧。”

“哈呀，你这位先生可真慷慨！”

那位扔珠子的富翁又告诉唧唧：

“我刚来的时候，还跟他们两位打过架。谁都这么说：‘这岛上的钱财都是我的！’我们各不相让，就彼此吵嘴，还想要找一个地方来打官司——不过找不到。可是到了后来，我们谁也不争执了。谁爱拿去就拿去吧！”

“那为什么？”唧唧钉着问。

那位扔珠子的富翁看看唧唧，问道：

“你今天用过饭没有？”

唧唧回答：

“饭是没有用过，不过吃了一点儿东西——可是一点也不好吃。”

那位扔珠子的富翁有气没力地点点头说：

“难怪你不知道。我老实告诉你吧。这个岛好是好极了，又有钱，又有各种值钱的珠宝，岛上的人也都是好人——因为全都是富翁——可是这个岛也有一个缺点，你看出来了没有？”

“没有。什么缺点？”

“有这么一个缺点：没有人替我们做活。”

“什么？”唧唧大声说。“我们有的是钱，还怕雇不到人给我们做活？”

“可是这个岛上没有别的动物，只有富翁。”

停了一会，那位扔珠子的富翁又问唧唧：

“你身上带着干粮没有？”

“没有。”

“唉，我现在什么都可以不要，只要有一点点吃的就行了，哪怕一小碗稀饭也好。”

那位扔珠子的富翁说到这里，就不再开口了，躺在珠子堆里休息，半闭着眼睛。

唧唧在旁边站着看了半天，想道：

“这个人说得多寒碜！难道他真的是个富翁么？”

可是渐渐的，唧唧也觉着待在这个岛上不大方便了。

唧唧是吃饱了才飘到富翁岛来的，暂时倒还不觉得饿。可就是渴得难受。他不知道要到哪里找水喝。他听说过世界上有一种人会在地里掘一个深深的洞，就可以打那个洞里汲水。可是那一种人这儿没有。

他仿佛记得世界上还有那么一号人，会挖一个沟渠，从什么地方引水来。还有自来水，据说也是什么工人造出来的。

这些人可都没有跟着他来伺候他。

他再看看那几位富翁，他们也不再扔东西玩了，都躺到了金银珍珠堆里。

“唉，到哪里去买一杯水来就好。”唧唧说。

还不单是想喝呢。一会儿连吃的也都想了起来。

再说，住处也很不舒服。没有一间屋子。连洞也没有打一个。只能待在露天下面，一天到晚日晒雨淋的。全岛上没有一张正式椅子，要坐就得坐在元宝上面或是坐在金砖上面，又冷又硬。……

唧唧就这么待在富翁岛上，一天又一天。

那三个扔钱财玩的富翁已经饿死了，只剩下唧唧一个人。

“这许多钱财真的都是我一个人的了……”

唧唧晕晕胡胡地这么想着，就趴到了金元堆里，再也不起来了。

太阳仍旧把那满地的珠宝照得闪亮。碧绿的海水一滚一滚的，卷起一道道白边，哗哗地响着，一碰到岛边的岩石上，就散成一个个的水珠。

第十九章 乔乔和小林的消息

乔乔和小林呢？现在他们在哪里呢？

乔乔和小林还是在机车上做工。有一天，是他们的节假日，有一位童话作家就去访问他们。铁路工人们都说：

“他俩在图书馆里呢。”

童话作家一走进图书馆，果然看见乔乔和小林在那里看童话。童话作家叫道：

“乔乔，小林，你们好呀？”

图书馆馆员赶紧向他摇手。童话作家把舌头一伸，就小声儿问乔乔和小林：

“国王呢？国王怎么样了？”

小林也小声儿说：

“哈，你就只关心国王！从前有个国王……”

童话作家脸一红，说道：

“谁说我只关心从前有个国王！我才关心你们呢。真的，你们那天不肯开唧唧的列车，就把机车开走了，后来怎么样？”

“那可又是一个故事，你简直可以写一本书，”乔乔说，看了看小林。

“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别在这里说话——妨碍小朋友们看书。”

童话作家只好不开口了。可是乔乔和小林看书看得出了神，一点也没有要走的意思。童话作家坐在那里，觉得很无聊，就一个人走出图书馆，找那些铁路工人去了。

“大叔，大叔！”那位童话作家叫，“那天后来小林和乔乔怎么样？请你们告诉我。”

有一位年老的铁路工人就对童话作家讲起故事来。他一五一十地讲，红鼻头王子怎样做了国王，这位新国王怎样把小林和乔乔抓起来关到了牢里……

“什么？”那位童话作家忍不住插嘴，“他俩给抓起来关到了牢里？”

不错，是发生过这样的事。

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

包包大臣那时候向别人解释过：

“老国王和蔷薇公主在海里淹死了，唧唧少爷失踪了，这都是小林和乔乔的罪过。要是那天小林和乔乔肯给唧唧少爷

开列车，也就不会出事了。”

另外，还逮捕了许多铁路工人。

“因为这些铁路工人都和小林一样，那天不肯开唧唧少爷的列车。”那位站长这么说。

那时候就有海滨市长平平出来做证人，证明老国王和蔷薇公主的确钻到海里去过，还证明唧唧少爷自从下海之后就没有露过面。

唧唧的总管家吉士也做了证人，证明叭哈的确是被人害死的，还证明唧唧少爷那天坐上专车之后，就没有回过家。

皮皮和鳄鱼小姐也都是证人，证明小林从小就不相信国王的法律。

还有一个证人，长着满脸的绿胡子，叫做第三四四格。那个第三四四格证明四四格和第二四四格是被许多做工的小孩子打死的。

还有那个怪物也是一个证人，证明乔乔和小林都想要推翻国王陛下的朝廷。

皮皮还宣布：

“小林和乔乔都是野孩子出身。小林出世的时候，就好象一条野狗似的，躺在一个山谷里，后来幸亏有一位好心的绅士发现了，才把他送到咕噜公司去做工。小林和乔乔是没有家的，只有一个寄父，叫做中麦——那也是一个不守规矩的穷汉，一定也犯过罪。不过中麦已经死了好些年了，就也不必追究了。”

那许多证人就都几里咕噜商量着，想尽法子要把乔乔和小林判出罪来。

“可是我们能让他们迫害咱们自己的人么！”那位讲故事的年老工人讲到这里，就气忿忿地说。“当然不能！我们铁路工人都不答允。非把乔乔和小林放出来不可！非把抓去的铁路工人都放出来不可！”

还不单是所有铁路上的工人，就是别方面的工人也都动了起来，叫国王马上释放抓去的铁路工人们。

“立刻放他们自由！”

海滨的庄稼汉也都忿忿不平，他们说道：

“那些火车司机都是为了要救我们的命，所以那天一定要给我们运粮食。现在他们为了这件事吃官司，那我们都不依！”

别地方的庄稼汉们知道了这回事，也都叫起来：

“不许害好人！立刻把所有抓去的铁路工人都放掉！”

有些教师，还有些作家和艺术家，还有些科学家，也都站出来：

“释放乔乔和小林和所有被捕的铁路工人！不许把他们判罪！”连外国都有许多老百姓的团体提出抗议来了，打电报给红鼻头国王说：

“你这么乱抓好人是可耻的。全世界的老百姓都叫你立刻释放那些被捕的铁路工人！”

红鼻头国王和包包大臣他们害怕起来：

“怎么办呢？”

本来还想拖延几天再看，可是老百姓越来越忿怒了。包包大臣只好把所有抓去的铁路工人都放出来。

皮皮对包包大臣小声儿说：

“你看那些老百姓——多可怕！我们可没有几天好日子过了。”

第三四四格也叹一口气：

“唉，不久他们就得把我们赶下台，不再让我们当老板了。”

过了一会，第三四四格又说：

“唉，到那时候再说吧。反正我现在——当一天老板就得赚一天钱。”

就这样，乔乔和小林和别的许多铁路工人都释放了。

那位铁路工人大叔对那位童话作家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给孩子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 9 月初版
1977 年 12 月第 4 次印刷(经修订)

本集据 1977 年第 4 次印刷本校印

序

一九五一年以来，我曾陆续给孩子们——主要是少先队员们写了几则故事。这就是。

我在跟孩子们的接触当中，发现有一些个问题——用几句话说不清，得打比方，设譬喻，讲到后来就形成了类似寓言那样的东西。有时要找生活里的例子来谈，到后来就形成了故事。

可是其中有好些没有写下来。那多半是某一地区某些孩子中间的特殊问题，只要对这些孩子讲了就够了；或者只是一时发生的问题，当时解决了就行了，——要写出来让所有孩子们普遍去阅读，那实在没有意思，有时甚至还会起副作用。还有一些，看看好象是孩子们的问题，关键其实是在于大人，——比如，有些有关孩子们的事情本该他管的，他却不管，不过问，一推了事；或是管而管得不对头，他脑子里有那么一套既跟咱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毫不相干，又跟咱们中国人民的生活毫不相干的儿童教育观在那里作祟。遇上这类事的时候，你顶多只能教给孩子们去尽他们力之所及地搞好他们的份内事，解决一些枝节问题，皮毛问题；而根本解决，你非另外对那位大人做一番工作不可。

至于为孩子们写下来的东西，我想应该努力办到这两件事，或者说是两个标准：

一，要让孩子们看了能够得到一些益处，例如使孩子们能在思想方面和情操方面受到好的影响和教育，在他们的行为习惯方面或是性格品质的发展和形成方面受到好的影响和教育，等等。这是为孩子们写东西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么还要——

二，要让孩子们爱看，看得进，能够领会。

写作时候的一切问题，困难，都是为了要办好这两件事才发生的。写作时候的一切劳动，苦功，以至艺术上的考究，技巧上的考究等等，也都是为这两件事服务的。除开这两件事——两个标准以外，老实说，我就不去考虑了。

这个看法也许太简单了些。因此，每逢有人一问到关于有些儿童文学的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应该由一部叫做《儿童文学概论》那样的书来讨论的，——我就直发窘。例如吧，有人告诉我，我的一篇童话，跟某一篇论童话的论文里所规定的相符。他质问：

“难道童话可以象你这么写么？难道可以拿当前的现实生活插到童话里去么？难道这可以叫做童话么？”

我就回答不上。

“您瞧着办吧。”

“或者不如叫做寓言……”他这么自言自语说了一句，马上又怀疑起来，“可是寓言——寓言哪兴写这么长的？”于是他又问我：

“那么，什么是童话，你自己说？”

我还是答不上。我没有研究过。

“那你是怎么写出来的？你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法来写？为什么要借用民间故事里的材料，写这么一个幻想的故事？”

我只好老实交代：我只是为了方便，才这么办的。你说这所写的不过是个比方，是个譬喻，也可以；说是个幻想故事，也可以。我之所以要这么写，无非为了更容易表达出我那个想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为了想把这个思想内容表达得更集中，更恰当，更明显，更为孩子们所能领会。

要不然，我不会想到要这么写。

只看是什么思想内容，什么题材，写给哪种读者看，这才决定怎么样写，用怎样一种表现形式。我可从来没有去想过这配不配叫做童话或其他的什么什么。

假如您认为它不符合您的童话的定义，那您就别叫它童话就是。您爱叫它什么就叫它什么，我都没有意见。

这行么？这算是哪一种作品呢？

那我只要问这作品办到刚才列举的那两件事——那两条标准没有。要是办到了，那就行，就可以印出来给孩子们看，管它叫做什么。

可是，这两件事办到没办到，你自己怎么知道呢？

那得请教孩子们。拿作品到孩子们中间去试验试验，看他们的反应怎么样，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法。但要搞这样的试验，首先还得检查一下我跟这些孩子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平等。假如我被当做“作家”在台上供起来，而老师或辅导员又帮着吹了一通，于是只许孩子们致颂辞，鼓掌——我随便扯些什么，他们也得对我鼓掌，——那就不是试验。一定得跟孩

子们真正交上朋友，让他们在我面前能够自自然然，自由自在，无话不说，然后听他们自己说，或观察他们的反应，这才能判断他们到底对这篇东西喜欢不喜欢，能不能领会。

更要紧的，是看他们读了以后的实际影响怎么样。

据我自己的经验，给孩子们写的东西往往是很快就会在孩子们中间看出影响来的，而且他们往往就会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有时我直接或间接知道有的孩子因读了我的某篇东西而得了些益处（能进步，能变得更好，或是能改正自己的缺点，等等），那真是我的最大快慰，最大喜悦，也就是给予我这项劳作的最大酬报。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别的什么我都不需要了。我在写这东西时候所吃的苦，也补偿过来了。——老实说，为孩子们写东西，在我是一件最吃力最艰苦的工作，比写给成人看的东西要多花到几倍以至十几倍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还总是写了又重新写过，改而又改，有时搞得每天饮食睡眠都不正常。可是孩子们！只要你们能从我所写的东西里得到一些好处，受到一点教育的话，那我就心甘情愿地愉愉快快地来为你们下苦功，为你们干活，那些苦都算不了什么了。

我搞这个，当然是个外行。可是我认为我们每个人——无论你是不是专搞儿童文学的，总也可以而且应该为咱们孩子们做一点事。

出版社叫我把这些给孩子们写的故事编成一集，说这种版本不只是为了孩子们，主要还是供给成人们。我想这也好，倒可以抛砖引玉。就照着办了。有些地方又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还叫写一篇序。就写了上面这一些。这当然不是谈什么

儿童文学问题，只是老实讲一下我个人在写这些东西时候的一些实际情况而已。

一九五八年九月

去看电影

小红上了电车，她要去看五彩片子《小园丁》。

同学们都看过这部片子——今年三月里放映过。可是那时候小红正闹病：叫做流行性感冒。妈妈不让去看电影。

小红常常听同学们谈起《小园丁》。越听，就越想亲自去看一遍。可是这部片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她就老是盼着，等着。

等啊等的，有一天——就是星期六，就是昨天——报上忽然钻出来了《小园丁》的广告：星期日早场，九点。只放这么一场。

这可给她盼到了！妈妈这回准许了她。

现在她在电车上站着。脸通红，出着汗。焦急地望着窗外。

街上非常热闹。电车不慌不忙地跑着，客客气气地响着铃铛——一点也不性急，好象说：

“借光。呃，借光。”

“还有三站……”小红计算着。

有一位阿姨拉拉小红：这位阿姨旁边刚刚空出了一个位子。小红对这位阿姨笑一笑，很听话地坐下，就发觉座位上有

一本皮面的簿子——又是皮夹又是记事册的那么一本活页簿子，爸爸也有那么一本。只是这一本是浅黄色的，而不是棕色的。她问：

“阿姨，这是您的吧？”

“不是我的。”

小红举起那本簿子，嚷着：

“谁的？谁的？”

谁也不来认领。有一位老伯伯说：

“一定是刚才那位同志落下的。他刚下车。”

于是好几个人对着窗外叫起来：

“喂，同志，你丢了东西！……同志！”

小红也在窗口扬着那本簿子：

“叔叔！叔叔！”

可是那位叔叔没有听见。他已经跨上了人行道，手里夹着一个黑色皮包。他站了一会，好象想了一下什么，又往东走。

小红决定：

“我去交给他！”

卖票员正要关门，小红往他胳肢窝下一钻就跳下了车。

电车开走了。窗口有几双眼睛对小红关心地看了一眼，就轰的一声掠过去了。

小红拿着那本簿子站在街边，踮起脚来望一望。又走上人行道，踮起脚来望一望。可是总没有看见那位叔叔。往东跑几步，跳起来望一望。还是没有。

“也许又是我毛脚毛手了吧？”她正要拔腿再跑，又疑惑起

来。

真是。只要你不那么慌忙，好好地对四面看一看，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人挟着黑皮包在对街慢慢走着，往南拐了弯。

看来他一点也不知道他丢了什么笔记簿，一个劲儿迈着步子。后来他发现一个带红领巾的女孩子追着他——“叔叔，您掉了东西！”他这才站住，摸不着头脑似地张大了眼睛。

小红把两手放在背后。她努力把呼吸调匀了，问那位叔叔：

“您刚才从电车上下来的吧？您自己查一下看，丢掉了什么东西？”

那位叔叔看了看自己身上，看了看四面八方。他眨眨眼睛，猜谜似地想了一会。又看看小红，似乎说：

“就算我输。你说出来罢。”

“您掉了什么笔记簿没有？”

“笔记簿？”他把左手挟着的皮包交给右手，掏着左边口袋，“嗯，在这里。没有丢。你看。”

“您另外还有一本笔记簿吧？”

“没有。我只有这一本。”

小红着急起来：

“这就是说，这本簿子是别的叔叔的！”

小红掉脸就跑。

“喂，小朋友！”那位叔叔忽然想起了什么，又把小红喊住，“我忘记对你说‘谢谢’了。你拾到的东西虽然不是我的，我也应当谢谢你。”

小红掉脸就跑。往哪里跑，小红自己都不明白。

这可真是小孩子气!

她小时候,做起事来倒的确有点手忙脚乱:陈老师和妈妈谈过不止一次。现在呢,已经过完了暑假,小红升到了五年级了。这就是说,她现在已经成了高年级学生,简直可以说是大——说是大人虽然还不十分正确,至少可以说是大孩子了。

大孩子做起事来就不至于手忙脚乱,除非有很急很急的事情——例如赶着要去看很好很好的电影。

现在小红可想起了陈老师的话:

“小红,你看应该怎样做才对?你先仔细想一想罢!”

总是这样的:小红越急,陈老师样子就偏偏越沉着,声调越平静。不知道为什么,小红自然也就静下来,不那么慌慌忙忙的了。

嗯,想一想罢。

那位丢了东西的叔叔是在哪里下车的呢?不知道。总而言之,在这个站上是他找不到的。那么——

“我把这本簿子送到学校里去……”

不。还是交给这里的派出所吧。顶多不过花费五分钟。

可是别忙!先把这本簿子检查一下吧,看有些什么东西。

许多页纸上都是密密的字。这一定又是工作笔记簿,又是学习笔记簿,跟爸爸那本簿子的性质一样。夹袋里还有一迭人民币。小红把钱拿出来要数一数,忽然有一张淡蓝色的纸头飘到了地下。原来是一张入场券。

“什么入场券呀?”——没有写明。也没有地点。那上面盖了一个蓝色的圆图章,可是认不出是些什么字。日期:是今天。时间:上午十时。“只限一人。请勿转让”。

纸角上有几个钢笔字：“王芬同志”。

小红高兴起来：

“哈，我知道是谁的了！”

那么，她可以在“中国少年报”上登一个启事，找这位王芬同志。等到有一天，这位王芬同志读了报，就会到这里的派出所去领回他的笔记簿，还有这张入场券。……

可是不行！就在今天上午十点钟，这位王芬同志要凭这张入场券去开什么会——说不定是很重要的会议呢。

“那可怎么办呢？”

时间——一秒钟一秒钟，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

这真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真想要把这个问题向大家提出来：同学们，请你们自由发表意见罢！那就可以听到许多主张，许多办法。小红好象就听见有两个孩子在那里辩论。一个说：

“谁叫小红在电车上把这本簿子拾起来的呀？要是她没有拾起……”

第二个孩子马上反驳：

“依你说，小红就该把别人的重要东西随便一丢：‘关我什么事呀？我还是打我的克郎球去罢！’就拍达拍达跑掉了。就是让坏人拾了去也不管。是么？可是小红不是那样的孩子。她是个少年先锋队员。”

“什么！”那头一个孩子叫起来。“把别人的东西随便一丢，去打克郎球？——那当然不对呀！克郎球有什么了不起呢？可是小红——并不是要去打克郎球。小红是要去看电影。她盼望了很久很久了。这是个了不起的好片子！好玩极了！只放

这么一场。问题就在这里。”

“那么你说罢，哪件事要紧些？——还是王芬同志去开重要会议要紧呢，还是小红去看五彩电影要紧？”

那头一个孩子回答：

“当然都要紧。小红其实可以去找同学们，问他们：‘你们看过《小园丁》没有？’‘都看过。’‘啊哈！好极了！那么就请你们代替我做一件事罢，这是为人民服务的事呀。’小红就可以把这本簿子交给同学们。小红就可以去看五彩片子。”

“那么小红第一个就要找你……”

“嗯，那不行！我要跟哥哥上公园去呢。同学多得很呀，何必找我呢？去找别的同学们，好好地跟他们说一说，准行。”

那第二个孩子又很快地接嘴：

“这就是说：‘同学们！我今天因为要去玩，要去看五彩片子，所以我没有工夫来替人民服务了。你们代替我服务一回吧。你们可千万不能也去看什么电影，也别跟哥哥去逛什么公园。你们应当代替我把事情做好。我不管了。’你的意见就是这样。”

“哦哟，我讲不过你们！随你们怎么办吧！反正小红是独自一个人在这里，谁也没有看见她现在做了什么事。做得不好，反正也不会减掉品行分数。做得好，反正也没有奖品。……”

这就有许多孩子会嚷起来：

“哈，你不够做个队员！陈辅导员告诉过我们：‘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也要象有十只眼睛看着你似的，象有十只手指指着你似的，自动去做一个队员应该做的事，还要好好地做到底。’我们小红就是这样的。”

小红想：

“不错，就是这样的。十点钟以前要把王芬同志找到”
结果，小红这回要去看《小园丁》，还是没有看成。

可是小红很高兴，因为她终于找到了那位王芬同志——原来是一位阿姨，年纪怕比妈妈还大呢。

是这样的：小红不慌不忙地查那本笔记簿，就发现了几个姓名住址。她去找了最近的一家，没找到人。又找到一个地方，那里大家向各处打电话找王芬阿姨，找到了。王芬阿姨来了。亲热地抓住小红两只手，不知道要怎样才好。

“小朋友，可是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小红说：

“一个少年先锋队员。”

原载 1951 年 11 月 26 日《中国少年报》第 4 期，
又《人民文学》月刊 1952 年 2 月 1 日 2 月号

罗文应的故事

六年级的同学们和几位解放军叔叔交朋友，常常通信。第二小队队员们有一次写去一封信，信上讲到了罗文应的事情，是这样写的：

叔叔们：

收到你们的信，我们高兴极了。

你们说：“罗文应进步了，入队了，真是一个喜讯。这是你们给我们的一份最好的礼物。”

我们读到这里，欢喜得把罗文应抬了起来。罗文应又是笑，又是眼泪直冒。

上次我们和你们会面的时候，刘叔叔问罗文应为什么还不入队，罗文应脸上热辣辣的。那时候他申请过，没有批准：他不好好温功课。

那时候罗文应其实就已经有了这个远大的理想：将来要象叔叔们一样，当人民解放军。同学们给他提意见：

“罗文应，解放军叔叔不是说过的么：你现在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还要把身体锻炼好。”

罗文应看了同学们一眼，心里想：

“嗯，将来——你们瞧吧。”

意思是说，将来他一定搞好学习，锻炼好身体。可是今天——今天已经星期六了。刚要用功，又马上会遇到假日。不如从下星期一起罢。

到了星期一。下午放学回家，罗文应走得很快。他打定主意不再象往日那样——往日总得逛上什么四五小时才到家，一面吃着替他留下来的饭，一面又要防备挨妈妈说。今天一定按时回家，晚饭后的时间就可以好好分配一下了。罗文应一路上打算着：

“我得把算术题都答出来，整整齐齐写在本子上，星期日就带给解放军叔叔去看。‘叔叔，我将来能不能学炮兵？’——‘能！’错不了！”

罗文应想得很兴奋，就胸部挺出，大踏步走进市场里去了——不知不觉走了进去的。

他在市场里一共花费了两个多钟头。他忙得什么似的：参观了许多许多商店。连磁器店他都仔细看过了。又在一个摊子旁边观察那些陈列着的小刀子。他恨不得试一试，看这些小刀究竟有没有赵家林的那一把快。而他研究得最久的，是玩具店门口的那一盆小乌龟。

“回去说服妈妈，让妈妈给妹妹买一个吧。我应当照顾妹妹……”

可是罗文应觉得整个市场突然一下变了样子。他吃了一惊。他从那个盆子上面抬起头来一看，原来电灯都亮了。

“啊呀，可了不得！”他赶紧站起身来就走，“今天又迟了！”拐进胡同，罗文应越走越快。他决计要好好做功课。

“解放军叔叔那么关心我呢。我争取入队，一定……”

忽然他听见“拍达”一声，响得很脆。

“咦，谁在那儿打克郎球？”罗文应朝一家糖食铺里瞟了一眼。他觉得这一瞟还不够分明，就索性停下来瞧了一瞧。

唉，没有办法！这一局克郎球——罗文应非看下去不可，因为有一个“飞机”正呆在角落里，怎么也不肯动。那个打球的是个大个儿，很吃力似地打了一杆：没中。

罗文应等着那大个儿轮到打第二杆，还是不顶事。

罗文应非常着急。真要命，别人还得赶回家吃晚饭，吃了晚饭还有八道算术题，一张大字呢！可是那大个儿轮着打了五杆，偏偏都落了空！第六杆呢，又放下那个“飞机”不管，打别的去了。因此罗文应不得不老是等着。罗文应就常常遇到这一类不能解决的困难。

就这样，罗文应很晚才回到家里。他赶快扒了几口饭就算完事，唯恐耽误了复习时间，也就不管这样的吃法合不合卫生了。

“你又到哪里去？”妈妈看见他把筷子一放就往外走，惊异地问。

“我去买大字本子。”

“怎么，你放学回家的时候没有买？”

“我没有工夫呀，妈妈。”

这个星期一又象往日一样：到了该睡的时候，罗文应还在对着第二道题目发愣，又疲倦，又焦心。还是明天早晨再做罢。他这就一面看看画报，一面写写大字，忙到十一点钟才上床。第二天起得晚了，睡眠可还是不够，上课直打瞌睡。妈妈

说他：

“你看你！谁叫你贪玩的？”

“贪玩？”罗文应红着脸，撅起了嘴。“难道我玩得舒服么？我心里可生气呢。”

真的，罗文应就是玩也没有玩好。

我们跟他谈过：

“你光想着将来当解放军，现在可一点也不准备，一天一天挨过去，把时间浪费掉了，那还行？”

“谁说行？”他低着头，两只手卷弄着衣角。“周老师告诉我时间要节约。我们一分钟一秒钟都该好好计算着用，这我知道。可是不知怎么着，一个不留神又犯了老毛病。”

我们决定帮助他：

“罗文应，我们来集体复习罢。我们五个人都到李小琴家里去做算术题，你赞成不赞成？”

“下星期起吧？”

“今天起。”

“好，今天起就今天起！赞成！”

大家都很高兴。罗文应也不愁眉苦脸的了。

那天放学，我们派赵家林一直送罗文应到家。两个同学分手的时候，赵家林提醒一句：

“六点半钟以前！——记着！”

“知道，知道。”

“罗文应，”赵家林走了两步又回头，“吃了饭就走，别上别处去……”

罗文应觉得赵家林什么都好，可就是有点儿罗苏：

“呃哟你真是！保你一分钟也不迟到，好了吧？”

一吃了饭，罗文应就把书本什么的收拾起来。他知道妈妈在注意着他，时不时很得意地瞧他一眼。他可装做没看见。他也没有把他参加复习小组的事告诉妈妈：他怕妈妈说什么“对呀，这才是好孩子呢！”——说得他会满脸通红。

他低着头，专心专意地把算草本装进书包里。想了一想，又把算草本拿出来：他决计不带书包出去。一背上书包，街上的人说不定会瞎猜一气——

“瞧，这个孩子又玩到这早晚才回家！”

罗文应找出一张旧报纸来包起这些东西。忽然妹妹赤着脚向他跑来，两只手慎重地捧着一本画报——爸爸新奇来的。

“哥哥包起，哥哥包起！”

哈，巧极了！好象爸爸知道他今天要去参加复习小组似的！他正好把这本新画报带到李小琴家里去，休息的时候可以跟同学们一块儿阅读。以后这本画报就放在复习小组里罢：是大家的。

“哎，好乖，”罗文应从妹妹手里接过了画报，看了看封面，就打开纸包要把它包进去。……

他又看了看封面。

“这是谁？”他问自己。“生产模范？”

他想要包进去，又还是放心不下：呃，到底是谁呢？——封面上这位叔叔，他好象在哪里见过。

罗文应只好打开画报来找目录。一打开，他就忍不住要从头至尾翻一翻，好知道一个大概。

“光翻一翻，碍不了事，”他看看这幅图，看看那幅图。“怎么回事呀，这是？”

要念一念那下面的说明才知道。

罗文应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又看看图片，好象要检查那篇说明写得对不对。于是顺便又念了几节文字。一方面可又在催着自己：

“行了行了，快走罢！……瞧这农民伯伯！——呵，真棒！”

时间不会等你。罗文应一看钟，把画报一扔就跳了起来。

六点四十二分！

“妈妈，咱们钟快了吧？”

“不快，今天刚打电话对过。”

糟了！罗文应把纸包一挟，想要跟妈妈说一声就走。可是又觉得不对头。

“罗文应！为什么迟到？”——同学们准会问。

“罗文应！为什么又犯老毛病？”——同学们准会问。

他瞧着那个纸包发愣，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好意思再到李小琴家里去了。他急得淌出了眼泪。

“去罢，去罢，不要紧的，只要以后能够改过来，”他听见一个声音叫他。

可是谁知道同学们会怎样呢？他去了，同学们还理他么？他失了信用！他亲口约好了的又不当回事！同学们准会告诉周老师，准会告诉解放军叔叔——唉，他太对不起那几位叔叔了！

“刘叔叔，你们还跟我交朋友么？”

两颗眼泪流到了脸上。

假如现在还是在六点三十分以前……

可是时间再也不会回来！损失了的时间再也没有法子补救！

他愿意向同学们认错，愿意挨同学们的批评，只要同学们还肯和他好，还肯让他参加复习小组，帮助他学习。他以后一定不迟到。

时间越过越迟。他就更加懊悔，更加和自己生气。……

突然他惊了一跳，他觉得有人喊他的名字。

他侧起耳朵来仔细一听，只听见妹妹在东一句西一句地唱“小耗子上灯台”，妈妈有时候给她提提词儿。

他失望地说：

“谁还来找我！”

罗文应，你可是想错了。队员同学们怎么会把你丢开不管呢？你听！这不是？

的确有人叫他。听得出一个是赵家林。还夹着一部高音，那正是他们的小组长李小琴——她也跑到他家找他来了。还有什么说的！罗文应当然是赶紧跑去迎上他们，一面嚷着“来了来了！”就跟他们一块儿去做功课。……

可是罗文应没有这样做，这太不好意思了。李小琴和赵家林跑进来的时候，罗文应恨不得躲起来。他低着头装做看画报。

“罗文应，”李小琴一冲进门就嚷，“你怎么不去复习？”

罗文应又快乐，又难过，撇过脸去不看他俩。

“怎么了？”李小琴站在房门口愣了一下，把步子放轻，慢慢走近他。“病了么？”

“没有。”

“那么去吧，”赵家林两只手搁在罗文应肩上，和李小琴互相瞧了一眼。

罗文应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会哭出来，用力咬着下嘴唇。好一会才勉强地开了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我不去……我有事……”

“有事？你可怎么又在这儿看画报呢？”李小琴一把拖起他来。“走吧，大家等着你呢。”

原来同学们还等着他！——李小琴从来不撒谎。

赵家林还告诉罗文应：

“要是在你家里找你不着，我们就得上市场去找。要是在市场里也找你不着，就到街上去找，到派出所去找。无论如何要把你找到，叫你来跟我们温功课。小组是这么决定的。”

那就赶快！一秒钟也别迟延！

同学们跟妈妈说了一声，妈妈喜欢得抓住了李小琴的手：

“这可就好了……”

罗文应脸上滚烫，推开李小琴就跑。刚出了大门口又飞奔回家来，抓起桌上那本画报，才连蹦带跳地跑了出去。

三个同学又笑又嚷地走了。

这天成绩很不错。功课做完了还好好玩了一阵。罗文应从来没有这么愉快过。

“唉呀，以后可一定要注意，”罗文应下了决心。“别再耽误了时间。”

他常常记起解放军叔叔信上的话：“希望你自已管得住自己。”

他向李小琴提一个意见：

“往后放学，你们不必派人送我回家了吧。你们都得绕那么多路，花那么多时间。我自己管住自己不就得了？”

“好，”李小琴想了一下。“小组相信你做得到。”

罗文应果然做到了。他功课也一天一天地有进步了。

“开首可真不容易呀，”罗文应回想那个时候的情形。“头两天倒还好，小组没派人送我，我一个人也能一心不乱地回到了家。第三天可就有点儿什么……”

第三天恰好刮了风。他放学走过市场门口，实在不放心那一盆小乌龟：今天天气那么凉，它们怎么样了？还是游得那么活泼么？

“真的，爬虫类会不会感冒的？”他自问自。“去看一看罢，啊？……不许！”

走了几步。他心里痒痒的。光去看一看小乌龟，别的什么都不看，行不行？——这总可以通融通融吧？

喂，别走得那么快！倒好好考虑一下看。……

“不行！”罗文应硬管住了自己。

至于胡同里那家糖食铺里——克郎球是没有人打，倒有三个人坐在那里下跳子棋。罗文应膘一眼就知道了。只是不知道他们下得好不好，胜败如何。

怎么样？去稍为看一点儿——只看那么一点点儿，可以不可以？

“稍为……？嗯，还是不可以！”

他叹了一口气。要知道，跳子棋可不比克郎球。今天稍为看那么一下，明天起决计不看，这总不要紧了吧？

他想起了刘叔叔他们。要是叔叔们知道他现在转的什么心思，会怎么说呢？——“哼，老毛病！”

罗文应就头也不回，坚决地向前走去了。

以后就好得多。比如有一天，他发现地下有一颗脆枣。他只不过稍为研究了一下——“咦，这究竟是卖脆枣的掉下的，还是吃脆枣的掉下的？”——就一脚把它踢得老远的，不见了。

“踢到了哪里？”——别管它！他还有事呢。要是照他以前的习惯，就非把它找到不可。

可是那颗脆枣自己却蹦蹦跳跳地又滚了回来：原来对面有一孩子也踢了它一脚。罗文应即刻又把它一脚踢回去。对面那个孩子一脚就截住了那颗脆枣，兴高采烈地向罗文应招手：

“来，我守球门！你踢！”

罗文应仅仅只愣了两秒钟。

“我没有工夫：现在不是玩的时候，”罗文应一面走一面打手势，“小朋友，你也早点回家去吧。”

这些情形，罗文应都向周老师和复习小组汇报过。

叔叔们，罗文应就是这样准备着来学你们的榜样的。罗文应就是这样进步起来的。

现在呢，罗文应已经养成新的好的习惯了。不是玩的时候你要引他玩，他才不理这个碴呢。他按时学习、劳动、运动、休息，不再浪费时间。在家里也有工夫帮助妈妈做事，有工夫照顾妹妹了。还真的给妹妹买了一个小乌龟，可好玩儿呢。他自己说：

“以前么，我不能做到节约时间，简直照顾不过来。妹妹我是爱的。妹妹摔了跤也不哭，只嚷：‘哥哥，你捡起来了！’”

我听了好一会没听懂。有一回她说：‘可了不及啦，我矮朵伤风啦。’你们猜，这是什么意思？鼻涕她也不叫鼻涕，叫‘鼻鼻’……”

“罗文应，”周老师打断他的话。“你妹妹的语法问题以后再讨论吧。我们的谈话和作文也应该注意节约：谈得集中些，不要东拉西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那么，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吧。

敬礼！

签 名

原载《人民文学》月刊 1952 年 2 月 1 日 2 月号，

又连载于 1952 年 2 月 18 日、2 月 25 日

《中国少年报》第 16 期、17 期

他们和我们

一中队到师范部参加表演去了，那里有一个慰劳荣军和烈属军属的晚会。

我们二中队可另外有任务：要出版一份特大号的墙报。

墙报主编是杨行敏。杨行敏打算着，怎样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墙报组当然很棒：要编得怎样出色就怎样出色。那可说的是平日。今天晚上——好象就不那么十分保险似的，说不定有人要叽哩咕噜：

“嗯，让一中队去和叔叔姑姑们会面，去表演，让大家给他们一中队鼓掌。我们可就得闷声闷气在这里编墙报！难道我们不会表演么？我们墙报组里就有李小琴——唱歌分明是全校第一。……”

于是杨行敏跟大家谈了一阵。结果很好。杨行敏总括了大家的意思，提出了一个口号：

“又要编得好，又要编得快，又要注意保密。”

就在今天晚上——一定要一声不响地把墙报编好，一声不响地把墙报贴出去。明早好叫大家吃一惊：哈咦，怎么忽然一下子冒出这么一张墙报来了？这么大，这么好！谁编的呀？

那么，就可以毫不稀罕的样子回答：

“还有谁？——当然是二中队。”

就这样。一吃了晚饭，杨行敏这一组人就一个个溜进了学校，到队部办公室里专心一志地着手工作起来。

全校都静悄悄的。没有谁来打搅。将近八点钟，墙报快要编好了——李小琴已经把版式画好，稿子也都由杨行敏最后校对过，只要照着计划贴上去就行——忽然电话铃响了起来。

杨行敏刚站起身，赵家林就三步两脚抢了出去，接上了电话：

“喂，喂！”

电话里有好几个孩子在哇啦哇啦。原来是一中队的几个队员——从师范部打来的。

“请您找周老师接电话……”

“周老师开会还没回来，”赵家林拚命地嚷，生怕对方听不见。“喂！还，没，回，来！懂么？……什么？听不明白！……别几个人一块儿说话！你们选出一个代表来说话！”

“哟，还要我们选出个代表来跟他说话呢！……谁呀，你是？”

“你管我是谁呢！……什么？什么？大声点！”

“这是个什么人？”那边发生了疑问。“是个聋子？”

赵家林火了：“你们才是聋子呢！”

“哦，赵家林！是赵家林！”

赵家林连耳根子都发了红。正不知要怎样才好——

“我来我来，”杨行敏跑来接过了听筒。“喂！……什么？我不是赵家林。……不是就完了。嗯，不是！……什么？找赵家

林？”杨行敏踌躇了一下。“嗯，他在倒是在这里。”

赵家林伸出那只沾得黑一块红一块的右手来，紧紧捂住了传话器：

“让他们知道咱们在这里么？”

“顾不得这些小问题了，”杨行敏斜靠在桌上，耳朵贴近了赵家林手里的听筒。“他们一定是有更重要的事。你好好跟他们说话吧，别闹得不团结。”

那边大概是换了一个人说话。这回受话器里叫得很清楚，连杨行敏在旁边都听出来了。他张大了眼睛看着赵家林：

“什么？他们要一条裙子？”

可是赵家林没工夫回答，因为那边不断地在那里说话：

“喂，赵家林！喂，劳驾，千万别忘了：周老师要是回来了，请她想法去借一条长裙子。……喂，一定得要！”

“朝鲜裙子么？”——杨行敏立刻想到了这个，就忍不住凑近传话器去插了一句嘴。

杨行敏的姐姐正有那么一条裙子。长长的，淡绿色的。这是朝鲜一位女同志送给姐姐的纪念品。

“不错！对，对！”那边又七嘴八舌的了。“越快越好。……喂，请你告诉周老师：九点钟就要用。”

赵家林是个办事仔细的人。他生怕那边把电话挂上，就提高了嗓子使劲大叫：

“那——那——喂喂喂！周老师什么时候回来，那可说不定呀。……可不是，没有把握！”

杨行敏想了一想，小声说：

“问问他们看，干什么用。”

这时候受话器里很嘈杂，显然是他们在那里商量什么。隐隐的还夹着鼓掌的声音，一阵又一阵。好热烈的晚会！

这边两个队员互相看着。聚精会神地等着。

“喂！赵家林！就告诉你罢：我们要表演一个精彩节目——临时加上去的。……没有裙子可不行。怎么办呢？……对，对，非常重要的节目。……”

“呵哟，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呢！”杨行敏把脸掉了开去。“不过是要表演！”

赵家林还一个劲儿问“什么节目？……谁表演？……”那边可就再也不肯泄露秘密了。

“准是许华表演。你瞧着罢！”杨行敏猜。

要一条朝鲜裙子？——有的是！假如是我们二中队要表演，假如是我们李小琴要上台，那——保你不成问题！可是许华……

许华算是他们一中队里的“艺术家”。一中队有些队员竟拿她来骄傲，说什么“许华比李小琴唱得好！”就那么瞎吹一气！

今晚可不知道他们参加了一些什么节目。也不知道现在临时要加演的重要节目又是怎样的。晚会里有那么多叔叔’有那么多姑姑——那不消说，不论你表演什么，不论你是不是唱得最好，大家也都会热烈地鼓掌，称赞，叫“再来一个！”也许还有人会这么想：

“一中队演得多好！到底强些。”

我们二中队呢？——谁也不知道二中队有些什么本领。除非把墙报抬上街去游行，一直抬到晚会会场里……

一想到这里，杨行敏就咬起嘴唇来。

可是现在——好哇，看他们一中队拿什么去表演那个“精彩节目”吧！他们缺少了服装，嗷！

“关灯罢，”赵家林说了一声，转身就跑。

原来电话不知什么时候给挂上了。

等杨行敏回到了队部办公室，大家已经把赵家林围在中间，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开了。

忽然听见李小琴叫：

“我有办法！”

杨行敏吃了一惊：

“什么！”

屋子里一下子很静。

“我可以去找一条裙子！”李小琴眼睛里发亮。“我现在请假一小时：我就去！”

杨行敏跳了起来，一把拉住了她：

“上哪儿找呀，你？他们并不是要普通裙子，是要……”

“我知道我知道！当然是朝鲜裙子！”

“谁还有朝鲜裙子？”杨行敏睁大了眼睛。

李小琴很快地说：

“我上我姑妈那里去找……嗯，不是！我是说姑妈的机关里……”

她越是着急，越是一时讲不清楚。

其实事情很简单。姑妈的机关里有一位保健员，就是郑姐姐。郑姐姐有一个很要好的旧同学，就是刘姐姐。正就是刘姐姐的妹妹——也就是小刘姐姐，是学舞蹈的。小刘姐姐

就有那么一条裙子；李小琴看见过。

“还不明白么？”

“你姑妈那里可远呢！”有谁提了一句。

不错。要坐十五分钟公共汽车。下了车还得走两里路。

“可是那里到师范部就不远了，”李小琴连忙说明。“我一借到了就往那里送。我走得快，误不了。”

“晚上你一个人走……”

“我陪她去！”赵家林赶紧从字纸篓里掏出一团废纸，使劲擦着手上的脏。“我也请一个钟头假！”

杨行敏可把李小琴拦住了：

“白跑！你有把握么，这么转弯抹角地去找？”

“可怎么办呢，马上就要表演……”

“呵哟，你这么操心！究竟是谁表演呀？——他们还是我们？”

“什么他们我们的！”李小琴惊异起来。“不都是演给叔叔姑姑们看的么？表演好了——不都是咱们队的成绩么？赵家林，咱们走！”

同学们嚷：

“对呀，对呀，快去罢！……你们可有车费没有？”

“有！”——他俩一冲就跑出去了。

杨行敏愣了一会，好象一下子惊醒了似的：

“啊呀，差点儿没做错事！”

他一蹦出房门，也就往外面飞奔。在校门口追上了，他就一把抓住了他俩的胳膊：

“得了，你们不用去了！我去！”

“你去？你又不认识！”

“不是不是！”杨行敏激动得几乎哭出来。“用不着你跑那么远。……我家里就有。……我本来——本来不想替他们解决……是我不对……”

听杨行敏结里结巴说了一会，李小琴和赵家林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才知道杨行敏的姐姐就有一条真正的朝鲜裙子。

他们立刻就决定这么办。李小琴不用去了。杨行敏由赵家林伴着，到家里去把那条裙子取来，让赵家林一个人送到师范部的晚会会场里去。这一点是赵家林提出来的：

“我一个人送去就行了。一下了电车就是师范部门口。不要紧。你快回去工作。”

杨行敏取来了裙子交给赵家林，把赵家林送上了电车，才走回学校里去。

二十分钟之后，赵家林打电话来了。

“喂，杨行敏么？……喂，裙子送到了。一中队的同志们都高兴得跳起来。大家都感谢你，还建议要表扬你呢。”

“什么！”杨行敏脸上忽然发了热。“喂，你没告诉他们么？你没说那个那个……那件事么？”

“哪件事呀？”

“哪，就是那个——那个详细情形——怎么回事——你说了没有？”

“我还没仔细说呢，我来不及……”

“嘿，你这个人！”杨行敏着急起来。“喂，你快把实在情形

跟他们说一说呀！该表扬的是李小琴，别搞错了！”

1952年

原连载于1952年5月26日、6月2日《中国少年报》第30期、31期

又载《人民文学》月刊1952年6月1日6月号

不动脑筋的故事

有一天开故事晚会，赵家林讲了一个怪没意思的故事。是这样开头的：

“有那么一个人，上课不用心听讲。做起功课来，自己懒得动脑筋，净想依赖别人。……”

孩子们哄的笑起来。

“可不兴讽刺人！”有一个圆头圆脑的胖孩子满脸通红地大声说。“你说的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赵家林愣了一会，才答上来：

“他姓赵，叫做——赵大化。行了吧？”

有几个孩子又笑着叽哩咕噜了一阵。

那个胖孩子可还红着脸，噘着个嘴。

赵家林等大家渐渐地静了下来，就又往下说。

他说那个赵大化别的方面都还不坏：也肯替人服务，也有他的理想——想要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可就是有这么个毛病：最怕伤脑筋。同学们帮助他做算术，跟他讲解了老半天，他只瞪着眼睛瞧着你。同学们问：

“懂了吧？这道题你自己想想看。”

自己想？——那还行？又得伤脑筋！

作起文来，同学们都快要交卷了，赵大化可还在舔笔头，对着题目发愣：

“‘我的家庭’——这个题目怎么做呀？‘我的家庭’……”

老师提醒他：

“这应当每个人都会做。你家里有些什么人？怎么样生活？过去的生活怎样，现在又怎样？这些你想一想。”

瞧，又是叫人“想一想”！真是！

赵大化老是怪别人对他帮助不够。他说要帮助，就是什么事都得替他想好，做好。他自己可从来不动脑筋。

这么着，越不动脑筋，脑筋就越不听使唤了，象生了锈开不动的机器一样。

这么着，赵大化就越来越迷糊了，迷糊到每天上学都要别人提醒他。……

“什么！就那么迷糊！”那个圆头圆脑的胖孩子又插嘴。“他几岁了？”

“他几岁？——连他自己也闹不清，”赵家林回答，“得问他妹妹。”

真的，赵大化记不得自己的年龄。妈妈说是跟他说过，说他到了九月一号就满十四岁，——可是这太复杂了，他不能伤这个脑筋。他叫妹妹：

“妹妹，你是个好孩子，你给我记住吧。”

“不动脑筋”——成了赵大化的外号。

有一个星期六晚上，妹妹在家里和她几个同学做化学游戏。什么游戏？——当然是伤脑筋的玩意儿，赵大化连听都不爱听。可是忽然——趁他不提防的时候——有半句话没头没

尾地飘到了他耳朵里：

“只要半公分就够了……得称一称……”

“得称一称？”赵大化就决心要替人服务一下，跑了出去。
“我去拿！”

好一会儿他才回来。听见他脚步踏得很重，走得挺吃力似的。进门直喘气，满脑袋的汗。大家吃了一惊。一看，赵大化扛来了一杆称煤的大秤。

妹妹嚷了起来——妹妹就有这么个缺点：净爱嚷——

“瞧你！你也不想想这杆秤是干什么用的！”

“我才不伤这个脑筋呢，”赵大化嘟囔着。“反正我将来不当化学家。我将来——我搞渔业，嗽。我就爱钓鱼。明天上午我就去钓。呃，妹妹，你是个好孩子，你给我记住点儿。”

说了就打个呵欠，没精打采地去睡觉。

他先铺好被窝，慢慢地脱衣服，又叨咕了几句，这才爬上床。

刚一躺下——

“哎哟，疼！”

“什么，什么？哪儿疼？”大家着了慌。

“脊背疼。哎哟，可疼得厉害呢！”

他胳膊一撑，坐了起来。觉得好了些。可是一躺下，就又发作，疼得他赶紧翻过身来趴着睡。一趴，又叫：

“哎哟，肚子疼！”

他连忙翻转身，左侧面躺着：这回可是腰部左边疼起来了。翻到右侧面躺着试试看呢？哎哟，不行，右腰疼！仰天——又还是脊背疼！

“快请医生！快请医生！”赵大化一面气急败坏的叫，一面

爬下床来。他疼得不敢再躺下了。“这可是一个奇症！”

医生来了，仔细问了问情形。现在可哪里也不疼了。检查了体温和脉搏，听了心脏和肺，也看不出有什么毛病。

医生说：

“没有什么，好好儿睡去吧。”

去睡，可又是——仰着脊背疼，趴着肚子疼，侧着腰疼。一起来，就好了。

“这简直是童话里发生的事，”医生摇摇头。“你床上有点儿什么蹊跷吧，哎？”

这——赵大化可没研究过，他就怕伤这个脑筋。

可是妹妹马上跑去检查他的床铺。她把被窝一掀，就发现有一个乌黑的黑东西——大概有篮球球胆那么大——安然自在地盘踞在褥子上。

大家都吓了一跳：

“哟！这是什么？”

一看，是一个秤砣。

赵大化安安静静睡了一夜。早上醒来，也不知道是几点钟了，只听见妹妹和同院的孩子们在那里做广播操。赵大化就发了愣。

“那么我呢？我该做些什么呢？妹妹，妹妹！”他叫。“妹妹，你是个好孩子，你告诉我：我今天有什么计划没有？”

“你不是说要去钓鱼么？”

对，对！赵大化一翻身就爬起来，把衣服往身上一披，就赶紧穿上了长裤，下床来。他刚想要走去洗脸，忽然叭的摔了

一跤。

他的两只脚似乎不是他自己的了。好不容易才爬起来，刚一迈步——脚还没迈开呢，又叭达！一跤。

“哎呀可不好了！你们快来！”他一面用手扶着床沿撑起身来，一面叫。“我净摔跤！”

他坐下喘了一会儿气。现在倒也不觉着怎么样。他试着站起来。也没有什么。可是脚不能动，——只要稍为动一动，整个身子就象旋得没了劲儿的陀螺似的，那么晃几晃，就又往地下一趴。

“快请医生！这回可真是奇症！简直不让我迈腿！”

妈妈赶紧从隔壁屋里说着走了过来：

“看看腿看。怎么回事？”

看腿，赵大化可伤心透了。他这才发现：他少了一条腿！

“啊呀没了！”赵大化哭了起来。“右腿没了！”

“怎么右腿没了？”妹妹也着了急。

“这个问题我可没想过，谁知道它跑哪儿去了？妹妹，你是个好孩子，还是你给我想一想吧。”

妹妹把他的腿一检查，就嚷：

“瞧你！你裤子是怎么穿的呀？”

原来赵大化的两条腿——左腿也好，右腿也好，全都给塞在一条裤腿儿里了，连右腿也躲在左裤腿儿里了。

半小时以后，赵大化去钓鱼。带着一根钓竿和一只桶，高高兴兴走到了一个池子边。他把钓竿往地下一搁，先提着桶下去打水——预备盛鱼。

他满满地舀了一桶水，提上岸来往地面上一放，那么一弯

腰，就惊异得了不得，忍不住叫了起来：

“咦，一根钓竿！”

仔细看了看：这一根钓竿还挺不错的呢。

“是谁丢下的？”赵大化四面瞧瞧，“谁的？谁的？”

没人答应。赵大化把钓竿举起来扬了几下，又大声问了几声。还是没有人答应。他可有点不满意了：

“是谁那么粗心大意，拉下东西都不知道！”

转过身去再向那一边问问看吧……

他刚转过身去把腿一迈，就绊着那个水桶，一栽，连人带桶滚到了地下。

他爬起来一瞧，可生气得了不得：

“是哪个糊涂蛋！——把一桶水搁在这儿！”

瞧！害得他衣服裤子都水淋淋的，还沾上了满身的泥！

“我将来一定去做公共卫生工作，”赵大化一面嘟囔，一面甩着两只空手回家去。“谁也不许把人家身上弄脏，嗽。把人家衣服沾上水，那也不行，那可太不卫生。……”

他的家在路北。平常从西口拐进胡同，走个什么一百来步，靠左边一扇门，就是他的家——准没错。今天他可是打东口进的胡同。他照旧往前走上一百来步，去敲左边一扇门，敲得很急。

“妹妹快开门，快！妹妹！”

这家路南的人家住着一位老奶奶，头发全白了。这时候她正跟她一个小孙女儿讲故事呢，听见大门响，“谁呀？”就走去开了门。

赵大化抬头一看，不觉倒退了一步。

“哎呀妹妹！怎么！……”他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我出去了才多大一会儿呀，你就长得这么老了？”

他的家正好在斜对面。他妹妹在院子里洗书包，仿佛听到赵大化的嚷声，她赶紧就跑出来，看是怎么回事。她瞧见赵大化正指手划脚地跟那位老奶奶办交涉，他硬要进那家屋子里去换衣裳。

妹妹忍不住地嚷了起来：

“瞧你这迷糊劲儿！连自己的家都认不得了！”

赵大化住了嘴，转过脸来瞧瞧他妹妹，搔了搔头皮：

“这是哪家的小姑娘？可真奇怪！我跟我妹妹说话，干你什么事呀？你那么嚷！”

赵家林讲故事就讲到这里为止。那个圆头圆脑的胖孩子提出他的意见来：

“越讲越不成话了，真没意思！”

“那有什么办法！”赵家林说。“一个人脑筋动得越少，不成话的事儿就越多。”

“我可不信！”那个胖孩子把头一掉，“人哪能变成那样儿！这不过是个童话。……”

他知道大家都在笑着看他。他红着脸，谁也不瞧，低下头去专心削起铅笔来，——其实笔头还是尖尖的。等到散了会，他一把拽住小队长，轻轻地问：

“你说，你说，人真能变成赵大化那样儿么？”

原载 1953 年 11 月 23 日《中国少年报》第 108 期，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6 年 2 月初版单行本

宝葫芦的秘密

—

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可是我先得介绍介绍我自己：我姓王，叫王葆。我要讲的，正是我自己的一件事情，是我和宝葫芦的故事。

你们也许要问：

“什么？宝葫芦？就是传说故事里的那种宝葫芦么？”

不错，正是那种宝葫芦。

可是我要声明：我并不是什么神仙，也不是什么妖怪。我和你们一样，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你们瞧见，我是一个少先队员，我也和你们一样，很爱听故事。

至于宝葫芦的故事，那我从小就知道了。那是我奶奶讲给我听的。奶奶每逢要求我干什么，她就得给讲个故事。这是我们的规矩。

“乖小葆，来，奶奶给你洗个脚，”奶奶总是一面撵我，一面招手。

“我不干，我怕烫，”我总是一面溜开，一面摆手。

“不烫啊。冷了好一会了。”

“那，我怕冷。”

奶奶撵上了我，说洗脚水刚好不烫也不冷。非洗不可。

这我只好让步。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你爱洗就让你洗。你可得讲个故事。”

就这么着，奶奶讲了个宝葫芦的故事。

“好小葆，别动！”奶奶刚给我洗了脚，忽然又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来。“让我给你剪一剪……”

什么！剪脚趾甲呀？那不行！我光着脚丫，一下地就跑。可是胳膊给奶奶拽住了。没有办法。

不过我得提出我的条件：

“那，非得讲故事。”

于是奶奶又讲了一个——又是宝葫芦的故事。

我就这么着，从很小的时候起，听奶奶讲故事，一直听到我十来岁。奶奶每次每次讲的都不一样。上次讲的是张三劈面撞见了一位神仙，得了一个宝葫芦。下次讲的是李四出去远足旅行，一游游到了龙宫，得到了一个宝葫芦。王五呢，他因为是一个好孩子，肯让奶奶给他换衣服，所以得到了一个宝葫芦。至于赵六得的一个宝葫芦——那是掘地掘来的。

不管张三也好，李四也好，一得到了这个宝葫芦，可就幸福极了，要什么有什么。张三想，“我要吃水蜜桃，”立刻就有一盘水蜜桃。李四希望有一只大花狗，马上就冒出了那么一头——冲着他摇尾巴，舔他的手。

后来呢？后来不再说，他们全都过上了好日子。

我听了这些故事，常常就联系到自己：

“我要是有了一个宝葫芦，我该怎么办？我该要些什么？”

一直到我长大了，有时候还想起它来。我有几次对着一道算术题发愣，不知道要怎么样列式子，就由“8”字想到了宝葫芦——假如我有这么一个——

“那可就省心了。”

我和同学们比赛种向日葵，我家的那几棵长得又瘦又长，上面顶着一个小脑袋，可怜巴巴的样儿，比谁的也比不上。我就又想到了那个宝贝：

“那，我得要一棵最好最好的向日葵，长得再棒也没有的向日葵。”

可是那只不过是幻想罢了。

可是我总还是要想到它。那一天我和科学小组的同学闹翻了，我又想到了它。

“要是我有那么一个葫芦，那……”

嗯，还是从头说起吧。

二

那天是星期日。我九点钟一吃了饭，就往学校奔，因为我们科学小组要做一个电磁起重机，十点钟开始。

可是那天真憋气：同学们净跟我吵嘴。例如我跟姚俊下的那盘象棋吧，那明明是我的占优势，我把姚俊的一个“车”都吃掉了。可忽然——不知道怎么一来，姚俊的“马”拐了过来，“叭！”将我一军。我的老“帅”正想要坐出来避一避锋，这才发现对面有一只“炮”，隔着一个“炮架子”蹲在那里。我问姚俊：

“你那个‘炮’怎么摆在这儿？”

“早就在这儿了。”

“什么！早就在这儿了？怎么我不知道？”

“谁叫你不知道的！”——哼，他倒说得好！

我们就吵了起来。看棋的同学还帮他不帮我，倒说我不对！我就把棋盘一推：

“不下了，不下了！”

后来我们动手做电磁起重机的時候，又有苏鸣凤跟我吵嘴来。

你们都不知道苏鸣凤吧？苏鸣凤是我们的小组长。其实他这个人并不怎么样，他打乒乓还打不过我呢。可是他老爱挑眼。他一面干着他自己的那份工作，一面还得瞧瞧这个，瞧瞧那个。

“王葆，这么绕不行：不整齐。”

一会儿又是——

“王葆，你绕得太松了。”

同志们！你们要知道，我做的这个零件，是我们全部工程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在科学上叫做电磁铁：起重机要吸起铁东西来，就全靠它。

同志们，你们要知道，我做的这一份工作可实在不简单。我得把二十八号的漆皮线绕到一个木轴儿上面去，又要绕得紧，又要绕得齐。假如让女孩儿来做这样的工作，那就再合适不过了。而我呢，恰巧不是个女孩儿。问题就在这里。

可是苏鸣凤简直看不到这个问题。你瞧，人家做得非常费劲，闹得汗珠儿都打鼻尖上冒出来了，苏鸣凤可还一个劲儿提意见，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我动了火：

“这么做也不行，那么做也不行——你做！”

苏鸣凤说：

“好，我来绕。你去做绞盘上的摇柄吧。”

这个绞盘上的摇柄——可再重要不过了。只有等我把摇柄做好安上去之后，你才能转动绞盘，使起重臂举起来。要不然，就不能算是一个起重机。所以我也很乐意做。我很愿意对整个工程有这么重要的贡献。

可是忽然——苏鸣凤嚷了起来：

“不对，王葆！你把它弄成‘之’字形了。这两处都得折成直角才成。”

等到我把它一矫正，苏鸣凤又来了：

“这成了钝角了，不行！”

“怎么又不行？”

“这么着没有用处：摇不起来。”

“你怎么知道它摇不起来？”

有人插嘴：

“这实在不象个摇柄，倒象一个人——站在游泳池边刚要往下跳的姿势。”

这真有点儿象。大家笑了起来。我把东西往地下一扔：

“嗯，还兴讽刺人呢！我不干了，我退出！”

我狠狠地把地上的东西顺脚一踢，就往外跑。

苏鸣凤追了出来：

“王葆，王葆！”

“别理我！”

“王葆，别这样！你这是什么态度？”

“噢，就是你的态度好！好极了，可了不得！等着《中国少年报》登你的照片吧！”

“王葆，你这么着，可不会有人同意你……”

“我才不希罕你们的同意呢！”——我头也不回地走，眼泪简直要冒出来了。

苏鸣凤准会追上我，劝我回去。……可是别的同学都拦住了他，“让他走，让他走！”

这么着我就更生气。

“好，你们全都不讲友谊！……拉倒！”

我回家发了一回闷。我想再回到学校去，瞧瞧他们做得怎么样了，可是……那怪别扭的。后来我对自己说：

“得了吧，什么电磁起重机！——不过是个玩具。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么想来想去，就想到了宝葫芦。我当然从宝葫芦联系到电磁起重机。然后又联系到别的许许多多问题。这些问题我现在不讲了，要不然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并且，后来我究竟想了些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了，因为我瞌睡上来了。

睡呀睡的，忽然听见一声叫：

“王葆，钓鱼去！”

“谁呀？”

“快来，快来！”

我这才记起，仿佛的确有同学们约我今天去钓鱼。你瞧，连鱼饵都准备停当了，在桌上搁着呢。我就赶紧拿起钓具，拎着一只小铁桶，追了出去。

三

我出城到了河边。可是没瞧见一个同学。

“他们都哪去了？干吗不等我？这还算是朋友么！”

后来我又对自己说：

“这么着倒也好。要是和同学们一块儿钓，要是他们都钓着了许多鱼，我又是一条也没钓上，那可没意思呢。还不如我一个人在这儿的好——正可以练习练习。”

可是这一次成绩还是不好。我一个人坐在河边一棵柳树下。我旁边只有那只小铁桶陪着我，桶里有一只螺螄——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斜着个身子，把脑袋伸出壳来张望着，好象希望找上一个伴儿似的。

我不知道这么坐了多久。总而言之，要叫我拎着个空桶回城去，那我可不愿意。顶起码顶起码也得让我钓上一条才好。我老是攥着钓竿。我越钓越来火。

“我就跟你耗上了，啾！”

太阳快要落下去了。河面上闪着金光。时不时泼刺的一声，就皱起一圈圈的水纹，越漾越大 越漾越大，把我的钓丝荡得一上一下地晃动。这一来鱼儿一定全都给吓跑了。

我嚷起来：

“是谁跟我捣乱！”

有一个声音回答——好象是青蛙叫，又好象是说话：

“格咕噜，格咕噜。”

“什么？”

又叫了几声“咕噜，咕噜，”——可是再听听，又似乎是说话，好象说：

“是我，是我。”

“谁呀，你是？”

回答我的仍旧是“格咕噜，格咕噜”。叫了一遍又一遍，渐渐的可就听得出字音来了：

“宝葫芦……宝葫芦……”

越听越真。越听越真。

“什么！”我把钓竿一扔，跳了起来。“宝葫芦？……别是我听错了吧？”

那个声音回答——还是象青蛙叫，又听得出是一句话：

“没错，没错，你并没听错。”

“怎么，你就是故事里面的那个宝葫芦么？”

“就是，就是，”——字音越来越清楚了。

我还是不大放心：

“喂，喂，劳驾！你的的确确就是那个宝葫芦——就是那个那个——b, ao, bǎo, h, u, hú, l, u, lú——听准了没有？——就是那个宝葫芦么？”

“我的的确确是那个宝葫芦，”回答得再明白也没有。

我摸了摸脑袋。我跳一跳。我捏捏自己的鼻子。我在我自己腮帮子上使劲拧了一把：嗯，疼呢！

“这么看来，我不是做梦了。”

“不是梦，不是梦，”那个声音又来了，好象是我自己的回声似的。

我四面瞧瞧：

“你在哪儿呢，可是？”

“这儿呢，这儿呢。”

“啊？什么‘这儿’？是哪儿呀，到底？”

“在水里。”

哈，我知道了——

“宝葫芦，你还是住在龙宫里么？”

“唉，现在还兴什么龙宫！”——那声音真的是从河心的水面上发出来的，字音也咬得很准确，不过总不象是普通人的嗓音就是了。“从前倒兴过，从前我爷爷就在龙宫里待过……”

我忍不住要打断它的话：

“怎么，你还有爷爷？”

“谁没有爷爷？没有爷爷哪来的爸爸？没有爸爸哪来的我？”

不错，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那么，我奶奶说的那个张三——嗯，是李四……那个李四得到的宝葫芦，大概就是你爷爷了？”

它又“咕噜”一声，又象是咳嗽，又象是冷笑：

“什么张三李四！我不认识。他们都是平常人吧？”

我告诉它：

“那是一个很好玩的故事。说是有一天，李四跑出去……”

“少陪。我对它可没有兴趣。”

这时候河里隐隐地就有个东西漂流着，好象被风吹走似的，水面上漾起了一层层锥形的皱纹。

“怎么你就走了，宝葫芦？”

“我可没工夫陪你开故事晚会，”那个声音一面说，一面渐渐小下去了，还仿佛叹了一口气，“其实我是专心专意想来找你，要为你服务。可是你并不需要我。……”

四

唉呀你们瞧！原来它是专心专意找我来的！我又高兴，又着急。我非叫住它不可！

“回来回来，宝葫芦！”

我睁大了眼睛瞧着河里。我等着。

“回来呀！”

河里这才又泼刺一声，好象鱼跳似的。我怎么样盯着看，也看不清水里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河面上已经起了一层紫灰色的雾。

可是那个声音——你听，你听！——它回来了：

“你还有什么指教？”

“你刚才怎么说？我不需要你？谁告诉你的？”

“你既然需要我，你干么还净说废话，不赶快把我钓起来呢？”

“就来钓就来钓！”我连忙捡起钓竿，仔细瞧着水面上。“你衔上了钓钩没有？衔上了没有？”

“咕噜。”

水面上的钓丝抽动了一下，浮子慢慢地往下沉。我赶紧把钓竿一举，就钓上了一个东西——象有弹性似地蹦到了岸上，还“格咕噜！”一声。

真的是一个葫芦！——湿答答的。满身绿里透黄，象香蕉苹果那样的颜色。并不很大，兜儿里也装得下。要是放在书包里，那外面简直看不出来。

我把它拿到手里。很轻。稍为一晃动，里面就有核儿什么的“咕噜咕噜”地响——仔细一听，原来是说话：

“谢谢，谢谢！”

我在心里自问自：

“怎么，这就是那号鼎鼎大名的宝葫芦么？这就是使人幸福的那号宝葫芦么？那号神奇的宝葫芦就是这么一副样儿么？”

这个葫芦又象青蛙叫，又象是核儿摇晃着响似的，它答话了（原来我心里想的什么，它竟完全知道！）：

“这你可不用怀疑。你别瞧表面——我跟别的葫芦一个样子，可是里面装的玩意儿，各个葫芦就都不一样。我的确是一个可以使你幸福的葫芦，保你没错儿。我这回好不容易才找上了你。你该做我的主人。我愿意听你的使唤，如你的意。”

听听它的话！可说得多亲切！不过我还得问个明白：

“你为什么谁也不去找，偏偏要找上我呢？你为什么单要让我做你的主人呢？”

“因为你和别人不同，你是一个很好的少年……”

我连忙问：

“什么？我怎么好法？我哪方面好？你倒说说。”

它说，我在各方面都好。我听得真：它的确是这么说来的。可是我总希望它说得更具体些。可是它——

“那怎么说得出！”

“那怎么说不出?”

“你太好，太好，好得说不出，”它这样咕噜了一声，好像是赞美什么似的。又很诚恳地说：“请你相信我：我是挺了解你的。”

“不错。”

“你呢，你也挺爱我。”

“对，对。”

“我知道，你正想要有我这么一号角色来替你服务。我这就来了。”

“那么——那么——”我又惊异，又兴奋，简直有点儿透不过气来，“那我就能——就能——要什么有什么了?”

“当然。我尽我的力量保证。”

哈呀，你们瞧!

我该怎么办呢?我捧着这个自称宝葫芦的葫芦，两只手直哆嗦。……这当然是一个宝贝，没有疑问。嗯，我要试试看。可是我一时想不出一个题目。

“我该向它要什么呢?”我左看看，右看看，就把视线落到了那只小铁桶上。“我要——我要——鱼!”

于是我定睛瞧着桶里面，一动也不动，瞧得连眼珠儿都发了酸。

桶里可仍旧是那半桶水，纹丝不动。桶底里还是躺着那一只螺螄，毫无变化。

一分钟过去了。还是老样子。

三分钟过去了。四分五分钟过去了。什么动静也没有。

“要鱼!”我又叫。“给我鱼!听见了没有?鱼!”

忽然我听见簌簌的一声。……我吃了一惊。抬头一望，原是微风把柳枝儿吹得摇摆了一阵。再瞧瞧桶里，仍旧是那静静的半桶水。

我想，别是光线不好，没有看明白吧？

我蹲下来仔细观察观察：桶里还是只有那一只老螺螄，懒洋洋地掀出了半个脑袋。

“哼，欺骗我！什么宝葫芦！”

我把那个葫芦一扔，还狠狠地踢了它一脚。它轱辘轱辘直滚了一丈多远。

我拿起钓竿，拎起桶来，气鼓鼓地走回家去。

五

那个葫芦一面滚着，一面咕噜咕噜地叨唠着。它好象在那里埋怨，又好象在那里叹气。

我可不理。我走我的。

可是那个葫芦叫了起来：

“王葆！王葆！”

你听听！它知道我的名字呢！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最乐意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所以我曾经立过这么一个志愿，将来要当一个作家——不过还没有十分确定。

那么，你想，我能不理睬这位宝葫芦么？我心说：

“它既然能知道我是谁，既然能了解我，那么，它总不会是骗人的假货色了。”

所以我打了回头。心里实在忍不住高兴，不过不给露出来：

“怎么样了？”

那个宝葫芦又象叹气，又象咳嗽似地咕噜了一声：

“唉，瞧你多性急！”

“哼，还说我性急呢。只怪你自己——你不灵！”

那个葫芦着急地摇晃着，叽里咕噜分辩着：

“不价^①，不价！你听我说。假如你真的肯做我的主人，让我做你的奴仆，那我一定听你的使唤：你要什么有什么。可是现在——你和我的关系还没有确定呢。”

“要怎么样才算确定？”

“有一个条件。”

“你说。”

宝葫芦就说：

“你得到了我，你得绝对保守秘密。”

“噢，这个呀？”我放心了。“我还当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呢。你不早说！要保密，不是么？这正是我们高兴做的事。我老实跟你说吧，我们小队每逢排演一个什么节目，我们总是谁也不让知道。就连我奶奶那么刨根儿问底，也打我这儿问不出什么来。我们一做军事游戏，那——嗯，可更得保密。你要知道，那是我们的纪律。不论你是我怎么好的好朋友——只要你不是和我一队的，我就决不对你漏出一个字。那一次我当侦察兵，可好玩儿呢，我接受了班长的命令，我悄悄地……”

① 不价：“价”音介，(jie轻声)，北京方言：“不价”、“别价”，意思是：“不是这么(那么)着”、“不要这么(那么)着”。

可是宝葫芦打断了我的话：

“不行。关于我的事，就连你那个什么队的人，也不能让他们知道。”

“那也行，”我想了想，就也同意了。“那么，我光只让好朋友知道就是了。”

“不行。你们的什么好朋友也不能知道。”

“什么，就那么机密了？”

宝葫芦答应了一声：

“唔。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是我的主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知道我的秘密。”

接着它还告诉我：假如我泄露了一点点，假如世界上有第二个人知道我有了一个宝葫芦，这个宝葫芦就完了蛋，就再也变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同志们！请你们替我考虑一下吧。我该不该答应它的条件呢？假如你们处在我王葆这时候这样的境地，你们怎么办呢？

我呢，我可没有工夫好好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宝葫芦一个劲儿直催我：

“请你告诉我：这一点你办得到办不到？要是办得到，我就是你的。办不到——我就走。”

它摇了两摇，似乎想要滚下河去。

“呃，别忙！”我喊住了它。“谁说我办不到？”

我办得到。我可以保守这个宝葫芦的秘密。我也不告诉同学们，也不告诉班主任和辅导员，也不告诉家长。别的事我

可以向同志们讲，只有一件事——就只有这么一件事——是我王葆和宝葫芦共同的秘密。

“对了，对了！”那个宝葫芦接上碴儿来。“这个想法才对路。”

哈，它完全知道我的思想！这真是我的个好宝贝！

这么着，我们就谈判好了。这个宝葫芦就是我的了。

这么着，从此以后王葆就跟以前的王葆不一样了，无论什么事就都能办到了。

“那我——什么工作都不成问题。我能为大家服务，我能。”

你想，那还了得起！我要一具电磁起重机——马上就会出现。我要一个飞机模型——那容易！哪，这儿！我要一篇文章去投稿，难道会没有么？有，有，现成！

谁要是乐意跟我比赛——请他出题目就是。栽树也好，钓鱼也好……

可是我忽然听见泼刺一声。是我那个小铁桶里发出来的。我赶紧跑去一看——一桶鱼！

“啊哈，真的来了！”

桶里的半桶水也涨到了大半桶。各式各样的鱼在那里游着。有的我认得，有的我认不得。有几条小鲫鱼活泼极了，穿梭似地往这里一钻，往那里一钻。鲤鱼可一本正经，好象在那里散步，对谁也不大理会。

最叫我高兴的是，还有一批很名贵的金鱼。有两条身上铺满了一点点白的，好象镶上了珍珠。还有两条——眼睛上长两个大红绣球，一面游一面飘动。我再仔细一瞧，才发现还有

几条金鱼黑里透着金光，尾巴特别大，一举一动都象舞蹈似的，很有节奏。

那个葫芦——那真是个道地的宝葫芦！——也舞蹈似地晃动了两下：

“这么着行不行，王葆？”

“那还不行？好极了！”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格咕噜”一声，宝葫芦跳到了我手上，还象不倒翁那么摇了几摇，似乎是对我点头：

“我从此以后就属于你了。我立誓要为你谋利益，处处替你打算。请你相信我，我什么事都能合你的意。我是你的忠仆，你可以靠我得到你的幸福。你是我的主人，我可以靠你发挥我的作用。咱俩是分不开的，不是么？”

听听它说的！

唉，我真感动，眼泪都要冒出来了。我亲亲热热地抓住这个宝葫芦，想要把它装到兜儿里去，可是忽然咕噜一滑，不见了。

我大吃一惊：

“又哪儿去了？”

正在这当儿，我兜儿里发出了青蛙叫声：

“格咕噜，格咕噜。在这儿，在这儿。”

“怎么回事呀，我的宝贝？”我这才透过一口气来。

“我呀，不用你吩咐，就自动装进来了。”

哈，这可好了，这可好了！我在地下打了一个滚。我多快活呀！又打了一个滚。我真恨不得跑去告诉奶奶，告诉妈妈和爸爸，说我得到了幸福，什么事都有了办法。我也真恨不得

跑去告诉我的同学们，告诉我们辅导员和班主任，说我将来要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准有成就，不是当英雄就是当模范。这可一点也不是夸大，也不是吹牛：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可是我不能对任何人泄露一个字。我得保密。可是我又有关不住的高兴，关也关不住地要迸出来。

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嘴里大声唱着——说也不好意思，我简直成了一个小娃娃了，不过好在没人瞧见——又打了两个滚。

可还是感觉到不够劲。我于是把腰弯着，把头顶着地，叭哒翻了一个斤斗。

六

天渐渐黑了下来。上弦月刚升了出来，独自个儿待在上天，一个伴儿也没有。仔细瞧瞧，远远的稀稀朗朗有一两颗星星。你一数，可又添出了几颗。

可是在地下，就仿佛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同志，也没有朋友——只是兜儿里有那么一个宝葫芦。

我得赶快回去。我还想去找找我的朋友，去找找几位同学。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我实在希望能见到熟人——哪怕跟我吵过嘴的同学也行——我得跟他说说话儿，跟他打打闹闹，好让他知道我心里多么快活。

我一骨碌爬起来，拎起桶来要走。可是我的手软软的。我一瞧桶里的鱼——真奇怪，就忽然想起食品店里的熏鱼来了。一会儿又想到了卤蛋，还附带想起了葱油饼和核桃糖。这些

个东西我向来就挺喜欢。……

思路刚刚一开展，地下就忽然冒出了一个纸包——油汪汪的。打开一看：熏鱼！……一转眼又发现两三个纸包，就恰恰都是我挺喜欢的那几样东西。

我愣了一愣。老实说，我对这样的幸福生活还不十分习惯呢。

宝葫芦可在我兜儿里响了起来：

“甬客气，甬客气。”

我放下了桶，用发抖的手把卤蛋送到嘴边。我这才发现：原来我早就饿了。就因为这个缘故，我吃东西的样子也就不很文雅，不大注意礼貌了。

并且，我这个人的思想是挺活泼的，很容易联系来，联系去。所以我手心上陡地又涌出了一堆花生仁。一眨眼工夫，忽然又有两个苹果滚到了我的脚边。我刚要捡起苹果来，地里猛地又竖起两串冰糖葫芦，象两根霸王鞭插在那里似的，迎风晃了两晃。

我赶紧叫住自己：

“得了得了！快别再联系了！再联系——可就得造成浪费了！”

宝葫芦接嘴：

“不在乎，不在乎。有的是，有的是。”

七

我吃了一个饱。我瞧瞧桶里的鱼——正在那里活蹦乱

跳，越看越爱。我忍不住又要想起宝葫芦的问题。

“这宝葫芦的确有本领。要鱼就有鱼，要吃的就有吃的。可是这只不过是些小玩意儿。难道我老是只要这么些玩的吃的么？”

停了一会，我又想：

“我得要一点儿大东西，要一点儿贵重的有意义的东西。行不行？”

我又停了一会，静静地听了听。可是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我自己打了一个嗝儿。我忍不住叫：

“宝葫芦！”

“咕噜。”

“我还当你睡着了呢，”我有点不满意地说。“喂，宝葫芦，你猜我这会儿心里想些什么？”

“我知道。”

“那你有什么意见？”

“你要什么，你吩咐就是。不用问我能行不能行。”

“那——那——”我跳了起来，兴奋得心腔里都痒痒的。

“那我就吩咐，我要……”

这时候四面都静极了，好象在那里等我发布命令似的。我想了一想——

“我要一座房子！……呃，慢着！”我马上又改口，“让我再考虑一下。”

房子放在哪里呢？难道可以放在这儿河边上么？

放在……我又想了一想，忽然就想起我们学校后面有一块空地——听说暑假里要盖新校舍呢。

“不错，要在我学校后面变出一座楼房！三层楼。有亮堂堂的教室。窗子外面是球场：你就是坐在里面上课，也可以一晃眼就瞧见别人在那里赛球。”

我一考虑好了，撒腿就跑。我要到学校里去瞧瞧这幢新校舍，看盖得合式不合式。

天已经黑了，已经完全是晚上。可是不碍事：有月亮。我总可以看出一个大概来。我这就飞跑过一条条的街道，直奔学校的大门。刚刚跨进大门，忽然有一个人和我撞了个满怀，我差点儿没仰天一跤。

“谁？”我嚷。

“谁？”他也嚷。

“哦，杨叔叔！”——我好不容易站稳了，才认出他是传达室的杨叔叔。

“哦，王葆！你忙什么？又是拉下什么东西了吧？”

“拉下东西？我就那么粗心大意呀？……呃，杨叔叔，”我一把拽住杨叔叔的胳膊，“咱们快去瞧瞧，赶快！”

“我还有事呢。我没工夫跟你闹着玩儿。”

“不是闹玩儿。这可是个奇迹。”

“什么？”杨叔叔被我拉得踉踉跄跄地走。

“杨叔叔我问您：您听见后面有什么响声没有？”

杨叔叔睁大了眼睛瞧着我，他摸不着头脑。

我问：

“您有没有觉着震动一下？——比方说，好象地震似的那么一下。或者说，好象打地里钻出一座山来似的。”

“你怎么了？你是编童话还是说真事儿？”

“您什么也没觉出来么，刚才？”

“别跟我要滑头，王葆。我没工夫……”

我拚命拽着杨叔叔往后面走，一面告诉他：

“杨叔叔，这可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喜事。我捐献给学校一件好东西……”

“是什么模型吧？”

“什么模型！那怎么能比！”我嚷起来。“模型不过是个模型，总不是真的建筑物。可是我这会儿这个礼物——可好呢。您要是……”

忽然我说不下去了。舌头好象打了个疙瘩似的。我诧异的了不得。我站在通球场的门口，停了步子。手也从杨叔叔胳膊上松了下来，拿来摸了摸我自己的脑顶：

“怎么！这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我们学校后面那片空地——仍旧空荡荡的。四面有隐隐约约的亮光，仿佛是一抹橙黄色的雾。半个月亮斜挂在一棵槐树尖儿上，好象一瓣桔子。这空地上就染上一层淡淡的雪青色，看来以为是降了霜。

我简直闹糊涂了。我使劲抓一下杨叔叔的手：

“我是不是做梦？……杨叔叔，杨叔叔！”

“什么毛病，你？”

“您瞧见没有？您瞧这儿——有没有什么变化？”

“哟，你别吓唬我，王葆！什么变化？什么东西？你说什么？”

我可不服气——

“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会没有呢？”

我往球场那里跑，往后面空地里跑。说不定那幢新校舍躲在什么角落儿里呢。我绕过那儿棵大槐树，穿过那个小花园，到处找——那座三层楼建筑可连个影子也没有！

杨叔叔还在门口等着我：

“你拉下了什么了？”

“您不知道，您不知道！”我一转身就直往外跑。

杨叔叔一面追一面问：

“到底是什么不见了？告诉我，我给你找。”

八

杨叔叔给我找？那可怎么找得着！

“甭了，甭了！”我一面跑一面回答。

我一口气跑出学校的大门。我心里又生气，又失望，又害臊。哼，别人还以为我爱吹牛呢。我恨不得把这个什么宝葫芦马上扔掉。

“格咕噜，咕噜，”它在兜儿里响了起来。

“哼，这家伙！刚才你一声也不吭。现在事情过去了，你倒又开起口来了。”

我上了大路。很快地走着，生着气。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不想回家。该拐弯也不拐，直往北。也不想上哪个同学家里去。

宝葫芦又不安地“咕噜”了一阵。接着就象漏了气似的，嗤的一声。

我还是不停步：

“你叹气呀？叹气也白搭。反正你失了信。”

“不是失信，不是失信。”

我小声儿说（生怕路上有人听见）：

“不是失信，那就是你没有本领。叫你变出房子来，你就办不到了，是不是？你说！你到底能行不能行？你说！”

“我能行。只是得多使点儿劲，多费点儿气力就是了。”

“那你……”

“可是这会儿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怎么？”

“你要盖房子，你首先就得有一块土地，”宝葫芦慢条斯理地讲它的道理。“土地，我可没法儿给你变出来。这片地是公家的，那片地是合作社的，又有几块地还是私人的——总不成在这些地上又给你冒出一块土地来。”

“怎么没有土地！我们学校后面那一片是什么？”

“唉，那是学校的地呀。你干么偏偏要选在那哈儿^①住家？学校依你么？”

瞧这宝葫芦！真可笑！

“你这糊涂蛋！原来你一点也没体会到我的意思！嗯，我干么要在学校后面住家？谁那么打算来着？告诉你吧：我是要给我们学校添新校舍，明白了没有？校舍——可不是住家用的，明白了没有？”

“不明白，不明白，”它咕噜着。“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用鼻孔笑了一声：

① 那哈儿：北京方言，音nèi har，意思是：“那个地方。”

“哼，什么好处？好处可大得很呢。我们学校不用花一个钱，就能有这样的一座大楼，那还不好？”

“我是问，这对于你自己有什么好处。我不是问你们学校。”

“什么问不问我们学校！学校是我们的学校，该让它更好……”

宝葫芦不等我说完，就没命地唉声叹气起来。

“唉，完了，完了！”它发出阴沉沉的声音。“你分明是要害我，要把我断送掉。你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我急得跳起来：

“什么！我要害你？我叫你干的事儿你干不了，你不承认错误，倒来诬赖我？怎么着，给学校添了新校舍就是害了你？”

宝葫芦在我袋里摇晃了一下，“咕”的一声，好象咳清一下嗓子似的。大概它准备要做长篇大论了。它说：

“你不想想，要是你们学校里忽然来了这么一座大楼，大家一发现，会要怎么着？大伙儿不都得来问你？你怎么回答？那不是就泄了密？一泄了密，那我不是就完了蛋？”

“嗯，我会泄密么？别人能知道这是我干的么？”

可是宝葫芦不大相信我：

“怎么，你干了这么大的好事儿，有了这么大的贡献，你还能半声儿也不吭，一个劲儿傻保密？瞧瞧刚才！——事情还没有影子呢，你可早就跟你杨叔叔宣传开了。你才巴不能够让大家都知道你的功劳，把你的大名登在报上呢。”

我一时答不出话来。

宝葫芦又往下说：

“我并不怪你想要登报出名。可是你要是在这么一件事

儿上弄出了名，那就不妙。这号事情可太令人奇怪，太不合理了，只有童话里才兴有。别人准得往童话里去找线索，打听个水落石出，那你我怎么办？”

我不言语。它又继续发挥：

“并且，这号事情就是写出来上了报，表扬了你，又有什么教育意义呢？难道这能起什么示范作用么？难道叫青年们和少年们都来向你学习么？叫他们向你学习什么呢？难道……”

“得了得了！”我不耐烦起来，脸上直发烫。“有那么多说的！”

九

我嘴里虽然嚼它，我心里可觉着它的话对。我刚才的确没有考虑到这一层。我可以靠这宝葫芦来做一些事，不错。可是事先总得想一想结果——看会不会泄露宝葫芦的秘密。

于是我跟自己商量着：

“真是。往后我得搞点儿合情合理的事情，别净象童话似的那么离奇古怪了。我可以给学校添办一些个别的东西。我看，我们学校需要的东西可多呢，比如说……”

宝葫芦忽然又伤心伤意地叹了一口气：

“唉，王葆，我劝你别一个劲儿耍阔了！你老是一会儿要捐献这样，一会儿要赠送那样，何苦呢？”

“何苦？那有什么苦处？”

宝葫芦又叹了一口气，说：

“我劝你还是好好儿利用我吧。趁我现在精力旺盛的时

候，让我多给你自己挣点儿好处吧。假如你老是叫我去办那些个赠品，花费了我许多气力，那你可就太划不来了：那，等到你自己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也许已经衰老了，不能替你办事了——你自己可什么幸福也没捞着，白白糟蹋了一个宝贝。”

这可真出我意外！

我搔了搔后脑勺：

“怎么！还有这么个情况？原来你当宝贝是有限期的，当了一阵子就不当了？”

宝葫芦第三次叹了一口气，说：

“可不？你以为一件宝贝就能永远当宝贝使么？天下可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不论是一件什么活宝——使啊使的，它就得衰老，过时，没用，打活宝变成了个死宝。”

噢，这么着！当宝贝的原来还有这么一条规矩！

“那么——那么——呃，宝葫芦！我能使唤你多久呢？你能替我办几回事呢？”

我全神贯注地等它回答。它说：

“那说不一定。走着瞧吧。往后你使唤我的时候，你可就得好好儿合计合计，别净让我去干那些个不相干的事儿了。这么着，我就可以全心全意给你谋幸福：等到你真正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我才退休。”

我听了这些话，愣了老半天。

“是啊，我真得好好爱惜它……”

忽然之间，我觉得这个宝贝怪可怜的了。唉，我刚才竟还那么忍心骂它，对它发那么大的脾气！

忽然之间，我觉得这个宝贝更可珍贵了。我轻轻摸了摸

兜儿，不知道我的宝贝待在那里面好受不好受——老实说，那里面的清洁卫生条件可不太好，真不知会不会影响它的健康呢。我想把它捧到手上，可是又怕给人瞧见。我又摸了摸兜儿，生怕它有什么不舒服。

“咱们家去吧。”我小小心心站了起来。

我这回走得很稳，步子很轻，生怕宝葫芦给簸得不好受。一面心里打算着：

“真是。可再不能乱出题目考它了。”

我仿佛对谁讲话似地拿手一晃。……忽然我感觉到我手上少了什么东西。我这才想起我的钓竿和那一桶鱼——你瞧我！刚才那么一跑，这些个东西全给跑忘了。

刚这么一转念，我的脚就“空通！”一声，踢着一个铁桶，溅了我一脚水。一瞧，不是我那桶鱼是什么！那根钓竿也陡的钻到了我手里。

“哟呵！”我停了步子，心里实在有点过意不去。“这是你干的吧，宝葫芦？”

“是，是。”

“哎哟，那么挺老远的把桶拎回来！挺累的吧？”

“不累，不累。”

“唉，我看你还是歇歇吧。一桶鱼算得了什么！倒是别浪费了你的气力。”

“你既然想到了，我就该给你办到。”

“你真好，你真好，”我隔兜儿拍拍它。“我没料到你责任心这么强，工作这么积极。”

忽然，我不打算家去了。我倒实在想让别人看看我桶里

的这些个鱼。我这就向后转。

才走了四五步，突然什么地方“巴哒巴哒”的脚步响了两声，就有一双手从我身后猛地伸了过来，一把蒙住了我的眼睛。

“谁？”我掰那双手，掰不开。“谁？”

摸了两遍，可摸不透那是谁的手。只是闻到了一股挺熟悉的味儿：胶皮味儿带着泥土味儿。

“谁呀？别捣乱，人家没工夫！”

那双手可老是不放。

十

那个蒙我眼睛的人可真有耐心。那双手就好象长在我脸上的一样。要不是我扔掉手里的钓竿去胳肢他，真不知道他哪一辈子才放手呢。他一笑——活象喜鹊叫唤，这可就逃不掉了。

“郑小登！”我叫起来。

郑小登不但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是我们班上的大钓鱼家。钓鱼谁也赛不过他。他只要把钓竿一举，就准有一条，保你不落空。要是鱼儿耍狡猾，不来上他的钓，那他就有本领跟它耗上，一辈子泡在那儿他也不着急。

我们有好些个同学都跟他学钓鱼，我也是。可是我的成绩总不大那个，反正——挺什么的，仿佛整个鱼类都对我挺有意见似的。其实钓鱼的道理我全懂得，叫我做个报告我都会做。我只是一拿上钓竿，就不由自主地有点儿性急就是

了。

这会儿我瞧见了郑小登，我可高兴极了：

“我正要找你，郑小登！今天是你上我家喊我来的吧？”

“没有哇，”郑小登拉着我的手。“怎么，你不是去参加科学小组的活动了么？”

“唔，唔……后来我——呃，后来——”

“哟，你钓鱼去了？”他忽然发现了我拎着的桶。“还有谁？”

“什么还有谁！一个人也没瞧见！”

“那么这都是你钓上的？”

我当然不能否认，只好点点头。可是脸上一阵热。

“呵，这么多鱼！”郑小登高兴得直嚷。“真行，王葆！你真行！你怎么忽然一下子——哎？一下子就变成了这么个老手了？怎么回事？你一个人悄悄儿练习来的吧，你这家伙？”

“嗯，别价，别价，”我脸上越来越发烫。“算不了什么。……”

同志们！我不得不承认：我这一回的确吹了牛，破天荒。

难道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行为么？那也不然。要是仔仔细细考究起来，以前可能有过，尤其是在我小时候。可是那时候只是因为我还不懂事，不知不觉就吹了出来的。都不象这一回——这一回简直是成心那个。因此我觉着怪别扭的。

郑小登可把我那只桶拎到路灯下面去了。他一瞧，就又大惊小怪地叫起来：

“哟，还有金鱼！……这全是你钓上的？”

我只好又点点头。他又问：

“哪儿钓的？咱们那个老地方么？”

我除开点头以外，想不出别的办法。

“真新鲜！”他叨咕了一声，看看我。“河里也钓得上金鱼？”

“什么？”

“怎么，你没瞧见你钓上的是些什么鱼么？”

“我哪瞧见呢！”我差点儿没哭出来。“我反正钓一条，往桶里放一条，我也不知道哪号鱼兴钓，哪号鱼不兴钓。天又黑了……”

他高兴得直嚷：

“哈，大发现！”

“什么？”

“这是一个大发现！王葆，这可有科学研究价值呢。”

我瞧着他。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他呢，劝我去报告李先生——我们的生物学教师。然后，也许还可以把这些鱼送到鱼类研究所去，请他们研究研究。然后，就可以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新发现：哪，咱们城外那条小河里竟有那么美丽的鱼——也许并不是什么金鱼，而是一种新的鱼种，还没有名称的。

“那，就可以叫做‘王葆鱼’。”

“得了，别胡扯了！”我身上一阵热，一阵冷。

“呃，真的！”

“可是我……我老实说……”我想说“这是逗你玩儿的”，可是又觉着不合适。

假如现在我碰上的是别的同学，那还好对付些。至于郑小登——唉，郑小登对我可太了解了：他知道我是一个很谦虚

的人，向来不怎么爱吹牛。他相信我所说的全都是事实，他相信这件事硬有科学研究的价值。……这可就不好办了。

这时候幸亏有几个过路的人从我们身边过，这中间还有一个熟人和我招呼：

“嘿，王葆！……你们玩儿去了？”

“唔。”

“真不错，”他瞧瞧鱼桶，又瞧瞧我们，抿着嘴笑了一笑。“你奶奶好？”

“唔。”

他好象还要问我什么话似的，可又没说出来。只爱笑不笑地盯了我一会，道了声“回见”，翘一翘下巴，就走了。还似乎对我挤了挤眼睛——不过我没看真。

郑小登问：

“这是谁？我好象在哪儿见过。”

“怎么，你不认识么？”我赶紧接上碴儿，巴不得换个题目谈谈。“他就是杨拴儿——他的学名我不知道。”

接着我就告诉郑小登：那个杨拴儿姓杨，是咱们学校传达室杨叔叔的侄儿。而且那个杨拴儿家以前是我们街坊，所以他认识我们家。

“那会儿他不学好，耍流氓。奶奶还说他手脚不干净呢——郑小登你可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郑小登还没回答上来，我就赶紧告诉他：

“‘手脚不干净’就是偷东西。我以前也不知道，后来——后来——”我一面说，一面不经意地提起了鱼桶，慢慢走起来。“呃，听我说，听我说！”

总而言之，我尽力把杨拴儿所有的故事都搬出来了：他爸爸怎么打他，他叔叔怎么说他，一直到他被学校开除，给送到工学团去学习，——这么一五一十，没一点儿遗漏。

郑小登说：

“这咱们再研究研究——”

“好！”

“现在就上我家去——”

“好！”

“——这会儿我姐姐正在家，她准知道这些个鱼……”

“怎么怎么！”我猛地站住了。

可是郑小登已经接过了那只桶去，还有一只手挽着我的胳膊，满不在乎地往前走。

十一

我硬着头皮跟着郑小登上他家去。他姐姐果然在家。

不瞒你们说，我这时候可真有点儿害怕这位“老大姐”——这是我们给她取的外号，她听着也不生气，也许还高兴呢。她虽然是初三的学生，只不过比我们高两个年级，可是她显着比我们大得多。尤其是打上学期起——她入了团，我们觉着她更大了，几乎跟我们辅导员是同一辈的人了。

她安安静静听着郑小登向她汇报，简直象个老师似的。郑小登呢，有头有脑地叙述着——他每逢做“叙事体”的作文总是得五分儿——说是王葆现在已经练好钓鱼了，今天就有了很好的成绩。最了不起的是，王葆今天还发现了一种“王葆

鱼”……

“什么鱼？”老大姐疑心自己听错了。

“唔，这是我们给取的名字……”

“是你取的，我可没同意！”我插嘴。“其实就是金鱼，就是普通那种金鱼。”

“不见得。”

“嗯，是的！”

“恐怕不是……”

“是！是！”

“好吧，”郑小登只好让步。“就算是金鱼吧，这可也不是小事。”

因此，郑小登还说，因此他打算下星期日跟我去钓钓看，问老大姐乐意不乐意也去——不过这件事得保密。

老大姐听了好一会，还是不大明白：

“你这是说真的，还是什么童话剧里的一幕？”

“怎么不是真的？”

“你究竟是装蒜，还是真傻？”

“什么！”郑小登睁大了眼睛。“你说什么？”

“你知道金鱼是一种什么鱼？”

“你说是什么鱼？”

老大姐就告诉她弟弟，金鱼是鲫鱼的变种。河里只会有鲫鱼，不会有这号金鱼——这号金鱼只能给养在金鱼池里，好看好看的。

她说到这里，还瞧了我一眼。

我觉得我总该说几句什么了，可又不知道要怎么开口。我

实在打不定主意：还是赞成她的话好呢，还是反对的好。

郑小登的立场可非常明确，我很佩服他。他说：

“难道你就愣不许河里的鲫鱼去变么？——变哪变的，有一天就变成了金鱼……”

“这不可能，因为……”

“怎么不可能！”

“这不合理，因为……”

“怎么不合理！”

听听！这可真糟糕，姐儿俩净抬杠！我简直插不进嘴去。我要是一插嘴，就得表示意见，可我不知道我究竟该帮谁。

照我评判起来，错的是郑小登那一边。郑小登怎么就能一口断定真有那么回事呢？这不是主观是什么！

可是——虽然我明明知道老大姐是对的——我又不能表示同意她。我一表示同意她，就是反对我自己了。

所以我只好哪一边也不帮，只是晃晃膀子：

“得了得了，别打架了……”

他俩都忙着辩论，没听我的。郑小登还老是提到我的名字：

“……不是王葆钓上的么？难道王葆说的是假的？……噢，王葆实在闲得无聊了，跑来吹牛玩儿来了，是不是？……”

我把嗓门提高了些：

“嗨，有什么可吵的呢！别吵嘴，别吵嘴，看我面上……”

忽然——郑小登转过脸来瞧着我，好象我是个陌生人似的：

“你说什么？”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又怪声怪气地嚷起来：

“呵，你倒真不错！……我和老大姐是怎么吵起来的？为了什么？为了谁，我问你？”郑小登还是盯着我，等我开口等了好一会，可是没等着。“你倒自在，象没你的事儿似的，不站出来说一句话，可抄手儿当起和事佬来了！”

这可糟心！连郑小登都对我不满意了。其实我这个人从来就懒得做和事佬。无论谁跟谁抬杠，我总得站在一边，反对一边。我嗓门又大，别人都讲不过我。所以凡是有什么争论，他们总欢迎我跑去帮他，好把对方压倒。这么着我的辩论热情就越来越高了。

今天可是不行。今天我的地位太古怪了。嗓子也直发干。我对镜子瞟了一眼，瞧见我脑顶上热气直冒。

“……王葆……让王葆自己……”我觉得耳朵边飘过这么一句半句的。我定神一听，才知道是老大姐问到了我头上来了。

我一下子站了起来，仿佛要答先生的考题似的。一会儿又坐下，因为我马上发现这根本用不着站起来。我瞧了瞧那一桶害人的鱼。

“我——我当时只顾钓……”我把我告诉郑小登的又讲了一遍。我说我也许钓上了鲫鱼什么的，可是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个鱼儿谁变谁。……后来一看……

“哎，这很明白，这很明白！”郑小登一听就解答了这一道难题。“准是这么着：王葆钓上了鲫鱼，放到桶里——一变，就成了变种。”

老大姐又还是不同意。她说动物的变种不比变戏法——

放到桶里，“一二三！”说变就变的。

“这得有个相当的过程，”她象讲书似地告诉我们。“我记得《科学画报》上有过这么一篇文章……”

她一提起《科学画报》，我马上就跳了起来，高兴极了：

“哈，《科学画报》！对对对！那上面什么都有，可有益处呢！老大姐你要看么？可以借给你。”

“你有？”

“有有有！”我来不及地回答。“我们班上有。……嗯，不价！是这么回事：本来我有，后来我就捐给我们班上的图书馆了。这是一本去年全年的合订本，上面还有我的图章呢。”

于是我就和老大姐约好，我明天去给她借这部书来。

“明天——不错，明天我得参加象棋比赛……”我盘算了一下。“嗯，没问题！明儿等象棋比赛完了，我就把画报让郑小登带给你。”

十二

这天我回到家里，已经很迟了。奶奶一瞧见我就问：

“哪去了，这早晚才家来？饿坏了吧，可？”

“嗯，才饱呢，”我一面回答着，一面往我自己房间里走。

我很不定神，觉得有一大串极其复杂的问题叫我去想。我连奶奶说了些什么也没听清楚——她老是那么叨叨唠唠的。她似乎在那里催我吃饭。接着又说爸爸今天下班以后还得开会（爸爸是星期四休假）。她一面盘着腿坐在床上补着袜子，一面隔着墙跟我说着话。后来她还提到了一些别的什么事，

谁也听不明白。

“喂，喂，”我压着嗓子喊我的宝葫芦，“到底是怎么回事？”

奶奶可又叫：

“小葆，菜给你闷在屉里哩，看还热不热……”

“我吃过了，奶奶。……喂，喂，宝葫芦……”

“哪儿吃的？”奶奶又刨根问底的了。

“在同学家。……喂，那些金鱼是怎么回事，啊？哪来的？”

宝葫芦在我兜儿里响了一阵，才听得出它的话声：

“你甬问，你甬问。”

“不能问么？”

“你要什么，我就办什么。你舒舒服服享受着就是。你不用伤脑筋去研究这个。”

“可是……”

“小葆你跟谁说话呢？”奶奶又在问壁嚷。

我吃了一惊。我心里说：

“我跟谁说话？唉，奶奶，这个人你才熟悉呢。可就是不能告诉你！”——可是我当然不能这么回答。我只说：

“没有谁。我念童话呢。”

“哦，你妈来了一封信，小葆！”——我听见奶奶下床走来了。“看我这记性！想着想着就忘了。你妈说明儿回来不了，又得耽搁几天呢。”

不错。妈妈给我们的信上写着，她还得上跑两个区。她还问我考了数学没有，成绩怎么样。

我匆匆忙忙读完了信，就往桌上一放。可是我越有心事，奶奶就越罗唆：

“呃，小葆，这是什么字？我好象没学过。你刚才念的我没有听准。”

“嗯哟，真是！”

“你又跟你同学打架了吧，那么大的气？”

“没有，奶奶。都是你——你老是不按时间做事。今儿是星期日，可还老是让我给你上文化课。你一点也不管人家有没有工夫。我星期二还得考数学呢。”

她老人家这才走了，一面嘟囔着，“这孩子！”怎么怎么的。可是一会儿又打回转，拿走桌上的信——一眼发现了我那一桶鱼，又高兴了：

“哟，哪来的这么些金鱼？”

“唔，金鱼。”

“那得有一个鱼缸，把它好好儿养起来。”

“唔，得有鱼缸。”

奶奶一转背，桌上就忽然出现了一个挺大的玻璃缸——也不知哪里来的水，溅得桌上都有水点，好象有谁扔进了什么东西似的。几条金鱼就在缸里游了起来。

嗨，这个鱼缸也真来得太性急了！——幸亏奶奶没瞧见。奶奶大概又回到了她那“炕”上（她老是管床上叫炕上），嘴里可还跟我说着话。她担心妈妈会冷，因为妈妈出差的时候忘了带她那件毛背心。

“总是忙忙叨叨的！”奶奶又叹了一口气。

她又惦念起妈妈来了，我知道。

要是以前——不说很远以前，就说今天上午吧，那我一看妈妈这么一封信，心里就会嘀咕：“干么又不能按期回来？工

作进行得顺利不顺利呀？”老实说，我也想念妈妈，不过表面上不给露出来，因为我又不是女孩子。

可是今天我忙得很，没工夫去想家里的事。我连妈妈来信也来不及细细地看。我脑子里还乱七八糟地塞满了许多东西，腾不出空儿来想妈妈了。

我想着今天一天的奇遇，又叫人高兴，又叫人糊涂。

“嗯，我真得静下来，好好儿动动脑筋，”我刚这么约束住自己，一下子我又想起了老大姐——“她能相信我么？她不疑心我是吹牛么？”

我瞧瞧金鱼。金鱼瞧瞧我。我说：

“哼，都是你！”

忽然——不知道是由于光线作用呢，还是怎么的——金鱼们一个个都变大了。它们都睁着圆眼盯着我，嘴巴一开一合的，似乎在那里打哈哈。有一条金鱼把尾巴一扭，一转身，就有一个小水泡儿升到了水面上，“卜儿”的一声。接着又是那么一声。听起来有点古怪；好象是说一句什么话似的。

“卜儿……葆，葆……”

“啊？”

“葆……王葆……”

十三

“恐怕是我的幻觉……”我想。

可是金鱼缸里又“卜儿卜儿”的——乍一听，好象是喊我的名字。再仔细一听——

“葆，对不起……葆……”

这可的的确确是它们跟我说话！它们还冲着我晃动着身子，仿佛表示过意不去似的。

我就说：

“你们也不用向我道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我只是要问问你们：你们这号鱼到底是怎么变成的？是打哪儿来的？你们的生活情况怎么样？”

它们摇摇脑袋：

“不知道。”

我想，大概它们还没有懂得我的意思。我于是又说了一遍。我整理出了几个问题——当然都是科学性的问题，请它们做一个详尽而又精确的答复。我还告诉它们：

“我对于你们是很感兴趣的。我将来兴许要当鱼类学家呢。好，现在就请你解答第一道题吧。”

它们一个劲儿摇脑袋：

“不知道。我们没学过。”

“唉呀，真拿你们这些鱼没办法！”我只好叹气。“什么‘学过’没‘学过’！你们连你们自己的来历都不知道哇？”

“唉呀，真拿你这个人没办法！”它们也叹气。“你干么不自己观察观察我们？你自己不动脑筋，光让我们替你做题？”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它们。

它们也就不理我，管自己谈开了。

“这个人跟那天那个人一个样，嘿，”一条黑金鱼把尾巴碰了碰旁边那一条镶白珠子的红金鱼。“你记得么？那天那个

人也是这么着，叽里咕噜问了个老半天。可逗呢。”

“噢，对了！不是那个要写书的人么？”那条镶白珠子的金鱼一连卜儿卜儿地吐泡儿。“对，他说他要写一本书，叫做‘金鱼的生活’。他说他不知道要写些什么，净要咱们帮他的忙，不是么？好家伙，他真爱叨咕！”

“那不叫叨咕。那叫做提问题。”

“好家伙，他真爱提问题！——‘你们怎么会变得这么漂亮啊？你们变成了金鱼之后，心情怎么样啊？有什么感想啊？你们的思想情况怎么样啊？’……这个怎么样啊，那个怎么样啊，没个完！”

这时候我可忍不住要插嘴了：

“那你们怎么答复他的？”

“什么也没答复。我们一条也答不上。”

这可就太奇怪了。我说：

“这些都是关于你们自己的问题，怎么会答不上？你们兴许不知道你们自己是鲫鱼变的，因为你们没看过《科学画报》。可是别人问你们的思想情况怎么样——这，难道你们也答不上么？难道你们连自己的思想情况都不了解么？”

黑金鱼本来掉转尾巴要游开去了，听见了我这些话，它又转过头来：

“那么你呢？”它不等我回答，又加了一句：“你有一些思想情况——别人还比你了解自己了解些呢。”

“什么‘别人’？是谁？”

“比如你的宝葫芦……”

“什么！”我很不高兴。“你说什么？”

可是鱼缸里再没有一点声音了。我等了好一会。还是静得很。突然——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发现！——我发现不大对头：

“鱼怎么会说话呢？谁都知道，鱼是没有声带的。”

你们想想！一条金鱼和一个人辩论！——这难道可能么？这难道合理么？不论你拿什么理由来说……

“不合理！”我兜儿里也发出了声音。

“你也同意我的看法，宝葫芦？”

“那当然，”宝葫芦慢条斯理地发言。“事实确是如此。鱼类不单是没有发声器官，并且它们的头脑也长得有限得很，不可能有这么多思想。”

可不是！这可见我怀疑得很有道理。我是用科学态度来看这个问题的。同志们！我认为一个人——哪怕他已经退出了科学小组，可总也得用科学态度来研究一切事情，那才不至于错误。所以这会儿宝葫芦也承认我的对，它也认为……

“那么宝葫芦呢？”——我忽然听见鱼缸里一个声音问我。

宝葫芦说鱼类没有发声器官，难道宝葫芦自己有这号器官么？至于宝葫芦的头脑……嗯，对不起，根本宝葫芦就从来没有一个头脑，连鱼儿都不如！那它怎会说话呢？

不但这样，宝葫芦还会变出东西来——那又是怎么回事呢？比如我先前在河边吃的那些个东西，到底打哪里来的？怎么会一下子冒在我手上来？

不错，这都叫人相信不过。我只要动一动脑筋，想一想这些问题，那么……

“那么这些事儿都不合理，都不能成立！”我的宝葫芦接上

了碴儿。

“那——那——”我十二分吃惊，不知道该怎么说了，“那你这宝贝……”

“那我就不是什么宝贝，就没有什么神奇。那你‘要什么有什么’，也是不可能的事。那你白搭。”

我失望地嚷了起来：

“那还行！”

宝葫芦义正词严地说：

“那你就别怀疑我。什么合理不合理呀，可能不可能啊——你对别的事尽可以这么去研究，可别这么研究我。你要是这么研究我，那对你自己可没有好处。”

它这么一讲，才把我思想闹清楚了。

同志们！我刚才还说来着，一个人得用科学态度来研究一切问题。可是一提到这个宝葫芦问题——嗯，那没办法，不得不例外看待。因为这个宝葫芦并不是什么马马虎虎的普通玩意儿，而是我的一个宝贝——可以使我自己得到幸福的宝贝——我非相信它不可。我得相信它的魔力。假如它没有什么魔力的话，那我不就等于没有得到宝葫芦么？那还有什么意思！

“这才解决问题，”我放了心。

十四

可是我还是定不下心来做功课。

说也奇怪。现在我简直有点儿象小说戏剧里有时要出现

的那号可笑的学生了，不能安安静静来复习功课。

可是你们不知道，实际上我的情况不是那么回事。这会儿我正做着一件更重要的事：我正打算着我远大的前途——这比起眼下的功课来，当然重要得多了。

“我将来要做一个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老早就提出来过。前面我说过，我曾经想当作家，不过还没有确定。我也想过要学医，那还是我在小学的时候。我想我将来一定要把奶奶的风湿症治好，还不让妈妈发气管炎。同学们有病也可以来找我。“王葆，我肚子疼！”好，躺下吧，我来听听。“王葆，我哥哥有点儿不舒服。”那没问题，我只要开一剂药方就行了。我刚坐下，拿起锯子来要着手做一个滑翔机，忽然又有人敲门：“王葆，我鼻子不通气。……”

这么着，我忙得简直没有工夫做我自己想做的事了。……这可得考虑考虑。所以也没有确定。

这个想法真有点儿幼稚，是不是？可是对是对的。于是我还想到要学飞机制造，或是学电气工业。

那些，当然都是以前的事。以前我也象你们似的，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所以也就照普通人那么立志愿：将来要学什么，要干什么。现在呢，我可已经成了一个不平常的特殊人了：现在我有了宝葫芦。现在，我就得有一号与众不同的特殊方法来立志愿，这才合适。

“我将来干什么？”我这么自问自，问了好几遍。

哪一行都可以，我知道。都会有很大的成就。到了那时候，谁都得议论着这样的事：说是有一个青年为人民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好事，立了一个很大的功劳。于是我的同学们都

得惊讶得什么似的，全嚷开了：

“嘿，瞧瞧咱们王葆！这个封面上的照片不就是他么？”

有的同学会说：

“可真想不到！他在初一的时候，功课可并不怎么样。”

别的同学——例如郑小登，就会出来说公道话：

“不价，基本上还好。他只是数学得过一次两分。可那也不赖他，因为……”

“苏鸣凤，你读过这一篇没有？——这篇《我访问了王葆同志》。”

“让我念，让我念！这上面说，王葆对祖国的贡献可大呢。”

同学们全都得拥到一堆儿，急巴巴地问：

“什么贡献，什么贡献？他立了什么功劳？做了什么工作？……”

一提到这一点，可就模模糊糊，简直搞不清了。我怎么想，也想不出个头绪来。

我走去开开窗子，深深吸了一口外面的新鲜空气，让我自己安静下来：

“别着急。我今天才头一天当特殊人，还没学会用特殊人的方法来设想我的前途呢。再多当几天——当熟了一点儿就好了。现在我得照常做我的事。别那么大惊小怪的。嗯，我得给花儿浇浇水。”

窗台上有两小盆爪叶菊，一盆文竹，已经干了两天了。我记性不好，老忘了这回事。爸爸还笑过我呢，他当着我同学的面，说我栽花是受罪。

“可是瞧着吧！”我站在窗台跟前想着。“我的远大计划可以慢点儿订，可是我可以订一个目前的计划。我得订一个栽花计划——净是些名贵品种，嘍！”

我一面想着，一面动手去理书包。然后我掏出我那本小本本儿来，写上了一行字：

星期一 2 时55分：借《科学画报》。

我在这下面画了一道红线，表示重要。瞧了瞧，又把这道红线加粗一些，因为本儿上也还有许多别的重要记载，也都是有红线做记号，只有粗些才显出更重要些。又瞧了瞧，我决计在那下面再加一道蓝线。

可是我刚一放下小本儿，想了一想，就重新把这本儿翻开，拿起红铅笔，一丝不苟地给那行字装上一个矩形的红框框。然后使劲“擦达！擦达！”打了些感叹号——一共四个，一个角落上一个。

十五

第二天我等到一有空，就去找图书馆小组的同学。我表示我要借一下《科学画报》——就是我自己捐赠的那个合订本。而且说明：并不是我自己要看（我已经全都看过了），只是为了替别人服务。

然而事情不凑巧：有人借去了。我打听了一下，知道借书人是萧泯生，下午就可以还。不过即使还来了，还是不能借给

我，因为已经有五个人预约。这就是说，要等五个人都看过了——五七三十五天之后，才轮得到我！

“呵哟，那怎么行！”我着急起来。“那第一个预约的是谁？我和他通融通融，请他先让给我看，那总可以吧？”

图书馆小组一查：第一个预约的是苏鸣凤。我来了火：

“苏鸣凤干么要看这个！”

《科学画报》——究竟是谁捐赠的呀，我问问你们？——我今天要借可借不到，得先借给苏鸣凤！

我可怎么答复老大姐呢？

真糟心！我昨天完全没有预计到这一点。其实这是常常会有的情形。尤其是好书，那简直轮不过来。我们班上的图书馆虽然很出色，可是象《科学画报》这么名贵的图书到底还不多。

可是下午，就在这部名贵图书的问题上，出了一件很糟糕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

图书馆小组开始活动的时候，萧泯生就去还书。当时人多事多，不知道怎么一来，那部《科学画报》不知道给搁到哪儿去了，找来找去找不着。

起先我还不知道。我正和郑小登他们在那里谈论着就要举行的象棋比赛，预先估计估计情势。忽然我听见咱们图书角那儿嚷嚷起来了。

“刚才萧泯生的确把书还来了，他的借书条儿也退还给他了，我记得清清楚楚。”

“萧泯生，你的借书条儿呢？”

“没有，”萧泯生翻着全身所有的兜儿。“没有。兴许我压根儿就没还书吧？我找找。”

“萧泯生你真迷糊！借书条儿刚才不是还给了你，你就给撕了么？我瞧见的。”

同学们都拥了过去。郑小登和我也赶紧走了过去。大家七手八脚找了起来。我很不满意：

“怎么回事，连这么大一部书都会不见了？”

“说的是呢，”萧泯生一面仔仔细细检查他自己的书包，一面接嘴。“这得我负责。要是找不着了，我去买一本来赔上。”

“嗯，这不是你的事。这得我们图书组负责。我赔偿。”

我忍不住嚷起来：

“说得好容易——赔偿！你倒去买买看！这样的书早八百年就卖没了，还候着你呢！”

“别吵了，找吧。”

我们可实在找够了。没有。我找得分外细心，因为我深深知道这本书的可贵。我甚至于趴在地下，伸手到书架底下去掏摸，弄得满手满袖子的土。没有。我又着急，又生气。可是象棋比赛的时间又快要到了。我只好起了身，掸掸身上的土：

“我可没工夫在这儿陪着你们尽磨蹭了。可是我对你们实在有意见！可真有意见！”

说了，我就挟起书包来往外走。……

可是——呃，慢着！怎么我胳膊肘上那么别扭？好像挟书包都挟不灵便了。好象书包长大了许多，肚子鼓出来了。我一摸——

“哎呀！”

书包里显然有了一本厚厚的挺老大的书——我不用打开来瞧，就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我对郑小登他们说了一声“你们先走，我就来”，我出了教室门就往北跑，躲开了同学们。

“喂，”我隔着兜儿拍拍宝葫芦，“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书包里忽然有了那部画报？是你干的？”

“是我，”宝葫芦咕噜一声。

“谁叫你干的？”

“是你。”

“胡说！”我忍不住又要生气。“我说过么？我吩咐过你么？”

“你说是没说，心里可是这么想来的。”

“胡说！”我更生气了。“我想过么？我有这样的意思么？”

“你刚才借不到书，你就不愿意：‘哼，书还是我捐的哩，倒由不得我了！’——本来是是的！书原是你自己的书，干么倒让别人支配呢？”

“嗨，你这家伙！我不过稍为有那么点儿不耐烦就是了。我怎么会要收回这本书！”

“书要是没有捐呢，那我爱借给谁就借给谁，不爱借给谁就不借给谁……”

我打断了它：

“你讽刺我，简直是！”

宝葫芦可在我兜儿里很厉害地晃动起来：

“冤枉，冤枉！唉，王葆你别只顾自己撇清。我只是照你的意旨办事就是了。怎么倒是讽刺你呢？”

“别罗唆！”我说。“把书拿去还掉！”

我说了就摸摸书包。……还是鼓着的。

“怎么了？你没听见？我命令你：还给图书馆小组！”

“我不会。”

“怎么，你连这点儿本领都没有？那你怎么拿来的？”

“拿来——我会。我可不会送还。”

“为什么？”

“我只会拿进，不会拿出。”

十六

宝葫芦的确没有这个本领。我怎么发脾气，怎么骂，都一点用也没有。

怎么办呢？放在我书包里，那哪行呢？爱看这本书的同学就得借不到书。大家还得白花许多时间来找。要是今天找不到，别人就真的会去买一本来赔上。

“那太不象话了！”

这件事只好让我自己来收拾：我得想个法儿把这本书还给图书馆小组。我可以趁现在没人瞧见的时候，悄悄儿走到我们教室北墙外面，把这部画报轻轻搁到第一扇窗口上——那里面正是放图书的地方。我这样就可以跑去提醒提醒同学们，“看看窗台上有没有？”——一开窗：哈，可不！

这个办法再好没有。赶快，赶快！我得在五分钟内把它完成。我于是向目的地飞跑。……

“王葆！”忽然后面有人喊。那正是郑小登。

我赶紧拐了弯。我听见他嚷——脚步声也近了：

“你往哪跑？还不快去！象棋比赛要开始了！”

我立即往一丛黄刺玫里一躲。瞧着他跑过去了，我这才撩开枝叶，拱肩缩背地钻了出来，手上好几处给刺破了皮。我刚刚站直身子，正想走开，郑小登倒又折回来了，他好像存心跟我藏迷儿^①玩似的！

“你干什么呢，在这儿？”他问。

“不干什么……”我马上又改口：“唔，我出来有点儿事。”

“什么事？”

“啊？……呃，这会儿暂时不告诉你……”

“什么！”他一把攀住我的肩膀，使劲拽我走。“他们都等着你呢。让我来找你的。”

“呃，呃，郑小登！……好，我就来，我得往教室里去一下。”

“干什么？”

“我得我得——我去把书包放下……”

郑小登一手就来抢我的书包：

“我给你送去！”

“不行不行！”我两手拚命抱住我的书包，紧紧捂在肚子上，一点也不敢放松。“呃呃，哎！”

大概这时候我的样子太不平凡了，叫郑小登吓了一跳。他对我睁大着眼睛，愣了一会。

“怎么了？”他轻轻地问。

我摇摇头。

^① 藏迷儿：北京方音“迷儿”读如mēr。

“肚子疼？”他又轻轻地问。

我这回——一顺便就点了点头。

这他可慌了。他又要搀扶我，又死乞白赖要接过我的书包去。我赶紧弯下腰，更使劲地捂住肚子。

“哎哟，哎哟！”

“不能走么？”

“哎哟……”

“我找孙大夫去。”

“不用，不用！”

郑小登四面瞧瞧，想要找个同学来帮帮忙，却没有找着。可是郑小登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他说要找大夫就得去找大夫，谁也不用想拦得住他。他叫我在这里蹲一会儿，就往卫生室跑。……这事情可更不好办了。

我急得大声“哎哟哎哟”叫了起来。

“别走别走，郑小登！……你在这儿好些……哎哟！”

郑小登打回转了，焦急地守在我旁边。他这回不敢走开了。我也不敢动一动，仍旧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只是把书包括得更紧了些。

这可也不好办。我合计着：

“我们俩人这么着耗到哪一天才算完呢？”

我就说：

“我要喝水……要热的……”

“我去倒。”

这才把郑小登支开了。等郑小登一拐了弯，我就立刻跳起来，好处置那本倒楣的书。

“我得赶快把它扔掉——随便扔到哪儿。以后再说。”

于是我撒腿就跑，见弯就转，把那部画报刷地抽出来，扔到了厨房南边的一堆煤屑旁边。我轻松地透了一口气：

“这就好了。再不怕了。”

我逍遥自在地走开。这回郑小登可再也缠不住我了，我可以这样说，“咱们快去，我没病了。”甚至于还可以逗逗他，“什么？谁肚子疼来着？”……

“王葆！”后面有人喊我。

我回头一瞧，大吃一惊，原来是孙大夫——我们的校医。我站住了，连忙报告：

“报告！我——我我——没有什么，其实，刚才是郑小登——他太紧张，太什么了，太……”

“你说谁？什么紧张？怎么回事？”

“怎么，郑小登刚才不是上卫生室去请您来的么？”

“噢，”孙大夫这可弄明白了，“那准是错过了。刚才我没在。……是谁病了不是？”

“没什么，没什么。我没毛病……”

他老瞧着我的脸：

“我看你可有点儿毛病。”

“啊？”

“你有点儿马虎的毛病，”他轻轻点了点头。“我问你，你是叫王葆不是？”

“是。”

“那就是了，哪！”他的手打身后向我伸过来，手里有一本书，叫做《科学画报》。

我不知不觉倒退了一步。他向着我迈进了了一步。

“你正在这里找它吗？”

“我……呃，是。”

“拿去吧。”

我怎么办？我只好双手接过来，把它装进书包里。

我怎么说？我只好表示感激。

“谢谢，”我鞠一躬。

孙大夫点点头走了。我瞧着他的背影发傻。他回过脸来对我微笑一下。我只好又鞠一个躬。

我心里可真生气：

“嗨，您就爱管闲事！一瞧见这书上有我的图章，就找上我来了！”

这时候——我的处境可太特别了，太古怪了——我竟生怕遇见好人。他们只要一关心我，一帮助我，就得给我添上许多要命的麻烦。

郑小登这位好同学就是这么着。……瞧，那不是他来了？他手里端着一大杯热腾腾的开水，一本正经地往这边走来。我赶紧又回到原先的地方，蹲在那丛黄刺玫旁边，把书包紧紧捂着肚子。

于是我们这一对好朋友又相持不下了。

“得再想个法儿把他支开才好，”我一面转着念头，一面喝着滚热的开水。满嘴都火辣辣的，说不定舌头上已经烫起了泡。“我再借个什么题目呢？”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呢，可又来了几位同学——当然是郑小登招来的。其中就有苏鸣凤，他说他刚上卫生室去过，可是

没找着孙大夫，待会儿再去找。

“别找了别找了！”我腾出一只手来摇了摇，又拿去捂着。
“孙大夫刚走不一会儿……”

我想说“孙大夫刚给我看过”，可是没说出口来。

跟着姚俊也气喘喘地跑来了，手里拿着个热水袋——也不知哪里搞来的，他愣要给我暖肚子。

“不要不要！”我嚷。

“暖一暖吧，暖一暖吧，”姚俊来掰我的手。“来，书包给我。”

“哎，哎，不能！……姚俊，别，别！”

“为什么？”

“热水袋……不行！我不能用热水袋。”

“那为什么？”姚俊又问。

你们可知道姚俊么？他是科学小组的。他是我们班最爱提问题的人，老是“为什么”“为什么”。对待这样的同学，你就得好好儿跟他讲明原因和结果；要不然，会闹得你心里发毛。

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还是使书包好，因为这对我的病有效些。

“那是怎么回事？”姚俊又问。

“谁知道！……哎哟……也许是我的体质不同。”

“那是什么体质？”姚俊瞧瞧这个，瞧瞧那个。“这号体质得用书包疗法？”

“对，对，”我连忙承认。“这么着一会儿就好了。你们走吧。”

可是他们不放心。一个也不肯走。我心里焦躁得什么似

的。我嘴里苦苦哀求他们：

“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吧。你们活动去吧。”

可是他们不依。他们偏偏关心我，要看顾我。

这可僵透了。怎么个了局呢。我简直没法设想。

“都是这该死的宝葫芦！可恶极了！”

十七

同学们和我这么耗着，究竟有多久，我也闹不明白。我只觉得过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有一个时候——我不知道这是几点几分钟——我感觉得书包仿佛动弹了一下，好象要从我手里挣开去似的。我吓得出了一身汗，捂得更紧了一些。书包可又那么一弹。

又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我才感觉到手里的书包似乎有了点儿变化，和刚才不同了。我定一定神，腾出一只手来悄悄地探了一探——

“呔呀！”我才透过了一口气来。

书包肚子已经瘪了下去了。不用看就知道，里面那一本惹麻烦的书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怎么一来，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

“好了好了，”我这才竖直了脊背，向同学们宣布。“我没毛病了。”

虽然同学们都有点儿觉得奇怪（尤其是姚俊），他们还劝我去检查一下身体，这样那样的。可是问题已经不大了。

只是有一件事叫我很不愉快：我耽误了象棋比赛。别的

一位同学代替了我。他只赢了一盘。假如是我出马就好了：决不止赢这么一点儿。

“嗯，不见得！”姚俊把脑袋一晃。“你的棋好是好，可就是不沉着。”

我不服气：

“哪里！该沉着的时候我可沉着呢。”

“可惜你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时间。所以你下棋还输给我……”

“嗯，别吹！你倒跟我下下看！”

“来！”

“可不兴悔。”

“当然！”

姚俊这个人——你别看他个儿小——勇气可真不小。哪怕他下不过我，哪怕他和我为了下棋吵过嘴，他还是敢跟我下。

同学们都闹哄哄地围过来看。我对自己说：

“可不能大意了。也不能打架。这虽然不是正式比赛，可也差不离。他们都想考验考验我呢。”

这回我的确很沉着：不慌不忙地动着棋子。我总是看清了形势，想好了着法，然后才下手。凡是下棋的人，都该象我这么着。

姚俊的棋不如我，这是大家公认的。连他自己也是这么说。不过他有一个极其奇怪的毛病——我可实在想不透他脑筋里到底有个什么东西在作怪：他净爱走“马”。他把个“马”这么一跳，那么一拐，不但害得我的“炮”不能按计划办事，而

且还闹得我的“车”都不自在了。好像一个“车”还该怕一个“马”似的！

“我非得吃掉他那个‘马’！”我打定了主意。“我该想一个巧着儿，叫他意想不到。”

这可并不容易。唔，我来这么一着，行不行？然后又这么一来。

“要是他那么一下——嗯，他准会来那么一下，那我……”

我正这么想着，正想得差不多了，忽然我嘴里有了一个东西——我虽然没瞧见，可感觉得到它是打外面飞进来的，几乎把我的门牙都打掉。它还想趁势往我食道里冲哩！要不是我气力大，拿舌头和小舌头拚命这么合力一挡，它早就给咽下去了。

同时姚俊嚷了起来：

“咦，我的‘马’呢？我这儿的‘马’呢？”

哼，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同学们七嘴八舌的。有的说那儿本来没有“马”，有的说有。他们看看棋盘四周，又看看地下。

我趁大伙不注意的这会儿，想要把嘴里的东西吐掉。可是没有机会，因为郑小登又钉上了我：

“王葆你没吃吧？”

“嗯，嗯，”我用鼻孔回答。

“什么？吃了？”

“嗯，嗯，”我仍旧用鼻孔回答，还加上摇头。

“怎么了？你又发什么病了？”

这么着，大家又都瞧着我了。我出了一身汗。我晃了晃手，谁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自己也不明白。

“王葆的嘴怎么了？”有谁发现了这一点。

这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究竟是因为出了汗容易着凉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到现在还没闹清楚——我鼻尖忽然有点痒痒的，简直想要打喷嚏。

“哎哟，可不得了！”我暗暗地叫。“千万不能打！忍住，无论如何！”

然而不行。……

我揉揉鼻子，想让它缓和缓和——可越揉越痒。

“啊，啊，啊——”

来了！我一跳起来就冲出同学们的包围，赶紧拿手绢捂住了嘴。

可是事情发生了变化。我刚才这么“啊”了一阵，“嚏”字还没迸出来呢，就觉着我的嘴里忽然空荡荡的——那颗棋子没有了！我吓了一跳，把下半个喷嚏都给吓了回去。

“掉出来了么？”我自问自。“哼，怕没那么容易！”

我的确没有听见它掉下的声音。手绢里可也没有它的影子。我摸摸袖子管。也没有。

“这可真糟！”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准是吞下肚去了。准是我一张嘴要打喷嚏，舌头也那么一松，它就趁空儿溜下去了。”

那么挺老大的一颗棋子！……也许它就卡在什么地方，哪儿也不肯去。那可更不好对付了。这玩意儿挺不好消化，我知道。

要是它顺顺溜溜跑下去……那，它就得老实不客气地钻进我的胃里，待会儿还得跨进小肠里一步一步往下走，象个小

“卒”儿过河似的，——那也不是什么可喜的事。这个“马”——你想不到它的味道多么古怪——吃下去一定不大卫生。

我越想越不是味儿。

“嗨，都是这宝葫芦惹的！”

十八

我赶紧走回家去。这回也许真得上医院去检查一下呢。

奶奶没在家：大概又开什么会去了。我摸着了钥匙，开开门，转进我自己的屋子——不觉倒退了一步。

“怎么！我走错了人家了吧？”

这哪里还像我的屋子！窗台上也好，地下也好，都陈列着一盆盆的花——各色各样的，我简直叫不出名字。有的倒挂着，有的顺长着，有的还打叶子肋窝里横伸出来。一瞧就知道这全是些非常名贵的花草。我原先那两盆瓜叶菊和一盆文竹夹在这中间，可就显得怪寒伧的了。

而我那张做功课的桌子也不由你不去注意它。那上面有一只很好看的小花瓶，跟那一缸金鱼并排站着，不知道这到底是哪朝哪代哪个地方的产品。花瓶旁边整整齐齐排列着四块黄玉似的圆润的奶油炸糕，还热和着呢。再往东，就竖起了一架起重机模型，这是道道地地的电磁起重机。它的东南方还躺着一把五用的不锈钢刀。靠北，你就可以忽然发现一个陶器娃娃坐在那里，睁圆了一双眼睛，爱笑不笑地傻瞧着你。她右手边蹲着一堆湿漉漉的粘土，看样子大概有两斤来重，市秤。

“怎么回事，这是？”我站在房门口，还是四下里望着。“开

百货公司了还是怎么着？”

宝葫芦总还是那么一句老话：

“我照你的意图办事。”

“我问你要过这些个玩意儿么？”

“你想来着。”

“我想来着？”我问自己。可是记不起了。

也许是我略为想过那么一下：“这玩意儿倒挺不错”，“这真棒”——顶多不过如此。

也许我连想也没想，只不过瞧着心里喜欢了那么一下子。也许我连喜欢也没喜欢过，只不过心里稍为那么动了一动。……

谁知道宝葫芦就这么顶真呢！

我一开抽屉，就发现了一本《科学画报》。书上面还待着一颗孤零零的象棋子。

“哈，那个‘马’原来在这儿！你都给搬家来了？”

宝葫芦很得意地告诉我：

“这么着，一方面咱们的秘密不会被人看破，一方面你又得了一本书和一只‘马’。”

“谢谢，谢谢，”我说。“呃，我问你：你会下象棋不会？”

“不大会。怎么？”

“不会，就请你别瞎帮忙。你把那颗又大又脏的棋子愣往我嘴里塞；那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要吃它么？”

“哼，吃！你瞧见世界上谁下棋是这么着吃子儿的？你懂得‘吃’字的意义么？”

它说它懂：

“那就是要把那颗棋子给赶出棋盘。不是么？所以我就给你办好了这件事，让你直接达到那个目的。”

“这么着，下棋还有什么意思！你得让我自己来下，让我自己想想……”

“那何必呢？这些个事有我给你效劳，你又何必自己去操心呢？”

你瞧！反正跟它讲不明白。它不懂得这些道理。

从此以后，我下棋的时候就甭打算吃别人的子儿，也别想将人的军了——只要我一有这个意思，对方的老“帅”就会忽然不见，弄得大家手忙脚乱，下不成。

象棋下不成，那就打打百分儿吧。可是也不行。有一次就这么着，刚发了牌，一开始要打，就有人嚷了起来：

“我少了牌！”

“我也少了两张！两个王不见了！”

同时我手里的牌数突然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三三：都是头几名王牌。……

我只好把牌一扔，抽身走开。

从此以后——唉，象我这号有特殊幸福的人，就很难和同学们（他们顶多不过有普通幸福）玩到一块儿了。

十九

从此以后——你们当然也可以想到，我各方面的生活也都起了变化。

以前我每天自习，总得让数学题费去了我许多时间。可是现在还不要一秒钟……我刚把书打开，拿起铅笔来慢慢地削，脑筋还没来得及开动呢，桌上就冒出了一迭纸，上面整整齐齐写着算式和答数。

“呵！”我跳了起来。“这可真没料到！”

我不知道你们会有怎么样的感想。我可又高兴，又担心——老实说，我生怕我是在这里做梦。

“可是我还得画一张地图……”

我刚这么一打算，就有一幅地图摊在我面前，我自己决画不了这么好。简直用不着再添一笔，也用不着修改。只要写上我的名字就行。我说：

“哈，这可真好！这么着，我每天就可以省下许多时间来了。”

以前我老是忙忙叨叨，连吃饭都嫌没有工夫。现在——就说吃饭吧，那时间也给节省了下来，因为我肚子经常是饱饱的。因为我经常有各种各样的糕饼糖果——据说全都是按照我的意图办来的。你们知道我这个人并不算馋，不过既然有了这么些东西，干么要让它白放着呢？

于是我就用不着规规矩矩趴在桌上吃饭了，还一天到晚的老是打着饱嗝儿。反正妈妈还没回来，爸爸又老不在家，只有奶奶——她可管不着我。我只要招呼一声——

“奶奶，你先吃吧。我饱着呢。”

我就可以做我自己的事了。

“来，给我几片桐木片！”我这时候已经计划好了一件事，就向宝葫芦发布命令。

不消说，话还没有落声，就来了一迭桐木片。

我用铅笔在木片上打好了图样，拿起锯子来锯。可是刚一动手——锯子还没来得及碰上木片呢，就已经完成了计划：我手里忽然出现了一架完完整整的弹射式飞机模型。

我把锯子一扔，轻轻叹了一口气：

“好快！”

不错，我想要制造的正是这个。我把它试了一试，它滑翔得很好。要是弹射出去，也许能飞上两分多钟三分钟呢。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现成的飞机模型可引不起我很大的兴趣。我让它躺在地下，懒得再捡起它来。我只是问自己：

“再干点儿什么呢？”

我四面瞧瞧。视线落到了桌上那一堆粘土——我曾经想拿来塑成一个什么玩意儿的。可是我刚把它拿到手里，它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小孩子的胸像。我哼一声：

“嗯，宝葫芦你简直越来越敏捷了，我看！”

宝葫芦背书似地回答了一句：

“练好本领，为你服务！”

我搔了搔头皮。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一转，嘘了一口气。

“好，那么——再找点儿什么事做做呢？”

时候还早得很呢。我又东瞧瞧，西瞧瞧。我瞧瞧那许多盆名贵的花草，想要给它们浇点儿水——那些盆里立刻就水绿绿的了，连枝儿叶儿都好像淋过了雨似的。

“嘿，你手脚可真快！”我一屁股坐在床上。

“过奖，过奖！”宝葫芦说得很谦虚似的，其实它心里可得意呢，我知道。

我忽然想起我小时候来了。我小时候老是爱抢着做事：一听见有人敲门就抢着去开门，一瞧见爸爸回来了就抢着去给他拿拖鞋，这样那样的。谁要是不让做这些事，我就得失望，就得闹脾气。有一次我要把一壶水拎到炉子上去，可是奶奶怕我闯祸，她一手就把它提走了，于是我就哭上了老半天。

现在我觉着也有点儿像那一次那样似的——我当然不至于再哭鼻子了，心里可是有说不出来的别扭。

“呃，宝葫芦！”我实在忍不住要和它开谈判了。“往后有一些个事儿让我自己来办，你别来插手，行不行？”

“哪些个事儿呢。”

“那些个有兴趣的事儿。”

“请你说明白点儿。哪一类事儿呢？要怎样才算是有兴趣呢？”

“唉呀，连这也要问！”我有点不耐烦了。“有兴趣就是有兴趣。比如下棋，比如做一个什么玩意儿……懂了吧？比如你要做一件事，可是挺不容易，你得自己想办法来克服困难，你得自己去斗争——这么着做成了，那才有兴趣。越是不容易，做起来越是有兴趣。”

“噢，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宝葫芦一连声地咕噜着。“怪不得有人对数学那么感兴趣呢——我可明白了，就因为数学挺不容易，你得自己想办法去克服困难，你得自己去斗争。还有地理……”

我赶紧打断了它的话：

“我所指的可不是这些个！我对这门功课——那，兴趣可并不算很大。”

“为什么呢？”

“我不那么爱好……”

“为什么？”

“你甭管我！反正……”

“那可就太难分别了，”它叨唠着。“你瞧！都是有困难——有的你倒有兴趣去克服，有的你可兴趣不大。有些个东西你要享现成，得要什么有什么。有些个东西你可想要自己来制造，不让我插手。又有些个东西你起先想要自己做，做呀做的可又不耐烦起来，于是我的名字就十分荣幸地又被你提到。……你的情况这么复杂，我的头脑那么简单，可叫我怎么闹得清呢？”

我暂时没有答复它。它又往下说：

“现在只有两条路，随你选一条去走去。一条路是普通人的路：你想要干什么事，就都得你自己去想办法，你自己去花劳力，全不用我来插手。那么，你干脆可以把我扔掉，不要我。……”

“那我可没有那个意思！”

“对，我猜你也不会有那个意思，”宝葫芦很有把握似地说。“那么，还有一条路，就是安安心心做我的主人。凡事我都给你办到——只要你动一动念头儿就成，全不用你费力。”

我想了一会儿。我提出一个问题来：

“可是你——你可就太费力了不是？你这么乱花力气，为了这些个小事儿把力气都花光，将来拿什么来给我办大事儿呢？”

宝葫芦咕噜了一声——不知道是笑呢，还是咳嗽——听

了叫人不太愉快。它说：

“嗨，力气又不是鞭炮——放完了就没有了。我也不是童话里那号小气角色，只许你有三个愿望或是五个愿望，给你办了那几色东西，你就再也没什么可捞的了。我可不一样。我可是一个真正的宝贝。我有生命，有力量。你尽管叫我干活儿吧，没关系。”

“哈，你自相矛盾！你自己说过，你会衰老，叫我现在好好儿使用你……”

它平心静气地打断我的话：

“唔，正因为我将来会要衰老，所以趁着现在——你可以让我现在多多给你办一些个东西，我劝你。现在我很年轻，正该做做事，锻炼锻炼：力气倒是越用越大，本领也越练越强。这几天——自从我跟上了你之后，我可有了不少的进步呢。”

“什么进步？”我诧异起来。

“老实说，我开头给你办事的那会儿，我还有点儿笨手笨脚的，头脑也不够那么灵敏。后来干得多了，我就越干越熟练，也越容易摸透你的心思了。”

二十

一个宝葫芦也要练本领！——这可从来没听说过。

“它干么要练本领，可是？为了什么？”

“为了更好地给你做事，”宝葫芦接碴儿。

“可是你干么要找上我，跟上我，来给我愚孜愚孜做事呢？又为了什么呢？”

“不做事，可就没有机会练本领，本领就得生锈。”

我摇摇头。

宝葫芦问我，它答这一道题是不是有什么错误。我就老实告诉它：

“最多只能得三分。”

它不言声。我这就跟它说明理由：

“你瞧，练本领是为了好给我做事，给我做事又是为了练本领——净那么绕来绕去，问题可还是没闹明白。……呃，我问你：原先你待在河里，要是不找上我，你就根本用不着做什么事，也就根本用不着练什么本领，不是么？那么着，你在河里自由自在，又省力，又省心，不是挺好的么？你干么要这么自找麻烦？为了什么？”

宝葫芦又发了一声怪响，好像是冷笑似的——我可最不喜欢它这个习惯。它说：

“我是什么？我不是个宝葫芦么？我既然是个宝葫芦，那我就得起宝葫芦的作用。假如让我老待在河里，什么事儿也不做，什么作用也不起，就那么衰老掉，枯掉，那我可不是白活了一辈子么？所以我找上了你。”

“可是你干么一定要起你的作用？为了什么，这又是？”

“为了什么？”宝葫芦也跟了一句。接着停了好一会儿。“你爱打几分儿就打几分儿吧，这一道题我可答不上。……总而言之，我既然活在世界上，我就得有我的生活：我就得活动，就得发展，就得起我的作用。要是我不活动，又不使力，又不用心，那我早会枯掉烂掉。我可不能闲着，象一块废料似的。我得找机会把我的能力发挥出来，——这才活得有个意思。能

力越练越强，我就越干越欢。”

宝葫芦大概是说得兴奋起来了，竟在我兜儿里一弹，一下子跳到了我手上。我吓了一跳，还当是什么虫子呢，忙把手一甩，它就又蹦到了桌上。我定睛一看——这个宝葫芦可在我面前摇头晃脑起来，似乎很得意的样子。它这种态度我也看不顺眼。我说：

“噢，你得活动，得找事儿做：不错，好得很。可是我呢？”

“你？你还有什么问题呢？”

“我就一辈子什么事儿也不让做，一切都得由你来代劳，是不是？我可也得起我的作用啊。我可也得活动啊，也得找机会把我的能力发挥出来呀。我不也得要找点儿活儿干干哪？”

“什么，你也得要找点儿活儿干干？”它猛地抽动了一下，仿佛吓了一跳似的。“那你——唉，那又何必呢！你可完全是另外一号人；你何必又要照普通人那么样做人呢？”

它这么一提，我就又想起了那个老问题：

“那我究竟该怎么样做人呢？我将来在这社会上要成为怎么样个角色呢？”

“你将来可以成为这么一号角色：一天到晚净对大伙儿报告你自己的功绩，夸耀你自己的成就，说你哪一天做成功了一件什么事，哪一天又做成功了一件什么事。……”

“可是这些事都不是我亲自做的，比方说……”

“那没关系，”宝葫芦很快地接嘴。“这是我的奴仆做的，当然就该算在你的账上。”

我想了一想：

“那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宝葫芦答复了我心里想的问题。“反正只有咱们俩知道，别人谁也不明白这个底细。”

“嗯，不大妙，”我把脑袋一晃。“大伙儿听了我的报告，要是问我：‘王葆，这些个事你是怎么样做成功的？你光报告你做成了了一些什么，不报告你是怎么做的，那对我们有多大用处呢？’——要是别人这么一来，我可怎么答复呢？”

“那你就告诉他们，你是一个动嘴的人，不是一个动脑筋和动手的人。你只要发发命令就是：‘你去干这个！’‘你去干那个！’——至于要怎么样干，那可是另外一号人的事，根本用不着你这号人操心。”

我又摇摇头：

“不行，我的宝贝！那可不合理。咱们社会才不兴那样儿呢。”

“我可不懂得你的什么社会不社会，我没学过那一套，”宝葫芦咕噜着。“难道你们那里谁都是这么着，一报告做成了什么，就准得报告是怎么样做成的么？”

“差不离。”

“那么，你看别人怎么说，你也怎么说就是。”

我不吱声了，因为我不知道再怎么往下谈。宝葫芦兴许是怕我对它不满意，它就赶紧向我保证：

“其实连报告也不用你自己准备。你根本用不着考虑这个问题。”

瞧瞧！它可真想得周到。

这么着，我这辈子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这么着，我就简直用不着再考虑我的志愿什么的了，”我想着。“可是将来干什么呢，我？我怎么样过日子呢？”

我怎么样想，也想不出一个头绪来。蜜蜂又在屋子里飞来飞去，吵得人家心里更烦。有一只蜂子还从一盆花上飞出来，故意要打我耳朵边掠过去。我吃了一惊，把身子一让：

“讨厌！”

“嗡！”

接着外面有什么载重汽车轰轰地走过，连玻璃窗都给震得锵朗锵朗的。什么地方正在那里播送什么讲话，间或飘过来几个字：

“……每一秒钟都宝贵……时间……”

哼，还“时间”呢！我可已经节省下了许许多多时间——差不离每一秒钟的时间都给我节省了来，几乎可以说我所有的全部时间都给节省了来——现在我就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时间，多到简直没法儿把它花掉了。……我听着钟摆“的答，的答”响，一秒一秒地过去，不知道要怎么着才好。我已经感觉到挺什么的，挺——那个：叫做无聊。

我这才亲身体会到——唉，一个人要是时间太多了，那可实在不好办，实在不好办。

“出去吧，找同学玩儿去。”

我刚这么一想，就猛听见——

“王葆！王葆！”

郑小登和姚俊忽然就来了，好像打地里冒出来似的。这时候桌上的宝葫芦一跳就跳回到我兜儿里，我就赶紧跑出去迎上我的同学们。

二十一

郑小登和姚俊来得那么凑巧，我真疑心这是由于我那宝葫芦的魔力。我想：

“假如真是这么着，那我连找朋友也不用费时间了。”

“你们怎么忽然想到上我这儿来了？”我问。

“怎么，不能来么？”

“谁说！”我叫起来。“我可正想着你们呢。”

接着我就问他们究竟是怎么来的，打哪儿来的。可是问来问去，总也平常得很：姚俊上郑小登家去，就一块儿上我这儿来了。他们是步行来的——也就是说，他俩都是用自己的一双脚，一步一步地走着来的。他们谁也没提到这里面有什么奇迹。

“就不过是这么回事么？”我总有点儿不大相信。“也许这全都是假的：这个郑小登不是真的郑小登，姚俊也不是真的姚俊，都是宝葫芦给幻变出来的。”

可是我再仔细看看他们，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毛病：和真的一个样儿。我故意攀着郑小登的肩膀，故意和姚俊摔跤，也觉不出他们身上有什么破绽。

“那么是真的了？”我自问自。“可是慢着！它既然能把他们变出来，那也就能把他们变得像个真的，”我又这么想。

“那么到底还是假的？……”

我脑子里可简直缠不清了。

我不相信我是在这里做梦——可是奇怪得很，这会儿我

实在像在梦里面那么糊里糊涂：世界上的东西都分不清真的假的了。我只知道我这个人是真的，绝不会是什么幻变出来的东西。还有我那个宝葫芦——它当然不能假。别的，我可就一点把握也没有了。

我一面手拉手地和同学们走进屋子，一面在心里判断着：

“可能是这么着：刚才宝葫芦知道了我的意图，就马上凭空现出一个郑小登，一个姚俊，好让他们陪我玩儿，给我解解闷儿。”

这当然是很好的事。可是这两个专门给我解闷的人，也给我添了很大的麻烦。

这都只怪他们太好奇。郑小登一瞧见那些花草，就问是哪儿来的，是不是我栽的。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呢，姚俊可就看上了那一架电磁起重机，老是缠着我，无论如何要请我报告一下这是怎么样做成功的。

“瞧，这不是来了！”我暗地埋怨着宝葫芦。“我说的吧？”

突然——可真快极了——我感觉到手里有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一看：嗯，有办法！这虽然是一篇没头没脑的东西，可是正论到了我眼下就要解答的一个问题。你瞧：

同志们！你们想要知道我的这件东西是怎样制造成功的么？我很愿意把我个人所体会到的向你们报告，供你们在工作中做一个参考。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确，请同志们多多批评，多提宝贵的意见。

同志们！我是怎样制造成功的呢？我是克服了

无数困难才制造成功的。在工作过程中总会遇到许多大大小小的困难，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你能克服它们，结果是成功；如果你不能克服它们，结果就不是成功，相反地是不成功。我也不能例外。

那么我是怎样克服困难的呢？

这是有个过程的。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做任何事情都得有个过程。我也不能例外。

起先，我也犯过错误：我遇到困难就有点害怕，没有信心，怕自己克服不了。可是后来，我忽然想起我是一个少先队员（报告人注意：如果你还不是少先队员，你就说我是一个新中国的少年），难道可以对困难低头么？

不，不！相反，我要克服它！

就是因为我想到自己是个少先队员，革命的热情支持着我，这样，经过无数次的试验，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我终于克服了困难，就把这个东西做成功了。

同志们！我就是这样把这件东西制造成功的。

由此可见，以前我所以不能克服困难，是因为我记性不好，以致记不起我自己是谁，记不起我已经入了队，是少先队员了。从而，革命的热情也就不肯跑来支持我。但是后来，有一天，我忽然一低头，一眼瞧见了我的红领巾，我忽然恢复了记忆力，猛地记起了我自己是谁，记起了我是一个少先队员了。从而革命的热情也就乐意跑来支持我了，我就有了克

服困难的勇气，从而我克服了困难，制成了这件东西。

由此可见，我所以能制成了电磁起重机，是和队的教育分不开的。从而……

这就是我的宝贝给我准备的报告稿子。

可惜这里不是一个大会场。要不然，我跑上台去一字不差地这么朗诵一遍，那可再合适也没有。现在呢——

“现在我可只有两个听众。是不是也值得那么做大报告？”

可是姚俊还是一个劲儿钉着问，我也就考虑不了那么多了。我非讲几句话不可。

唔，我可以不摆出做报告的姿势来，只要照着这个报告的内容谈谈就行：内容总该是这个样儿的，反正。

于是我就这么办。“你们想要知道我的这件东西是怎样制造成功的么？我很愿意——”这样那样的。照念。

可是同学们忽然打我的岔，叫起来：

“王葆你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我停止了讲话，抬起脸来问。我这才发现他俩都睁大了眼睛盯着我，仿佛不知道我是谁似的。

“你叨咕些什么？你跟谁讲话？”

“噢，不是你们让我给解答这个问题么？”

“你到底是在这儿说正经话，还是装洋相？”姚俊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我的脸。

“这是什么？”郑小登发现了我手里的东西。他一把抢了过去，这才恍然大悟：“噢，你还准备做报告呢！”

这么着，同学们就对我没有什么意见了。姚俊只是说：

“你要是早告诉我们你是演习，我们也就不奇怪了。这个报告倒挺不错的，不是么，郑小登？写得挺合规矩的。”

“对。大家听了准得鼓掌。”

“鼓掌可算不了什么，”姚俊说。“反正只要有人上了台，在台上那么张了张嘴，你也得鼓掌——你爱听也好，不爱听也好，都一样。要不然，别人就得说咱们学生太没礼貌了。……可是王葆的这个报告倒的确不坏，挺解决问题的，也挺有思想。可是——可是——”姚俊这时候又转过脸来研究我了，“呃，王葆，可是你的这个电磁起重机究竟是怎么做成的，啊？王葆，啊？你照平常你真正说话那么样说给我听吧，别演习了。”

这回可轮到我来睁着眼睛瞧他了。我心里直犯疑：

“这姚俊到底是不是个真的人？怎么那么蘑菇？”

二十二

我正在这里为难的时候，我们街坊孩子们给我解围来了。他们还没进门就嚷：

“王葆，我们来看看你的花儿，行么？”

我可高兴极了：

“欢迎欢迎！”

这就把电磁起重机的问题撂到了一边。这些孩子一拥就进了屋子，欣赏着我那些花草，七嘴八舌谈着。

原来他们是听了我奶奶说起，才知有这么回事的。他们

就质问我干么要一个人悄悄地栽花儿，连对他们都保起密来了。按说，他们都可以是我很好的助手。

“你还是我们的队长呢。”

我笑了一笑。这里我就给郑小登和姚俊解释了一下：我暑假里组织他们活动过，他们就把我叫做“队长”。他们大部分是小学生，还有几个没有到学龄：他们都跟我挺好，听我的话。我领他们办过小图书馆，还举行过几次晚会。……

“哟，这都是些什么花呀？”孩子们瞧瞧这盆，瞧瞧那盆。

“王葆，这是不是萝卜海棠？”

我可没有工夫回答。我还在那里专心专意跟同学们讲着暑假里的故事。可是小珍儿——她是个七岁的小女孩儿，你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使劲拉着我的胳膊，在我耳朵边大声叫着：

“这个叫什么，这个？”

“瓜叶菊，”我匆匆忙忙回答了一声，就又打算往下谈。

小珍儿可拦住了我：

“谁不认识瓜叶菊！……我问的是这个，哪！”

我指指那盆文竹，刚要说出它的名字，小珍儿又叫起来：

“嗯，你真是！这——一个！”小珍儿跑去指指那盆倒挂着的花。“瞧，是这个！”

这个——这可叫我怎么回答呢？这个，我恰恰没有研究过。所有这里的花草，我一共认识两种：一种叫做瓜叶菊，还有一种叫做文竹。

所以我指着文竹的那只手指，坚决不收回。我问：

“可是我得考考你，小珍儿：你知道这叫什么？”

不料她立刻就回答出来了。我这才想起，这些孩子也全都叫得出这两样。原来我早已经把我的全部园艺知识都传授给他们了。

小珍儿还是尽钉着问，这叫什么，那叫什么。这么着，引得孩子们全体也都研究起来，得让我一个人来做答题，简直不让我好好儿跟同学们讲话。我抹了抹汗津津的脸，指指前面：

“这个呀？你们说的是这个么？这个还是那个？……噢，这个！这叫做……这是……嗯，你们猜！”

“这怎么猜！说了吧，说了吧！”

“不行，”我晃着膀子，想要挣出他们的包围。“嗯，你们净问我，自己可一点也不肯动脑筋……”

可是我怎么样也挣不脱。小珍儿还拽住我的手不放，声音越来越尖，对准我的耳朵“啊？啊？”个不停。

“别，别！”我勉强笑着，腮帮子肉直跳。“呃呃！……好，我晚上公布，行了吧？”

“赶天一擦黑，就公布！”

“好吧。”

“可都得公布！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还有这，这，”小珍儿一指一指的，“待会儿——都得告诉！”

“行，行。”

他们这才让步，象一场阵雨停了似的，安静了下来。

“嗨呀！”我透出了一口气。“可是我还得赶快想个办法才好。”

于是等我的客人们一走，我就一个人在屋子里布置起我的工作来。

不消说，我当然要把事情弄得很精确而有系统，因为我这个人还是挺爱科学的。所以我就吩咐宝葫芦：

“宝葫芦，给我每盆花儿都插上名字标签，还得标明属于什么科！”

我眼睛一眨，就全给办得周周整整的了。就简直跟园艺试验所一个样。谁要是一来到我这儿，谁就能学习到许多东西，就能增长许多知识。你瞧！——这一盆：

莲花掌 景天科

那一盆呢——

松叶菊 番杏科

你稍为一转过脸去，马上又可以发现：

仙客来 樱草科

名目可多极了，都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至于我已经认识的那两种——哈，也都插着标签呢！……我得看看文竹是什么科。

“什么！”我一看就愣住了。“‘酢浆草，酢浆草科’。……文竹又叫做酢浆草？……唔，这准是它的学名。咱们的许多植物学名——我们李先生就说过——常常跟咱们平常叫的不一样，你得另外记住那么一套才行。”

我这就赶紧把它记到了我的小小本本儿里。然后再瞧瞧我的瓜叶菊——我疑心我眼花了，定睛看了好一会，才能确定牌上写的名字，一字不差地念了出来：

“龟背叶，天南星科。”

我搔了搔头皮：

“哈呀，幸亏有这么个牌牌！”

这可真叫我长了许多知识。我又好好儿记上了一条，还打了一道红杠。我准备晚上把这一套都教给小珍儿他们。

正在这时候，我爸爸忽然站在了门口——我简直没发现爸爸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这些花哪来的？”爸爸一来就注意到了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我又高兴，又有点儿发慌。我瞧瞧爸爸，又瞧瞧屋子里那些陈列品。我顺口说了一句——

“我们在学校里种的。”

爸爸一面走进来，一面又问：

“怎么你给搬到家里来了？”

“那是——那是——同学们交给我保管的。”

“哦？”爸爸瞧着我笑了一笑，我不知道爸爸还是感到骄傲呢，还是要取笑我。“你自己只栽了两盆就已经够受的了，他们还让你来保管这么多？是谁做出这个决定来的？你么？”

“没有谁做出决定……大伙儿……”

奶奶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到房门口来了。奶奶插嘴：

“小葆其实也挺会栽个花儿什么的。他还跟同学比赛过呢。”

“唔，花算是他栽的，可是得让奶奶操心，连浇水也得靠奶奶。”

爸爸说着，就走拢这些花盆，弯下腰来看那些插着的标签。

我心里实在可忍不住的高兴。嗯，瞧吧！看看这个工作究竟做得怎么样！——还有哪儿不出色！

爸爸抬起脸来瞧瞧我：

“这是谁插上的？你么？”

我本来想说“同学们……”可是我马上改变了主意。我点点头。

忽然我爸爸脸上的笑意没有了。他指指一盆花问我这叫做什么。

“这——这——”我瞟一眼那个标签，说出了名字。

“真胡闹，”爸爸叨咕着，又去看一盆盆的标签。“你到底认识这些花草不认识？”

我一时还没回答上，爸爸又问：

“怎么，你连你自己种的瓜叶菊都不知道了？——什么龟背叶！你这儿就根本没有一盆龟背叶！”

爸爸瞧着我。我瞧着地板。爸爸站直起来：

“你干么要那么乱插一气？什么意思？”

“有几盆——有些——可不是我插上的。”

“哪几盆？”

我回答不出。

奶奶又插嘴：

“花名儿可也真难记呢。我就记不住几个，还常常闹错……”

“记错了不要紧，不认识也不要紧，”爸爸回答着奶奶，眼睛可是对着我。“可是总别乱插标签。这叫什么，那叫什么，插得真好像有那么回事儿，好像可以拿来教育别人似的——

可是你自己对这玩意儿完全一窍不通，连名字有没有标错都不知道！那算什么呢！”

唉，你听听！爸爸把你的王葆想得这么糟！……这可真冤枉透了。

我转过脸去，蹲下来把那些倒楣的标签全都给拔掉，一面拚命忍着眼泪——不知道为什么，只要爸爸一对我有了什么误解，我就特别觉着委屈。我实在想跟爸爸嚷：

“爸爸，不是那么回事！爸爸！”

可是一直到爸爸走出了屋子，我还是一声不吭。

二十三

等爸爸一走出房门，我就打兜儿里一把掏出了宝葫芦，使劲往地下一摔。

“你净胡闹，你净！”

可是这个宝葫芦象个乒乓球那么着，一下地就一跳一跳的，那里面的核儿什么的也就咕噜咕噜响个不停：

“净赖我，净赖我！”

它越蹦越高——叫了声“净！”一蹦蹦上了我膝盖。我把腿一抖，它就趁势跳到了桌上，象不倒翁那么摇了好一阵才站住脚。

“我错了么？”它的声音来得很急促。“不是你叫我弄标签来的么？”

“可是你干么不认清楚哪盆是什么，哪盆是什么，就那么乱插一气？”

“那可不归我管。我只是服从你的命令，搬标签。至于所标的到底是些什么，标错了没有，那可就不是我的职责了。我也不研究这个。”

“哼！”

“你何必那么认真呢，哎呀。反正天冬草也是草，酢浆草也是草，不过上面俩字儿稍为混了一混，那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这么一来，爸爸就以为我……”

“那是你爸爸不了解你，还当你是个平常人。”

它接着又安我的心，说我们俩虽然都不懂得这些玩意儿，可也并不碍事。

“反正咱们不愁没钱，”它说明着。“钱——你要多少，我就可以给你变出多少来。”

“这和钱有什么相干？”

“你一有钱，不是就可以雇一位内行来管这档子事儿么？你可以雇用一位很出色的园艺学家……”

“那哪行！”我连忙反对。我生怕我心里那么一活动，就忽然会有一位园艺家冒出来，叫我不好怎么安排。

我正这么考虑着，忽然听见什么地方一声门响。我跳了起来。

“别来，噢！这回我可没吩咐你什么，你别瞎张罗！”

我再竖起耳朵听听，才听出是爸爸的脚步声——似乎又是向我这里走来。我就忽然有那么一点着慌似的，赶紧站起。……

可是没瞧见爸爸进我的门。爸爸好像忽然改变主意了，转了方向了。

“怎么……？”

我正在这里狐疑，心里可猛地冒出了一个很可怕的问题：

“难道爸爸也是——也是……”

可叫我怎么说呢，唉呀！

你瞧，我心里一想起爸爸，就忽然听见爸爸向我这儿走来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可是只要我心里一着慌，爸爸走了一阵子就忽然不上我这儿来了。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格儿！”——什么地方有谁笑了一声。

我吃了一惊。四面瞧瞧，才瞧见金鱼缸里又在那里起泡泡。

“葆儿，葆儿，”那条黑金鱼鼓起眼珠儿冲着我点点头。“不错，不错。”

“什么‘不错’？”

“你想什么就有什么，想爸爸就冒出个爸爸。”

“你说什么？”

“你怕跟爸爸照面，爸爸就不出现。”

“你说谁？”

黑金鱼可把尾巴一摇，就扭转身子荡了开去。

我愣了好一会。我两只手捧着脑袋，眼睛盯着墙角落，觉着这个世界越来越古怪了。这世界上的一切——我所看到碰到的这一切——怎么！都是宝葫芦按照我的意图变出来的，连我的好朋友也在内，连我的爸爸……

唉，一想到这里，我心都疼起来了。

不行不行！我得好好想一想。

“这合理么？”我自问自答。“不合理。我是爸爸的儿子，

这是事实。没有个爸爸就没有个我，这也是事实。假如说，爸爸只是幻变出来的，那么爸爸的儿子——我——难道我……”

那可太说不过去了！

还有妈妈……

可是我不敢去想妈妈。生怕一想，妈妈就忽然在家里出现，——那可就更加证实了这一点。你想，假如你所爱着的人——他那么爱你，关心你，可忽然有一天发现他并不是一个真的人，只不过是幻变出来的……

“不能，不能！”我伤心地叫起来。“决不能是那么回事！……爸爸，爸爸！……”

我忽然想要去把爸爸一把抱住，跟爸爸说点儿什么。我赶紧跑出了房门。

爸爸和奶奶可不知道什么时候都出去了。真好像刚才是做了一个梦似的。

二十四

屋子里静悄悄的。我觉着从来没有这么静过。

我忽然记起了一件事——得趁这个时候办一办。我于是打抽屉里拿出那本《科学画报》来，赶快把它包好，写上了萧泯生的地址。可是马上又改变主意，觉得还是直接寄给图书馆小组的好。

我换了好几次包皮纸：我生怕同学们认出是我写的，所以写好又扯掉，写好又扯掉。

“卜儿，葆儿！”鱼缸里又有了响声。“他净自找麻烦！”

我把笔一丢，转过脸去一瞧——又是那条多嘴的黑金鱼！
我瞪着眼睛：

“你说谁？……你管得着么，你？”

“我当然管你不着，不着，”它一连吐了两个泡儿。“世界上谁也管你不着。”

“可是你们——哼，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们总对我有挺大意见似的。”

有一条镶白珠子的红金鱼插嘴：

“哟，那怕什么！反正我们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真的生物，我们压根儿就没生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才算是实实在在活着的。那，别人有意见也好，没意见也好，管它呢！”

我发了一会傻。我敲敲自己的脑袋：

“哎呀我的妈呀！这是怎么回事？……我得清醒清醒才好！”

可是鱼缸里的说话声音越来越清楚了——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因为我清醒了呢，还是反倒更迷糊了。

“唉，王葆可还是没想透，”那条黑金鱼摇头摆尾着，仿佛教训人似的。“他还怕同学们发觉他拿了这本玩意儿哩，——”

“我可没拿！”

“——他还这么嘀咕，那么嘀咕：他生怕同学们因为丢了书着急，他又生怕萧泯生真的去赔书，——净这么白操心！”

“什么白操心？”

“是的，白操心，”黑金鱼慢吞吞地吐着字眼，好像一个外国人刚学讲中国话。“比如你做梦，梦见了这样那样，梦见谁

谁谁——这全都不是真的，那你又何必为他们操心呢。你即使把你们班上的东西全部拿走，也没有有什么关系。你根本不用去关心什么人，更不用怕得罪什么人——无论什么人，反正都等于是你梦里面的角色。”

“哼，你倒说得好！要都是等于做梦的话，那不是我什么都可以干出来了？我对自己的什么行为也可以不负责任了？”

“可不？”黑金鱼吐了一个泡儿。“你要干什么都可以。比如说，你跟姚俊下着下着棋，忽然你发了火，跳起来把姚俊一把推倒，顺腿一脚把桌子踢翻，——那也不在乎，也不算是什么错误。一切事情都没有什么错不错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好不好的问题：你爱怎么闹就怎么闹，都没关系。”

我揉了揉眼睛，把脸凑过去仔细看看鱼缸：

“你究竟是说真话，还是说的反话？”

黑金鱼好像害怕我似的，一扭身就游了开去。我眼睛老跟着它转动，想再等它开口。可是它竟像一条真的金鱼那么游着，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异状。

我小声儿问：

“喂，刚才不是你跟我说话来么？”

仍旧没等着回答。倒显得好像是我这个人不懂事似的——竟去向一条鱼儿发问！

“别胡想了吧！”我抬起脖子来抖动了两下，提提精神。“得赶快把正经事办好。”

我重新写着地址。不时地竖起耳朵来听听四面八方，生怕爸爸或是奶奶闯进来。趁空儿还瞟一瞟鱼缸，看缸里是不是有谁在那里注意我。

“王葆!”——什么地方一声尖叫,一听就知道是小珍儿他们。

我赶紧把手里的东西往怀里一抱,想要抢出门去躲开——可是孩子们已经进了院子,我跑不掉了。于是我往床底下一爬,钻进去趴在一口箱子后面。

“王葆!”他们一窝蜂拥进了门来。“咦,人呢?”

“哟,花名牌儿!……还没插上呢。”

瞧这些孩子!他们明明知道主人不在家,可还是不走。他们一会儿议论那个陶瓷娃娃,一会儿又逗金鱼玩。不知道谁忽然发现地下有一个飞机模型,就拿来试验开了。

“糟糕!”我心里直着急。

孩子们可叽叽刮刮的,都异口同声地赞美起这一具弹射式小飞机来。还有人表示惊异,为什么一个人真能够制造出这么好的好东西。

这时候我忽然感觉到心里痒痒的。我真恨不得一骨碌就钻出来……那他们准得大吃一惊,接着就得又是笑,又是嚷,说王葆可真是个飞机制造家。于是我就可以很谦虚地——我这个人总是挺谦虚的——说:

“这不算什么。……”

我趴在床下箱子后面这么想着。同时觉得耳朵边嗡嗡地叫,不知道这是蚊子呢还是什么。脖子上也有点儿发痒,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爬。

可是……忽然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我需要这么躲着么?我需要这么受罪么?也许我是做梦呢?”

那就好了，那我就根本用不着在这么个地位上采取这么个姿势了，可以自由自在的了。

“可是我这个梦究竟是打哪会儿做起的？”我又问自己。“我所得到的宝葫芦呢，是不是也……”

这时候我才猛然想起，我的宝葫芦还在桌上待着哩。我正着急，就听到我兜儿里有轻微的响声：

“格咕噜。”

喜得我心里直念叨：

“宝葫芦你真不错，真机灵。……可这是不是做梦？”

“不是梦，不是梦，”它声音虽然小，可说得很清楚。“我是真的，我是真的。”

“对，这才合理。”

二十五

我一直这么趴在床底下，好容易等小珍儿他们走了，我才爬出来。我来不及掸掉身上的尘土，就去把那个重要的邮件包裹好，写上地名，跑出去悄悄地寄掉。

我这就一面吹着哨——我想吹一支歌，可总吹不成调，就拚命练习着——一面大踏步走，转一个弯……

“慢着！”我突然站住了。“这会儿就回家么？——家里可有用不了的时间等着你，叫你简直没法儿对付，那有什么意思？”

于是我只好改变路线，放慢步子，在街上踟蹰起来。

就这么着，我甩着两个膀子，这儿看看，那儿看看。我不

知道我逛荡了有多大工夫——总而言之，我已经有点儿逛腻了，时候可还是早得很，好像世界上的钟全都停了摆似的。

街上可挺热闹。人多极了：都是三三两两的有说有笑的。

“他们都上哪儿去呀，这会儿？”我瞧见他们嘻嘻哈哈地走过，心里就这么想。“是上哪个同学家去吧，他们这一伙？再不然就是去访问友谊班上的大同学。谁知道呢，反正他们总有地方可以去就是。”

我不知是累了还是怎么着，忍不住叹一口气。我平日总爱和同学们和好朋友们一块儿玩，连上街买东西都得邀一个伴儿。我现在真也想去找我的同学们……

心里刚这么一动，就瞧见郑小登远远的打对面走过来了——跟他一块儿走的似乎还有几个人，好像老大姐也在那里面。我真想飞奔上去，喊他们，拉住他们的手。可是忽然有个影子似的东西在我脑子里一闪：

“他们上谁家去？是不是找我？”

哼，十有八九！

准是这么回事，我料得到：郑小登和姚俊准是向大伙儿广播过了，说王葆一方面栽培了好些名贵的花草，一方面又制造了一具道地的电磁起重机，一方面又塑造了一个出色的少年胸像，一方面又——总括一句吧，又还做出了许许多多令人惊异的成绩。大伙儿一听，当然得嚷起来：

“真的？敢情他退出了科学小组，一个人去悄悄儿制造了一个！”

（“真的，真的，”我心里回答。“你们可以来参观参观，欢迎得很，欢迎得很。”）

“那，咱们找他谈谈去，好不好？问问他花儿怎么栽的，那些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

（“呃，甬，甬，”我心里回答。“我可不在家。我有事得出去。回见，回见！”）

我一转身就钻进了一条胡同。很快地又往北拐了一个弯。我边走边四面看看，生怕又遇见什么同学，比如说姚俊……

刚这么一想，我就不得不赶紧停住了步子：因为我猛然发现前面有三个人，一瞧背影就知道——可不，恰恰就是姚俊！还有一个是萧泯生。还有一位是我们的中队辅导员。……

于是我连忙向后转。

同志们！我跟你们老实说了吧，这想什么就有什么——当然是我这号特殊人才会有特殊幸福——有时候可也闹得人实在不方便。例如现在，我就得随时警惕着，无论走在路上，无论跑进什么店里，我总得小心地四面瞧瞧，一面还得努力约束我自己：

“可千万别去想你的好朋友了。”

我就这么逛了很久，走了很多路。好在我不怕肚子饿，我手上反正随时可以有我想要吃的东西。我还可以随便到什么吃食店里去吃东西，自然而然有钱让我付账。倒实在挺方便。

可是我吃着吃着，忽然又想到了那个老问题：

“这是不是真的？”

这碗馄饨也许就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馄饨，只不过是……

我打了个寒噤。想起来真有点儿可怕：这吃了也等于不

吃，吃不吃都一个样了？

那怎么行！

“我偏要吃，偏要吃！”我大声说，好像对谁提抗议似的。

“我还得吃苹果哩，噉！待会儿我还喝杏仁茶去。”

我拿起一只苹果来咬下了一大口，用心用意地嚼着。嗯，又甜，又香，又脆得嘎嘣嘎嘣的。这难道是个假苹果？……去你的吧！

“真是！再别想这个问题了吧。这世界上的一切东西是不是幻变出来的呀，是不是假的呀——老这么考虑，老这么研究，可就会消化不良了。这一门学问才倒胃口呢。”

我一口气啃完了两只，站住一会儿，把刚才吃东西的真实性好好儿体会了一下，心里可就完全踏实了。我打了一个嗝儿，懒洋洋地又踱起来。

“可是几点钟了，现在？”我自问自。

忽然我听见我后面有哈哈的笑声。我回头一瞧，就瞧见两个孩子手挽手地走着，大概是讲故事讲到有趣的地方了。我也不知不觉跟着笑了一笑。可是他们没注意我，只顾边说边往前走了。我只有我的影子还跟着我。

“唉，我真想有个伴儿，真想有个伴儿，”我嘘了两口气。

“可是找谁呢？”

我搭拉着脑袋想着，可就猛不防和一个人撞了一下，把我手里的一包核桃糖洒落了一地，还有一袋花红也掉得七零八落。

“噢哟，是王葆！……对不起！”

“是谁？”我气忿忿地一抬头，不觉叫了起来：“呵，杨拴

儿”

二十六

不错，就是那个杨拴儿——你们还记得么：就是杨叔叔的侄儿，奶奶说过他手脚不干净的，不过后来肯好好学习了，改好了。

我可真想不到我现在撞见的会是他。可见我也有几分高兴。这总比没伴儿好。并且这个伴儿对我还没有什么妨碍。

杨拴儿对我很有礼貌：一面帮着我捡起掉下的东西，一面连声道着歉。倒弄得我有点儿过意不去了。他把该包好的东西给我包好，把该装进纸袋的给装进纸袋，然后问：

“你上哪儿去？”

我说我不上哪儿去。他很高兴：

“那正好。我跟你遛遛。你这会儿没什么事吧？”

我当然也愿意。我们俩这就一块儿走着。他比我高着一个脑袋，和我说话的时候他就老是弯着脖子凑近我，仿佛挺恭敬似的。他问候我奶奶，还说我奶奶真是一个好人。他认为我家里的人都不坏。他觉得我们班上的人也都是些好角色，尤其是我。

“嗯！”我不相信。

“真的，我可不是瞎奉承……”

“你吃花红不吃？”

就这么着，我们开始友好起来了。他一面吃着糖果，一面净说我这个人不错。

我问：

“那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他瞧了瞧我。“你什么都挺好的。你还有挺好的本领，我知道。”

“挺好的本领？”我奇怪起来。“什么本领？”

“反正我明白。”

这么说着，我们俩就不知不觉走进了百货大楼。我又说：

“你什么也不明白。”

“嗯！”

“你倒说说。”

“别，别，”他对我使了一个眼色。

我们在人堆里穿着，逛了好一阵才出来。

你们当然想象得到：那里面不单是有杨拴儿感兴趣的东西，而且也免不了有王葆感兴趣的东西——例如那一副望远镜……

望远镜！——我手里可不就冒出了那么一副！

我赶紧把它往兜儿里塞，急切里简直塞它不进。我偷偷地瞧一眼杨拴儿。杨拴儿冲着我微笑了一下，——这微笑里带着几分羡慕，又带着几分敬意。

“行！”他悄悄地对我跷跷大拇指。“真行！”

“什么？”

“你别瞞我了，”他在我耳朵边捣鬼。“我早就看出你有这行本领来了，只是我可还没想到你的手段有这么高。……”

我满脸发烫：

“什么！胡说八道的！”

我想立刻走开。可是杨拴儿拽住了我：

“别害怕，王葆。别害怕。我的确是真心诚意……”

“什么真心诚意！”

“呃，王葆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杨拴儿真的很着急。“王葆，我得把我心里的话告诉你。……咱们往那边走吧。我得好好儿跟你商量一件事。”

“就在这儿说吧，”我站住了。“什么事？”

杨拴儿四面瞧了瞧，才小声儿问：

“你知道我干么要跑出来？”

我摇摇头。

杨拴儿就告诉我，他是从他现在的学校里溜出来的——谁也没发现，他家里也不知道。他并且还说：

“我溜出来是为了要找你。”

“找我！”我打了个寒噤。“什么意思，这是？”

于是他老老实实把他的情况讲给我听。他说，他本来在那里学习得好好儿的，可是后来——就是这两天的事——他非常羡慕我目前的这种生活，他可就再也不愿意在那里待下去了，他觉着那里怪没意思的了，他讲到这里就兴奋起来，声音也提高了些：

“我干么要那么傻！我以前不过是稍为干了那么一两回，别人可就嚷开了，说杨拴儿手脚不干净。我爸爸要把我撵出去。我叔叔也骂我。大伙儿还得让我改过，让我规规矩矩从头学习去。可是你呢？”

“我怎么了？”

“哼，你呢，你如今得了那么多玩意儿，可一点什么事儿也

没有。街坊还都说你是个好孩子。你奶奶还净夸你，说你是个好学生。其实你——嗯，比我不知厉害到哪去了：你干的净是些大买卖，比我大得多……”

我可实在忍不住了，打断了他的话：

“什么话呀，你说的！什么买卖不买卖！”

我掉脸就走。

“哎，怎么了！”杨拴儿追了上来，一把拽住了我的胳膊肘。“别装蒜了吧，王葆。你当我不知道你干的什么事儿呀？我老实告诉你吧，打从星期日那天晚上起——那天晚上我遇见了你，我就看出来。”

“看出了什么？”我吓了一跳，右手不由得暗暗地去按住了兜儿。

杨拴儿瞧着我笑了一下：

“王葆，你别把别人都当做傻瓜。我杨拴儿虽说没有你那么好的本领，我可也到底干过那一手来的。你那桶里的金鱼是哪儿来的，你蒙得住你同学，可逃不了我的眼睛。我打那会儿起，就拚命打听你的事。”

我这才知道，原来杨拴儿一直在那里注意着我的成就。他知道我屋子里老是不断地有新东西添出来——连我自己也记不清有些什么了，现在他可一件一件的都数得清清楚楚，好像是我的保管员似的。他一方面非常眼馋，一方面又非常佩服我。这么着，他就打定主意要跟我交朋友，要跟我合伙。

“只要你不嫌弃，那咱们俩——”他拿手指头点点我的胸脯，又点点他自己的胸脯，“咱们俩结个金兰之交：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我一时没听懂他的话，正在发愣，杨拴儿又说：

“我是有心要拜你为兄——论年纪我虽说痴长几岁，论手段你可该做大哥。你是龙头：你叫小弟干啥就干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什么呀？”我简直没法儿领会他的意思。“你说的什么？”

二十七

杨拴儿又和我谈了老半天，我这才摸清了他的意思。

原来这只是一个误会。他以为我得到的那些个东西，都是来路不正当的。那也难怪。他当然不明白我现在的情况。他不知道我已经是一个特殊幸福的人了，能够要什么就有什么，都可以给变出来。我完全有权利享有这些东西，丝毫没有有什么不正当。

他虽然那么误解了我，可是他倒的确是打心底里佩服我的。你瞧，他专心诚意要跟我交朋友，就宁愿从他学校里溜出来找我，这一片好意难道不令人感动么？——只是他认错了人。

可是，这一切怎么能告诉他呢？我怎么跟他解释呢？

所以我只是劝他回他学校里去，别三心二意的。我还对他讲了一些大道理，因为我没有别的什么话可以说。我说明一个青年必须学习，因为学习对于一个青年有无比的重要性。他杨拴儿既然是一个青年，那么就应当回去学习，而不应当溜出来不学习。最后，我希望他能把我的意见好好想一下，说不定可以在思想上提高一步。

可是他有他的见解。他说：

“我要是没有别的门路，那我当然——哦，没的说，只好乖乖儿的去学好，去读书。可是一有了别的门路——比如说，能跟上你这么一位角色，咱们就能过上自由自在的好日子，那我——你想想，那我又何苦再圈在学校里傻学习呢！我如今特为来找你，我豁出去了。……”

“呃呃！”我不让杨拴儿再往下说。“你别把我误会了，我可不是……”

“你是真人不露相，我知道，”他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可是咱们哥儿俩——这，这！”他怪里怪气地翘翘下巴，还扬了一下眉毛。“你刚才小小儿露了那么一手——可真，呵！神不知鬼不觉，连我也没看出你在哪儿做了手脚。我对你只有四个字：五，体，投，地。这是真话。”

接着杨拴儿还赞不绝口，认为我的本领简直赛得上什么“草上飞”。他还说，我这号人物儿该有个名副其实的称号，可以叫做“如意手”，再不然就叫“通天臂”。

你瞧！就这么着，跟他实在说不到一块儿。他说的那一套又还有些我听不大懂的。我急了，再三劝他别跟我，跟了我没好处。他也急了，红着脸直赌咒，说他并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要有半句戏言，立刻就五雷轰顶！”

我们站着谈一阵儿，又走一段儿（怕路上的人注意我们）。然后又站着谈一会儿。

时候可已经不早了。我就说：

“咱们以后再讨论，行不行？我劝你还是先回你学校里去……”

“不行了，”杨拴儿忽然垂头丧气的。“学校我可回不去了。我也回不了家。我没路可走了。”

“那你……”我也觉得十分为难，不知道要怎么往下说。

“住的地方倒还好办，什么角落儿里都成。可是没得吃的。我身上一个大子儿也没有。”

“啧啧，你瞧你！”我忍不住要怪他。“可怎么办呢？”

“可怎么办呢？”

停了一会，他才又告诉我：

“我连晚饭都还没着落呢。”

怎么，原来他还是饿着肚子找我来的！——

“嗨，你不早说！”

于是我拉着他上了夜宵店，让他吃了一个饱（反正我兜儿里随时可以变出钱来）。他可高兴了，一面吃着，一面谈着，还喝了两杯白酒。我们走出店门以后，他就问：

“王葆你会抽烟不会？”

“谁会那个！”

“我教你，好不好？”

“谁学那个！”

“可我真想抽两口儿，怎么办呢？请请我吧。”

我不同意。

他叹了一口气，说：

“我可真摸你不透。你一会儿那么大方，一会儿又那么小气。”

“嗯，我小气呀？我只是……”

“噢，我知道了！”他两手在肚子上一拍。“敢情你是要让

我自己来想办法。你想要试试我的手段，看我够不够得上做你的小兄弟，是不是？”

“什么……？”我还没听明白他的话，从他的举动里可看出他的意思来了：他想要去偷！

我使劲拉住他的膀子：

“那可不行！你还是学生呢。我可不许你……”

“呃呃呃，”他悄悄地挣扎着，“瞧我的，瞧我的。”

“不害羞么，你！”我几乎拽他不住。我嚷了，“噢！”

我真是有点儿着急。心想，这么着倒还不如给他买一包了。我觉得我有责任来制止他那种不正当的行为。……

我刚这么一转念，手上就突然出现了一盒双喜牌的纸烟，要藏都来不及藏。

杨拴儿可鼓起了一双眼睛把我傻盯着，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

“真可恶！”我暗暗地骂着宝葫芦，恨不得有个地缝好钻进去。

忽然我觉着我的手给人抓住了，——那是杨拴儿，他亲亲热热地捧着我的手，压着嗓子叫：

“真是真是！……啧啧，如意手！我这才知道，是你自个儿要露一露……”

“别瞎闹！”

他脚一跺：

“孙子跟你瞎闹！我知道我刚才错了：我太不自量了。我只是要尊你为兄，其实我还不配。我得——我得——要是你不嫌弃，我得拜你为师。”

他还赌咒说，他从来没见过一位象我这么高的本领的，只不过在剑侠小说或是侦探小说里读到过一些。这回——

“这回可给我访着了！”

我哀求他别往下说。他可越说越来劲。

我要走开。他可老是跟着我。

同志们！假如你们做了我，不知道你们会有怎么样个感觉。当时我只是觉着热得难受，脊背上还好象有什么虫子在那里爬似的。

其实我这个人并不难说话：谁要是说我本领好，说我有成绩，我倒没有意见。我也并不太讨厌人家赞扬我。可是现在——瞧瞧我！——一身的白毛汗！

我这才知道，受人赞扬也不一定就很舒服：这得看看赞扬你的是哪一号人，所赞扬的是哪一号事儿。

我还是得想个法子脱身：

“对不起，咱们可不能多谈了。我还有点儿事。”

杨拴儿挺热心地问：

“什么事？要不要我帮忙？”

“我是——我是——我得去看电影，”我想出了这么个理由。“我跟郑小登约好了的。票都早买了。”

这总不能再跟着我了吧。

他问明是什么电影院，哪一场（我胡诌了一套），他就拉着我的手：

“走，我送你到门口。”

接着他叹了一口气，又说：

“我知道你瞧我不起，我知道。”

我没言语。

二十八

我们走着走着——这可好了，我可以和他分手了。杨拴儿还想要约日子和我见面。

“明儿我来找你？”

“不行，明儿我们恐怕得考数学了。”

“呵，考数学！考好了又怎么样？要是我做了你……”

“呃，瞧瞧这个！”我打断了他的话，向路边一个“无人管理售书处”的柜子走去。他只好住了嘴，跟着我走。

本来我只不过是为了打打岔的。可是一走到书柜跟前，我就不由得也注意起那些陈列品来了。顶吸引我的是一本《地窖人影》——封面是黑咕笼咚的一片，仔细一看，才发现这里面还有个黑影子，而角落里有一只亮堂堂的手，抓着一杆亮晶晶的手枪对着那中间。

还有一本可更有吸引力，叫做“暗号 000,000！”画着一个又丑又凶的人和另一个又凶又丑的人在街上走着，互相做着鬼脸——一瞧就可以断定那是两个坏蛋。我想：

“要是给我遇见了，我准也能破获这些个暗藏的匪徒。这么着，公安工作可就省事多了。”

我忍不住要瞧一瞧杨拴儿的脸——想要看看这号人的脸是不是也有显著与众不同的地方，好让大伙儿一看就能毫无错误地断定他……

我正想着，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来

的——打我身后钻出了一个小男孩儿，巴在书柜上一瞧，就叫起来：

“哟，没了！”

“啊？”——在我后面忽然也发出了一声叫，就又钻出一个小姑娘来，顶多不过象小珍儿那么大。“我瞧瞧，我瞧瞧——嗯！这不是？”

于是他俩欢天喜地地打柜里拿出一本连环画来。小男孩儿把钱数好，要投到收款箱里去，女孩儿可拦住了他：

“数对了没有？”

“没错，你瞧，没错。还多给了两分呢。妈妈说，没零钱了，就多给两分吧，妈妈说。”

小姑娘把钱接过来数了一遍，才投到了钱箱里。他俩又仔细瞧了瞧口子，看见的确是全数给装了进去了，这就连蹦带跳地跑开了。

我们也就转身走开。我一面眼送着那跑着的俩孩子，一面慢慢走着。才走不了几步，我手上就一下子冒出了两本崭新的书——就是刚才顶吸引我的那两本。

我脸上又是一阵发烫，瞟了杨拴儿一眼。他恰恰正瞧着我，那眼神可有点儿古怪：好象是有点儿看我不起，又好象有点儿可怜我似的。

“王葆，这可不光彩。”

我简直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咱们快走吧，”杨拴儿悄悄碰我胳膊一下。“别站在这儿丢人！”

“这书——这不是那里面的，是我自己……”

他不理我的话，只是把嘴角那么咧着点儿，象笑又不象笑。过了会儿他才开口：

“你一直瞧我不起，我知道。可是我就算再怎么下流，就算本领再怎么不行，我可也不干这个。它这是‘无人管理’，就是信得过你，你怎么能在这儿使这个手段？这算是什么人品？咱们这一行也有咱们这一行的人品。你就是发个狠心把这儿的东西全都拿到了手，这又算什么好汉，我问你？”

我可真想要跳起来嚷起来，和他大吵一场。可是我没那么办。我想把这两本书扔掉，不过也没有扔。我只是加快了步子。三步两脚一赶，就到了目的地：过街就是我讲的那家电影院了。

杨拴儿可还拽住不让我走：

“还有一句话。……王葆，我算是知道你了，今儿个。”

他瞧瞧我。我瞧瞧他。他可又说了：

“唔，不错，你好，你有钱儿，你还有好名声——可是你得给我想想了吧。我可怎么办，你说？我明儿还得去找吃的喝的呢。”

这里他住了嘴，老盯着我。然后拿手背打打我的胸脯：

“怎么样，老兄？”

我倒退了一步：

“什么‘怎么样’？你要干么？”

“您不懂？”他摊开了一个手掌。“帮帮忙，请您。”

“你要什么？”

“不要什么，只要俩钱儿。”

我心里可实在生气：

“什么‘俩钱儿’！这是什么态度！”

可是你又不能不管他：他要是真挨了饿可怎么办？我这就在兜儿掏摸着，一面暗暗吩咐了宝葫芦一句，就掏出了一张人民币。

“五元？”他接到手里一瞧。“别是闹错了吧？”

“没错。”

“谢谢。你这个人倒还够朋友，”他拍拍我的胳膊。“回见。”我正要过街去，杨拴儿忽然又打了回头：

“王葆，你生我的气了吧，刚才？我的确太说重了点儿，请你别见怪。我可是还得劝你：往后别再在无人管理处露这一手儿了。”

你们听听！他倒仿佛挺正派似的！可是我并没有答辩。他又说了些什么——左右不过是那么些个话——这才抬手， “回见。”

我于是松了一口气，刚要跑——杨拴儿又回来了。

“王葆，还有一句话。”

他拉着我的手陪我过街去，一面小声儿告诉我说，我要是有了什么事，尽管找他就是：他准给我帮忙。

我知道这是他又跟我友好起来了。他一直把我送到电影院的进场口。我得感谢他的这片好意。可是我本来并没打算真的跑去看电影，我也没有票。现在——嗯，你还有什么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去。

“也好，”我心说，“反正这会儿回不了家：小珍儿他们准等着我呢。宝葫芦！给我一张票！”

二十九

我进了场子。我耳朵里好象一直还响着杨拴儿的话声。我使劲晃了晃脑袋，让自己清醒一下，才听出是场子里有人嗡嗡地说话。

我找到了我的座号之后，这才想起：

“放的是什么片子，这一场？”

后面一排有几个人在那里议论着一个什么故事，讲得津津有味，——可不知道是不是这部片子的故事。我回过头去瞧瞧，无意中瞥见场子门口走进了好些个人，中间有一位很象是老大姐。

“难道就这么巧？……”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有点儿发慌。我赶快转过脸来，低着头翻我手里的书，好象要准备考试似的。

“咦，王葆！”——忽然有人喊我，仿佛就在我耳朵边。

我侧过脸去一瞧，可就——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由于吃惊呢，还是由于礼貌的缘故——我猛地站了起来：

“老大姐！”

这就是说，她已经发现了我，和我面对面招呼起来了。

并且她的座位——不前不后刚好正在我的旁边！我瞧着她，十分纳闷。她也瞧着我，十分纳闷。

“你的座位也在这儿？”她倒问起我来了。“你的是几号？”

“没错。你瞧，”我看看手上的副票，又看看椅背上的号码。

“怎么，你的也是十二排八号？那可重复了！”

“什么重复？”

“郑小登的票子也是这个座号。”

“怎么！郑小登……”我急忙四面瞧着找着。

“小登买东西去了，一会儿就来。票在他身上。可怎么……”

我把手一拍：

“噢，我明白了！”

“明白了什么？”

“没什么！”——我掉脸就往外跑，头也不回。我逆着那些走进场的人们，连钻带拱地往门口挤。哪怕有人很不满意我，“瞧这孩子！”我也不管。别人回过脸来瞧我，我可不瞧他。

我从门口验票员手里拿到了一张票根，就连忙一拱腰，对准一个迎面来的大个儿肋窝下一钻，来到了场子外面。

“郑小登！”

郑小登正在那里满身的掏口袋呢。

“哈，王葆！你也来了？”

“哪，这儿。你的票。”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你……”

“快进去，别罗苏！要开映了！”

我把郑小登往门里一推——他拉我的手都没拉住。

我走了出来。掏出手绢来擦了擦脸上的汗。这时候我才有工夫弄明白今天开映的是什么片子。原来叫做《花果山》。

可惜已经“本场客满”了。

“这准是一部好电影，挺有趣的，”我估计着。

“可是注意，我可并没说我想要去看！”我赶紧对自己声明。

“我才不想看呢。我想散步，嗽。我慢慢儿走回家去。”

街上还是很热闹。那些店铺都还不打算休息，还把许许多多诱人的东西排列在通明透亮的柜台里，引得人们不断地出出进进。

可是我瞧也不敢瞧它一眼，免得添麻烦——让我手里又堆满什么盒儿呀包儿的。

“唉，我真不自由！”

宝葫芦在我兜儿里说：

“怕什么！你吃不了兜着走，兜不走的我给搬家去。”

话是不错。可是我要那么多玩意儿干什么呢？

当然，有些个东西我瞧着也还喜欢。可是我一喜欢，立刻就照样有这么一件东西来到了我手上或是放到了我屋里——来得那么容易，那么多，让我吃不了，用不完，玩不尽，那反倒没有什么意思了。

我自问自：

“那么我到底还该要些什么，这辈子？”

答不上。

如今说也奇怪，我的东西也都象我的时间一样：不需要。这已经多得叫我没法儿处理了。我好象一个吃撑了的人似的，一瞧见什么吃的就腻味。

因此我就昂着脑袋，直着脖子，目不斜视地走着。虽然有时候总不免要惦记到那些铺面，脑子里不免要浮起一些东西来，可是我自己相信：

“我基本上做到了……”

“格咕噜！”

我不理会，仍旧一声不吭地走着。我不打算跟宝葫芦讲什么，反正讲也白讲。我只是心里说要防着它点儿。

“干么要防着我？”宝葫芦忽然发问。

“不跟你谈。”

“干么不跟我谈？”

“俺，就是不跟你谈，”我说。“反正，你挺什么的：你思想不对头。”

“怎么不对头？”它又问。等了会儿，见我不开口，它就自己回答：“没一处不对头。”

它的意思总还是那句老话：它是按照我的意图办事的，可是我老不肯承认这一点。因此它十分痛心。它说：

“其实呢，当时你心里的确是那么转念头来的——你自己也许还不很了然，我倒是明白你的心眼儿。我还知道，你照那么想下去，想下去，就会要怎么样。什么样的秧儿长成什么样的树。”

“哈，不错！所以你就净把大树给搬来了？”

“对，我让你直接达到那个最后的目的——大树。”

不对，我说。究竟秧儿是秧儿，树是树，可不是一个东西。干么净把那些个大树栽到我头上？有时候有些个玩意儿——

“不错，我瞧着好，喜欢。可并不一定就要归我——我可没有那么个目的。”

这个宝贝可只说它的宝贝道理：

“你既然喜欢它，就得让它归你。就该是这么个目的——

不然你干么要白喜欢它一场？”

停了会儿它又说：

“这全是为你打算。”

你瞧，说来说去可又绕到了这句老话！

不谈了！我也不跟它提意见。你们知道，它虽然有些行为不大正派，它那个主观意图可总是好的。难道我还忍心责备它么？并且——

“我就是把它批评一顿，它可也改不了。它要是改得了——嗯，它一改可就不成个宝葫芦了。”

可是现在我又忍不住要想到这几天所发生的麻烦。真是！我得把这两天的经验教训好好儿想它一想呢。

“这宝葫芦——可别老把它这么装在我兜儿里带着走了，”我得出了这么个结论。“有时我得把它搁在家里不带出来，就不碍事了。比如说明几个……”

明几个？——明几个兴许真的要考数学呢。

“那么后几个？”我跟自己讨论着。“可是地理呢？后几个会不会考？”

别忙吧，还是。过了这几天再说吧。

好在问题是已经解决了，有了办法了。于是我就甩着膀子，踏着大步，兴冲冲地回了家。

同志们！我现在可以公开宣布：从此以后，我这种特殊幸福的生活就不会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了。往后——哪，我—想要什么了，我就带着宝葫芦。我不想要什么了，就请它待在家里休息休息，省省力气。这么着，我在学校里就照旧可以和同学们下棋，照旧也可以打百分儿。什么活动也没有问题，我

都能参加，都能正常进行。

我还想：

“要是我不带着它，我就还能自己来做点什么玩意儿。做粘土工也行，做木工也行。还有滑翔机——嗯，我要是不回科学小组，我就参加飞机模型小组的活动去。……”

我一面这么高高兴兴地计划着，一面走进我的房间——刚一迈进门，还没来得及开灯呢，脚底下就绊着个什么玩意儿，叭的摔了一跤。同时还有一件什么大东西倒下了地，“哐啷”的一声。我的四肢也就仿佛给什么嵌住钳住了似的，一下子抽不动。

“又碰见什么了，这是？”

我好不容易才把我的胳膊清理出来。其次再清理我的腿子。我这才能够欠起身子——开了灯。我失声叫了起来：

“呵呀可了不得！”

三十

现在我才闹明白，地下躺着的原来是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天津的出品。刚才把我给绊倒的就是它。我站起来要迈步，前面可又有个大东西挡住去路：这是个大匣儿，足足有凳子那么高，上面写着“五灯交流收音播唱片两用机”，是上海制造的。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打从我得了宝葫芦，就时时刻刻会有一些个新添置——不是给放在我手上，就是给安顿在家里。我必须瞧见了这些东西之后，才明白我自己当时想的

是些什么。可是从来还没有这么挺老重挺老大的玩意儿出现过呢。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由于宝葫芦的魔力越练越强了呢，还是由于我自己——是不是我的这号欲望越满足就越涨高了，就专爱在这些大家伙身上转念头了？或者是，这两个原由都有那么点儿吧？

我发了愣。起先是吃惊。接着是高兴。后来就觉得有点儿问题。

“东西可真是好东西，”我不能不承认。“可是我拿它怎么办呢，在这屋里？要是给奶奶瞧见……”

我正在这里搔头皮考虑，可不迟不早——奶奶就过来了。

“怎么了，小葆？摔了？”

“没什么没什么。你做你的事去吧。”

可是已经拦不住了。

“哟！哪来的自行车？”奶奶一到房门口就站住了。“还有什么，那个？那是——唔，这些都哪来的，小葆？”

“啊？”

“是谁的？是你哪个同学买的吧？”

“可不是？”

“谁买的？怎么搁在你这儿？”

“你说呢？”

可巧正在这时候，爸爸也家来了。爸爸当然也免不了吃一惊。可是一经奶奶说明——说是我同学买了搁在这儿的，爸爸就穷根究底地考起我来。这是谁的，那是谁的，姓什么叫什么，这样那样的。

同志们！这可叫我怎么办呢，你说？我只好把自行车算做是郑小登买的。收音机呢，就说是我们队部购置的东西。我一面这么回答爸爸的话，一面脸上发烧。嗓子也越来越发哑。我恨不得叫起来——

“爸爸，别问了，爸爸！你一问，我就只能和宝葫芦站在一边，倒把你当做了外人——我的爸爸呀！”

可是，我越是为难，越是结里结巴，爸爸就越是问得紧。

“他新买的车干么要放在这儿？”

“我——我——他让我学骑。”

“牌照还没领呢，就先让你学骑？他干么那么性急？”

“谁知道！他净这么着。”

“这架收音机呢？”

于是问题又是一大串。从收音机问到了那只花瓶，顺带还提到了那个陶瓷娃娃。然后又问起那架电磁起重机的来历。

爸爸听了我的回答之后，就说：

“哦？同学们都委托你给保管东西？你得给保管这么多？”

奶奶插嘴：

“别瞧他小，他同学可相信他呢。”

“可是他揽的事情也太多了，”爸爸瞧瞧这样，瞧瞧那样。“还有这十儿盆花——赶明儿送回你学校里去吧，免得都给你糟蹋掉。”

“是，”我应着。

爸爸又四面看看——不知道是不是又发现了什么问题——似乎要说什么，可又没有开口。随后他转过脸来冲着

我盯了好一会儿。

“小葆，”爸爸轻轻喊了一声，停了一会。“你没对我撒谎吧？”

“爸爸！……”我叫，可是说不下去了。我只是拚命咬住嘴唇，不让眼泪淌出来。

奶奶在旁边说了一句——

“小葆淘是淘，可从来不撒谎。”

不知道为什么，我可再也忍不住了，“嗯”的一声哭了起来。

三十一

这天晚上我好久好久没睡着。

奶奶说得对，我从来不撒谎。可是现在——唉，奶奶你哪知道！——我跟爸爸也不能说真话了。现在，越是亲密的人，越是爱我的人，我就越是得提心吊胆地防着他。我也怕见我最想见的好朋友们和同学们。我还得躲开我最喜欢的孩子们。

要是这一切——真象那条黑金鱼所说的那样，不过是一些幻影，等于一个梦……

“那你可就轻松了，葆儿，”——忽然鱼缸里有谁答碴儿。

“我不同意！”我叫起来。“那么着，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是真的，只有我这么一个人——嗯，孤零零的有什么意思！”

我爬起来坐着，披上了衣服。

对，这世界上该有爱我的人，该有和我要好的人。他们都得是实实在在的真人，并不是什么幻影。他们得真正和我生活在一块儿。……

“那更没意思，葆儿，”黑金鱼冲着我摇摇头。

“为什么？”

“那么着，你就得一天到晚紧张着，生怕泄露你那个宝葫芦的秘密。那可不是更别扭？”

“胡说！”我嚷。“才不会呢！”

“是，无论谁，你都得提防着他。谁都成了你的对头。你这一边可只有你一个人……”

我赶快捂着耳朵：

“不听你的不听你的不听你的！”

可是我心里其实也不能不承认，这爱管闲事的黑金鱼倒的确有一点儿说得对。正因为它有那么点儿说得对，所以我就有那么点儿受不了，不爱听。

“我看，最好是这么着，”有一条眼睛上挂着绣球的金鱼游到了黑金鱼旁边，发表起意见来。“把世界上的一切——人也好，物件也好，事情也好，都给分成两类。一类该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真有那么回事：比如说苹果吧，那就得是真的苹果，那吃起来才有个意思。还有一类呢，那可是惹你麻烦的东西，拿它不好办，那它就得了是幻影，根本没那么回事。这两类东西一分清楚，问题就解决了。”

黑金鱼偏着脑袋想了一想，问：

“那么，哪些个东西该放到第一类，哪些个东西该放到第二类呢？苹果当然不成问题……”

“还有奶油炸糕！”忽然那条满身镶珠子的金鱼也挤了进来。“那么又甜又香，一到嘴就化，——要不是实实在在的真炸糕才怪呢。还有冰糖葫芦……”

“别捣乱！”黑金鱼脑袋一晃。“人家谈正经话呢。例如吧，郑小登——呃，该把他归到哪一类呢？还有小珍儿他们呢，要怎么算才合适呢？”

你们听听！多讨厌！它们待在鱼缸里没事儿干，净拿我闲磕牙！我可理也不理，只装没听见。

那条黑金鱼又继续说：

“这会儿你固然觉着好朋友少不得，他们都得是实实在在的真有其人才好。待会儿你可又忽然生怕见他们的面，躲他们都躲不及，你就唯愿这是一个梦了。这么一来，就太不容易分类了。”

“那也有办法，”绣球眼睛又出了个主意。“这么着吧：无论是一个什么东西，无论是一件什么事情——有时候也可以把它归到这一类，有时候也可以把它归到那一类：随你高兴。你高兴把它算做真的，它就是真的。你高兴把它算做幻影。它就是幻影。这不好么？”

“好是好，”我心里想，“不过——哼，世界上哪有那么方便的事，你说算什么就是什么。”

我自己这么一动脑筋，就来不及好好注意金鱼们的话了——不知道它们说到了哪里了。现在只听见镶珠子的金鱼在那里小声儿问：

“呃呃，这辆自行车到底是不是真的，你说？它瞧着那么好，别只是一个幻影吧，啊？”

“那得问王葆。”

“什么？”我不得不开口了。“别问我。我也不知道。”

这时候我兜儿里可发出了声音来：

“王葆你真的不知道？你别听它们嚼舌根了吧！这辆自行车——你倒骑上去试试看，看它是不是一辆真车，还只是一个幻影？难道我会弄一些幻影来哄你么？——我宝葫芦难道就那么无聊了？”

它停了一停，又说：

“请你相信我吧：凡是我给你办来的这些个东西，可没有一件不是道道地地的真货色。只是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到手得太容易了，你就觉得世界上的东西都是照你的心意幻变出来的了。”

我听宝葫芦这么一讲，心里才清醒了一些。我想：好，明天更得带着这个宝葫芦上学了。

三十二

第二天我照常上学校去。我还是得照常和同学们在一块儿，——这真叫我又高兴，又担心。我只是去得比平日稍为晚一点儿：一到就赶上上课，免得同学们缠着我问东问西。第一节课一下课，我赶紧就溜出了教室。

“王葆！”忽然郑小登把我喊住。“你昨天丢了什么东西没有？”

我吓了一跳，简直不知道他说的什么。

“你可真粗心大意！”郑小登批评我。“你昨天买了些什

么，你忘了么？后来在电影院……”

我这才猛地记起，我在电影院里拉下了那副望远镜和两本新书——郑小登今天都给带来了（原来是老大姐捡起了让他带来的）。

“哪，这儿，”他掏着他的书包。“咦！”他越掏越着急，爽性把书包里的东西全都给抖搂了出来。“怎么回事？没了！”

他开始满处找了起来，找得连我也心里直发毛：

“算了吧，算了吧！”

“那不行。”

他还让我帮他找呢。一方面他嚷了开来。……

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唉，真是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几个同学在教室角落里闹嚷嚷地议论起什么来了。一打听，原来又是图书馆小组出了事。

据萧泯生告诉我，图书馆小组收到了一个邮件——就是那一册忽然不见了的《科学画报》合订本，也不知道是谁在哪儿捡了寄来的。

“你说奇怪吧？”

“什么！”我吃了一惊。“那个那个——俺，奇怪。”

“你说这是谁呢？”

“什么！”我又吃了一惊。“那个那个——俺，谁呢？”

“可是刚才——就是下课的那一会儿，一找，又不见了。你说……”

“怎么！……”我差点儿没跳了起来。

这时候大家都忙着找书，都嚷着“奇怪”“奇怪”。

好在不大一会儿，就又上课了。这一堂真的是考数学，我

们料得对。这么着，刚才闹的问题就谁也不再放在心上，都专心地做答题去了。只有我还想着那些个不见了的東西——我知道，凡是出了怪事儿，总是和我的那个宝贝分不开的。

“真麻烦！它太什么了，太……”

我心里正要怪它太爱管闲事，可马上又忍住了没往下说——我一说，要是宝葫芦就真的不敢再管闲事了，那——

“那我还得考数学呢，”我心里赶紧说。“我现在正需要这儿题目的答题。听见了吧，我要答题。”

于是我盯着我面前的那张白纸。

渐渐的，纸面上现出一个青灰色的小点，慢慢儿在那里移动。我定睛一看，仍旧是一张白纸。

“怎么回事？”我眨眨眼睛。“干么还不来？它生我的气了么，这宝贝？”

现在教室里可静极了。听得见同学们的呼吸声，还有铅笔划在纸上的声音。我不知道刘先生——我们的数学教师，又是我们的班主任——还是坐在那儿呢，还是踱到窗子跟前去了：我简直不敢抬起头来瞧一瞧。

“刘先生兴许正瞧着我呢，”我感觉到身上出了汗。我时不时地舔着铅笔头，在纸上虚划着。

这么着等了好久好久。什么也没等着。有一次，纸角上仿佛有了一个淡淡的什么字，我向那里一看，它可移到了纸外面去了：又是眼花，哼！

这可怎么办呢？

“是不是因为——是不是它忽然那个起来了，它忽然不灵了？”

我一想到这个，连我自己也吃了一惊。我这就屏住了气，全神贯注地等它回答。

可是我只听见我自己的心别别地跳。我就想……

嗯，我可不能想了。我得拿脑筋来亲自对付这几道题目了。

“第一道……”我开始认真看起来。

同志们！要不要让我把题目给你们抄下来？抄下来大伙儿研究研究，就等于上了一堂数学课，那才起教育作用呢。是不是？

同志们！依我说呀，要是有一个故事里面真能把数学难题都给解答了出来，还把这门那门功课上的种种问题，工作方法上的种种问题，也都给解决好，那够多好哇！那，咱们只要听了这么一个故事，就什么都学到了，再也用不着进学校了。……

怎么，你们不同意？——也对，赶咱们自习的时候再研究。现在讲故事归讲故事。

且再说我这回考数学的情形。

这的确有一点儿糟心。一个有宝葫芦的人居然也会遇到这样的事，那我可没有想到。老实说吧，我对数学这门功课本来就有意见，嗽。它从来不肯让人爽爽快快地解决问题，老是那么别别扭扭的。可巧这几天我偏偏又没准备好——这不怪我：这几天我一直忙着，哪来的工夫！

今天可忽然一下子——嗯，要让我自己来思索这号答案了！

“宝葫芦哇，宝葫芦哇！”我心里叫着。“唉！”

这时候忽然听见窸窸窣窣一阵纸响，有谁从座位上离开了——去交了卷。接着又有几个。

“三个了，”我数着。“哼，又是一个！”

我正在这里着急，正有点儿感到失望，可突然觉着我眼面前的世界变了样子。我眼面前的那张白纸——本来显得又白，又大，又空空洞洞的，现在一下子可满是一些铅笔字——写上了这几道题的答案。

“哈！”我又吃惊，又高兴，真恨不得跳起来。

原来我那宝葫芦并没有失效！仍然有魔力，仍然可以给我办事！这——呵！还有什么说的！

我赶紧写上名字，去交了卷。

三十三

我刚去交卷的时候，我们教室里就出了一件奇事：苏鸣凤（他坐在我前面一个位子）的试卷已经答好了，可是忽然一下子不见了。

谁都觉着古怪。

可可儿的在这个时候，刘先生偶然一下子瞥见了我才交去的试卷。他吃了一惊。说也奇怪，我卷子上写的一点也不象是我的字，倒很象是苏鸣凤的字。刘先生再仔细看看——其实根本用不着那么仔细，一眼就可以辨别出来。

同志们！你们没瞧见过苏鸣凤的字吧？嗨，苏鸣凤这个人真是！——真猜不透他那笔字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那么怪头怪脑！你乍一看，还当这尽是些反面字呢，可实在是正面。

哪，都这样：一个个字净爱把上身斜冲着西北方（按照地图的方向），而把脚跟拐到东南方去。真是成问题！

当时我要是稍为检查一下，我就决不肯把这份卷子交上去了。可是我恰巧没工夫注意到这一点。

“这就是你的卷子么？”刘先生问我。“怎么不象你的字？”

我怎么回答呢，同志们？所以我没吭声。

刘先生叫苏鸣凤把他的答题再在一张纸上写一两行，又叫我——

“王葆，你也写一行给我看看。”

刘先生不过是想对对我们俩的笔迹，我知道。可是这么一来，实际上又是考我的数学！我可又得照着题目来思索，把铅笔头舔了又舔。

“你刚才怎么做的，你全都忘了么？”刘先生在我耳朵边轻轻地问。

我简直吓一大跳。原来刘先生正站在我身后瞧着我写呢。

“行了，”刘先生跟苏鸣凤说，因为苏鸣凤已经写下了两行了。

这时候大部分的同学都已经交了卷。他们虽然已经走出了教室，可都不去玩他们的，倒爱五个一堆七个一群地嘀咕着，往窗子里面望着。

我自己知道——

“今儿的事可糟了，可糟了！唉，糟糕透了！”

果然。

大伙儿都议论纷纷，说是王葆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

事——竟把别人的卷子拿去交了，当做他自己的成绩。最不可解的是，王葆究竟怎么能拿走？难道苏鸣凤睡着了么，当时？

“我的确不知道，”苏鸣凤说。“我刚写好，刚要写上名字，可忽然……”

“这可真古怪！问问王葆！”

（什么？问我？那我可怎么知道！）

“还有一点也想不通：王葆怎么那么大胆又那么傻，拿了别人的卷子冒充是自己的？难道谁还看不出来么？”

“王葆当时是怎么个想法？”

（什么？我当时怎么个想法？那我可怎么知道！）

连刘先生也闹不明白。他只是找到我：

“王葆，我希望你能把这件事解释清楚。”

“刘先生！”我叫。“我——我……”

“怎么了，王葆？”

“这——这——我不会，刘先生。这件事太古怪了。我……”

“的确很古怪。所以更希望你能跟我说明一下。”

“可是现在不行。我有点儿头晕……”

“那么什么时候比较合适？下午？怎么样？”

刘先生就老是这么盯着我。好，下午就下午吧！

可是一下了课，同学们就一窝蜂拥到了我跟前，七嘴八舌地问我是怎么回事。

郑小登两只手抱住我的肩膀：

“你干么不说话？”

我整理着书包里的东西，不言声。我知道他们都瞧着我，我脑袋抬也不抬。

“王葆，王葆，”姚俊摇摇我，“怎么的了，你？啊？”

我一扭身就挣开了他的手：

“别！”

我这个动作的确未免太猛烈了点儿，害得书包里所有东西都抖搂了出来——“叭！”的一声掉到了地下。

“哟呵，《科学画报》在你这儿！”萧泯生大叫了起来。“我说呢！怎么不见了！”

同时可又嘎哒一声，有个什么白东西落到了椅子上。

“望远镜！”有人嚷。

郑小登这才恍然大悟：

“噢，是你自己拿回去了？你干么不告诉我一声儿？”

那些掉下的东西我可瞧也不瞧，也不去捡。我只把书包理了又理，把脑门子上的汗擦了又擦。后来才想起这该使手绢儿——我一掏，就有一张纸连带跳出了兜儿：这是五元的票子。

“噢，这哪来的？”连我自己也诧异了一下。“噢，昨晚给杨拴儿的那一张，准是。”

同学们还是拥在我跟前。

“王葆，我们希望能把这个问题闹个明白。”

“王葆，难道说你……”

我一抽身就走。

“王葆！王葆！”同学们在后面叫。

我可头也不回。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就跑了起来。

三十四

我乱跑一阵，为的要躲开这些同学和朋友。

“可是待会儿怎么办？还回不回教室去了？”我一想到这个，心里就发怵。

别说回教室，就是在教室外面，我也没有地方好待了。我无论走过哪幢屋子门口，可总有人在那里冲着我望着，还指手划脚的，好象是说：

“瞧这王葆！什么毛病了，又是？”

我一趔到球场，又偏偏有高二一班（我们的友谊班）上的三个同学对面走过来。我连忙往东一拐避开，可猛不防碰到了一丛黄刺玫，落了我一头一脸的小花瓣，斜对面屋角上两只喜鹊就大惊小怪地叫起来：

“啥啥！怎么怎么！”

于是我又气鼓鼓地走开。到哪儿也不合适。就这么走来走去，走出了学校的门。我的两条腿仿佛没法儿叫它休息，竟不知不觉地就出了城——到了钓鱼的地方，也就是发现宝葫芦的地方，这才停了步。

我打兜儿里一把抓住了宝葫芦，抽出来往地下一扔：

“你干的好事！”

“过奖过奖，”宝葫芦连忙回答，十分谦虚。“其实——呃咳，可算不了什么，我只不过是做了我份内的事。承你好意……”

“呸！你以为我是表扬你么？”

“你说这是‘好事’……”

我忍不住冷笑一声：

“哼！我说的是反话，懂了吧？还高兴呢！”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宝葫芦迎风晃动了两下。“那我得劝你，你往后要是再说反话，最好预先声明一下：‘我要说反话了，注意！反话就不是正面话，别闹错了！’然后再说。你要是跟我闹着玩儿，最好也早点儿交代清楚：‘注意！这儿这一句是说的笑话，是逗乐的，是可以发笑的。’就不至于出错儿。”

“干么要那么麻烦？”

“唔，是得那么着。要不，主题就不明显，对我也就没有什么教育意义。”

“嗯，跟你说话还得费那么多手续呢！我和我同学们说话，可从来不用那么……”

宝葫芦打断了我的话：

“那当然，那当然。你们都是人，有人的头脑，说的是人话，当然一听就能领会，——除非说的不是人话。可是我呢，你就得特别照顾我一点儿。”

“那为什么？你有什么特权不是？”

“我——我可是个空脑瓜子，得依靠着别人的头脑来过日子。所以你就得一件件都给我安排停当，告诉我哪儿该打哈哈，哪儿该绷着个脸，哪儿该被感动，而哪儿又简直的是该深深地被感动，还是怎么着。”

“哼，还让你感动哩！”我又冷笑一声。“今儿个出了那么多糟心的事，害得我在学校里都待不住了，你可有什么感觉没

有,我问你?”

“那么你说,究竟我该怎么去感觉吧?照规矩该怎么感觉,我就怎么去感觉就是。只要你吩咐一声儿。”

“呃,我问你,”我蹲了下来,想好好儿跟我那宝葫芦算一算账。“今天你干么要让我那么丢脸?我考数学的时候你干么要那么胡闹?你干了些什么,你从实说!”

“那不是你自己吩咐的么:你要那几道的答题……”

“我可没让你去拿别人的成绩来充数啊。”

“可是我只能用这个办法来给你服务,”宝葫芦平心静气地说着。“我没学过数学,不能代你做答题,所以我就拿别人的来。我听说苏鸣凤的数学挺棒,又坐得贴近,所以我就不慌不忙,耐心耐意地等着他把卷子全都写齐备了,趁他还没有写上名字的当儿,我就……”

我嚷了起来:

“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那我不知道,我没研究过,”它满不在乎地回答着我。“反正这些个玩意儿——考试卷子也好,地图也好,什么也好,都得打别人那儿去拿来……”

我一跳——

“什么!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难道难道——呃,你怎么说,都是拿的别人的?”

“不错,都是。”

这一下子我可象听到了一声爆雷似的。我简直傻了。脑子里一窝蜂拥进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又是飞机模型,又是电磁起重机,又是粘土工的少年胸像,这样那样的——哼,原

来全都是别人做出来的!

宝葫芦答碴儿:

“是,是,都是这么回事。你知道,我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人,也不是艺术家,又不是园艺家,——我只是一个宝贝。我当然做不出这些个玩意儿来,我只会把别人做好了的给你搬来。”

“那么——那么——”我又想起了一件作品,“那么那一篇报告呢,我对郑小登他们朗读过的那篇报告呢?”

“也是别人写的。”

“谁写的?他叫什么名字?赶明儿我得去访问访问,请他给讲一讲‘怎样做报告’。”

“那我可忘了是谁了。反正无论什么东西——只要你一中意,我就给搬来,哪有工夫去记着它是谁做出来的!”

“那么——那么你给我变出的那些糖果呢?那些金鱼呢?还有收音机,还有自行车,还有还有望远镜呢,比如说?”

“也都是打别人那儿拿来的。”

“钱呢?我昨儿花掉了的那些个钱呢?”

“也是。”

“啊,这么着!”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下。“你这你这!……”我不知道要怎么往下说了。

三十五

同志们!你们设想一下吧,我该多么惊讶呀。我只知道我自己有这么一种特殊的幸福,要什么有什么,可我从来没研

究过这些东西究竟是怎么来的。反正这是宝葫芦的事：它有的是魔力，难道还变不出玩意儿来？

可是，原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这这！——嗯，可怎么说得通呢！”

我忽然感觉到这个世界上的事简直太奇怪，太不合理了。

宝葫芦说：

“怎么，你是不是嫌这些东西还不够好？我还可以给挑更好的来。”

“滚你的！”我大叫一声，把宝葫芦一踢，它就滚了个七八尺远。

我越想越来火，又追上去指着它的鼻子——不是鼻子，是它的蒂头：

“你你！——”

气得实在说不出话来了。我的本意是想要说：它既然没这个本领变出东西来，那么它自己早就该承认，早就该老老实实告诉我呀。它干么要去——要要……

“唉，我的确没想到要跟你说，”宝葫芦似乎也知道它自己不对了。“世界上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我以为你准知道呢。”

“我怎么会知道你那些个把戏！”

“怎么，你真的不知道？”它仿佛有点诧异似的。

我没理它。它又说：

“其实很简单。是这样的——”

于是它头头是道地讲了起来。

哼，真亏它！——你道它讲些什么？——原来尽是一些三岁孩子都知道的事情！它竟象托儿所里的阿姨跟娃娃们讲话似

的，跟我说明世界上这些吃的用的东西，没有一件是打天上掉下来的，都得有人去做出来。它还举了一个例，例如苹果——那就是人栽种出来的，懂不懂？而收音机呀自行车什么的，那全是人制造出来的，明白了没有？一本书也不是天生就有的，总得有人去写出来，还得有人去印出来，知道吧？至于数学题目呢，可就得有别的同学花脑筋去把它算好：这一点咱们已经看出来，不是么？如此等等，如此等等。

“唔，总得有人做出来，”它很有耐心地重复了一遍，生怕我不了解似的。“你不去做，就得有别人去做，要不然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些个东西。……”

我可再也不能不理了：

“你要什么贫嘴！你到底是开玩笑还是怎么着？”

“唉，怎么是开玩笑呢！我只是想让你别误解我，”它身子不知为什么哆嗦了一下。“你说吧。你自己什么事也不用干，可又要什么有什么，那当然就得去白拿别人做好了的玩意儿，去打别人手里把它给你拿来。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我咬着牙嚷起来：

“这是偷！这是偷！”

这时候我陡地想起了杨拴儿——他昨天口口声声佩服我，说我又是有什么什么“手”，又是有什么什么“臂”的。……

“刘先生准也得奇怪，为什么王葆会偷起同学的卷子来，”我忽然又想到了这件事，鼻尖儿那里就一阵发酸。“同学们又该怎么说呢？他们把我当做一个什么人了呢，这会儿？”

我眼泪冒了出来，忍也忍不住了。

“我可怎么办呢，拿了别人那么多东西？”

最糟心的是，这里面还有公家的东西！我屋里有好些玩意儿，那明明是百货公司或是合作社的货品，没花代价就到了我手里来了。那十来盆名贵花草呢，是哪家鲜花合作社的财产吧？还有一些是打食品公司弄来的东西，——可早就已经无影无踪了，全被我消化掉了。

“钱呢，是不是人民银行的？”

我想要一件一件都问明来路，可是问不出个头绪。宝葫芦全给忘了。它还问：

“你干么要关心这个呢？”

这可实在叫人忍不住了。我跳起来又把宝葫芦一踢，它咕噜咕噜滚着还没停下来呢，我跑上去又是一脚。它溜到了河岸边，急忙打了个盘旋，才没掉下河去。

“呃……”它刚这么叫了一声，我可已经赶到了它跟前，又是一脚踢。它一跳——不往河里，倒是往高坎上蹦。

“好！你跑？”

我象抢篮球似的，一扑上去就把它逮住——“去你的！”使劲一摔，就把这个宝葫芦摔到了河里。

水里刷地一声响。仿佛落下一个什么重东西似的，溅起好些亮闪闪的水星儿。接着就荡起了一道道的波纹，一个圆套着一个圆——一个圆一道光圈。好一会才平静下来，水面上也没有反光了：只瞧见有一丝一丝的蒸气冒出来，越冒越多，越冒越多，渐渐地就凝成了一抹雪青色的雾。

那个宝葫芦——那个神奇的宝贝——就连个影子也不见了。

三十六

我待在那里傻看了一阵，才慢慢儿沿着河岸走起来。在一棵柳树跟前我又站住了。这就是我上次坐着钓鱼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听见了“格咕噜”的叫声，才把那个宝葫芦钓了起来的。

离这儿不过两米远——哪，就是那儿：我在那儿打过两个滚，翻过一个斤斗。

“真是孩子气，那会儿！”我一想到这个，脸上就发了一阵热。

我在这里蹲了一会儿，又走了几步。又蹲一会儿，又走几步。我脑筋好象一直没休息过。想得又多又杂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想的是些什么。太阳可已经当顶了。

这时候河里给蒸出了一股不很讨厌的腥味儿，闻着有一点儿象鱼汤。这跟小路旁边的臭蒿气味混到了一块儿，就仿佛洒了些芫荽菜似的。那一片臭蒿的附近——我记得很清楚：那的的确确就是我上回吃点心的处所。不错，正在那儿长着几棵车前草的中间，就打地里冒出过两串冰糖葫芦来。而顺着这片土坡——哪，这不是？——曾经滚来了两个苹果。

“谁知道那些个东西是打哪来的！我可糊里糊涂就都吃了。那会儿我要是……”

忽然一下子，我的唾液腺拚命活动了起来，让我咽了又咽，没个完。我疑心这几秒钟里也许把我今天整天的分泌量全都用上了，要不起码也有半天的量——约零点五公升。

忽然一下子，有几件什么东西不知打哪儿落到了我手里，我一吃惊，就全都掉下了地，——原来是几个纸包。纸包里的东西也散了一地：葱油饼，核桃糖，熏鱼……

水果也不缺：哪哪，那不是滚来了？而冰糖葫芦——挺准确地仍旧插在那个老地方！

我这一惊非同小可。我盯住地下这些精美细点，足足看了五六分钟。

“怎么又来了？那个宝贝不是已经给扔了么？”

唔，也许是因为我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宝贝，我自己身上也就给沾上了一点儿宝气了吧？要不然，怎么现在我自己也有这号魔力了呢？

我又想：要是我自己真的也有了这号魔力，而现在又没有一个宝葫芦来给我添麻烦了，我凡事就可以主动了，——那么情形是不是可以好一些？

“可是这核桃糖是哪一家的？”我瞧瞧包皮纸，可是没有店名。

我踌躇起来：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吃掉。老实说，这会儿我瞧着这些东西倒一点也不觉着腻味。……

“格咕噜，格咕噜。”

我吃惊得跳了起来，摸了摸脑门子。我四面瞧瞧。可闹不清声音是哪儿来的。河里也没发现什么，此刻早已经收了雾，看得清清楚楚是一片平静的水，一丝皱纹也没有。

“许是我的错觉……”

“请用，格咕噜。请用。”

我又是一跳。左面瞧瞧，右面瞧瞧。

“是谁？你么？”

“是我，是我。”

“你躲在哪儿？”

“这儿，这儿，”——好象我小时候养的蝓蝓儿似的，在我兜儿里叫唤着呢。

“咦，怎么怎么！……”

“你少不得我，我知道。”

“谁说的？”

“你想我来的。”

“什么！”我叫起来。“想你？胡说！”

我把宝葫芦掏出来，又使劲往河里一扔。可它好象碰上了顶头风似的，在空中划了个半圆，落到了小路上。又一蹦，就往我身上扑过来。我拿手把它拍开，它又跳了几跳，终于跳到我的脚边。它说：

“反正你没法儿把我甩掉。随你往哪儿扔，我都不在乎。”

真是！我怎么踢它，摔它，它可总死乞白赖要滚回我这儿来。它老是跟着我。除非拿刀子来劈……

刚这么一想，我手上忽然就沉甸甸的来了一把劈柴的刀。

“好，管你是打哪儿拿来的，我先使了再说！”

一下子——“啪！”对准宝葫芦就是一家伙。

同志们知道，这时候我是在气头上，所以完全不去考虑会有什么后果。这么一个神奇的活宝贝——又会说话，又会揣摩人家的心思，又会打别人手里给我搬东西来，又扔它不掉，——你如今竟满不在乎地就那么一刀！就那么简单？……要是在平日，我准会要这么想一想的。

可是当时我一点也没有考虑，就是那么一刀。

我一刀下去，把这个宝葫芦劈成了两半，才陡然觉得有些可怕。我赶紧跳着后退了几步，提防它有什么神秘的变化。

我等着等着。可是有什么动静也没有。既没有什么火焰冒出来，也没有一声霹雳，也没有地震什么的。

世界上仍旧平静得很。只有黄莺儿在什么树顶上一声两声地啾着。柳枝儿时不时懒洋洋地甩动一下。

我又等了好一会，才蹑手蹑脚走过去瞧瞧，好象去瞧一个点了引线放不响的“二踢脚”似的。

“哈，空的！”

这个葫芦里什么也没有。连个核儿也没瞧见：不知道究竟是掉在地下不见了呢，还是它根本就没有留下个种籽。

于是我又一家伙，把两瓣劈成了四瓣。再拿刀背来了几下子，把它砸个七零八碎，才把柴刀一扔——

“看你还跟着我吧！”

我的话还没有落声呢，就瞧见这些个碎片忽然跳动起来。跳哇跳的，就乞里刮哒一阵响，又拼成了一个葫芦——跟原先一个样儿，连个裂缝都没有。色气还照旧那么新鲜：青里透黄。

我说不出一句话来。它倒先开口了：

“我这号宝贝可不吃你那一套。”

听听它口气！

“哼，你就那么顽强？”

“唔，刀一劈，不但合起来仍旧天衣无缝，而且还更加坚固了。”

“那——那——”我想了一想，“那我烧！”

“好吧，也不妨试试看，”宝葫芦表示同意。“哪，这儿是火柴，”（我手心里就真的冒出了那么一盒来，）“这儿是燃料，”（地下就真的现出了一堆劈柴，还有一些碎纸。）

它这么一来，我要烧的劲儿可就减了一大半，觉着有些没意思了。宝葫芦可还是那么热心地帮助我：

“还要不要来一点儿煤油什么的，烧起来更顺当些？”

“怎么样？”我迟疑了一下。可是我手里已经接到了一小瓶什么油。“好，到底要瞧瞧你有什么本领！”

我引起了火。等它一烧上来了，我拿起这个葫芦就往那里面一扔。一会儿焰头就更高些了，还听见滋滋的声音，仿佛这个葫芦还有点儿水份似的。

我想要看看它有什么变化没有。可是看不见。我走近了一些，弯下身子。突然火里“啪！”的一声，扑了我一脸的灰。

“嗯，这准是葫芦里的空气膨胀了，就爆破了。”

可是我瞧见有个什么东西跳到了我脚边。我就象当中卫的接到了球似的，连忙把它一脚踢回去。跟着，我一下子觉着我腹部什么地方发起烫来，仿佛施行了热敷。我一摸——那个地方忽然说起话来了，用的是一种朗诵的调子：

“唉唉，我是多么的爱你呀，亲爱的好王葆！我的心有如……”

“又来了，你！”

嗨，你瞧！真的烧它不了。它还说：

“一烧，倒把我的热情烧得更旺些了，我就更舍不得离开你了。”

三十七

同志们！你们说要怎么着才好呢？我可真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坐在地上，胳膊肘搁在膝盖上。下巴搁在两手上。我瞧着那堆火慢慢儿熄灭下去，瞧着那一缕一缕的轻烟往上升。我一动也不动。后来连烟都淡得没有了。

“我可怎么回学校里去呢？”我自问自，心里难受得象绞着似的。

我兜儿里可发出了很激动的声音：

“干么要回学校去？在家校里那么不方便，你又何必回去受那个罪？”

我气冲冲地说：

“什么话！我不用学习了么？”

“可是一个人为什么要学习，我问你？”宝葫芦理直气壮地问我。“不是为了学好一行本领，将来可以挣钱么？钱——你要多少就能有多少，有我！”

“呸！光只为钱哪？”

“还为什么？”

我不理它。我知道跟它说不清。你们瞧！人家正想着将来要有很大的成就，要对祖国有很大的贡献，——它可只惦记着“钱”，“钱”！

“唔，你这一层意思我也能体会，”宝葫芦回答着我心里想的问题。“你是想着你一有了很大的成就，你就可以出名，就可以有荣誉，就可以让报纸上都登着你的照片，让大伙儿都赞

扬你，不是么？——那容易。我也能够使你立刻就达到这个目的。……哪，给你！你瞧！”

“瞧什么？瞧什么？”我的心一下子跳得很响。“难道就有什么报纸登上我的照片了么？”

没有。根本没瞧见一张什么报纸。

可是你瞧瞧地下！——哈呀，叫人眼都花了！地下满地的奖状和锦标，看都来不及。

我随手捡起来一件，一瞧，是奖励发明创造的。还附了一张蓝图呢：画着些什么机件，我看来去看不懂。

“这是什么？”

“这就是证件，证明这个玩意儿是你发明出来的。”

“谁问你！”

我又顺手把脚跟前的一件打开，那可是一张青年文艺创作的优等奖状。再瞧瞧前面那一面锦旗，只见上面绣着几个大字：

“二百米蛙式冠军。”

我正要再捡起一件来看看，我脑袋那么一低，猛可里就瞧见了我自己的胸部——满胸脯的奖章！有各式各样的图形，有各式各样的颜色。我自己可一点也闹不清哪一块是奖哪一宗事业的，是哪些部门颁发的。我更不知这是打谁身上弄来的了。

一时我也数不清一共到底有几块：我只记得齐我锁骨的地方挂起，一排排地直往下挂——一排，两排，三排……

“这够不够了？”宝葫芦向我请示。“要不够，还不妨再添办一些。”

我可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我脸上忽然一阵热，觉着挺

无味似的。可是我又有点儿好奇：不知道我这会儿是怎么样一副神气了，可惜这里没有一面镜子。

宝葫芦告诉我：

“你这会儿可伟大了。要是新闻记者一瞧见了你，准得给你拍照。少先队员准得来要求你和他们过队日。你一天到晚的还会有人来访问，请你去报告……”

我可打了个寒噤：

“让我报告什么？又是‘我记起我是个什么员’？”

正想着，忽然听见什么地方有人走路的声音。

“糟！”我赶紧往地下一趴。我装做睡着了，一面还悄悄儿伸手把那些奖状和锦标扒了过来，一件件都给掖到我身子下面。

宝葫芦可咕噜着，越讲越兴奋：

“往后，你过的就尽是光明灿烂的日子了。再也用不着上学了。你再也别理你那些教师和同学了。他们只会麻烦你。你一个人过活可多好！反正一切有我，什么也少不了你的。”

我不答理，只专心听着脚步声。似乎有人走着走着就上大路去了，没过这边来。不过接着又听见有步子响。

宝葫芦仍旧不停嘴地说着。它拚命劝我离开所有的熟人，那么着我就可以放放心心去享受这号特殊的幸福，不至于碍手碍脚。

它还说，反正我能要什么就有什么，什么也用不着去央求别人，那就再也犯不着去惦记别人，犯不着去关心别人了。

这里它还反复加以说明：

“你想吧，别人对你可会有什么好处？没有。坏处倒多得

很呢。第一，别人要是看破了咱们的秘密，咱们可怎么办？第二，别人要是知道你的一切玩意儿都是打他们手里搞来的，他们不都会恨你么？”

停了一下，它又说：

“不错，以前这世界上倒的确有人爱你过，和你要好过。可是现在——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还不知道他们把你当做怎么样一个人了呢！干脆你就谁也甭理，一个人过你的好日子。”

我一时没有开口：我怕有过路的人听见。宝葫芦的声音可很小，只有我分辨得出来。它就老是这么叽里咕噜。这几天我本来听它说话听惯了，倒也不感觉到有什么异样，——现在可越听越不象人的声音，中间还有些个词句我竟听不懂了。

这时候我心里禁不住想了一想这几天里所发生的事情。我就跟自己说：

“怎么，还得让我过一辈子这样的日子？”

同志们！假如你是我的话，你怎么个打算法？我要是依靠着这个宝葫芦过生活，那我就只能依照着它劝我的那么办：我光只能跟这个宝贝过一辈子，我就没有学校，没有队，没有家，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当然，宝葫芦可以给我办钱来，还给我办吃的喝的，使的玩的，一样不缺。可是——

“可是我一天到晚的干些个什么呢？”——这个问题又来了。“我什么也不用干，什么也不用学——这几天就这么着，可已经把我给憋慌了，受不了了。更别提要这么着过一辈子！我活着是干么的呢？”

还有——哎，我还得一辈子老是这么偷偷摸摸的，生怕碰

见一个熟人，一碰见熟人我就得受窘，就得随嘴编谎，因为全世界我只有跟这个宝葫芦才可以说几句真话。

“那有什么关系，”宝葫芦又发表起意见来。“你就别去碰见什么熟人得了。咱们尽是瞧见生人，那还方便些呢。”

“哼，方便！——要是他一瞧见我这些个奖章，就要跟我交朋友，要跟我谈起来，我怎么办？”

说着，我就一下子坐了起来——叮令当郎一阵响。我把胸前这些奖章一块块都给摘了下来。

“挂着吧，挂着吧，”宝葫芦劝我。

“偏不挂！”

我摘了好半天才摘完。我起身就走。

“还有点心呢，”宝葫芦又劝，“吃点儿吧。”

“偏不吃！”

三十八

我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我竟象个孩子似地哭起来了，怎么忍也忍不住。

我不知道要往哪儿去。我想起了我们的学校，想起了我们的教室，仿佛觉得我已经离开了很久很久了似的。我非常想念我们的刘先生——他待我那么严格，可又那么喜欢我。我脑子里还浮起了一个个人的影子：郑小登，苏鸣凤，姚俊，萧泯生，还有许许多多的同学，——我可真想和他们挨在一堆儿，跟他们谈这谈那的。

“小珍儿他们呢？他们有没有听说我今天的事？”

我本来还打算等今年放了暑假，就把他们组织一个锻炼小组，一块儿去学游泳的。

“可是他们还让不让我领着他们玩了？”

想着想着，我忽然惊醒了似的，四面瞧了瞧。

“可是我老待在这儿干么？”

我擦干了眼泪，就又走起来。我总得往一个地方去——往哪儿呢，可是？

“先回家再说吧。”

眼泪可又淌了下来。

“爸爸是不是看出了点儿什么来了？”我猛地想到了这个。“要是爸爸知道了我那许多东西是打哪儿来的话……”

我的脚步越拖越沉，简直走不动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忽然想起了我小时候——每逢我心里一有什么不自在，就一头投到了妈妈怀里，拱几拱，就好了。可是现在——

“妈妈还没有家来呢。”

接着我又想：

“这么着倒还好些。要是妈妈在家，知道我在学校里出的事……”

一下子我觉着非常难受。妈妈不是明儿就是后儿——准得回来了。可谁知道我明儿后儿又怎么样了呢？

我还想到了奶奶。奶奶从来没跟我生过气，我可净跟奶奶使性子。我叹了一口气。

“我有时候态度不太好，我知道！”

我走着想着。我翻来复去地想着家里的人，想着学校里的人。

说也奇怪，我似乎到今天才真正体会到他们是怎么样的爱我(这以前好象从来没这么想过)。可是今天——就是这会儿——又觉着他们都仿佛跟我离开得老远老远了似的。

老实说——唉，我可多么想照小时候那么着，到家里大哭一场，把一肚子的别扭全都哭出来，让奶奶哄哄我呀！

“快回去吧，不管怎么着！”

我加快了步子。我一直进了城，在大街上走着。我低着头，越走越快。可忽然——我事先一点也没有发觉——我的胳膊被人拽住了。

脑筋里来不及考虑怎么办。我只是——头也不回，把身子一扭，挣脱了就跑。

“呃，王葆！”——我又给拽住了。“你往哪跑？”

“噢，是你哟！杨拴儿！”我透了一口气。“你这是干么？”杨拴儿压着嗓子叫：

“别嚷别嚷！我问你，你是不是回家去？”

“怎么？”

“来来，跟我走！”

“什么？”

“你可不能家去了，”他小声儿告诉我。“你家里闹翻了天了，为了你。你学校里有人上你家找你，没找着。他们打了电话给你爸爸，你爸爸可生气呢。他们都追究你那一屋子东西是怎么来的，还疑心你是跟我合伙呢。你奶奶直急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

“胡说！有这号事！”

“我这是顾上咱们的交情，才找你告诉来的。你爱信不信！”

“那你怎么知道的？”

“那——这你甭问了吧。”

可是他四面张望了一下，还是告诉了我：他今天上我家去过两趟，第二次去他就听见嚷着这些个乱子了。

“我——我——老实跟你坦白吧，我是去拿你一点儿小玩意儿。……我实在没办法，王葆。你昨儿给我的那五块钱，不知道怎么不见了，我可只好……下回可再不敢了；我真的服了你了。”

“什么？”

“哟，别逗我玩儿了。你自己还不明白？”

再问他，才知道他上我那儿偷走了我那只花瓶，可是后来——他一点也没瞧出什么破绽，那只花瓶忽然就不见了。于是他又混到我家里去，这才发现那个赃物好端端地仍旧摆在我屋里桌上。

“我真该死，王葆！我自个儿说：好，谁让你去太岁头上动土的，活该！这么着还是便宜了你呢，人家‘如意手’……”

“得了得了，别说了别说了！”我烦躁地打断了他的话。“呃，我奶奶在家不在，这会儿？”

他刚要回答，可是忽然好象给什么蜇了一下似地一跳。

“我得走：我家里找我来了！”——他很快地这么说了，掉脸就跑，转眼就连人影儿都不见了。

我正在这里发愣，我兜儿里那个宝葫芦可欢天喜地地叫

了起来——我还从来没听见它这么高兴过：

“这可好了，这可好了！你完全自由了！”

“呸！”我啐了一口，拔腿就走。

“你上哪儿，王葆？”宝葫芦问。

我不理。

我的宝葫芦就又给我计划起来：

“从此以后，就谁也管不着你，谁也碍不着你了。你一个人过日子要是嫌无聊的话，可以让杨拴儿来给你打打伴儿；让他也做你的奴仆……”

我走得更快，很响地踏着步子，就听不见它下面说些什么了。

三十九

事后我才知道，这时候我们学校里大家都在那里猜疑，不知道王葆闹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们谈起王葆那一连串的古怪行为，担心这个人是精神失常——不然没法儿解释。

“可是他哪儿去了，这么找来找去找他不着？”

于是同学们就决定：吃了午饭以后，大家都牺牲一次午觉，分头去找一找。

这时候我爸爸也到了学校里。这就说起我屋里那一大堆杂里古董的玩意儿——这到底是怎么个来路。难道是王葆偷来的？或者是杨拴儿偷来窝藏在他那里的？

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可不相信王葆会干这样的事。”

“那么，敢情这也是一种什么病？……”

大家正在这里揣测不定哩，忽然听外面有人叫：

“来了来了！”

接着就有萧泯生飞跑到教导处门外，吼了一声“报告！”就象栽了个斤斗似地冲进了房里：

“王葆来了！”

不错，王葆来了。

我回到学校里来了。我到了教导处——刚好刘先生也在那里，我爸爸也在那里——我当着大家的面，打兜儿里刷地抽出了那个秘密的宝葫芦：

“哪，都是它！”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嗯，我——我我……”

“瞧你喘的，”刘先生让我坐下，还倒了一杯开水给我。“你先歇一会儿吧，慢慢说。”

我等到喘定了，就开始说：

“那天是星期日……”

这样那样的。源源本本。内容就是我现在给你们讲的这一些，不过比现在讲得更详细一点儿。

四十

我把宝葫芦的故事一讲了出来，就好象放下了一副几百斤重的担子似的：好松快！

至于宝葫芦打别人那儿给我拿来的那些个东西——凡是搁在我屋里的，都给搬到学校里来了。玩意儿真多，今天可又添了好些：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满墙上挂着的那各种奖状和各种锦旗——原来宝葫芦都给拾掇了起来，陈列在我家里了。

这都得好好儿处理。都得想法儿去归还原主。

另外还有一些——例如宝葫芦给我拿来的那些个钱，还有那些糖果点心什么的——那我可已经花的花掉了，吃的吃掉了。我这就开了一张清单，准备照原价偿还原主。

“可是原主都是些谁呢？怎么知道哪是打哪一家拿来的呢？”

这可真是一个问题。有的同学主张登报招领。可是广告上怎么写呢？还有人主张到那些百货公司和合作社挨家儿去问——

“同志，请您查一查你们这儿丢了什么没有。丢了东西找我就是。”

这怕也不行。

总之，还没有决定用哪一个办法。

这是宝葫芦给我遗留下来的一个麻烦。

还有一个麻烦——虽然没那么严重，可也不好对付。这就是同学们都乐意研究宝葫芦的故事，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姚俊，他只要一有空就盯上了我，跟我讨论宝葫芦为什么会说话，为什么还会知道我心里想的什么，为什么会去偷别人的东西——这是由于一种什么动力？那辆自行车打百货公司里那么飞出来，要是撞上了电线杆可怎么办？……净这些。

同学们还把这个黄里透青的葫芦传来传去地仔细瞧着，想看看它究竟有些什么宝气。可是发现不出。摇摇，也没有什么响动。更不用提让它变出东西来了。

此外是那几条金鱼，——同学也想要逗它们说话，问这问那，它们可坚决不吭一声儿。

就这么着，这一切试验全都失败了。说也奇怪，竟仿佛世界上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似的！

除开了这些个问题以外，我还惦记到杨拴儿——可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他那么从他学校里溜跑出来，我觉得我总也该负一部分责任。

“可那不是杨拴儿么？”——我忽然听见杨叔叔嚷。“快撵！”

“哪儿呢，哪儿呢？”

我刚一跑……不知道怎么一来，我现在记不清了——我忽然睁开了眼睛……

“噢，怎么回事？”

你猜是怎么回事？——我发现我原来在床上躺着呢。

不错，我是在家里：在我自己的床上躺着。只听见奶奶说话：

“瞧瞧你！睡了那么久！”

“杨拴儿呢？”我问。

奶奶莫明其妙：

“杨拴儿怎么了？”

“他在哪儿呢？”

“他在哪儿？他不是好好儿在他学校里么？”

“怎么，他没溜出来？”

奶奶笑了：

“你还做梦呢。醒一醒吧。”

“哈，是这么回事！哈！”我摸摸脑袋。“我什么时候睡着的？”

“你打学校里回来，一睡就睡到这会儿。”

“哈！”我又叫了一声，打了个呵欠。

原来——哈，同志们！就这么回事！

后来呢？

后来我当然就完全清醒了。我一骨碌爬起来，洗了一个脸，就上姚俊家去了。和姚俊又到了苏鸣凤那儿：三个人一块儿上郑小登家里玩了好一会。

我们同学们就这么着。闹归闹，闹上一场也就算了，谁也不记恨。奶奶也笑过我们：

“到底是小男孩儿！”

四十一

你们听到这里，会觉着扫兴吧？——

“怎么！讲了这么老半天，只不过是做了一个梦！”

对不起，正是这么着。

那你们也许会要说：

“说来说去，原来实际上可并没有那么回事——真没意思，我们倒还认认真真听着呢。嗨，只是一个梦！真荒唐！”

说的是呢！

我自己可也从此得了一个经验教训。我说：

“王葆哇，往后可再别做这一号梦了！要做，就得做一点儿别的梦。”

原载于《人民文学》1957年1月—4月号，

本篇据1977年修订本校印

蓉生在家里

人 物

赵大娘。

蓉生(十二岁的男孩,少先队员)。

妈妈。

姐姐(十六岁)。

[幕启。赵大娘上。一面走,一面想着什么。后面有个孩子喊她:“赵大娘! 赵大娘!”]

赵大娘 (站住,回头看。微笑)哦,蓉生。放学了?

[蓉生上。挟着书包,跑得满脸是汗。]

蓉 生 赵大娘,我正找您。我妈妈要报名,我妈妈一定跟你们上文化课。

赵大娘 真的? 你妈有工夫么,家里有那么多事?

蓉 生 反正——总没有学文化那么重要。

赵大娘 这可好,你妈到底也参加了。那你回去告诉你妈,请她下午七点钟到刘家大院去开会。

蓉 生 哎,我跟妈妈说。再见!(转身就走)

赵大娘 (想起一件事,喊住他)蓉生! 是你妈叫你来找我的么?

蓉 生 没有。我还没回家呢。反正我妈妈一定得学文化。准来,我保证。

赵大娘 (愣了一下。后来笑起来)那可行了,只要你保证。今天你姐姐也家来了,更好办了。

蓉 生 (高兴)我姐姐家来了?那更没问题:我妈下午七点钟准来开会。赵大娘再见!

赵大娘 再见!(下)

[蓉生掏出笔记簿来记下几个字。下。]

[幕启。一间房间。妈妈在整理衣裳,把缝补好了的折起来,叠好,收拾到衣柜里。]

[蓉生兴高采烈地走进来。]

蓉 生 妈!(把书包往桌上一扔)姐姐呢?不是家来了吗?
妈 妈 别这么嚷,小弟弟刚睡着。姐姐看吴奶奶去了。蓉生,这是你的衬衫,姐姐给补好了。给你放在第二个抽屉里,靠右边……

蓉 生 哎,好。(掉脸就走)我找姐姐去。

妈 妈 等一等!你听完再走!(蓉生只好回转身来)瞧着,这里——哪,这是你的袜子。干净手绢给你放在这儿。

蓉 生 知道了,知道了。

妈 妈 (拉住他)往后可别再乱翻了。脏袜子不许再往抽屉里放。别再——

蓉 生 呃呀不会,不——会!(又要走)

妈 妈 瞧瞧你!就这样:跟你说,你不好好听着。一找起东西来可又把满屋子翻个乱七八糟——要我来拾掇老半天。

蓉 生 (想要发脾气,可又忍住了)人家有事!妈你不知道——我要去跟姐姐谈话。反正你说的我都知道了,记住了,不就得了?

妈 妈 那你说说,你的干净袜子放在哪里?

蓉 生 放在哪里?不是放在抽屉里吗?

妈 妈 第几个抽屉?

蓉 生 第几个抽屉?(愣了一下)妈,你真麻烦!反正……

妈 妈 可不是!你全没听着。这么大的孩子了,自己的事都还要妈来操心。姐姐还不知道你在家里是这个样子呢:要是知道——哼,你瞧罢!

蓉 生 (咕哝)反正你会反映,我知道。

[他往门口走去,可又停下来,想了一会。看看妈妈。妈妈又在整理柜子。他决计要好好地谈个明白。

蓉 生 妈。(停了一下)妈。

妈 妈 唔?

蓉 生 (总有点勉强)妈,我跟你说:你要是对我有意见,你提就是。反正我该接受的都接受,该改的我准改。

妈 妈 那就好。

蓉 生 你可就不兴跟这个说,跟那个说的了。(看看妈妈,不放心)妈,你笑什么?我说的是真话。

妈 妈 我知道你说的是真话。

蓉 生 那你就该原谅我。我刚才——我反正不是诚心“耍态度”。是真的。原谅我哦?

妈 妈 原谅你。好了,玩去罢。

蓉 生 (严肃)我不是去玩。我是有工作要做。你那么一说,

别人听了，还不知道我几岁呢。

〔他走。到了门口，又打不定主意。〕

蓉 生 姐姐什么时候回来，妈？

妈 妈 她说一会儿就回来。

〔蓉生考虑了一下。〕

蓉 生 那我就不去找她了。（停一下。从口袋里掏出笔记簿来翻着。看了一会，搔搔头皮）妈，现在可有一件挺重要的事。我本来要跟你说的。后来赵大娘告诉我说：“你姐姐家来了。”后来我就想：“这可更好了。我还是先跟姐姐讨论讨论，完嘞，让姐姐跟妈说罢。”可是这会儿——反正……妈，我还是跟你说了罢，好不好？

妈 妈 好罢，什么事？

蓉 生 反正对你有好处。这是你自己的事。你要是参加了，可就好了。姐姐一定会动员你参加。我还得写信告诉爸爸。就这么回事。我不说，你也猜得着不是？（停一下）你猜。

妈 妈 我没工夫跟你破谜儿玩。

蓉 生 什么破谜儿玩！我是为你服务。

妈 妈 谢谢你。只要你不给我添事儿做，就够了。

蓉 生 我不是给你添事儿做。妈你想想：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你首先该做什么事？

妈 妈 什么事，你瞧不见吗？——拾掇东西。也不知道你怎么回事，什么东西都乱翻乱扔。要不是姐姐今儿个在家里帮着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理得清楚呢。一会儿小弟弟就要醒了……

蓉 生 妈你真是！人家跟你讨论问题，你净叨咕那些个事。周老师说的，一个人做事别乱抓一气，该看看哪是最重要的，哪是次要的。反正先得拣最重要的做。

妈 妈 什么事最重要，你倒说说？

蓉 生 还不是学习？学文化——最重要。赵大娘她们有一个文化班，你得去参加学习。不学习可增加不了知识。比方说，黄河河源在哪里？百分之五十加百分之五十等于几？秦始皇姓什么？——难道姓秦吗？才不呢！我小时候可也以为秦始皇姓秦。……

[妈妈停了手里的工作看看他。他住了嘴。愣了一会。

蓉 生 怎么了，妈？

妈 妈 你想想，我能参加文化学习吗？

蓉 生 (眼睛一亮。有把握)你能，我保证！妈，我老实告诉你：我已经替你跟赵大娘接好头了。赵大娘可欢迎你呢。你还怕什么？完嘞，赵大娘还叫我告诉你：请你今天去开会。(翻开笔记簿)妈你看。(念)“保证妈妈准时到会。时间：今日十九时”——就是下午七点钟。“地点：刘家大院。”你看。

妈 妈 你想想，我能去学文化吗？我有工夫吗？

蓉 生 怎么没工夫？

妈 妈 你还不知道家里有些什么事？我要上课去了，小弟弟怎么办？

蓉 生 (失望)难道说你就不学习了？

妈 妈 以后再学。现在不行。你去告诉赵大娘……

蓉 生 (着急)那可怎么办呢！今天我已经向中队长提出了

保证。完嘞，后来又向赵大娘提出了保证。我保证动员妈妈去学文化。可是你一下子又不干了。

妈 妈 你怎么不想想我有什么困难。

蓉 生 学习——总得有些个困难呀。有困难，就得克服。你看人家卓娅。

妈 妈 谁？

蓉 生 卓娅——《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里面的。这本书可有教育意义呢。

妈 妈 俺，你看了书，自己不跟它学学，净拿来教训别人！

蓉 生 (生气)我不跟你说了！

[他赌气不言语。可是不行：问题还是得解决。一会儿。

蓉 生 妈，依我看，待会儿你还是去开会罢。啊？妈，啊？
(停一下)反正你今天有工夫：姐姐已经帮你做了事。你要是开会去了，姐姐还可以帮你照管小弟弟。

妈 妈 这孩子多糊涂！今天开会我参加了，往后上文化课我参加不参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学文化天天要上课，天天要做功课——要不好好儿学，我参加干么？可是姐姐明天就回学校去了，谁替我照顾小弟弟？你反正是个大少爷，什么都不管。

蓉 生 (脸红了)什么大少爷！我是地主么，难道？

妈 妈 看把小弟弟嚷醒！

蓉 生 本来吗！反正你不肯学习，就想出许多话来说……
[他忽然停了嘴，因为姐姐走进来了。他不知道姐姐还是帮他呢，还是帮妈妈。就愣着。

妈 妈 让姐姐说，你是不是大少爷。

蓉 生 (抢着说) 姐姐我告诉你! 今天我向我们中队长保证……

姐 姐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我都听见了。(停一下) 妈妈说得很对。

蓉 生 什么!

姐 姐 这是事实, 蓉生。一个人不爱劳动, 不帮助别人, 什么事都只享现成, 都要别人伺候, ——不是大少爷是什么?

蓉 生 (不服气) 嗯, 我是这样么? 你问问周老师! 你问问我们队部! 我可爱劳动呢。你去问问, 一甲教室窗户是哪个小队给修理好的? 我们“知识角”的柜子是谁给钉好的? 你问问, 我帮不帮助别人? 我照顾不照顾小同学? 我够不够队员品质? 你去问!

姐 姐 那么你在学校里——很够队员品质了?

蓉 生 当然哪。

姐 姐 可是在家里呢?

[姐姐和妈妈都看着蓉生。蓉生看着地下。嘴噘着。

姐 姐 有一个人, 光只在学校里表现好, 光只在学校里够队员品质, 一出了学校, 可就简直不象个队员, ——那么他顶多只能算是半个队员, 不能算是“一个”队员。

蓉 生 (嘟哝) 什么半个队员! 谁兴这个?

姐 姐 当然不兴。不兴只做半个队员——只做百分之五十队员。不兴在学校里表现的是一套, 在家里的又是一套。要是在家里的那一半也表现得够个队员, 才真是“一个”队员哩: 你知道百分之五十加百分之五十……

蓉 生 嗯,你讽刺我!

姐 姐 你别生气。你只想想这个问题。你在学校里肯劳动,肯修理柜子,还帮助别人,还照顾小同学。可是在家里,什么事都不管,你连小弟弟都不爱,不抱抱他。这是怎么回事?

蓉 生 谁说我不爱小弟弟?我可喜欢他呢。可是他不要我抱。

妈 妈 你净拧他,闻他,扭他:你这么一号爱法他怎么受得了?还肯要你抱?

〔停一会。〕

蓉 生 我在家里——反正也劳动过。

姐 姐 我知道。只有一回。那是去年,对不对?妈妈生日那天,你的一些同学来了……

蓉 生 一回呀?一回呀?才不止呢。

姐 姐 我问你:那回是同学们到咱们家来,是同学们发起要帮妈妈做事,让妈妈好休息一会,是不是?这么着,你就参加进去做一做,是不是?

蓉 生 谁说不是?可是不止一回。

妈 妈 那倒是真的,可别埋没了他。今年的确也有过那么一回。那是要清洁检查了,他跟同学争模范做,可认真帮我扫了地,抹了窗子。检查过后,他就又是老样儿——什么都不动手了。

姐 姐 (对妈妈)这样看来,蓉生倒也一年劳动一回。

蓉 生 随你怎么说罢!

姐 姐 (接下去说)——去年那一回,是同学们提议,他才动

手。今年这一回，是有人要检查，要评模范了，他才动手。平常呢，家里可不比学校里——又没有老师督促，又没有同学看见，又不会记品行分数，表现得好不好，都没有关系。（摹仿蓉生的口气）“反正妈妈怎么不了我。”“反正妈妈得做家里的事，我可用不着关心。”这么一来，就成了半拉儿队员了。

蓉 生 姐姐你！（一顿。一时想不出什么话来。停了一下）我不关心哪？我可替妈妈着急呢。

姐 姐 你是怎么样关心的？你连自己的事都要妈妈替你做，自己的东西要妈妈替你收拾，更不用说帮妈妈做事了。你看看你们同学——他们多爱他们爸爸妈妈。可是你呢？你想想，你到底爱不爱妈妈？

〔静默。蓉生抹眼泪，吸鼻子。〕

妈 妈 哭什么呢？你好好儿跟姐姐说呀。

蓉 生 姐姐说我不爱妈妈……（吸吸鼻子）噢，我不爱，就只有你爱！

姐 姐 呃，呃，别价。我是叫你自己想一想，蓉生。你心里说：“反正我爱妈妈。”你光只心里这么说说，可是你全不管妈怎么样辛苦，你全不帮一帮妈妈，还叫妈妈伺候你。你这么一号爱法好不好，你想想？

蓉 生 反正我有缺点，我知道。

姐 姐 什么缺点？

蓉 生 你还用问？

姐 姐 那么我刚才说对了。在学校里——你能约束自己做个好队员。可是在家里就一点也不肯约束自己，随便

使性子，就忘了自己是个队员，忘了要做好孩子了。

蓉 生 又是“孩子”“孩子”！

姐 姐 好罢，是少年。行了吧？你一回家就忘了要做个好少年。“反正——反正我在妈跟前不妨撒撒娇。”

蓉 生 嗯哟，你净损我！

〔妈妈听着隔壁屋子里小弟弟的动静，摇摇手叫蓉生住嘴。停了一下。〕

蓉 生 你不帮我动员妈妈，倒帮妈妈来说我！

妈 妈 （听见了隔壁小弟弟的声音，站起来走去）醒了。

姐 姐 （也站起身走去，一面说）我正是跟你谈这个问题。你爱听不听。

蓉 生 你好好儿给提意见——谁不听？

〔妈妈下。可是姐姐被蓉生拉住了不叫走。〕

蓉 生 那你谈吧，姐姐。（停一下）姐姐！

〔姐姐打个手势叫他别嚷了。听见隔壁小弟弟咿咿唔唔的声音。妈妈在拍着小弟弟。于是渐渐静了下来。〕

蓉 生 姐姐你什么意见？你说我该怎么办？你不知道，我已替妈妈报了名。

姐 姐 可是你为什么先问一问妈妈，征求妈妈同意？

蓉 生 我原想没有问题：妈一定愿意学文化。

姐 姐 妈当然愿意学。

蓉 生 可是她不肯去。

姐 姐 （校正他）不能去。不是不肯去。（停一下）妈能不能去，可要看你。

蓉 生 看我？

姐 姐 看你——在家里还当不当大少爷。

蓉 生 又来了!

姐 姐 可不? 一个大少爷——不但什么事都得享现成, 他并且还不关心别人, 不替别人解决困难, 只是发命令: “你该学习去呀! 你该怎么怎么去呀!” 自己还以为这工作做得挺好呢。

蓉 生 反正这不是我。我可没说我这个工作做得好。我知道做得挺坏。(停一下)我就是要你给想个办法。

姐 姐 我刚才说的: 要你自己决定办法。你要是真正关心别人, 替别人想一想, 看她到底哪些地方为难, 你替妈妈想想法子……

蓉 生 (跳起来)不用说了, 不用说了, 我明白了! (兴奋)你相信不相信我明白了?

姐 姐 我相信。

蓉 生 我可知道该怎么办了, 姐姐! 你瞧着罢, 我保证让妈能好好学习!

姐 姐 (瞧了他一会)那你去跟妈解释解释罢。

蓉 生 (高兴起来)妈! 妈!

[要往隔壁跑去。妈赶紧走出来, 轻轻地把门带上, 示意叫他小声点。

蓉 生 妈, 我跟你讲。我跟姐姐已经讨论好了。反正你放心就是, 没问题。刚才是——妈你别生气, 我确实有点错误什么的, 我承认。刚才我没替你好好想一想, 我光想我自己的。这可有点什么, 这可是——这就是——这叫什么的, 姐姐?

姐 姐 谁知道你要说什么。

蓉 生 有这么一个名词……

姐 姐 别管它什么名词。用不着给你自己扣帽子，有什么就说什么罢。

蓉 生 得，就这么回事。后来姐姐跟我说了。完嘞，我想了想，就知道该怎么着了。妈，你可就不兴再“大少爷”“大少爷”什么的了。反正我保证。反正你不用再顾虑。妈，你还有什么问题？有问题你提出来罢，好不好？我们帮你解决。

妈 妈 你说些什么呀，到底？

蓉 生 这还不知道？反正挺简单……

[赵大娘的声音：“蓉生！”蓉生飞跑出去，下。

姐 姐 妈，这回行了。你能够参加他们的学习了。你老是怕跟蓉生说不通——现在怎样？我猜对了不是？

妈 妈 我不指望他别的。只要我上课去了他能管管小弟弟，不出岔，就足够了。

姐 姐 有些个事你还是可以喊他做。看样子，他这回能改过来。

妈 妈 好是好，只怕他没有长性。

姐 姐 妈你有时候也得说说他。你照要求一个队员那么要求他，他不会不听。他又不是奶娃娃。

赵大娘 (在后台)你妈在家？

蓉 生 (在后台)在家。这儿，这儿。

[赵大娘和蓉生上。

蓉 生 (生怕妈在赵大娘面前表示不肯学习)妈，反正咱们

已经说定了，噢？谁也不许反悔。你跟赵大娘开会去罢，妈。别忘了你已经报了名了。

妈 妈 待会儿小弟弟醒来……

蓉 生 我抱，我抱。以后你去上课，小弟弟就归我负责。我一定不逗他哭，不让他着凉什么的。你别惦记。

赵大娘 (对妈妈)那就行了，大婶。

蓉 生 我还保证：每天晚上把碗洗得干干净净。完嘞，帮你复习功课。

妈 妈 得了罢，碗还是放着等我回来洗。

蓉 生 你怕什么？让你多留出点时间来还不好？

妈 妈 只要你不乱翻东西，自己的事自己打理打理，我就能匀出不少工夫来了。

蓉 生 那还用提！别老是说那些过去的事了罢，妈。以后——桌子归我抹，地归我扫。我的衣裳我自己洗。

姐 姐 你会洗么？

蓉 生 当然会！我还替小云云洗过衣裳呢。

姐 姐 替谁？

蓉 生 小云云——一年级的。那天她刚穿上花衣裳，摔了一跤，净是泥，她哭了。我把她的衣裳洗了，晾干，可干净呢：跟新的一样。

妈 妈 你别揽那么多事了。你自己的功课要紧。

蓉 生 那我知道，碍不了事。

姐 姐 你还是听着妈妈吧：妈喊你做你就做。

赵大娘 瞧瞧你们蓉生！——这么点儿大，想事情可想得周到呢。

妈 妈 就怕他是一时高兴，一两天又懒得动弹了。

姐 姐 这倒可以放心，妈。蓉生戴着红领巾呢。他既然提出了保证，他就一定会做到。

蓉 生 对——了！姐姐可到底了解我们！

赵大娘 （对蓉生，微笑）你大娘可不怕你变卦。要是你又发老毛病，叫你妈妈没工夫和我们学习，半路上拉下来了，那我就得告诉你们辅导老师，告诉你们同学。看你这个队员怕不怕？看你这个队员还不好好替别人服务？

蓉 生 嗽，难道我是因为怕老师怕同学，才替别人服务的？（和姐姐互相看了一眼）队员——在学校里是队员，在家里也是队员。在哪儿也都是队员：在别人面前是队员，在自己面前也是队员。

赵大娘 （笑）你们老师的话可给你背得烂熟了。

妈 妈 唉呀，这回才算是懂事点儿了。往日呀——叫你气又不是，笑又不是。他爸爸总担心我惯坏了他……

蓉 生 （脸通红）妈你真是！还不快去开会呢——净在这儿说这些个不相干的话！

——幕 落

原连载于 1953 年 2 月 23 日、3 月 2 日《中国少年报》第 69 期、70 期，

又载《人民文学》月刊 1953 年 3 月 2 日 3 月号

大灰狼

人 物

两只喜鹊(小甲和小乙)。

大灰狼。

妈妈。

大姐(十二岁)。

二姐(九岁)。

三姐(六岁)。

[幕还没开。两只喜鹊——小甲和小乙——一面“Qia qia qia”地叫着，一面蹦蹦跳跳地上场。

小 甲 小乙，咱们来讲故事吧。我讲一个故事你听。

小 乙 什么故事？

小 甲 大灰狼的故事。

小 乙 大灰狼的故事——噢，我知道，我知道！我妈妈给我讲过。那条大灰狼可坏呢，不是么？那个地方上的人，大家全都防着他。

小 甲 可不是？那个地方上的狼都打没了，就只剩下了一条狼——

小 乙 就是那条大灰狼。那条大灰狼可狡猾着呢。躲来躲

去净躲着人。后来，找哇，找哇，老找他不着。

小 甲 (不满意)谁找他呀? 谁呀? 还是听我说吧。你不知道,还有一个猎人呢,叫做——

小 乙 叫做李大伯。

小 甲 不价(jie),叫李大爷。

小 乙 不价,叫李大伯。李大伯还带了几个徒弟。

小 甲 不价,叫李大爷。李大爷就带着那些个徒弟,要去打那个大灰狼,可是还没打着。

小 乙 不价,叫李大伯。我全知道。后来有一天,王大婶家不见了一只羊羔。

小 甲 可是这只羊羔怎么不见了的? 是谁把它给偷吃了的?——这你全都忘了说了。还是我来说吧。

小 乙 哎哟,你净打岔,还说别人忘了说! 那不是大灰狼偷去的么? 不是么?

小 甲 可是你说不明白。还是听我说吧。

小 乙 不价,你知道的可没我多。

小 甲 不价,我来给你说。

小 乙 不价,我来给你说。

[两只喜鹊正在争执,小甲忽然看见了台下的观众,吃了一惊。

小 甲 哟,你瞧!

小 乙 (看看台下,也吃了一惊)哟,这么多人坐在这儿呢!

小 甲 干么呀,他们?

小 乙 (仔细看看)哟,他们都瞧着咱们呢。

小 甲 真的!(停一下)噢,我知道了。他们等着你表演呢。

小 乙 胡说！我会表演什么？

小 甲 你会！你会讲故事，你会讲大灰狼的故事。

小 乙 嗯，我才不会呢。刚才不是你要说这个故事的么？

小 甲 可是我说不明白。还是听你说吧。

小 乙 不价，我知道的可没你多。

小 甲 不价，你来给大家说。

小 乙 不价，你来给大家说。

小 甲 （停一下）瞧你！别人没让你表演，你净抢着要表演。别人欢迎你表演了，你可又害起臊来了。

小 乙 那么你呢？你不是也有这么个毛病？

小 甲 （踌躇一会，下了决心）我说小乙，咱们还是好好儿给大家讲故事吧。来，勇敢点儿！

〔两只喜鹊小声商量了一阵，小甲刚要开讲，后台可有一群喜鹊噪起来。七嘴八舌嚷着：“哈，小甲小乙在这儿呢。”“呵，他们正要讲大灰狼的故事呢。”“得了得了，不用讲了，大灰狼自己上场来了：瞧，那不是！”于是台上这两只喜鹊叫着跳着下场。灯光暗了下去。幕开。

第 一 场

〔山谷里，靠左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在看不见的地方，有画眉的叫声。叫一句，应一句：不知道是两只画眉对唱呢，还是山谷的回声。有什么鸟儿飞离枝头，听见树叶沙的一声响。还夹着“咕

咕!”——“咕咕!”

可是忽然喜鹊们“Qia qia”地插了进来，从远到近，就把山谷里的歌声给打断了。

这群喜鹊吵得很：简直分辨不出他们是在谈天呢，还是在叫嚷。可是台上只看见两只喜鹊——小甲和小乙，停在一棵树上。其余的，我们只听见他们的声音。

有一个最高音：“他来了！他来了！”

“哪儿？哪儿？”

“对了对了，那不是？”

喜鹊们的声音小了起来，只是在喊喊喳喳。

“别吱声！咱们都躲起来，听听他说什么。”

渐渐静了下来。可是还有谁忍不住——“嘻嘻！”

“别笑！”

小 乙 只有我没吱声。

小 甲 嘘！你这不就是吱了声了？

小 乙 我吱声了么？

小 甲 嘘！说话就是吱声。所以就不应当说话。你得记住这个道理：该说话的时候才说话，不该说话的时候就闭着嘴。现在就该闭着嘴，象我一样。懂么？要是不闭着嘴……

小 乙 那么你呢？

后 台 嘘！

〔大灰狼上。他四面张望着，生怕遇着人。只要听见一点响动，他就得吓一跳，疑神疑鬼地东看看，西看看。他试探地向左方走去，忽然发现那里有一条小

路，又赶紧缩了回来。竖起耳朵听听。很静。正在这时候，什么地方画眉叫了一声。

大灰狼 这是什么鸟！——就那么爱叫！（向小路那方张望张望）还好，没人听见。（对着画眉叫的方向）你想引人注意，把人引到这儿来发现我，是吧？可是你有什么好处，我问你？

〔别处又有一只画眉儿的应声。大灰狼向那个方向瞪了一眼。〕

大灰狼 （咕啵）净是些坏东西！净跟我过不去！

〔静了一下。一阵微风吹过，树叶簌簌的一阵响。〕

大灰狼 （一跳）嗯，留神！（听听，嗅嗅。点点头）好，风儿我记住你！连你都要做我的对头！

〔大灰狼聚精会神地听了一会。又没有动静了。〕

大灰狼 真得处处提防！谁都对我不怀好意。连我自己的肚子都不跟我好了。只要我一睡下，我的肚子就“咕咕咕”地叫，把我吵醒。我对它还是挺和气的，我问它：“肚咋(za)肚咋，你闹什么？”我肚子就说：“哼，还问呢！你不摸摸，看我瘪成个什么样儿！我要吃羊，没羊。我要吃牛，没牛。跟你当肚子可真倒透了楣，还不如去跟小耗子当肚子呢。”

声 音 Ge ge ge ge!

大灰狼 谁！（仰起头来四面看了一会。发现了）呸，这小啄木鸟！你笑什么？难道你还比我强？

〔大灰狼轻蔑地掉过脸去，不理他。坐下。四面张望一会，听听。打个呵欠。瞌睡来了。〕

声 音 咕咕！（大灰狼猛的睁开眼睛，侧着脑袋用心听着）
咕咕！

大灰狼 哼，又是哪个小鸟儿！我当我肚子真的又叫起来了呢。可是我的肚子的确有点儿泄气。我跟它说来的，我说：“干么要去跟小耗子当肚子？有什么意思？跟狼当肚子才威风呢。”我肚子就说：“威风威风，里面空空。你要是学学小耗子偷东西，比净做狼还好一点儿呢。”

后 台 嘻嘻！

大灰狼 （跳起来退了两步）又是谁？（用眼睛四面找了一会）
可不能大意！到处都有我的敌人。

小 乙 哈，去学小耗子！

大灰狼 （看见了）噢，你噢！当是谁呢。你——我可不怕。

小 甲 学学小耗子偷东西，嘻嘻！

大灰狼 谁学小耗子？狼那么伟大，去学小耗子？小耗子能算什么！不说别的，耗子洞就只那么一点点儿大，狼进得去么？

小 甲 怎么，你还想住现成的耗子洞么？

小 乙 对了。你要学小耗子那么偷人家东西，先就得学小耗子那么打洞。

大灰狼 呸，你们净侮辱我！“学小耗子那么打洞”！什么话！一个威风凛凛的狼——教他偷偷儿溜进别人家里，到墙脚下去恳孜恳孜打地洞，这能行么？洞一打，别人一开门就得瞧见：“咦，这是什么？”那怎么办，你们说？不说别的，人家房间里好好儿的——可忽然来了这么挺老大的个大窟窿，也不十分雅观哪。那不

是又得怪我？

小 甲 那么，他还学不了小耗子。

小 乙 那么，他比小耗子还不如。

大灰狼 （恨。瞧了他们一眼，可是没办法）你们敢下来么？你们敢来跟我斗么？

小甲和小乙和后台的喜鹊们 （七嘴八舌）怎么不敢？敢！敢！咱们跟他斗！

小 甲 啄他！

小 乙 啄他耳朵！

小 甲 不价，该啄他眼睛。

小 乙 不价，还是啄他耳朵。

大灰狼 慢着！慢着！（停一下）咱们先得把规矩说好。要斗——就得在地上走着斗，谁也不许飞。谁飞，算谁输。

小 甲 那不干！干么不许飞？

小 乙 咱们偏许飞。

大灰狼 这可不公平。要是许飞，那我怎么办呢？我又没有翅膀。你们这些个鸟儿啊，哼，就都有这么一种可恶的坏习惯：一个不留神就呼儿的一声飞掉，让人家扑个空。这简直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行为。让鸟儿长出一对翅膀——这根本就不合理！

〔小甲和小乙答不上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后台喜鹊们也嘁嘁喳喳议论起来。〕

小 甲 咱们怎么办呢？

小 乙 你看呢？

小 甲 不许飞——咱们就只能呆在地下让他来抓，让他来

咬。

小 乙 那不行。要不许，就都不许。也不许抓，也不许咬。谁抓了咬了，算谁输。

大灰狼 什么！“也不许抓，也不许咬”？要斗——当然就得抓，就得咬。

小 甲 这可不公平。要是许抓许咬，那我们怎么办呢？

小 乙 我们可没有你那号爪子，也没有你那号牙。

大灰狼 那活该！什么公平不公平！谁让你们没有那号爪子那号牙的？谁没有，谁认定倒楣。我反正照我的习惯做：要抓就抓，要咬就咬。哼，还想破坏我的习惯呢！——这简直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行为！

小 甲 那咱们就飞，叫他抓不着，叫他咬不着。

小 乙 那咱们就飞来飞去地啄他耳朵，顺便——我同意啄他眼睛一下。

大灰狼 啊哈，你们这批小鸟儿！真的要跟我斗，啊？（看看形势）得了吧，我还是饶了你们。要是真的斗了起来，别人就得笑话我：“大狼和小鸟儿打架！”这成什么话！（走开）

小 甲 嗨，别逃！转来！

小 乙 让他逃吧。让他先跑五里。

大灰狼 （停步。回过头来，斜着眼睛看着树上）让我先跑五里？

小 甲 十里都行。我们一会儿就追上你。

小 乙 你怎么也逃不掉一顿啄。

大灰狼 （犹疑一会。想出了一个办法。转来）好吧，要斗就斗。（自言自语）让我先问问我的后腿。后腿这几天老爱

蹦着玩，一蹦就是十几丈高。（假装跟后腿说话）喂，怎么样？你今天爱玩儿不爱？……什么？你早就想蹦了？那好。喂，喂，你能蹦得象这棵树那么高么？……还要高？好。那你这么一蹦，我那么一扑，就成了。

小 甲 什么？他能蹦树这么高？

小 乙 还那么一扑？

〔喜鹊们噉噉喳喳起来。〕

小 甲 （看见大灰狼又要说话了）嘘！别言语！听听他说什么。（静下来）

大灰狼 （假装跟肚子说话）肚咋肚咋，你爱吃什么？……啊？大声点儿，别那么不好意思！……什么？这几天就只爱吃鸟儿？爱吃什么鸟儿？……啊？什么？今天最爱吃喜鹊儿？得了吧，喜鹊儿有什么好吃的？还是改吃别的吧。……什么？不行？非得吃喜鹊儿？还得一口一个？哎，好吧，就依你。

小 甲 哎呀，非得吃喜鹊儿！

小 乙 还得一口一个！

〔喜鹊们慌乱一阵，呼的一声飞掉了。小甲和小乙下。〕

大灰狼 这些个傻蛋！一下子就被我吓跑了。我的敌人要全都是这个样，那可就好办了。

〔小甲和小乙又悄悄地飞出来，停在树枝上。彼此打打手势叫别吱声。〕

大灰狼 还是走开吧。（走了几步，又怀疑）那边——那是怎么回事？那几丛野蔷薇干么老那么趴着？看什么呢？（望了一会）嗯，说不定有个陷阱。（换一个方向，听

听。走了几步。听见黄莺叫，吃惊地站住)谁呀?

小 乙 (实在忍不住)嘻嘻!

大灰狼 (一抬头，望见了小甲和小乙)嗨，又是你们!你们干什么那么怪叫?吓唬我么?要啄我么?

小 甲 这糊涂蛋!哪是我们叫?是黄莺儿唱歌。

〔黄莺叫。〕

小 甲 那不是?

大灰狼 什么?黄什么?

小 乙 哈，他连黄莺儿都不知道!

大灰狼 我可没研究过。什么黄莺儿!——我从来就没吃过这么一号东西。反正吃他不着，我干什么研究他?

小 甲 黄莺儿唱得可好呢，比画眉还唱得好。

小 乙 不价，还是画眉唱得好：声音脆。

小 甲 不价，黄莺儿比画眉好：唱得圆溜溜的。

大灰狼 画眉——我也没尝过是什么味道。

小 甲 这白眼狼!——他只惦记着吃!

〔黄莺叫。〕

小 甲 听听，唱得多棒!

大灰狼 就算他唱得棒，可又有什么意义!——中听不中吃!这号鸟儿真是白活了一辈子，半点儿用处也没有。让世界上生出这么一号鸟儿来——根本就不合理!

〔黄莺叫。什么地方有谁也学着叫了一声，是个小姑娘的声音。〕

小 甲 (远望)哟，你瞧谁来了?

小 乙 哟，三姐儿!戴了满头的野花呢。

大灰狼 什么三姐儿？肥不肥？

小 甲 别告诉他！

小 乙 保守秘密！

大灰狼 (窥探)可是我也瞧见了。这小姐儿可真长得胖。可是还有一个大人搀着她呢：准是她妈妈。她妈妈手里拿着什么？哼，一根棍子！可真不知道这是什么用意！我可——好汉不吃眼前亏。

[大灰狼躲开。妈妈和三姐从左边那条小路上场。三姐不好好走路：一面摘花，一面东一句西一句地问妈妈。

三 姐 妈，姥姥真的看见过我么？

妈 妈 怎么没看见过？姥姥可疼你呢：常常老远的带东西来给你吃，一到咱们家里来就抱你，亲你。你忘了。

三 姐 带什么东西给我吃？

妈 妈 有时候带山楂糕，有时候带蜜枣儿。

三 姐 俺，我就爱吃蜜枣儿。还带什么，妈？姥姥会腌梅子么？

妈 妈 会。快走吧，三姐儿。

三 姐 妈，我可想不到姥姥是什么样儿了。我老想，老想，老想不到。我再想，再想，再想不到。为什么？

妈 妈 那是你忘了。

三 姐 为什么？

妈 妈 你看见姥姥的时候，你还小呢。走吧。

三 姐 你呢，妈？你可记得姥姥是什么样儿么？

妈 妈 我记得。

三 姐 为什么？

妈 妈 因为我是大人。

三 妞 为什么？（听见鸟叫，也学着叫）咕咕！咕咕！为什么？妈，啊？为什么？

妈 妈 什么“为什么”？

三 妞 为什么要叫？你听。（鸟叫一声，她学一声）咕咕！

妈 妈 鸟儿爱唱歌。

三 妞 妈，姥姥会唱歌儿么？

妈 妈 会。姥姥会好些个歌呢。赶明儿姥姥来了，你请她教你几支歌。

小甲和小乙 我们也会。Qia qia! Qia qia qia!

三 妞 喜鹊儿叫！妈，姥姥准来了。

妈 妈 还没呢。爸爸来信说，姥姥准备着月底动身。动了身，还要三天才到得了这儿。

三 妞 为什么要三天？

妈 妈 姥姥从舅舅那儿来，有三天路程。

三 妞 为什么？

妈 妈 因为远。呃呀别蘑菇了，快走吧。

〔妈妈拉着三妞下。大灰狼从后台探出脑袋来。〕

大灰狼 她们走了。（小心地走出来，四面张望了一会）嗨，小喜鹊儿！那个什么三妞儿——她住在哪儿啊？你们知道么？

小 甲 你打听她干么？

大灰狼 没别的。我对这号角色挺感兴趣，所以我要研究研究。

小 乙 这大灰狼不是好家伙。咱们可得保守秘密。

大灰狼 瞧这小鸟儿！——可真爱撒谎！分明不知道，可又不肯承认自己不知道。

小 甲 谁说我们不知道!

大灰狼 (假装没听见,只管自己往下说)我可也有错误,我承认。我根本不应该去问这些个喜鹊儿。“三妞儿住在哪儿?”——这个问题可不简单。嗯,真不简单。只有聪明鸟儿才回答得上。傻鸟儿可不行:你问也是白问。

小 乙 什么?你以为我们是傻鸟儿么?

大灰狼 (假装没听见,只管自己往下说)我非得去问乌鸦。乌鸦可聪明着呢:连我都佩服他。他想也不用想,就能回答我的问题。

小 甲 这什么稀罕?

小 乙 这谁不会?

大灰狼 (抬起头来,斜着眼睛望着树上)你们会么?

小 甲 当然会。

大灰狼 真的会么?三妞儿家在哪儿?答得上么?答得上么?

小 乙 当然答得上。

大灰狼 答得上?你答!在哪儿?在哪儿?

小 甲 (一指)可不是在那一带?

小 乙 就在那座山脚下……

小 甲 (马上又觉得不对)哟,别上他当!

[小乙伸一伸舌头。

大灰狼 (自言自语)好了,差不离了。那座山下只有三家人家:一家靠东,一家靠西,一家靠南。是哪一家呢,到底?(向树上)可是那座山脚下哪一家,你就知道了。在山的哪一边?东边?西边?南边?

小 甲 我才不说方向呢。一说你就知道了。

大灰狼 (停一会)老实跟你们说了吧:我只是考考你们,看你们聪明不聪明。你当我真的要跟你们打听么?三妞儿家我可熟呢,连她家屋子后面有几棵树,我都知道。

小 甲 有几棵树,你倒说说?是什么树?

大灰狼 (自言自语)东边儿那一家有两棵海棠……

小 甲 难道那就是三妞儿家么?是么?

大灰狼 谁说是?我是说三棵桃树——西边那一家……

小 乙 哈,又错了,又错了!

大灰狼 (高兴)噢,那我明白了:那么山南那一家——屋子后面有一棵梅树的,就是三妞儿家。谢谢你们!我已经向你们探听出来了。小喜鹊儿,再见!(走开)

小 甲 (大吃一惊)哎呀!

小 乙 啊!(张大着眼睛,张大着嘴巴)

大灰狼 (快要走进后台了,又打转身)你们这些个小喜鹊儿!还说是“保守秘密”呢。这办得到么,你们?谁不知道你们是小贫嘴。

小 甲 谁说我们是小贫嘴?

大灰狼 不信你问问。(指指后台)你大声儿问:你是不是小贫嘴?你敢问么?

小 甲 问就问。怕什么?(对后台)嗨!

声 音 ——嗨!

小 甲 我是不是小贫嘴?

声 音 ——小贫嘴!

[两只喜鹊互相看看。发愣。]

大灰狼 可不是?你再问问:你保守秘密靠得住啊,还是靠不

住？你敢问么？

小 乙 怎么不敢问！（对后台）嗨！

声 音 ——嗨！

小 乙 我保守秘密靠得住啊，还是靠不住？

声 音 ——靠不住！

大灰狼 你瞧，没错吧？（下）

〔两只喜鹊又愣了一会。〕

小 甲 （忽然叫起来）噢，知道了知道了：这是咱们自己的回声。

——幕 落

第 二 场

〔山南三妞的家。大门外（左边）是一条通到村子里去的路：哪怕是在大白天，那里也是阴阴的，因为路边有几棵树——那密密的枝叶象顶棚似的，把日光遮住了。这屋子还有一扇后门（右边）。开开这扇后门，就望得见小乙所说的那一座山，也望得见大灰狼所说的那一棵梅树，——这些，观众可是看不见的。〕

这时候二妞和三妞在里屋里睡午觉，只听见外面鸟儿啁啁地叫。舞台上只有大妞儿——在搓一条绳：一头拴在大柜的门上，一头拿在手里搓着。快完工了。一会，二妞从里屋门口伸出脸来看了一看，揉了揉眼睛。

二 妞 姐姐，妈呢？

[里屋门口又伸出一个小姑娘的脸来：那是三妞。也揉了揉眼睛。

三 妞 姐姐，妈呢？

大 妞 妈上王大婶家去了。

二 妞 姐姐你做什么？（一面说一面走出来）我来帮你。

三 妞 我来帮你。（一面说一面走出来）

二 妞 哟，这条绳可好呢。跳起来一定挺棒。可是三妞跳绳还不大会跳。

三 妞 嗯，我会！我还带着你跳呢。

二 妞 是我带着你。你老是说错，说是你带我。

三 妞 可不是我带着你？（要拿绳子）

大 妞 瞧瞧你的手！二妞快给她洗洗手。

二 妞 三妞三妞，来洗洗手。

三 妞 嗯！

二 妞 你不肯洗，没人喜欢你。

三 妞 妈喜欢我。等姥姥来了，姥姥也喜欢我。

二 妞 你怎么知道姥姥会喜欢你？

三 妞 妈说的。妈说，姥姥还给我蜜枣呢。姐姐也喜欢我。

大 妞 你不洗手，谁也不喜欢。我也不喜欢。

二 妞 噫，你瞧！快来洗。

三 妞 那我要吃梅子。

大 妞 可是先得洗手。

三 妞 吃了就洗。

二 妞 没羞！没洗手就吃东西！

三 妞 那你先给拿来。你先把梅子给拿来，放在这儿桌上。

二 妞 哎呀，你这个人真麻烦！

大 妞 给她拿几颗吧，二妞。

二 妞 （找了一会）没了。一颗梅子也没了。

三 妞 嗯，有！

二 妞 你自己瞧。（给三妞看空篮子）

三 妞 嗯，那不行。

大 妞 真的没了？（起身，把搓好的绳子放在桌上）答应了给的就得给：让我到后面去摘一篮来。可是三妞——你答应了做的就得做：好好让二姐给你洗手。

三 妞 哎。

大 妞 你们得好好呆在家里，谁也不许乱跑。

〔大妞拿起一只篮子，从后门出去。三妞拿起绳子来想跳绳，二妞一把抢掉它，往桌上一扔。喜鹊叫。小甲和小乙慌慌忙忙上场，停在树上。〕

小 甲 Qia qia qia，听我说句话。

小 乙 听我说句话。

小 甲 我说那天那个什么——

小 乙 就是那个大灰狼啊，后来——

小 甲 让我来告诉她。

小 乙 让我来告诉她。

小 甲 哎，小乙，别价！我心里已经着急得什么似的，可是你还抢着说话。咱们都恨着大灰狼，咱们都帮着三妞。后来，大灰狼净打听三妞住在哪儿……

小 乙 可不？可是那天，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子可就让大灰狼给打听出来了。难道我不着急么？我早

就想飞来了。

小 甲 咱们得赶快告诉三妞，叫她小心在意。

小 乙 对，得赶快。可是咱们怎么开口呢？

小 甲 先叫几声，引起她注意，然后再告诉她。我来叫。

小 乙 我来叫。（嘴一张，可是没有发声）可是叫了以后怎么办呢？跟她怎么说呢？

小 甲 怎么说呢？（想了一想）咱们要是老老实实告诉她，说是有个大灰狼……

小 乙 哟，那哪行！那么一说，她不会生咱们的气么？她也许还得啐一口：“呸！人家正玩得高高兴兴的，这俩鸟儿倒来报告这么个坏消息！”

小 甲 俺，这可得考虑考虑。（停一下）咱们要跟三妞交朋友，可就得——

小 乙 可不是？咱们已经是三妞的朋友了。

小 甲 那么咱们这号朋友……可就得讨她欢喜，不能叫她扫兴。咱们又不是乌鸦，对不对？

小 乙 当然哪。乌鸦一开口，这村上的人就得扭转头：呸！呸！可是咱们——

小 甲 咱们一叫，人家眉开眼笑。

小 乙 哈，人家眉开眼笑！Qia qia qia, qia qia!

〔两只喜鹊叫了一阵。〕

三 妞 喜鹊儿叫呢。喜鹊儿嘴，光溜溜。

二 妞 只爱报喜不报忧。

小 甲 说你呢。

小 乙 说你。

小 甲 干么只报喜呀？

小 乙 让人家欢迎你呀。

小 甲 要是报忧？

小 乙 人家撅起个嘴巴扭转头，瞅也不瞅你一瞅。

三 妞 二姐，喜鹊这么叫唤，妈快回来了吧？咱们出去瞧瞧去。

二 妞 咱们出去了，谁给看家呀？

三 妞 嗯，我要去接妈。

二 妞 姐姐说的：谁也不许出去，得等她回来。

三 妞 嗯，我要出去。

二 妞 （拉住三妞）你一个人怎么能出去？不许！

小 甲 你瞧瞧你瞧瞧，三妞干么呢？

小 乙 她又使性子了。这可糟糕，这可糟糕！快找乌鸦来吧，让乌鸦给她提醒提醒。

小 甲 我不同意，乌鸦一来，叫得可讨厌呢。别忙！再瞧瞧。

〔三妞要出去，想挣脱二妞的手。二妞急得没办法。〕

二 妞 三妞，三妞，哎哟，真不听话！（叫）姐姐！姐姐！……她听不见。啧，真是！（跺脚。几乎要哭。使劲拉住三妞，说好说歹）我告诉你，外面有大灰狼，你还去！

三 妞 我不怕：妈有棍子。

二 妞 要是你等妈还没等着，大灰狼就先来了呢？你可没有棍子。你有棍子可也白搭，你打不过大灰狼。

三 妞 那为什么？

二 妞 你人小，力气小。

三 妞 你呢？你打得过打不过？

二 妞 我呀？我要是做了猎人，就好了。

三 妞 为什么？

二 妞 我要是做了猎人，我就能一家伙把大灰狼打死。这就叫做打猎。打猎，你总该知道吧？李老伯伯不就是打猎的么？

小 甲 （对小乙解释）这就是李大爷。

小 乙 不价，这是李大伯。

二 妞 （忽然想了起来）三妞，咱们来玩游戏：玩“李老伯伯带徒弟”。来不来？

三 妞 我来。

二 妞 你来，可就得守规则。哪，我来做李老伯伯。我说出一个动物名字来，比方：“老虎——”你就说：“打！打！”我说“大灰狼——”

三 妞 我会，我会。

二 妞 可是每一次你都得听准了，看我说的的是什么动物：该打的你才说“打！打！”不该打的——你要是打了，你就错了，比方……

三 妞 我知道，我知道。

二 妞 我还没说完呢。你要是闹错了……

三 妞 我懂了，我懂了。来吧，你说吧。

二 妞 好，我说嘞，啊？准备！老虎——

三 妞 打！打！

二 妞 大灰狼——

三 妞 打！打！

二 妞 燕子——

三 妞 打！打！

二 妞 哼，燕子你也打？咱们不是挺爱燕子的？

三 妞 （舌头一伸）说错了。咱们都得爱护鸟儿，不是么？鸟儿挺可爱的。

小 甲 对，对！鸟儿都是您的朋友。

二 妞 只有喜鹊儿——不那么可爱。

小 乙 这可不公平！为什么喜鹊不可爱？为什么？为什么？

三 妞 喜鹊儿这么爱闹，多不守秩序！

小甲和小乙 （没话说了）啊！

二 妞 三妞，你打了燕子，错了。你得拜我做师傅。

三 妞 为什么？

二 妞 这个游戏就有这么一条规则。

三 妞 为什么？

二 妞 你打错了，这就是你还不会打猎。所以你就应当跟李老伯伯学学，来做李老伯伯的徒弟。

三 妞 好，我就做徒弟。

二 妞 你做了徒弟，可就得听我的话：我一叫“徒弟，来，来！”你就得来。

三 妞 那不干！

二 妞 瞧你！又要参加游戏，又不遵守游戏的规则！

三 妞 开头你又不告诉我！我不干。

二 妞 开头我没告诉你呀？谁叫你不好好听着的？我刚一说，你就：“我会我会！”“我知道我知道！”

三 妞 这回不算。再来。你说吧。

二 妞 这回可得算了？

〔三妞点点头。〕

二 妞 你可不能失信。

〔三妞点点头。〕

二 妞 好，准备！狐狸——

三 妞 打！打！

二 妞 野猪——

三 妞 打！打！

二 妞 蜜蜂——

三 妞 打！打！

二 妞 又错了！蜜蜂兴打么？蜜蜂可好呢：蜜就是它做的。

三 妞 蜜枣也是它做的吧？

二 妞 你这傻瓜！你以为蜜蜂也能象人似的，有方法做出这号东西来么？三妞，这回你又打错了，该怎么着？

三 妞 那算什么，就做你的徒弟。可是这个游戏一点也不好玩。我看姐姐摘梅子去。

二 妞 别出去！

三 妞 嗯！（向后门走去）

二 妞 徒弟，来，来！

三 妞 （愣了一下。只好转来）做什么？

二 妞 咱们来跳绳。我来带你。

〔她们玩了一会跳绳，又玩打结解结——一个打上结，让一个来解。这时候大门外那条路上，大灰狼在那里探头探脑的。他化装成一个妇女模样，可是又装

扮得不三不四。头上又象是包着头巾，又象是戴一顶风帽。那套衣裳也很不象样：古不古，今不今，而且不合身。他还是头一次穿这样的服装，举动很不灵便。

小 甲 来了！

大灰狼 谁来了？

小 乙 大灰狼。

大灰狼 大灰狼？（四面看看）在哪儿？

小 甲 可不就在这儿！（指指大灰狼）

大灰狼 别胡说！我是三妞的姥姥。

小 乙 哼，他还当咱们看不出来呢。他那套衣裳是哪儿偷来的，咱们都知道，不是么？

小 甲 可不？他想偷一套衣裳来化化装。可是溜到东，没偷着。溜到西，没偷着。后来一溜溜到土地庙——

小 乙 对了，他一溜进土地庙，就把土地婆婆的衣裳给偷来穿上了。反正土地婆婆是个泥菩萨，不会说话。

大灰狼 （没办法。索性走出来）好，你们既然全都明白了，我也就不瞒你们了。可是你们知道么，我为什么要换上这么一套服装？

小 甲 我们正要研究呢。

大灰狼 你们不用伤脑筋了，我老实跟你们说了吧。我已经决定不做狼了。做一个狼——威风倒挺威风，可就是交不上一个好朋友：谁都怕我。其实我有什么可怕的？难道我还害人？

小 乙 难道你没害人么？王大婶家那只羊羔，是谁给偷吃了的？

大灰狼 唉，这都得怪我的肚子。那一天，我肚子怪可怜的：什么都不想吃，就只想吃羊羔。我向来是心肠最好的：瞧着他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儿，难道我能不同情它么？只好依它。可是现在——我就不那么办了。

小 甲 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大灰狼 现在么，我跟我肚子闹翻了，我什么也不给它吃了。就是有一只羊羔放在我跟前，我也不动手。喜鹊儿我也不吃。不信你们来试试：你们尽管钻到我嘴里来玩儿，没关系。（停一下）下来玩儿吧，啊？咱们交交朋友，好不好？

小 乙 （对小甲）怎么样？

小 甲 可就是不知道他是真是假。

大灰狼 不用害怕。现在连村子里的人也都接近我了，也都跟我交上了朋友。我刚才就是打他们那儿来的。

小 甲 怎么，你刚才上村子里去过？

小 乙 你在村子里瞧见了什么？

大灰狼 瞧见了什么？——可好玩儿呢。村子里出了一件新闻：骆驼和乌鸦打架。

小 甲 怎么打起来的，他们俩？

大灰狼 事情挺简单。乌鸦嘴里叼着一块肉，骆驼瞧见了，就“啊呜！”一口——把那块肉给吃了。乌鸦可不依。这就一阵好打。

小 乙 哪有这回事！骆驼是什么动物？他吃肉么？

大灰狼 我可没研究过。总而言之，他们俩在那儿打架。我来的时候还没分胜败呢。看的人可人山人海。还有一

群喜鹊儿在旁边直嚷嚷，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帮谁。

小甲和小乙 真的？

大灰狼 不信就拉倒。活该你们看着这一场精彩表演。

小 甲 瞧瞧去！

小 乙 走！

〔两只喜鹊呼的一声飞开，下。〕

大灰狼 好了。

〔大灰狼四面听听。仔细看看那扇门，还闻闻。正要敲门，忽然一声鸟叫，吓得他赶紧跳开。等了一会。没有动静。〕

大灰狼 (鼓起勇气)我可不能放过这么个好机会：她的妈妈不在家，她的姐姐也不在家。(整一整衣服，去敲门。手一抬，发现这不象是人的手，又缩了回来，拿手绢包着。敲门)三妞开门，三妞！

二妞和三妞 谁？

大灰狼 你姥姥来了。

三 妞 什么？听不明白。

二 妞 谁呀，这是？嗓音那么古怪。

大灰狼 三妞，是我——你姥姥。

三 妞 哈，是姥姥！怪不得喜鹊儿那么叫唤呢。

二 妞 (怀疑)姥姥怎么就来了呢？

大灰狼 俺，我本来要月底才来。可是我老惦着三妞，我就说：“还是早点儿动身吧。”我走了三天，就到了这儿。

三 妞 是姥姥，是姥姥！开门吧。

二 妞 是么？姥姥是什么样儿，我可忘了。我只知道姥姥

会唱歌儿。

三 妞 姥姥你能唱歌儿么？唱一个。

大灰狼 好。（有点为难，可是总得唱起来）摇，摇，……（停一会）摇，摇，……

二 妞 怎么了？

大灰狼 摇，摇，……呃——摇摇到外婆桥。外婆留我吃糕糕，我可没吃着。

三 妞 没吃着？要吃你不会用手拿么？

大灰狼 哎呀不能用手拿：手上捧着两堆大麻花。

三 妞 把麻花搁进嘴呀。

大灰狼 哎呀不能搁进嘴：嘴里叼着一条大羊腿。

三 妞 把羊腿吞进肚哇。

大灰狼 哎呀不能吞进肚。肚里呆着三十六串糖葫芦——怎么说也不让路。

三 妞 哟，有那么多吃的等着你呢。

大灰狼 可不是？这就是我的理想。

二 妞 怎么，咱们姥姥就那么馋么？

大灰狼 哼，还馋？我才懒得馋呢。世界上可吃的东西能有几件？这个世界上长出来的玩意儿倒真是不少，可是你认真一瞅——哼，这个玩意儿听说叫做什么矿物，不让你吃。再一瞅，那个玩意儿又听说叫做什么植物，和你不相干。你馋也是白馋。

二 妞 他说些什么呢？

大灰狼 人做出来的东西可更是无聊：好好儿的可忽然要造出这么一所房子来，还得安上这么一扇门——又不

能吃，又碍事。(叫)快给开开，三妞!

二 妞 别忙。这个姥姥——说话的声音多别扭! 嗨，请问您，您真的是姥姥么?

大灰狼 半点儿不假。不信你开开门瞧瞧。

三 妞 姥姥，你带来了什么?

大灰狼 那还用问? 当然是蜜枣。你从小就爱吃这个玩意儿，我知道。

三 妞 哈，真的是姥姥，真的是姥姥! 妈妈说的：姥姥净爱给我蜜枣儿吃。我来开门。

二 妞 (扯住三妞)一说是吃的，就准是姥姥了? 还是等姐姐回来吧：姐姐说开就开。

三 妞 嗯，我要吃蜜枣!

大灰狼 快开门，快开门! 唉，站在这儿可真累! 太阳晒得我直冒汗，风儿吹得我直哆嗦。可是我那个外孙女儿又老不让我进屋里去。

二 妞 (着急)这可怎么办呢?(叫)姐姐! 姐姐! ……哎哟真是! (跺脚)这会这个门——到底能开不能开呀?(又想去开门，可又拼命拽住三妞怕她去开)谁给我拿个主意呀!(又听见敲门)就来，就来! (不知怎么办，急出眼泪来)哎，可不能哭。赶紧去问问姐姐吧。

〔二妞正在踌躇，三妞一挣脱她的手，就跑去开了门。大灰狼一跨进屋子，顺手把门关上，立刻就把手捂着脸，只露出一双眼睛。二妞瞧见他那副奇怪模样，吃了一惊，赶快跑去护住三妞。三妞总想要前前后后把那位“姥姥”打量一下——二妞一直护着她，跟着她

转，总是把身子挡在前面——可是大灰狼怕露出自己的尾巴，老是闪来闪去，不让别人看见他的背部。

大灰狼 三妞，挡着你的是谁？

二 妞 我是二妞。

大灰狼 (自言自语)二妞？糟糕，我可没想到她还有一个姐姐在家里——这么拚着命保护她？这可又得费点事儿。二妞，我得休息休息。那边里屋里没人么？

(他四面看了看，就倒退着走进里屋，坐下。)

二 妞 他干么老捂着脸？干么又老包着手？

三 妞 姥姥，蜜枣呢？

大灰狼 在我兜儿里呢。让我打个盹儿，再给你吃。你们俩谁干净？谁干净谁来跟我躺一会儿。

三 妞 我干净，我干净！我刚洗了手。

二 妞 (拦住三妞)三妞可已经睡过午觉了，这会儿正想玩呢。

大灰狼 好吧，就玩一会吧。待会可得来我这儿躺躺。

二 妞 (打寒噤)呃呀呃呀，我可不能害怕。我一害怕，三妞儿怎么办呢？(紧张地看看前门，又看看后门)我们跑？找姐姐去？(望望里屋门口——大灰狼正露出了脸部：他在监视着她。她用身子挡住三妞不让他看见)我可跑不掉了。(小声)三妞，你跑吧，你跑吧：悄悄儿溜出后门去！

三 妞 嗯！

二 妞 听话，三妞。你快跑。

三 妞 我还得跟姥姥睡呢。

大灰狼 你们说什么?

二 妞 我们——我们——嗯,玩游戏呢。

〔二妞着急地打手势叫三妞跑,三妞不听。她急得没办法。〕

二 妞 (忽然想起)徒弟,去,去!

〔三妞可不走。〕

二 妞 怎么,你失信了?

三 妞 开头你又没说“徒弟去去”。你光说“徒弟来来”。叫“去”,那不干。

〔二妞又着急,又不敢声张,只是悄悄地推着三妞叫她一个人跑。三妞怎么也不听。正在这很为难的当口,后门开开了,大妞上场。〕

二妞和三妞 姐姐!

〔二妞和三妞赶快跑上去,一面忙着从姐姐手上把那满满一篮梅子接过来放下,一面告诉她刚才的事。〕

三 妞 姐姐,姥姥来了。

大 妞 姥姥就来了?在哪儿?

二 妞 姐姐,姐姐。(把大妞拖到旁边,指指里屋里叫她看)你还记得姥姥是什么样儿么?

大 妞 记不真了。(望望里屋门口)

大灰狼 谁来了?

大 妞 是我——大妞。

大灰狼 (有点害怕起来)你来干么?

大 妞 这是我自己的家:我家来了。

大灰狼 对,对,对,这是你的家。可是你别上里屋里来;我要

好好歇一会儿呢。

〔二妞用手箍着三妞。大妞站在她们前面防护着，怕万一里屋里那个古怪客人会向她们进攻。一面向那边望着，研究着。〕

二 妞 那个人挺奇怪的不是？

大 妞 让我问问他。

大灰狼 你们说什么？什么奇怪奇怪的？

大 妞 我们觉着奇怪，您干么老绷着个脸不高兴。

大灰狼 有什么可高兴的！这世界上事——可越来越不如我的意。倒是我觉着奇怪，你们干么老是那么兴高采烈的。你们究竟做了些什么称心事儿了？比如你们今天——

大 妞 今天我们替王大婶补了衣服。

二 妞 我也帮着妈妈姐姐缝来的。

三 妞 我也会缝。可是妈妈不让我缝，净让我穿针。

大灰狼 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要替人家补衣服？

大 妞 您猜。

大灰狼 你们是想要吃王大婶家的羊羔，是不是？

二 妞 （忍不住笑）他说什么？说我们要吃王大婶家的羊羔？

大灰狼 要吃她家的鸡？要吃她家的狗？

三 妞 （插嘴）净瞎猜，你！

大灰狼 要她家的——哦，我明白了，你们要王大婶给你们钱？

二 妞 哈，还兴要钱呢！

大灰狼 那你们问她要什么？……（看见她们净摇头）那你们

为什么要给她帮忙？

大 妞 王大婶自己眼睛不好，做不了针线活儿。我们就给做。

大灰狼 （愣了一会）我可还是不明白。王大婶自己眼睛不好，活该她眼睛不好。你们干么要白给她帮忙？真奇怪！

大 妞 什么奇怪？妈妈跟王大婶是好朋友。

二妞和三妞 王大婶可爱我们呢。

大灰狼 什么？王大婶爱你们？那有什么意思！（停一下。又赶快解释）其实我也乐意跟人交朋友，我也乐意给好朋友帮忙。可是我不象你们那么傻。要是我——我可有个好办法。

大 妞 什么办法？您教教我们。

大灰狼 这么着。要是我，我就跟王大婶说：“王大婶，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可以给你补一件衣服。可是你先得给我两只羊羔。”王大婶要是不给，那我就把羊羔一抓起来就走，——反正王大婶眼睛不好，等她瞧见了，我可已经跑远了。

大 妞 哼，大灰狼才那么坏呢。

大灰狼 （吃惊）什么？我不懂你的话。（立刻改口）我可疲倦了，不跟你说了。（打个呵欠）我得好好睡一觉。三妞，你来陪陪我。我这儿有蜜枣呢。

三 妞 （抽身就走）我来了。

〔大妞赶紧打手势制止她。她站住，两头看看：又想要依从姐姐，又想要去吃蜜枣。〕

大灰狼 好三妞，听我的话，来！

〔大妞一面用眼睛防着大灰狼，一面要走过去拽三妞。二妞忽然想了起来。〕

二 妞 徒弟，来，来！

三 妞 嗯哟，又叫了！（只好转来）干么呀？

大 妞 没看出来么？这哪是咱们姥姥！咱们姥姥可关心别人呢，可爱帮助别人呢。姥姥在咱们家里，总是高高兴兴的。哪象她这样！

二 妞 这可是谁呢？

大 妞 （望着，研究着）不象是人。

〔两只喜鹊上。〕

小 甲 哼，他骗了我们，这白眼狼！村子里谁也没跟谁打架。

小 乙 咱们再也别理他了。他在哪儿呢？（发现了）哎呀，他进了屋子！

小 甲 （望望屋子里，打打手势）别嚷，别嚷！

〔喜鹊们正在对话的时候，大妞跟两个妹妹小声说了几句什么，二妞和三妞就从篮子里拿出几颗梅子来。〕

三 妞 谁吃？谁吃？

大灰狼 什么玩意儿？

二 妞 挺好吃的。（预备扔）接着！（扔一颗梅子，大灰狼一接）又有一个！

〔大灰狼把第一颗梅子衔到嘴里，又伸手去接第二颗。这样，三姐妹看清楚了他的脸。〕

三 妞 是个什么？是不是狗？

二 妞 （吃惊）哎哟，大灰狼！

大 妞 (也吃惊)真的是大灰狼! (努力使自己沉住气)不要紧。咱们有三个人,不怕他。只要咱们别慌。

三 妞 (高兴)这就是大灰狼啊? 我找棍子去!

大 妞 别忙! (望望里屋里——大灰狼正在把手里的两颗梅子翻来复去地倒弄着,又想吃,又怀疑)狼可不比狗。咱们得处处留神,不能乱来。

大灰狼 (试着把梅子一嚼,打了个寒噤,连忙吐掉)嗷,好酸!把我的牙都酸掉了。(又哈气,又吐唾涎)呸,呸!

大 妞 (趁大灰狼不注意她们)二妞,你赶快带着三妞跑出大门去!

二 妞 (不放心)你呢?

大 妞 我就来。

二 妞 我能帮你。让三妞一个人跑吧。

三 妞 嗯,我也能帮!

大 妞 听话!你们俩快跑!

[二妞护着三妞跑出大门,在门外等着姐姐。大妞悄悄地垛起两张凳子来拦在里屋门口。大灰狼发觉三妞跑掉了,从里屋里冲出来,绊着凳子摔了一跤。大妞已经跑出了大门。大灰狼爬起来,摸了摸脑袋,就拐着追出去。三姐妹可在外面拉住门环,不让大灰狼开门。谁都不放松:门刚刚给拽开了一线,她们就拚命一拉又把它关严。这么一开一关,一开一关,大门给拽得嘎嘎地响着。两只喜鹊急得跳上跳下。

小 甲 可了不得,可了不得!哎呀,大门又给开开了!

小 乙 妞儿们使劲拽呀!可不能让他开呀!

大灰狼 别拽住门！我要出去！

三姐妹 别出来，别出来！外面有——

大灰狼 外面有谁？

小甲和小乙 大灰狼怕雷，大灰狼怕雷。

大 妞 外面有黑压压的乌云，要打雷了。快进里屋里去吧！

大灰狼 (在门缝里望外张一张)真的外面那么阴。(着慌，四面看看。只好躲到里屋里去。一面叫)三妞，你回来！

大 妞 (随嘴应着)就来，就来。

小 甲 瞧这三姐妹！——还不快跑呢！

大 妞 (跟二妞商量)咱们要是跑开了，妈回来可怎么办呢？妈不知道大灰狼在咱们屋子里，进门一点也不提防，那还行？

二 妞 那咱们到王大婶家去找妈，告诉妈？

大 妞 要是万一遇不着呢？

小 乙 小甲，咱们等她们三姐妹跑远了，咱们就吓唬大灰狼，只说“李大伯来了，李大伯来了！”——

小 甲 对，只要一喊“李大爷来了”，大灰狼就得没命地跑。这么着，她们妈妈回来就不会受害了。

二 妞 姐姐，还是把大灰狼吓跑吧？

大 妞 嗯，不好。咱们这回要是让大灰狼跑掉了，别人可还得受他的害呢。李老伯伯他们不是正在找他，还没找着么？今儿他自己钻进咱们家里来了，这可是一个好机会——可不能让大灰狼逃走！

二 妞 怎么办呢？去喊李老伯伯？

大 妞 怕来不及了。

〔大灰狼在里屋里呆了一会,又坐立不安地走到外屋。

大灰狼 三妞! 三妞! ……(听听)三妞还是不肯进屋里来。那我呆在这儿干什么呢? 老在这儿呆着可不大妙。(东张西望)还没打雷哩。我趁这个时候跑吧?

小 甲 他可跑不了了: 大门给拽住了。

大灰狼 走不了大门就走后门。怕什么!

小 乙 真的他要跑哇?

大灰狼 除非三妞肯进屋里来……三妞, 回来! ……我数到五, 她不来我就走。三妞! 一——二——三——

大 妞 来了! (把门开开一线, 望里面张了一张)不能让他跑! 我进去!

二 妞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三 妞 让我也去。我帮你打。

大 妞 别嚷! 你们俩在这儿等着!

小 甲 怎么! 大妞要进屋里去?

小 乙 哎呀, 这可太危险了, 这可太危险了!

〔大妞小声吩咐了两个妹妹一些事, 就走进了屋子, 反手把大门掩上。大灰狼正想要跳过来, 一瞧是大妞, 就一愣。

大灰狼 三妞呢?

大 妞 在外面呢。

〔大灰狼老盯着大妞。大妞端起一张凳子来防着。大灰狼移动两步, 大妞也转动两步——不让自己的背部受敌。

大灰狼 你来干什么? 我可没喊你。

大 妞 我跟三妞是姐妹，喊谁来都一样。

大灰狼 那可不一样。我只要三妞来。你可以走你的。

大 妞 你干么只要三妞来？

大灰狼 你管不着！你只要放三妞到我这儿来，就没你的事：我就让你安安稳稳跑掉。你要是多管闲事，那——那你可就——哼！

大 妞 那怎么样？

大灰狼 那——对你没好处！你要是吃了亏，可就别怪我没预先警告你！

小 甲 糟了！大灰狼可要使野性子了！

小 乙 哎呀我还是闭上眼睛吧，我简直不敢瞧！

大 妞 什么，你想叫我只顾自己，把三妞扔下不管哪？你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不觉着可耻么，你？

大灰狼 (停一会。没有办法，泄气了。自言自语)糟糕，这个人可真不好对付！我简直吓唬她不住。嗯，我要是早知三妞的姐姐是这么一号人，我就不来了。(停一下。改换了口气来试探试探)大妞，你别当真，我是跟你闹着玩儿的。我可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要三妞来陪陪我，跟我玩玩。

大 妞 (也改换了口气)噢，你是要三妞来跟你玩哪？你又不早说。(放下凳子)三妞正想要跟你玩游戏呢。

大灰狼 (觉得又有了机会)什么游戏？

大 妞 拔河。(一面说，一面从桌上拿起那一条绳子来，悄悄地结了一个活套)她说让我当裁判员。你要是赢了，你说什么她听什么。来不来？

大灰狼 来吧, 来吧。

大 妞 (拿着绳子的一头, 把结好了活套的那一头扔给大灰狼) 哪, 你拿着那头那个圈儿。

[等大灰狼一拿, 大妞把绳子一抽, 大灰狼两只手就给套在活套里了。大妞又使劲一拽。

大灰狼 呃咦, 我两只手不大灵便了! (越挣扎, 套得越紧) 这根绳怎么把我的手缠住了? 大妞, 快来给我帮个忙! 我自己解不开, 又咬不动——我的牙齿一直在发酸。

大 妞 站着别动! 我去找一把剪子来。

小甲和小乙 哎呀别上当!

大灰狼 别嚷! 大妞, 请你快点儿。

大 妞 哼, 他当我真的给他找剪子呢。(翻着抽屉) 我得找一块打火石。

小 乙 打火石是什么?

小 甲 就是能打出火来的石头。这也要问!

[大妞找出了打火石。一打, 光一闪。大灰狼吓得跳起来。

大灰狼 怎么回事!

大 妞 天上闪电了。

大灰狼 (恐惧) 这是什么意思?

大 妞 (故意把声音提高一点, 让外面两个妹妹听见) 电一闪, 把黑压压的乌云撕裂开, 让轰隆隆的雷声动地来。

大灰狼 别来, 别来!

大 妞 要来, 要来!

[二妞和三妞使劲擂着门窗, 装雷声。大灰狼害怕得

什么似的，不知道要往哪里躲。

大灰狼 大妞你给我想想办法！我可——我可——我就是有点儿怕雷。

〔二妞和三妞在门外，从门缝看着屋里的动静。这时候又装雷声。〕

大 妞 快躲进柜子里，快躲进柜子里！

〔她打开柜门，把里面的东西腾出来，好让大灰狼钻进去。大灰狼刚要钻，可又踌躇。〕

大灰狼 这里面没有什么害人的玩意儿吧？

大 妞 你自己瞧罢。

大灰狼 (向柜子里看了又看) 俺，真的没什么。这里面倒还安稳：雷吓不着，棍子打不着。(四面看看。自己跟自己商量) 可是——还是跑吧？

大 妞 外面还得打大雷呢。

〔外面又装一阵雷声。大灰狼惊慌得什么似的，把脑袋赶紧往柜子里一钻。大妞正要抢着去关柜门，可是发现大灰狼半个身子在柜里，半个身子在柜外。〕

大 妞 你躲进去呀！

大灰狼 三妞呢？她不怕雷么？

大 妞 她已经躲起来了。

大灰狼 她躲在哪儿呢？我可不放心。让她也躲到这儿来罢。(叫) 三妞！

大 妞 好，我去把她找来。

〔她一转身，又把打火石一打。〕

大灰狼 又来了！

大 妞 快躲!

〔大灰狼钻进柜子,可是还有一条腿在柜外。〕

大灰狼 三妞怎么还不来?

大 妞 三妞,来罢!

〔三妞开开大门走进屋子。大妞迎上去,用手箍着她的肩膀,对她使使眼色。〕

大灰狼 来,三妞。咱们一块儿躲在这柜子里。

〔大妞小声对三妞吩咐了一句什么。〕

三 妞 你先进去罢。

大灰狼 你来,你来。

大 妞 (箍住三妞,慢慢地向前面移动步子。对狼)你把那条腿也伸进去呀。紧往里靠一点,好让三妞也钻进来。

〔大灰狼还在观望。二妞在门外格外使劲地一阵擂。大灰狼大惊,搁在柜外的那条腿一缩,全身钻到了柜子里。大妞赶紧把柜门一关。二妞赶紧跑进屋子,和三妞两个人用身子拚命顶住柜门,让大妞去锁上锁。〕

大灰狼 干么干么!……三妞呢?

二 妞 你还想骗三妞儿?

三 妞 哈,逮到了狼!李老伯伯可得乐了。

大灰狼 啊呀可闭气!柜子这么小,连脖子都直不起来。……

(声音越来越弱)我简直一点也不能动。……

〔两只喜鹊这才睁开眼睛来,高兴得直叫直跳。〕

小 甲 这可好了,这可好了!

小 乙 这回可把大灰狼给逮住了!

〔引得一群喜鹊都在后台“Qia qia qia”地直噪。〕

小 甲 小乙！瞧瞧谁来了？

小 乙 她们妈妈回来了，她们妈妈回来了！

〔妈妈上。三姐妹欢天喜地地迎了上去。二妞和三妞跟妈妈讲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可是被喜鹊们吵得听不见，只瞧见她们的表演姿势和表情。小甲和小乙跳来跳去，后来一跳跳到台口，灯光就渐渐暗了下去，幕落——却把小甲和小乙关在幕外^①。两只喜鹊回头一瞧，吃了一惊，正要往幕里钻，一转眼看见了台下，就愣住了。〕

小 乙 哟，他们还坐在这儿哩！

小 甲 真的！大灰狼的故事已经演完了，他们还等着看什么呀？

小 乙 那——那——让我来编个歌儿唱唱罢。

小 甲 什么歌儿？

小 乙 这还要问！戏演完了，总得来这么一支歌儿——把这个故事的意义总结一下。

小 甲 你这支总结歌——打算怎么编？

小 乙 我正要跟你商量商量呢。我想要说明这么几个问题。第一，我要说明大灰狼并不是一个好人，相反地是一个坏家伙。……

小 甲 你怎么知道他“相反地是一个坏家伙”？

小 乙 这我还看不出来么？我又不是傻瓜。

① 原注：要是演到这里就收场，也是可以的，只要落幕的时候把两只喜鹊挡在幕里面就行了。

小 甲 那么观众难道就看不出来么，还要你来说明？你以为只有你才这么聪明么？

小 乙 (想了一下)那不用我来编了?(高兴起来)这可好了。我正挺伤脑筋的，凑足了上句拼不起下句呢。那咱们来玩玩罢：咱们来跳个舞！

原载《人民文学》月刊1953年8月7、8月号合刊

寓 言

老虎问题

从前有一位秀才，被一只老虎吃掉，变成了鬼，专替那老虎帮忙。

可是那老虎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了，因为人们守得很严，还在四处做了许多陷阱。于是老虎打发那个鬼下山去想点办法。他到了山脚下那村子时，已经是黄昏。看见有几个孩子在打禾场上玩，他就摇摇摆摆走了过去，笑眯眯地说：

“你们怎不上山去玩，这么好的月光？”

孩子们看见他像个人，看见他头带方巾，手里摇着摺纸扇，文质彬彬的样子。大家也就不怕，一面回答——“山上有老虎”，一面一个个围拢来。

他问“老虎有什么要紧呢？”

“老虎吃人。”

“你们怎么知道老虎吃人呢？你们看见过没有呢？”

“大人说的。”

那位戴方巾的叹了一口气悲天悯人的气：

“唉！这就是了！你们只听见人家说，你们谁都没有亲眼看见过，你们怎么就能断定这是真的呢？你们年纪轻轻，总该自己去创一条自己的路来，不要人云亦云，受人家利用。”

他摇了摇扇子，又说下去：

“我是个过来人，我劝你们千万不要盲从。比如，一派说老虎吃人；一派说老虎未必吃人，因为老虎中间也有慈悲为怀的。这两派到底谁是谁非，咱们就极难判断。你们应当有独立思想。人家说老虎吃人，你们就相信老虎吃人，这怎么行呢？你们应当不怀主见，先研究研究，亲自去实验一下——上山去走走，看老虎究竟吃不吃人。”

老虎因秀才老不回来，生怕出什么岔，就又派一个鬼——一位员外——下去看看。

这位员外鬼走到了山下村子里，那位秀才早已把那群小孩教训完毕，在那里开导几个守夜的大人了。

“这太过份，太过份……”那位秀才连连摇头。一看见员外，知道来了一个帮手，就更说得起劲：“你们要自由，这当然不错。然而你们不应当妨碍老虎的自由哇。”

说到这里，看见员外走了近来，连忙作揖。两个都装做不认识，请问了尊姓台甫，说了些“久仰”之类。那位秀才这才把他们所谈的问题一五一十告诉员外，要请员外评断评断。

据那位秀才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他紧抱住自由主义的传统，从没放松过。

“实不相瞒，寒舍历代先考先妣都是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者。小弟不才，自由的真谛倒是懂得的。”

“当然，当然，”员外接嘴，“象府上这样的自由世家！那当然。”

“所以小弟一看见这里的人要捉老虎，要剥夺老虎的自由，就觉得非出来矫正他们不可了。”

“是，是，非矫正不可。”

秀才转向那几个村民：

“可不是？连这位德高望重的员外都这样主张。总而言之，一切革命手段都是极要不得的；自由主义传统和任何革命手段，不能并存。”

员外非常赞成。他宣布了他向来的主张：

“勿用暴力。勿抗恶。”

“着哇，着哇，”秀才大声赞叹。

“这是个了不起的真理，”员外加以解释。“前些日子西方有圣人焉，他就是这样主张，可惜他那一国的老百姓后来不肯听他的了。但是咱们理合遵照他的办理，因为这位圣人确乎了不起，他涅槃^①之后，连老虎都要请些舍利^②去供养呢。”

秀才听了喝彩。看看村民们没什么反感，就故意问：

“可是有些不学无术之徒，或是因为愚蠢，或是因为受人利用，而作如是想：‘我如不用暴力抗恶，我就争取不到自由。’员外怎样答复他们呢？”

员外答复得很爽利：

“要是必须用暴力才取得到自由的话，那么我们宁愿不要自由！我们宁愿让老虎到处去活动，让我们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敢出来，停止一切活动。我们宁愿不要生存的自由，让老虎任意吃掉我们。我们宁愿——”

秀才生怕员外的话出毛病，赶紧接嘴：

“至于吃人——倒也不可一概而论。老虎之中也复有好

① 涅槃：梵语，义译为“灭度”，僧人死称“涅槃”。

② 舍利：梵语，即佛骨，后世僧人火化后的骨灰也称“舍利”。

有坏：坏老虎固然不免要喝血吃肉，好老虎我们是可以和它和平共处的。有时好老虎也不免吃人，那完全是他劳力所得的报酬，毫没有不正当的地方：那又当别论。”

秀才并举出一个实例：他看见过一个好老虎，一般獐子麂子都很服他。他也不侵犯他们的自由，只不过每个月由他们纳贡足够的獐子麂子给他，可以让他吃饱了就是了。

“这是个极完美的规矩，”秀才作个结论。“自从有了这个规矩以后，大家和和和平，自自由由。人们为什么不学学他们呢？”

那几个守夜的村民，只是不搭碴。秀才和员外彼此打了个眼色，各叹了一口气。员外说：

“不管怎样，用暴力之恶，尤甚于吃人。有一位哲学家说：有人认为制度是恶底，是要用新的制度来代替它底，但是在新制度之下，那些旧制度的卫护者是会被吃底，所以新制度也是吃人底。旨哉言乎！总之一塌刮子都不是好东西，都是吃人。杀尽天下无辜而利一己，固然未免过份一点，但杀一有辜而利天下，也极其不应当。相公你看这话可对？”

“对之至，对之至，”秀才连拱几腰。“凡事总不要过火，总要面面俱到。小弟是世袭自由主义者，向来讲民主，向来为大多数说话。假如只让这里的乡民有自由，而不让老虎有自由，那就太偏激了。太不顾全大多数了。”

“正是正是。总得商量出一个两全之策。”

秀才四面看看，恭恭敬敬向员外作揖：

“我代替这批乡民求求员外，可怜这批乡民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当然没有学问，想不出个正当办法来。员外这样

大慈大悲，务乞指引一条路子，让他们好弃邪归正。”

员外不管那村民理会不理睬，就顺口回答：

“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好话去劝老虎，一定要说得他回心转意，从此以后不再害人。”

“要是他不听呢？”秀才问。瞟了那几个村民一眼。

“不听，就用牺牲精神去感动他。”员外流利地说，好象背一课熟读书似的。

“送牲口给他吃，送人给它吃。小孩子也好，大人也好，全让他吃，丝毫不抵抗，不抱怨。看他忍心吃得多少，看他还有没有一点恻隐之心，会不会受良心的谴责。我们这么听任人家用最残酷的手段蹂躏我们，迫害我们，压得我们求生不得，我们只是个不抗恶，只用精神去感召，则天下太平矣。”

听了这一席话，秀才佩服得了不得。他声明他既不是帮老虎，也不帮村民，只是站在第三方面说公话的。据他看，大概这位员外是跟他一样的态度。那么——

“那么咱们第三方面的士大夫该来个大团结：要不然，奈天下太平何！”

员外当然极端赞成，只是有一件事要小声儿提醒秀才：

“不过咱们要赶快讨论完毕才好，因为马上就要鸡叫了。”

原载香港《小说月刊》1948年10月1日，新1卷第4期

老虎问题续篇

秀才跟员外咕咕咕商量了一阵，两个人就站到一个小土堆上，不管有听的没有，正式开起讲来。

先是由秀才开台。秀才把扇子摇了几摇，又“唰”的一声把它折拢，对员外作个揖说：

“久仰员外是一位有真知灼见的士大夫，敢向员外请教：那老虎和那村民——究竟哪一方是，哪一方不是？”

员外答：“两方都有所不是。”

秀才——吃惊介：

“此话怎讲，倒要请教？”

“原来相公有所不知。待小弟从头说来者，”员外甩了甩水袖儿，咳嗽一声。“这件事应当以大前天申时为界。大前天申时以前，是老虎的不是。等到大前一交了申时，就是村民的不是了。”

“却是为何？”

“此中自有道理。凡是研究历史的，总要探听出那历史变动的真正原因才行。啊，相公，”拱拱手，“你可知道这件事的真正原因在哪里？村民跟老虎这样闹得天翻地覆，鬼哭神嚎，究竟为的是什么呢？”

这个——？”

“只是为了一只小公鸡。”

秀才听了，连退三步：

“啊呀呀，好叫人惊异也！员外，此话当真？”

“当真。”

“果然？”

“果然。”

“啊呀！”——秀才这么喊了一声之后，一时万籁俱寂。四面漆黑，也不知道他俩在那里干什么。过了好一会，才听见员外叫：

“相公醒来，相公醒来。”

秀才立即醒了过来，顺溜溜地说：

“适才小生惊得人事不省，有失礼貌，望乞恕罪。啊，员外，难道为了那小小一个问题，竟把个天下闹得这样不可收拾么？”

“然而事实确乎如此。确乎仅仅为了一只小公鸡：一斤都不到，——新秤。”

秀才可极想要知道这详细情形，以便了解历史变动的真正原因。他打恭作揖地向员外请教。员外也作个揖，叫声“相公”，意思是要请相公细听从头：

“原来事情本是谈妥了的。老虎已经答允不犯村民了。村民也肯就范，不再为难老虎。老虎一片诚意，在大前天未时三刻，亲自在条约上画了押，还当众赌了个血淋淋的恶咒：一定要为来世开太平。这真令人感动。这以前，老虎或不免要吃人吃牲口，也难怪村民要铤而走险。但这以后，那是绝不应当

再有暴乱了。而竟不然！就在大前天申刻时分，老虎只不过一时大意一点，偶然高兴，在村子里抓一只小公鸡吃吃。不料村民们就硬不甘休，趁此动起干戈来！——说好说歹，总不依！”

这回秀才听了大笑了三声，正要说话，却被员外又接下嘴去：

“到了前天，老虎吃了村子里一个小娃娃。昨天，老虎吃了村子里一条老耕牛。老虎到了这时候，已经心满意足了，再也不会怎么样了。那么本该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谁知道村民们涵养太不够，一定要跟老虎下不去。就这样，破坏了和平。”

“唉！”秀才跺脚。“为了一点点不相干的麻细小事，而竟——”

“而竟事实确乎如此！”

秀才想了一想，把扇子在掌心里一敲，大声说：

“正对，确乎如此！天下之间，只有咱们第三方面的自由人——毫无立场，这才能够冷眼看出事情的真正原因来。啊，员外，您为咱们这号人的历史观作了个顶好的范例。”

老虎问题再续

秀才和员外趁天还没有亮，赶着回到山上去交差。老虎左边蹲着猫头鹰，右边坐着叭儿狗，都阴凄凄地不吭气儿。

老虎听完那两个鬼的报告，想了好一会，叹了一口气说：

“看来大概是和不成了。咱们怎么办？怎么对付那些村民？你们倒计议计议看。”

静默三分钟。默毕。秀才头一个说话：

“这并不难对付。夫人生于世，一辈子辛辛苦苦，扰扰攘攘，为的是什么？——为的挣得头上这一顶方巾。一个人必须读四书，作八股，就是要达到这个最高的人生目的。这是人类的通性。大王最好是下一道诏令：凡村民年在十六岁以上者——不论有没有读过书，不论有没有应过童子试——一概都赐秀才出身，准其头戴方巾，称为相公。这样，那些村民自然就全都畏威怀德，千依百顺的了。”

说毕，就座。继由员外起立发言：

“谨按：该秀才所条陈各节，只讲对了一半。人生在世，必须读书应考，以便中个秀才而戴方巾，这一层尚无不合。但中秀才又为了什么？干么要挣得这个功名？——不消说，是为了要做官。该秀才可没提到这一点，殊欠老到。窃查人生奋斗的最终目的，实属为了挣得一顶纱帽，并非方巾。这才是人类的通性。所以大王只要制定一条法律，凡村民年十岁以上者，皆赏十三品顶戴，以后有功再按品递升。如是则四海翕然——”

话还没完，那叭儿狗冷笑一声打断了他：

“哼，要那么费事！其实只要几根肉骨头就成了。”

员外说了一句“叭儿博士此言错矣，”那叭儿又抢着往下发挥：

“什么错不错！只要往山下扔几块肉骨头，村民就必然一窝蜂来抢，就必然你咬破我的后颈壳，我咬坏你的脊背心，大王就可坐收渔人之利。……”

秀才连连摇头：认为这并不是人性。叭儿立即答辩：

“人性，——顶多不过是概括了人类的通性罢了。我可概括得更广：这是哺乳动物的通性。”

那个猫头鹰一直没开口，现在可忍不住了：

“全用不着什么肉骨头。只要等到太阳出来了，就走进村子里去，把村民一个个活捉来就是。他们无法反抗。”

“为什么？”

“他们白天里是看不见东西的：这是脊椎动物的通性。”

老虎问题三续

村民们终于把老虎逮到了。

当天夜晚，半山上的土地庙里飞来一个猫头鹰。一进门就叫：

“土地公公救我！”

接着又一口气说明这个情形：

“公公，这回地方上可要遭难了。村民们抓住了老虎还不算，说是要大家检举帮凶的脚色，好抓来公审。这准会闹得个玉石俱焚。公公替我打个圆场，向他们疏通疏通吧：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说着，磕下头去。土地公公连忙拉他起来，一面唠唠叨叨地说：

“快别这样，快别这样。世界上的事呢，总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大家一团和气。只要不象老虎那样害人，有什么了不得的……”

那猫头鹰抢嘴回答：

“嗯，公公您最知道我——我只是个飞禽，向来在半空中飘飘然的，从没落个边际，更不关心什么人兽之争。害人从哪里害起，可怜呀！只要人家不害我就是好的了。”

“好吧，好吧，”土地公公点点头，“我去讲讲情看。行不行可就没准儿了：这年头他们仿佛不大卖我的帐。”

猫头鹰千谢万谢地告了辞，展开翅膀飞了出去。刚到门口又打回头：

“公公，我还有一个朋友，也是个极好的好人，公公也救他一救罢。”

话刚说完，就有一位员外挨进门来，对土地公公施礼——因为身份关系，不便磕头，只满满地作了一个揖。

土地公公定睛一看，吃了一惊：

“哦，我认得你——”

那员外急忙分辩：

“公公听我说听我说！我有什么办法呢？自从世界上有了人类，就有老虎在山上称王，就兴起吃人的规矩来：这是天。有的人要被吃：这是命。公公，你难道叫我去违背天命吗？”

土地公公一想，倒也不错。自己落得做个好人：

“唔，只要没有作过恶的，我就不妨去讨个情面看。”

员外感激得一躬到地。又扯了几句淡，才说声“少陪”，摇摇摆摆踱出来。半路上可忽然想起一件什么：

“公公，有个敝友，率性也请公公帮个忙。”

“哪一位？”

“是个秀才。”

土地公公正要答腔，早就有一位相公——一晃进门就拜

倒在地，死也不肯起来。土地公公扯他也是白费气力，他一口咬定说：

“公公先答允我，公公先答允我！”

那位相公虽然没有露出面貌，一听声音，也就辨出他是谁了。土地公公有点发慌：

“这可使不得，相公！这可使不得！别怪我说直话：相公，前两天村子里丢了小娃娃，丢了老耕牛，不是你是谁干的？”

秀才伏在地下唉声叹气地说：

“哎呀，连公公您都不知道我的心了。我身子虽然在老虎那里，可怜我的心——哪一时哪一刻不向着老百姓？哪一时哪一刻忘记了老百姓？可是尽管有一片好心，谁也不了解。……”

越说越伤心，抽抽咽咽哭了起来。连土地公都给搞得眼圈儿一红，只是嘴里还责备着：

“可是你总不该把人家娃娃抓去喂老虎哇。”

秀才收了哭声，有条有理地说：

“公公，您这是舍本逐末了。须知宇宙万有只有心是真的，余者皆虚妄非实，管他呢！公公您只要看看我的这一颗心——您能证明它不正不诚吗？你能证明那一片天理不在它这里吗？”

土地公公对答不上来。只扯扯那位秀才：

“起来再说，起来再说。”

“好了好了，公公已经答允我了！”——秀才磕了几个响头，这才爬起身。“只是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十分令人同情，”就对门外叫一声：“还不快进来！”

这回是个叭儿狗。夹着尾巴，走到土地公公身边，呜呜地哼着：

“您忍心看人家打我吗，我这么无依无靠，这么又弱又乏？干么要跟我下不去呢，我又不会害人？”

土地公公看看那叭儿狗，不禁微笑：

“跟你下不去？——那不会。我去替你讲一声好了。打落水狗原是不应该的。”

于是叭儿狗把尾巴翘起来摇着，笑眯眯地去舔土地公公的手。一会儿又爬到土地公公身上去，想尽方法要去斗个胡子。这么闹了一阵，又带着八成鼻音说：

“公公，我有个好朋友落了难。公公看我面上，一定肯打救他的，我知道。”

土地公公打起哈哈来：

“连你也有朋友落难了？——可怜见的。说出来让我一并去求个情吧：谁呢？”

“老虎。”

原载香港《小说月刊》1949年3月1日新2卷第3期

调 人

混世魔王把猪八戒抓住，叫小妖们把他捆着吊起，等抓到唐僧好一齐拿了下酒。

刚刚把猪八戒吊好，可巧孙行者打了进来，混世魔王赶紧应战。两个厮杀了二十来个回合，眼看得混世魔王招架不住了，猪八戒忽然大吼一声：

“呔，住手！”

两个抬头一看，只见老猪给捆住了动弹不得，满脸蚕豆大的汗颗子直往下滴。

“莫打，莫……”八戒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有话总好商量，和平解决。我这个地位——真正不偏不倚。我来做个调人。……”

野 牛

一群野牛过境，遇见了老虎。他们立刻排成一个圆形，脸冲外，把小牛们护在圆圈中间。他们看见有一只牛带着两个小的在旁边徘徊，就向他叫：

“快来参加呀！这是大家的事！”

那只牛自言自语着：“我自顾还不暇呢，来管大家的事！”带着两个小的就往山谷里躲。

老虎无法攻那个圆圈阵，就扑上了山谷里的几个。那只牛越想越想不过，怎么别人都没事，只有他一家子要遭殃呢？后来忽然记起了一层道理，他只是叹了一口气。

“命也夫，命也夫！”

老虎笑眯眯地说：

“我非常赞赏你的这种人生态度。”

癞 鸡

A先生的邻居是个广州人，勉强能讲点普通话，常常跟A先生谈天。有一次说起——

“我们广东有一种lajiji，你吃过没有？”

“癞鸡？”A先生听都没听说过。这是一种什么鸡呢？“什么样子呢？”他问。

原来皮是红的，还有鳞一样的花纹。里面的肉是白的，很嫩。

“甜不甜？”——A先生的意思是问鲜不鲜。他知道广州话是该这么说的。

“哦，甜。”

A先生就想象这么一只红红的鸡，咯咯地走来走去。又想象到一盘癞鸡——无论清炖，无论红烧——雪白，粉嫩，透鲜。

可是他还要弄个明白：看看这两个字是怎样写的。那位

邻居就用手指在桌上写了出来：

“荔枝。”

A先生这才恍然大悟，同时又觉得有点失望。

然而那只红红的鸡的印象还留在心里。他逢人就谈“广东有一种癞鸡”。哪怕在座有到过广东的，甚至于有广东人，他也照样描写一遍那种鸡的样子，味道。别人要是不相信，他就抬杠抬到底。后来连他那位邻居都拿他没有办法，因为他非常有把握：

“你们广东的确有一种癞鸡。……”

蛆

一堆垃圾，成千累万的蛆在腾上翻下。忽然有个人拿把扫帚过来，要把这堆东西扫出去。

蛆们着了慌，立刻开了个紧急会议。他们决议，要从他们霸着的这堆里面，分润给那个人一点：别人只要有点甜头，就不会来捣蛋了。

可是那个人不理。狠命地一扫帚，垃圾去掉了十分之一。

蛆们想是那个人嫌少，就忍痛谈出了一个成数：

“我们分给你三成，行不行？”又是哧的一声扫。——“好好，四六开！”“二一添作五！”——那个人只是扫，硬要收拾干净。

“这就奇了，”蛆们想不通。“人生在世，究竟图的是什么呢？——他竟连这个都不要！”

孔乙己考

有一位学者看见学生伙子都欢喜研究鲁迅，怎样劝也劝不住，于是他说：

“要研究呢，也未始不可以，只要研究得得法。”

为示范起见，他打算花一学期功夫，写一部《孔乙己考》，预计有二十余万字，他把目录先开给学生们看：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我”是否即作者自己？

第三章：孔乙己究竟是否姓孔？

第四章：孔乙己何以必须姓孔？

第五章：“上大人孔乙己”考

第六章：附考“化三千”

第七章：“茴香豆”之“茴”字训

第八章：释“多乎哉不多也”

第九章：咸亨酒店是否真名咸亨酒店？

第十章：结论

龙 船

端午日。一条龙船在河里横冲直撞。鱼虾们有躲避不及的，都给碰得五痨七伤，那龙船哈哈大笑：

“我要怎样就得怎样，你们都得服我！”

一般水族正在愤愤不平，鲤鱼博士出来说话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天地间原有这么一种脚色，天生是个英雄，高人一等。他要怎样就怎样，咱们都该服服帖帖。”

接着士绅们开了个会，决定推一个代表团，以鲤鱼博士为首，去见那龙船，敬表拥戴之意，还准备了一篇颂辞。他们傍晚才弄妥帖。这时龙船给拴在一棵柳树下，懒洋洋地随水浪儿摆动。尽让那些代表们说了又说，气儿也不吭一声。代表们正弄得不知怎样进退，那棵柳树对鲤鱼博士笑一笑：

“你说的那一套——我不知道你自己果然信以为真呢，还只是装傻。你难道不看见它全靠别人撑了才走得动吗。他一举一动都由不得他自主，他自己是没有生命的。”

鲤鱼四面一看，压着嗓叫：

“勿要哇啦哇啦！”

以上六则原载《文艺生活》月刊

1948年10月15日海外版第7期

仙 岛

几位很有远见的大亨，鉴于世事易变，好景无常，就花钱雇一批冒险家去探险，想要找一个常住不变的仙岛。还派一个亲信——一位双料博士(法学博士兼神学博士)——跟他们同走，好监督他们。

他们飞到了一个岛上，那位博士就驻在那里建立总指挥所，其余的队员分头去探险。临出发的时候，博士对全体队员很恳切地讲了些话，说明大亨们的希望。结论说：

“你们当然会努力去达到这个目的，因为搁在你们肩上的是一个神圣的担子：使现在这个顶好的制度永存于世间，使大亨们永远做大亨。”

许多日子之后，博士居然接到一个无线电报，说是发现了这么个仙岛。

据报，这个仙岛是再合理想没有的了。第一，这里的人，动物以至植物，都不会死：从上帝创造天地以来，就没动过一根毫毛。一切都常住不变，绝不会有什么革命。大亨们要是把这顶好的制度拿到这里来施行，那就连人连制度一股脑儿与上帝同寿。

其次，这里没有任何痛苦，不怕任何东西。什么经济恐慌

之类，谁也没怕过，苦恼过。

再次，这里的人工自必便宜到极点，甚或可以全不要工资。因为这里的男男女女都不饮不食，也不结婚生孩子，没有任何负担。他们绝对不会有要求增加工资等情事，自然更不会因要求不遂而罢工：这真是上帝特地替大亨们创造出来的一种人类。另外还有一桩特别好处：他们从来不看什么书籍报纸。

总之，这是个极好的地方。

在思想方面，这里当然也是一个处女地，从来没有有什么有害的主义在这里宣传过。所以一切都可以放心，不比别处那样令人提心吊胆。……

博士读完了电报，就决计亲自去看看。

第二天，他到了那个仙岛上。

一个探险队员陪着他在岛上慢慢走着。

博士一面走一面极目四望，想要发现一朵花、一颗果子。然而没有。一片灰色的地面上，只偶然稀稀朗朗长几根草。走了不知道多少路——他一点也不知道远近——才看见一棵树，叶子纹丝不动。

又不知走了多远，也不知走了多久，就遇见了动物。一只画眉，站在灰色泥地上。博士起先以为这是个标本。走近仔细一看，才发现它是活的，慢吞吞地在呼吸。以后他还看见一个蛤蟆，一只蝴蝶，一头狐狸，一条四脚蛇——都是站在地上，动也不动。据那个队员说，他们三天以前来到这里，看见它们就是这个样子。

再往前，可看见了人类——长生不老的仙人。他们躺在

地上，这里一个，那里一个。有的半闭着眼睛，有的睁眼看着天上。真的一根毫毛也不动，也没有外来力量使它动，因为一丝风也没有。

博士想要跟他们谈谈，可是谁都不理他，眼珠子也没转动一下。博士这样试探了二十几位，才有一位仙人特别热心，慢慢地瞅他一眼，又慢慢地把视线回向原处。

那个队员告诉博士：

“这岛上只有一两位仙人还肯谈谈。不过其中有一位因为好久没说过话了，简直说不来，只含含糊糊吐几个音，听不懂。还有一位是新成仙的，起初跟我们谈话也很困难，不过跟我们连谈了三天，温习温习，现在已经很行了。”

博士于是叫那个队员立刻领他去拜访那位仙人。

那位仙人也是躺在地下，出神地望着天空。看见有人走来，他似乎很高兴，微笑着打招呼。那位队员郑重地向他介绍了这位博士，略为讲了几句客气话之后，他们就谈起来。

首先由博士提出问题。

博士：恕我说得直率，贵处风光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比如说，我想要找出一点人间所无的奇花异果，可是遗憾得很。

仙人：（慢吞吞地）然而这里的植物确为人间所无。这里的植物既不开花，也不结果。

博士：我惊异的正是这个，为什么没有一朵花，一颗果子。我想象中的仙岛不是这样单调的。

仙人：你想象中的仙岛是怎样的？难道你要叫仙岛上的植物也去开花结果，以便繁殖吗？

博士：(稍稍愣了一下)为什么不叫它繁殖？

仙人：博士大概忘记敝处一切是长生不老的了。既然长生不老，个体不会死，当然就不会繁殖些后代来代替自己，当然就不会有花果什么的。单调呢，那在所不免。至于又要一切常住不变，又要弄得花花哨哨，那样的世界只能在神话里存在。

博士：你似乎有点看不起神话。……

仙人：那不敢。请你不要误会。你惯把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等问题，一概演成神话，对世人宣讲。这原是出于不得已，因为这是你的本行，我知道。我一点没有轻视你的意思。我现在只是想请你暂时把你的神话搁开一下，这样你才可以真正了解敝处的情形。你赞成吗？我想你自己总有过这个经验：你真正想弄明白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得暂且自己不骗自己，不是吗？

博士：是极是极。我愿意请教。(稍停)

那么这里两性间也没有什么恋爱了？

仙人：绝对没有。没有谁对异性发生兴趣。这里的女人——不是我夸口——也有极标致的。要是选出来充当仙后，陪你们跳跳舞，不怕不够格。可是大家都没这个兴头。你对这觉得怎样，会不会使你扫兴？

博士：我倒无所谓。我是代替我的主子们来这里考察的。他们之中难免有人不喜欢这个调调儿。有一两位！——我不瞒你说——因为如今世事太令人烦恼，他们就只有在温柔乡里才找得到一点安慰。要是到了这里，就不知道他们过不过得惯。

仙人：倒不知道贵东翁们那么多情，那么要讲恋爱。

博士：不是。请你不要以为他们是些傻瓜，以为他们会把恋爱看得比有价证券还值钱。一生没有恋爱，他们照常可以舒舒服服生活下去。然而假如没有感官的享乐——我指的是这个——他们在感官上要是得不到高度满足，那就有点问题了。

博士：（沉默一会之后）贵处人士似乎有点懒于交际，我请教过好几位，都扑个空。要不是您肯指教我，那我只是白来这里一趟。你这样的热心——

仙人：惭愧惭愧，这正是我的弱点。

博士：我不明这个意思。

仙人：我是个后进，来这里不久，还没脱尽人气，因此跟你谈天说地。象其余那些，才真正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要是你迟些日子来，等我完全脱了这点火气，那我不但不吭气儿，连正眼儿也不瞅你一下了。

博士：这条规矩是谁兴出来的？活动活动不好吗？

仙人：活动——活动些什么呢？难道我们也同凡人一样，为了要活着，并且还要活得好些，而必须去获得生活资料，去制造工具，去创造文化吗？

博士：不为这些目的，而只是纯粹出于兴趣的那些活动，倒比这些活动还高尚些呢。

仙人：敝处的人对任何事物都毫无兴趣。

博士：（有点不放心）真的吗？比如搬来一件新奇东西，一部巧妙的机器，难道引不起他们的好奇心吗？去跟它接触

接触，活动活动，那又有趣，又可以舒展舒展筋骨，难道他们不愿去干吗？

仙人：（摇摇头）好奇心在这里根本不存在。筋骨也毫无舒展的必要。

博士：要是您劝劝他们呢？

仙人：不行。这等于劝公鸡下蛋。

博士：这就难了。（叹息）敝东们平素为了工钱问题伤透了脑筋，因为那伙拿工钱的人都极其俗气，爱在银钱上面计较。象贵处人士这样清高的，兄弟实在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又不肯活动活动。

仙人：（爱莫能助）这原是不能两全的。

博士：大家这么不肯动，我担心这会成了世界进步的阻碍。

仙人：什么？世界进步？一个惧怕无常^①的人，又要讲求什么世界进步？来，博士，咱们来谈几句体己。你凭良心说，你真的关心什么世界进步吗？

博士：（想了好一会）这可把我难住了。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没弄明白过。比如，敝东们的生意有今天这样的大局面，这固然不得不归功于世界进步。然而敝东们今天这样的提心吊胆，却又不得不归咎于它。我只能这样说：世界固不可不进步，但切忌太进步，进到某一点就该停住。至于我所希望于贵处的，那确乎是有益无害的进步。

仙人：可是敝处人士从不关心这个。这里任何进步都不

^① 无常：佛教用语，谓世间一切事物不能久住，都处于生灭成坏之中，故称“无常”。

可能：因为离舍无常，就离舍了进步。这里的一切都是搅不动的。

博士：（稍停。叹息）要是用善言劝他们不动，那恐怕不免要用武力了。我不撒谎，敝东们本是极其爱好和平的，爱好得宁可让自己的军火生意赔老本。然而为了贵处的福利，为了传播文明——为了这神圣的使命，敝东们只好不择手段。

仙人：（打断他）请你不要忘记，你先跟我约好的：暂且不说神话。

博士：抱歉。刚才说溜了嘴。我无非说，我们可以强迫贵处人士来活动活动：我们有飞机，大炮，原子弹——这能够征服一切。

仙人：敝处人士不怕这些东西。他们不会死，也不会受伤。

博士：那真要请教请教：一颗破坏力那么大的炮弹，落到贵处开了花，难道一点作用都没有吗？难道他们身体炸不开，连一块皮都不会破吗？这可太难想象了。

仙人：其实用不着想象得那么远：炮弹之类绝不会落到我们这里。

博士：这是不是神话？

仙人：不是。这是真话。炮弹之类在你们贵处的空中，固然可以射来射去地前进。可是一射到敝处的空中，一达到敝处的领空所在，就遵照你所谓“切忌太进步”之训，突然停在那一点上，再也不前进了。

博士：什么？它就这么定在半空腰里吗？

仙人：一点不错。在敝处——你知道的——一切常住不

变：运动是根本不存在的。

博士：（困惑）那么时间和空间——？

仙人：不消说，也不存在。

博士：（跳起来）荒唐荒唐！这是个什么世界，说是运动根本不存在，时间空间因而也不存在！这怎么可能呢？

仙人：不可能吗？然而你们正在追求这么个世界。

博士：（虔诚地祈祷）啊，全智全能的上帝，你来解决这个难题吧。你给予此地一点动力罢，如同你从前给予宇宙最初一击的动力一样。……

仙人：喂，说话小心些！你想想真的要是上帝听你的话去照办，那么此地一切就会动、会变，不停地进步。跟普通世界一样，——这样一来，可大有负于贵东翁们期望之殷了。

博士：亲爱的仙人，你看可有办法补救没有？我平素写文章，广播，讲演，的确是如你所说的，把些现实问题说成神话，换言之，是照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来说教的。我曾说，世界进步到这个样式，就到了最高点，以后就永远这样子，不会再有什么变革了。正如你所说的炮弹停在某一点上一样。后来我又说，即使某些国可能有变革，可是我们这一国是特殊情形，不会来这一手。就好象是个无生无死的仙岛一样，一切社会发展的法则都与敝国不相干。如果事实真的是这样，那敝东们大可以高枕无忧，我们也用不着探险到这里来了。现在来到这里，——这里固然不怕变动，可是困难又这么多。要是不能解决这些困难，这仙岛对我们可一点用处也没有。

仙人：神仙也没办法。

博士：（停了一会。还想试试看）贵处人士对任何东西都

不发生兴趣，真叫我惊异，又叫我惋惜。我们凡人中间有些脚色很想弄点清高的雅玩意，例如艺术之类，考究个无关世事，而又不作兴惹上半丝人间烟火气。可是谁都办不到。象贵处人士这样一尘不染，才可以真正做到那步工夫。不但为艺术而艺术，就是为思想而思想，为做工而做工，为打仗而打仗，也都不难货真价实地办就，不沾一星儿俗气。你以为如何？他们何以不发发雅兴呢？

仙人：你说得很对：清高到这步田地的东西，论理的确只有敝处人士办得到。可是他们既然不生不死，他们天生的那套生活武器——无论肉体的，心理的，就都没有作用，都停止了活动。所以他们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感情，也没有意志：清高到这步田地的人们当然无从去审美，或是去玩什么思想的游戏了。

博士：（完全绝望）唉，真不幸！

仙人：（错会了对方的意思）不，这倒是大幸。假如他们要是思想、感情之类，他们就会痛苦不堪。我是个新来的，不幸还残留着凡人的心理活动，我就烦恼得要命，其程度恐怕不在贵东们之下。不过贵东们的痛苦是因为贵世界一切都迁流不息，而我的痛苦是因为敝世界一切都固定不变。你想，我得永远在这灰色岛上，这么永远没有一点变动，这么永远活下去！这真太可怕了。我只有一个希望，希望回到有生有死的无常世界里去做一个凡人。至于贵东翁们方面，他们既然是你的主子，你当然用不着对他们说神话或是做广告，你大可以把敝处的情形一老一实告诉他们。他们的理想世界就是如此：愿不愿来悉听尊便。

仙人说到这里，似乎不想再谈了，又把眼睛望着空处。

博士沉思了很久很久，长叹一声，垂头丧气的走开。那个队员蹒跚地在他后面跟着。

博士完全离开了仙岛之后，忽然如梦初醒地想明白过来了：

“嗯，不对！既然那里一切都静止，连炮弹都会停在某一点上而不继续前进，怎么我能够在那里走来走去运动呢？既然他们不生不死，一切身心活动因不必要而停止，怎么他们还呼吸，还转动眼睛，甚至还有人高谈阔论呢？——这么个世界可能存在吗？不对。这一定是个幻梦。然而这个幻梦多可怕。而今世事真的太咄咄逼人了，在个幻梦里都得不到安慰：还不如去读读我们自己人办的报纸杂志上那些论文，听听我们广播电台播放的议论——倒可以闭起一只眼睛来暂且陶醉一下呢。”

原载香港《小说月刊》1948年11月1日，

新1卷第5期署名：张一、翼之

混世魔王

混世魔王自从和孙行者交手之后，忽然得了大智大慧，有问必答了。

灵感天王问：“我令地方上每年献一对童男童女给我吃，他们心里却总是恨我。这是什么缘故？”

混世魔王马上回答：“这是由于孙行者作怪。”

虎力大仙问：“我叫五百和尚做苦工。他们饿了，居然知道要吃，来向我要求。这是什么缘故？”

混世魔王马上回答：“这是由于孙行者作怪。”

琵琶洞主问：“我掳西梁国的女人来服侍我。她们到了冷天就直哆嗦，闹着要我发给她们衣裳。这是什么缘故？”

混世魔王马上回答：“这是由于孙行者在作怪。”

就这样，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混世魔王无一不知其因缘本末了。一般妖君魔王都跑来请教他，因为他们现在问题越来越多。

可是混世魔王关了洞门，拒见任何宾客。

混世魔王有他自己的问题。

于是他把山神土地都召集拢来，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他面授了一些机宜：叫他们秘密监视一切居民，勿令受孙行者的

利用。

混世魔王还庄严地致闭会训词：

“本魔王为了保持我们民主精神的传统，不得不防范孙行者那极权主义的扩张。

“现在居民们对王家的征粮，征人力，征人肉，征人血，征妇女，征童男童女等等，公然有怨言，反对，甚至抗征的——这当然是由于孙行者的阴谋：他企图用他的极权主义取我们的民主自由而代之，你们必须密切注意，不得有误！”

山神土地奉命惟谨地退去了。

可是又出了个问题摆在混世魔王面前。

“难道这些山神土地靠得住吗？”他想。“他们不是我的人，只是迫不得已才听我使唤的。我向来总是从严，压得他们没奈何。他们恐总不免要造反。”

于是他把小妖们都集合拢来，举行了一次秘密训话。他面授了一些机宜：叫他们秘密监视一切山神土地，勿令受孙行者的利用。

临了他还亲热地说：

“只有你们是我自己的儿郎。我的威风就是你们的威风，我的富贵就是你们的富贵。你们要是玩忽视之，不努力去干，咱们就会垮台完蛋。完了。懂得没有？”

小妖们一齐喝了声“懂得！”就散了队。

可是又出了个问题摆在混世魔王面前。

“难道这群小妖们靠得住吗？”他想。“我驱使他们替我拚命，吃又吃不饱，穿又穿不暖。他们正恨得我牙痒痒的，总有一天会对我下手。”

于是他那些头目们都喊拢来，关着房门说话，他面授了一些机宜：叫他们秘密监视一切小妖们。

临了，他还说了几句体己：

“只有你们才是我的亲信。我赐给了你们这许多特权，那批小妖们就把你们妒嫉得要命，恨得要命。咱们要是不加紧提防，可就危险极了。”

这些头目们赌了咒，一个个悄悄地分头办事去了。

可是又出了个问题摆在混世魔王面前。

“难道这些头目靠得住吗？”他想。“我得势一天，他们就仗我的势作威作福。一旦我临到危机，他们就全部撇开，另找门路去了。如今我到了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一定是徘徊观望，甚至安排好什么诡计要把我出卖。他们本来是有己无人，唯利是图的。”

于是他偷偷摸摸叫那位军师到密室里，两个咬了一阵耳朵。他面授了一些机宜：叫军师秘密监视这批头目们。

临了，他手搭在军师肩上，眼里闪着泪光：

“你是我的亲信的亲信，是我唯一可靠的知己。而且我俩是同命运的：你看所有那些居民，山神土地，小妖，以至头目们——没有一个不仇视我，也没有一个不仇视你。他们都在布置，在等机会，到那一天可以动手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你我俩——天知道他们要怎么摆布！我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你的不幸就是我的不幸。我不靠你靠谁呢？”

军师流了泪，发了誓，立刻就遵办去了。

可是又出了个问题摆在混世魔王面前。

“难道这个军师靠得住吗？”他想。“我从来没对他说过一

句真心话，他也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真心话。一声笑，一滴眼泪，也都是装扮出来的。我们都是为自己人的利益打算：彼此可以利用的时候就彼此利用，利用不着的时候就把对方一脚踢开，还可以把对方损害到万劫不复——只要自己在这上面能占一丝丝小便宜的话。他现在当然巴不得我跌倒爬不起，他好来称王。他早就打好鬼主意了，我知道。”

于是他——没有一个帮手可找了——决计自己来秘密监视这位军师。

他觉得这世界太可怕了。他处处要提防，步步要留心，天地万物都是他的死对头。从此连饭也不敢吃，觉也不敢睡，每一呼吸也都要踌躇一下——疑心，这一口空气在那里图谋不轨。

宇宙一切都不可靠，只有自己可靠。

可是又出了个问题摆在混世魔王面前。

“难道我自己靠得住吗？”他想。“难道我没有欺骗过自己吗？我一向总是对自己撒谎，对自己绷面子，对自己掩饰，对自己吹牛，对自己谄媚，恭维自己是个英雄，天才，超人。又用财富和权势来诱惑自己，勾引自己去尽量掠夺，剥削，压榨，好让自己过穷奢极欲的日子。一面还雇些清客来编一套理论，硬把自己的这种种行为给派一个哲学的根据，也算是一家言。就这样，我从来没对自己忠实过，没对自己说过一句真话，怎么还能叫我自己靠得住呢？”

于是他恐怖万状，恨没个地缝可钻——可又怕地下有阴谋捣乱的，又惟恐其有个缝。

混世魔王在最后一阵要和孙行者交手之际，就是在这样

一种心情之中。不过他还有一线希望：

“孙行者当然也同我一样：天地万物也都在恨他，在跟他作对。因为天地万物——每个都是为了自己而损害他人的。彼此全都是仇敌，不共戴天的仇敌，孙行者决不能例外。要不然，他怎样能生存于天地之间呢？”

可是等到他看见有那么多人——居民，山神土地，他自己的小妖，甚至还有一部分他的头目，——都站在孙行者那一边，而且还真心诚意的跟着孙行者联成一气，好象并成了一个人，混世魔王简直弄昏了。他到死也想不通。

这就始终有个问题摆在混世魔王面前。

写于一九四八年

原载香港《小说月刊》1949年1月1日新2卷第1期

王大娘放脚

王大爷对王大娘说：

“喂，你把你那双脚放了吧，别再裹了。”

王大娘奇怪起来：

“你不是向来说，你一看见大脚婆就要呕吗？”

王大爷皱皱眉：

“啧，堂客们就是这样不通窍！如今是个什么时世？——正要讲革命，谋光复，还管得了这些？”

王大娘当真把脚放了。正要把裹脚带扔掉，王大爷连忙摇手：“别忙！”他说明这个道理：

“这会子是为得要革命，所以就顾不得好看不好看，只好提倡提倡大脚。可是将来把命革成功了，中国搞好了，我们仍旧需要美，仍旧要讲求这种美容术的。你还是把它留着罢。”

——原载 1949 年 1 月 5 日香港《文汇报》副刊《妇女园地》第 1 期

猪

猪吃饱之后睡了一觉，醒来隐隐约约听见鸡啼。他慢条斯理的摇摇头：

“不行，不够味。叫虽叫了，总嫌脱不了这点子火气。”

又云：“吾家那匹驴子，近来似乎爱叫些，此是大忌。驴子本是驮东西的，不是叫的。”

睡了一觉之后，又云：“那只母鸡三天下一蛋，而食料吃得那样多，如何对得起人也？”

又云：“这头黄牛犁田，一无是处，才犁了两亩，便要休息一下。全不扞心想想，自己是做什么的。”

那只母鸡有点不服气：

“是呀，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就只有你老猪好。”

答云：“某无他长处，惟有生以来，未尝做错过一件事，故能问心无愧。”

母鸡笑了：

“你吃吃睡睡，什么都不做，当然不会做错过。”

猪正色答云：“没有什么好笑的！天生动物，有一种是专为做事的，有一种是一事不做，专为在旁观照的。设若个个都去做事，谁个来做学问，谁个来指导你们？”

狐

一只狐狸扑住一只兔子，严辞厉色地宣言：

“我看见这只兔子偷吃人家一个萝卜，生气得了不得，为世界秩序与安宁起见，决计要除此一大害，你们知道，我这是出于义愤。”

树上一个白头翁问：

“昨晚你看见老虎吃人家的耕牛，你不但不生气，还满脸堆笑地对老虎打躬作揖，你的义愤是不是今天早晨刚出世的？”

一把瓜子

一位少爷靠着茶楼的窗口看街，一面嗑着瓜子。这时候有一群饥民在街上走过，他就抓一把瓜子向他们撒下去，叫他们捡起来分着吃。

他说：

“我向来是同情你们的：我为你牺牲了这些东西，满不在乎。”

于是他想象他们大家怎样感恩戴德，怎样拥护他，推着他向前走。走到一把金交椅跟前，硬捺他坐下，大家纳头就拜。等他定了定神，在金交椅上往四面一看，原来这个世界早已经大同了，处处歌舞升平。……

少爷想到这里，不禁再瞧瞧窗外，他发现那些瓜子仍旧在

地上,没给捡起来。

“这批不识好歹的家伙!”他生了气。“怪不得有人要防贼似地防着他们呢!连我这样的同情者——一向肯为他们而牺牲我所有的——现在也不得不对他们失望,而改变态度了。”

画眉和猪

一只画眉在一棵树上尽唱,看见斜对面猪圈里的猪们对他的歌声非常冷淡,他觉得很不舒服。他就决计把自己要唱的全都丢开,专门来摹仿猪叫。

几个月之后,他叫得很象猪了,于是在猪圈里当众表演,猪们大为击赏。喝彩之后,立即开了个会,议决颁发这画眉一笔奖金,以示鼓励。

这画眉觉得自己地位陡然增高了。每逢他听见树林里他同类的大合唱,他就看不起:

“到底不是正宗,只配在此地闹闹,上不得台盘的。”

一位先生

一位先生被一只疯狗追着,大叫救命。一个庄稼汉子正在田里做活,赶快跑了上来,把疯狗几锄头就打死了。

那位先生才喘定了气,一看:

“啊呀,打死了么?唉,太过了,太过了!这也是一条生命呀。我真想不到一个人竟会这么残忍!呃,就算你是要救人,不错,然而你这种手段——我极端反对。你原该想个更妥善

的办法的。”

“那么该怎么办呢，依你先生说？”

“怎么办！那是你自己的事呀，怎么倒问起我来了呢？”

乡 绅

一位心地很好又很开明的乡绅，在书房里看了几本关于土地问题的书，感动得很。他跑去对一般泥腿子说：

“我完全赞成土地改革：每个稍微有点良心的人也不得不赞成，你们的生活真是太惨了。”

他回家之后，忽然想起一件事不大放心，就又跑出去对他们说：

“不过你们去获得土地的时候，也应当分别对象。比如我——虽然有一千亩薄田，可是这只是我们老太爷署理过两个月知县，才买下了七百亩。后来又因为他老人家经营得法，两年之后又添置了三百亩。所以这完全不是由于封建剥削，而是一种劳力的报酬。我接收之后，每年辛辛苦苦去收租，我每年所得的也只是我这种劳力的报酬。因此，假如你们不分青红皂白，动了我的田，就太不公道了。”

他回家之后又想了一想，觉得还有一层道理非讲明白不可。他又跑出来对他们说：

“还有我们几家本家亲戚——其中虽然不免有个把坏的，可是你们也不可以冒里冒失把他们一脚踢翻就取得他们的土地。你们应当客客气气对他们说好话，请他们把田卖给你们。这么从从容容谈买卖，分期付款，只要千把年工夫，土地改革

就完全成功了。一千年工夫——在宇宙进化史上说来，只是极短极短的一刹那。凡事总性急不得的。”

犬 训

老狗教训年轻狗：

“你千万不要去学时髦，东跳西跑的。你应当做个中流砥柱，恪守古来圣犬贤庞的教训。一切都该师法古狗。……”

“古狗吗，”年轻狗插嘴，“古狗根本是野生的，高兴跑到哪里就跑到哪里。”

老狗大怒：

“胡说八道！什么野生！野生——没有个主子——还成个体统吗？”

年轻狗想了一想，才明白过来。

“嘿呀，谁叫你说话绕脖子呢？你只干干脆脆告诉我该做个好狗我就明白了。你一唱复古调子，我总当你向往于那个野生时代呢。”

“不然，”老狗还有点余怒，大声说：“咱们不该承认有个什么野生时代！——一切考古学，历史研究，都该取缔！咱们只该说：自有狗以来，就有主子。”

疟蚊和打摆子的

医生对几个打摆子的讲了些关于疟疾的话。一个疟蚊听了忿忿不平起来：

“怎么清除我呢？我不也是个被损害的吗？我不是和你们同病的吗？——所以你们倒是应当同情我，照顾我，经常让我吃一口儿。”

屠户发愿

一个屠户听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道理之后，不再担心坠地狱了。他好好打算着：

“既然如此，那么我就再干他些时。等孩子们长大，娶了亲，生了孙儿孙女，替他们各人留份家私好养重孙子——到那时候我再成佛罢。”

耗子咬鸡

一大早，孩子们跑去放鸡，发见有一只被咬死了，就嚷了起来。

大人们也跑来看，研究这到底是被什么咬的。狐狸？野猫？黄鼠狼？——可是都不象。后来爸爸看出来：“你看，只是咬穿了肚皮，吃掉了里面的谷食。这一定是耗子干的。”

祖父就说：

“哼，我还当是什么猛禽恶兽呢，原来不过是你！你既然只有这么一点儿胃口，那又何必糟蹋人家一只鸡呢？”

一条好蛇

一条心地很好的蛇抓到一只麻雀，想要把她一口吞掉，于心又不忍。于是把他盘得紧紧的，谆谆善诱地，劝她服从命运，还劝她拿出牺牲精神来献身于他。讲完之后，才客客气气地要动手吞吃，并且说：

“你看，我不象别的蛇那样不讲理：我和他们是毫无共同之点的。”

狼和蚊子

一只狼吃饱了，一面散步一面对同类的叙述他怎样扑杀几只兔子，怎样咬死一只羊。正在讲得兴高采烈，忽然脖子上一阵痒，一抓，一看：一只蚊子——给弄死了。他失声叫了起来：

“啊呀，罪过罪过！阿弥陀佛，罪过！”

以上十二则原载香港《小说月报》

1949年2月1日新2卷第2期

自己的回声

猪八戒每逢一夸口，别人就戳穿他，笑他，弄得他十分气闷。

有一天他发见一所破庙，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只是你一有点响动，四壁就起了嗡嗡的回声。于是他在这里讲了个痛快。他说他自己历来是为众生救苦救难的，他的本领又是二十个孙行者都比不上的。至于他的品貌，那更不消说，谁都不敢道个“不爱”。

他说一句，回声应一句。越说越高兴，忍不住大叫：

“拥护猪爷！拥护！”

“拥护”——四壁照常回一声。

猪八戒这才昂起脑袋，挺起肚皮，在夹道欢呼中慢条斯理踱出来。一面自言自语：

“哼！弼马温你别神气，我也有广大群众拥护我呢！”

苍蝇们的关心

一间屋子里有许多苍蝇。他们看见人们要来打扫，就慌了起来。有的说这是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原则。有的呼吁大家

起来抵制这极权主义的扩张。有的可主张和平，愿以第三方面的资格出来调停这一场人蝇之争。还有些只是嗡嗡嗡，意义不明。）

可是人们扫的扫，抹的抹，还洒些什么药水，闹得苍蝇们只好赶紧逃出去，迟点的都晕死在地。

他们飞了好远才停下来。休息了个把钟头，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后来有一个苍蝇憋不住了：

“那间屋子——那些人果真能把它搞好吗？我倒很关心。”

有几个就主张不妨去看一看。真的就有几个热心的，还陪同几个有学问的，飞到那间屋子外面一根电线上，远远地望进窗子里面去。

这么看了老半天，有一个忽然叫起来：

“你们看见吗——那角落里地板上！——有一个黑点点：准是煤烟灰。”

另一个接嘴：

“煤烟灰倒好了。恐怕还是苍蝇屎呢。”

“哈哈！”

“哼！”

“啧，唉！”

战士猪八戒

猪八戒刚刚躺到草地上想要睡觉，唐僧跑来了：

“快起来快起来，你师兄师弟叫你合伙去打妖怪呢。”

猪八戒懒洋洋地说：

“唉哟，师父你真是！别听那个弼马温撺掇了。他们打仗打得好好的，要我去做什么？”

唐僧有一点着急了：

“唉，你不知道那个妖怪好凶！不单是悟空悟净在那里打，全村子里的人也都齐心合力——要除这一害。你也该尽你一份力呀。”

猪八戒想了一想，慢腾腾坐起来说：

“力呢，我是要尽我一份力的。谁也不能说我不尽力。危险——我也不怕。只是有一桩：我怕在阵地上吃不好。师父你明白：老猪什么都不在乎，只是这个‘吃’字上头——”

唐僧不等他说，就掏出五个大饽饽来：

“哪，哪，我晓得你少不得它，特为替你留下的。”

猪八戒笑着讲了一句：“师父真想得周到。”把饽饽接到手里，又皱皱眉毛：

“半饱倒可以吃个半饱。问题是没有什么了。不过有一点——就只是这一点——”

停一会嘴，才问：

“我讲出来你不生气吧？”

“不生气。”

“其实师父你是明白我的：我要是睡得不舒服，就凡事不行。你叫我到妖洞门口去搦战，去打几个回合，我干。可是睡的问题……”

唐僧想了一下，就安排下来：

“这样吧：轮到你上阵的时候你上阵，轮到你休息的时候——就叫悟净替你找一块好草地，你去睡觉。好不好？”

猪八戒考虑了一会，搔搔头皮：

“好是好。可是那里有这样的草地么？”

“怎么没有？”

“有倒也许有，可惜风景不如这里中看。”

唐僧只是拿话引他：

“谁说那里风景不中看，水绿山青的美得很呢。”

猪八戒笑了起来：

“师父可太不会审美了。那地方——树也没有长出个名堂，水也流得不合尺寸，还美呢！”

收了笑脸又郑重地说：

“我老猪是极想替老百姓做事的，我极愿意帮他们去打妖怪。可是我有困难。师父你替我想想，那地方风景不好，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能到那么一个地方去打仗呢？”

说了就重新躺了下去。唐僧扯了几回，哪里扯得他起，只听见他一字一句地说：

“妖怪自会消灭的，这是历史的必然。师父你忙什么。”

* * * *

猪八戒睡了一大觉。沙僧来喊醒他：

“你还睡呢。我们已经把妖怪打死了。”

猪八戒唔了两声，翻个身想睡下去。沙僧摇他：

“快起来罢。老百姓看妖洞打平了，大家欢天喜地，摆着酒席庆功呢。”

“啊？摆酒席庆功？”猪八戒这才真的醒了，一骨碌爬起来。“那——那我坐第几席？”

以上三则原载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社 1949 年 3 月版《新形势与文艺》